

重刻定山先生詩文集

合定山先生之詩文凡

卷戶曹陳子常道之所

輯周子滿之所校正縣

劉子縉之所刻置于安

書院者君子觀古詩一

曰宛宛乎漢魏之遺

鄭

乎觀近體五七言詩三卷
曰迥迥乎唐宋之別調
乎其爲文序記表銘說
題跋詞文書贊奏之類
五卷曰駸駸乎追先秦兩
漢瞠乎韓柳歐蘇之後而
從之矣乎何其富且美矣

哉或曰定山之詩文究根
乎理道非太極則鳶魚非
鳶魚則乾坤絕去乎風雲
月露之態靡麗駢驪之想
其文而載道者耶周子劉
子告於甘泉子曰子於白
沙先生詩教詩指則既有

述矣於定山先生之詩文
其獨能無言乎二公蓋同
道者也故定山題白沙詩
有曰才力凡今我與翁百
年端許自知公橫渠老筆
須終勁周子通書自不同
蓋以周子謂白沙而以橫

渠自謂也斯言也非徒定
山先生自知之公而天下
後世亦以為公論也甘泉
子曰知言之道在合觀交
証之而已故知周斯知張
矣知張斯知周矣於乎濂
溪之言雲行水流橫渠之

言深思力索二公皆大儒
其所見皆同乎否耶其所
造者皆同乎否耶白沙先
生之詩有曰千鍊不如莊
定山蓋尊莊公也又曰不
及陳無已能無賞自然蓋
自道也故世之君子欲知

定山先生之詩者觀諸白
沙先生之詩可也欲知白
沙先生之詩者觀諸定山
先生之詩可也金輝王映
並妙借佳由其言以觀其
蘊誦其詩讀其書以知其
人尚論其世同乎不同在

覽者自得之

嘉靖十四年歲在乙未仲

秋八月九日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南京
禮部尚書前國子祭酒翰
林侍讀兼脩

國史

經筵講官增城湛若水撰



定山先生集叙

文以與理爲貴以辭衛之
故理勝則乎辭勝則侈是
存乎其文也文以人盛志
以文宣故耽奇者僻勦異
者詭寄興者靡寓言者激
落言筌者淺執以鶩進者

文山集卷一
繆是存乎其養也夫攻奪
巧殷凌蕩易溺養豈易言
哉故有所養斯有所樹或
本之爲孝弟樹之爲風節
彰之爲治教摛之爲文辭
皆是也否則能不搖于物
感蹶于機變淫于浮華詭

于趨俗消沮于當事者幾
希而何文之足取哉周孔
而上無論矣宋興濂溪浚
源三程揚緒一時所就之
士率亦行質而言華其折
理精其至道遠其爲言也
宏擴而載道稽其授受之

際如主靜用敬諸說基于
所養之深偉矣定山莊先
生遠追邃古精拔諸子故
其爲文古思妙擬洞而肆
該而有倫泐泐乎機籟之
鳴和平婉則之矩幾神萃
道之言及讀培養一疏則

又鑿鑿乎明德慎罰之旨
言典以訓行粹以潔邈哉
爍乎不可尚矣今考其太
極無絃之說深究理蘊則
其所養之邃又可易言哉
顧先生性質剛明好惡太
辨矧其爲道益力爲文日

益可畏卒不免歛而僥焉
以就夫落井覆餗之妬惜
也夫古之君子以身任斯
道者不益于功則益于言
不益于言則益于德先生
風節凜乎當時言鑰詔乎
來世勸懲考志之懿明道

立教之念難違易退之風
極詣成能之學衆妙會而
誠存一德立而文渙其于
古先諸儒何多讓哉則斯
集也非特可以風焉爾已
滿何幸督儲先生之鄉獲
拜先生之墓思廣其教而

樂傳之慨自侍御弓君刊
后其集堙沒久矣遍訪書
肆乃得之一泉孔君家藏
者於是作而嘆曰是不可
謂美而愛愛而傳者耶適
縣宰劉君克飭祠宇懋昭
隱德汲汲乎知所嚮往遂
可矣

授而梓之俾世之知先生
者求先生于斯集之外斯
可矣

嘉靖乙未歲中秋日

賜進士出身南京戶部主事
承德郎廣漢後學周滿頓
首書

定山先生集序

予弱冠讀書龍泉山中友人自江浦回持定山所書詩數章其時已知定山之工於詞翰後數年定山舉進士為翰林抗疏論時事被謫翕然有聲於時予於



是又知定山蓋直節敢言
之士心益趨向之自後又
十餘年予始獲第入翰林
則定山至也已家居者數載
當是時定山之望益重書
益工詩辭益高古文章論
薦者後先相屬惟恐定山

之不起予益悵然而望悠
然而長思邈若雲中之鶴
幽蘭之芳於深谷其不可
得而接也弘治甲寅

朝廷強起以爲南京吏部驗
封郎中尋以疾致仕卒於
家故予於定山雖甚愛慕

定山亦徃徃勤詩札之通
而竟莫得與之上下其論
於一日間得其所爲詩文
而讀之窺定山之用心想
見其氣象因得其所養然
後嘆世之知定山者之淺
而又益以爲憾也今年定

山之姻友侍御弓君元取
所遺詩文彙集之而求予
序嗟乎吾誠不能起定山
而與之遊序其又可辭乎
定山之文得其氣於莊騷
而矩度於宋儒其論事明
而暢其說理簡而達其詩

格韻風調大抵類后山簡齋而冲虛豪曠多其所自得故其音節紀律雖不拘拘於唐人之步武而出於近代詩人則既遠矣定山始與白沙陳公甫爲友齊名於時人莫得而低昂之

其後定山復起而公甫老於白沙世遂以是爲優劣定山之將致仕公甫嘗寄以詩謂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托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公甫與定山友其出處

心事宜必知之故予備載其說於此後之人因定山之文以求定山平日之所養因公甫之詩以求定山出處之微意則其淺深高下必有能辨之者矣詩文凡若干卷侍御巡按山西

載之行篋廉憲李君善憲副馮君清僉憲來君天球見而請之將刻諸梓而遂以予言弁諸其首云
正德改元丙寅歲孟冬之吉

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禮部

左侍郎兼

經筵日講官前詹事府少詹
事兼翰林院學士餘姚王
華序

定山先生集目錄

卷第一

五言古詩九首

柳塘春意

江湖勝覽卷

題竹

送白沙先生門人容彥昭陳秉常回南海韻

橘潭和杜韻

沃洲山為新昌石秉照賦

元忠題

養菴為永興馬貞夫元題



梅花卷

雪梅

七言古詩 三十二首

題蒙泉葡萄卷

和石翁贈鄭通政雲山吟

與竹泉道士

雪蓬為盛行之作

定山歌用杜韻

定山泉歌和杜韻

木石圖為許志完作

蒼松為許志完作

和司馬提學倡和詩韻八首

和愚庵先生定山石

題通伯先生山水畫

泉山為新安吳以魁作

松石歌為周禮作

祈晴有感為滁陽曾太守作

馬遠畫刪去胡妹子題愚庵以余為俗

題玉川畫

瓊林燕歸圖

夏太常畫貓

鍾欽禮畫牛

題劉侍御

溪雲水碓短歌行

題畫鳳有象

題海陽謝氏族譜

誠齋卷

卷第二

五言絕句 八十一首

江遊

和杜韻 三首

細雨 四首

題畫 二首

題蘭 二首

活水亭雜詩 二首

題孫知春草

題沈石田畫鵝為文元作 二首

寄婁一齋 四首

江湖勝覽

題畫 四首

靜觀亭為南川先生題 三首

題夢白蓮池詩

施孝子

改施公正執菴為程菴 二首

翎毛

題畫

題蕭尹翎毛 四首

送博羅何孝子 四首

友泉

王溪為謝汝申作

梅花

騎驢浮海圖和韻

海棠雙喜

松風

題畫

題小畫 四首

謝氏八景 八首

題菊

題畫 二首

挽查姓民 二首

浣霽卷為當塗李都憲作 二首

七言絕句 二百三十一首

九鷺圖

食豆

石翁見寄次韻 二首 新歲寄雷德興 二首

題縣主山水畫 二首 題松筠詩卷

讀謝疊山與劉忠齋書

寄新昌王樂用侍御 二首

題江湖逸興卷

平齋為南昌劉司訓作

寄詹大尹

讀楊時秀詩集

姚御史畫竹石為周景明作

枯木竹石

釣魚圖 二首

謝陳漢崇少叅曆日

石衢 二首

題吳山春景畫

淵明 二首

贈容一之別和白沙先生

君忍為白沙門人倪聖祥作

送林秋官謫滇南和韻

題淵明歸庄圖 二首 送直夫陳侍御 二首

寄淮安鄭同府

贈溧陽曹醫

奉親堂爲古溪賦

三江漁樵卷

題畫竹林七賢

題林良畫史滄江亭

題菜

承憇庵先生題定山溪雲亭和韻

奉答司馬棋學五首憶秉常

陵陽山人

贈黃池素義官

梅花二首

送董孟吉二首

讀文山別集三首

題靜學卷四首

挽吳呂山二首

送小兒會鄉試

華亭金澤休寧汪循上海張藻諸友在顧

定山且索一言於其別詩以道意四首

司訓廖先生家觀菊八首

雪鴈

雪兔

半山亭二首

思親樓

友山

題江村卷

送王判簿歸蜀時蕭尹在邑三首

上西華山先隴八首

寄沈慎之二首

子陵釣魚圖

輓香巖和尚爲僧寂菴作三首

贈星命者和東白先生

梅花九首

題僧惠堂卷二二首

落梅

梅花

竹梅

鷄冠花

紅梅

萱草二首

代弟孔高答大中時遊香泉

題徐端本畫

題畫朱永隆吳大宜求

寄司馬先生四首

題畫二首

完節堂

釣臺圖

紅梅

題畫

辛亥大寒梁塘道中有作二首

樂道齋詩定山居士為彭世英書世英千

過定山所得止此昔東坡鬻馬方叔不

免更鬻然於此紙世英豈待一過宿哉

世英之戚必有此紙者尚亦知世英之

不易得也

題沈天趣梅花禽鳥卷

琴鶴雙清卷

松風梅月為孤鶴翁作

素菴為蕭貴贊作

劉振之挽卷徐子仁題曰惜才

題畫和韻

僧一菴

蘭石

和張子如尋樹詩

梅花二首

題竹為五叔父作

畫馬二首

寄吳撫州三首

和盛文元二首

寄蔡酒林先生二首

今年雨中盛文元又至

弘治三年秋七月喜雨有作四首

畫菜為楊黃門作二首

客有妄解余笑恐回頭錯應人之句者用

韻二首

一山為張子如作 斗山雜詩

禪者王福省號覺庵余不知禪何以應福

省聊據已見塞白然乎不哉太虛老僧

千眼觀音當一照我二首

挽詩

嚴陵釣臺

傳俸

跋山谷墨迹

植松為葉掌教作

一松

挽人

南安張太守評白沙詩集有請予折中之言

瑞鵲為周六合作

題竹

友蘭為林處士作

題畫

緝熙子為潘二教作

方山道中

題陳瑞山水畫

作小車成何子完諸友有詩和之二首

種瓜

題畫

題竹名曰石泉清節張司寇求

遊定山寺和司馬提學

泉上請司馬賦詩

華亭張博父子持司馬書來且有求教

說於其別也詩以送之二首

古愚卷為白沙乃克作

可亭

梅花仙子和韻

月宮仙子和韻

遊平湖南寺

寄壽州廖同府

答定山僧

梅花四首

折桂圖

蘭

九老圖

挽傅昆乃翁

桂軒

跋李賓之詩卷

病中

和答許巡按枉駕定山韻六首

與柳嘉興 三首

贈奚舉人

宜樂堂為文鑑七事作

送張地官且壽以翁

題周敬叔茶花孤鶴出籠 四首

送太學生冠帶還蜀 二首

敗荷鵲鴿為文二作

訪人不遇 三首

李黃門瓊林燕歸園 二首

過六峯湖買田黃山 二首

歌風堂

張秋夜泊憶季升都憲時出巡兗州

張秋 三首

揚青驛

題菜

題竹

碧溪卷為張潤之作

菊花

過張秋行臺憶東山 二首

送程郎中弟致仕 二首

題畫 八首

題扇

見賢堂見賢思齊之意也

授南京吏部郎中 二首

題畫

黎雲 四首

萬柳庄

題邵國賢畫 二首

寄羅洗馬 二首

答白沙

題小仙畫付小兒乙全

題畫 二首

春日郊行

黃山洞

黃龍池

上洪山頂

入洪山 二首

宿洪山寺

白龍池

登山 二首

息陰惠魚乾

劉媪送酒 三首

承嘉弟遣弟承規挈舟送客武昌舟還余

磯適族弟承敬會磯下許相挽而上舟

覆規與敬得拯規遂捨舟而歸承嘉欲

令規求舟止以詩

承顏弟書來有眼底流涎搖尾之嘆詩以

復之

畫龍

畫虎

崧臺別意卷為巴陵方氏

謝惠魚

曉枕

寄嚴先生罷任

和沈大有國賓韻 二首

花國四時詞 四首

次韻升卿弟 四首

魯仲連

書梅

偶題三首

樾林書屋為臨湘方文亨

嶽頂精舍為巴陵柳汝灝

寄沈大有二首

夜聞隣舟鈴

感昔

寄喻祁陽子乾二首

次韻

祁陽

贈六首

寄曾復初先生

宜章再寄高揮使

陽溪圖

題棋

墨牡丹

卷第三

五言律詩一百九首

雨中陪沈仲律僉憲宿長蘆用韻

秋行

憶舍弟

沅江和壽卿

次孤鶴老人觀物亭坐雨二首

送李德孚林緝熙還南海二首

和容彦昭

芝軒為江陰王景悅題

聖像寺

與孤鶴翁沅江

雨中招延信

答延信

送任生之

寄奉吉水周先生四

重慶堂為何侍御作

寄掌教吾先生

藏書室

入景為大司馬王公作

洗硯池

蒼松軒

牡丹圃

門外柳

隴頭雲

續衣記

太史銘

得聞老人 三首

遺愛為揚州劉同知作

謝景瞻送蒲仁

挽劉貞外母

寄新安宋同知

承孫侍御枉顧失迂詩以謝之 二首

鳶飛魚躍亭與壽卿小酌 三首

題畫和沈豫軒

雨宿大潮寺

浴香泉

驪菴

東原道中和大中

香泉道中和大中

香泉和大中

虹橋道中和大中

謝尚同以胙城尹謫重慶衛幕 二首

贈豐城李士遠用韻

謝醫士為謝汝申作

寄靈璧縣博陸先生 二首

無錫遊秦方伯池亭和韻

客至

送白沙門人容彥昭陳秉常回南海次韻

梅牕

送畢都憲致仕

送嚴中書用韻

雪中和懷玉 五首

梅花用韻

白馬席間和白沙先生

龍洞和白沙

浴香泉和白沙

和白沙秋夜述懷

字明承沈慎之任以莊送至句曲詩以道別

挽李仁貴大理母

喜聞謝元吉子諮領鄉薦

同年蔣侍御枉顧和韻

中秋無月和廷信

十六夜晴月朗復用韻

徐光岳至 二首

活水亭贈光岳

月溪雨後同東川光岳二徐賢叔姪坐寫

飛魚躍草亭

同東川諸友溪上晚釣 二首

溪上和光岳

西峰和光岳

活水亭和東川

宿伯顯家

將往平湖寄白沙

送吳明府獻臣

壽邊處士

王審理封贈卷二首

德州

與國賢和西涯

榮慶堂

和白沙韻

挽人

挽人

宿寒山寺用韻寄文太僕

卷第四

和周憲長時可留別 三首

和廣西吳憲副 三首

七言律詩 二百六十二首

與南海陳秉常容彥昭宿新江書院

清江別業 壽徐母

陪南川浴香林泉 寄萬廷器

遊靈巖山 汎江和徐壽卿

遊琅琊寺 二首 觀龍泉寺泉

觀莊嚴寺大樹 承馬侍御過訪 二首

承揚侍御枉顧

送劉同府之柳州文介公裔也

送吾掌教子還開化

瘡起偶作

采石

靈巖山逢大虛僧

香山九老圖

榮慶堂為大理作

送張廷玉司訓河南

泰山和通伯侍御

二首

挽周景明父舊曾請余銘墓

雲潭為周文都作

拾地耳

重陽雜興

此林亭雜詩

和陳允崇登定山

南川至白沙先生

魏爾瞻以濮陽壩之言誦予寫碑

舍弟為余作一軒以為讀書之所既落成

諸友來賀作此詩歌以奉客

贈湘陰夏進士

都隱為包春官作

挽金川張公贊

挽南昌劉兵雙節

栽樹

三首

寄李少參

性年余登乘石城眉亭公乘小艇而至

早禾為官馬食踐殆盡

壽柳處士用美宣地官韻

城市山林

答孝誠張都憲

送人出守姚安

二首

留秦前中

送別秦用中

題項羽廟

奉和蔣侍御見憶之作

余生來自陝西求文謝其醫師程文進將

行詩以送之

寄新安周朝美司訓

夏汝明持留鶴翁送行詩求和

和雲東逸叟畫花 挽劉衢州

南川書來知領平湖教官 六首

乙巳元日

梁都事焚黃卷

花巖山

過仙踪和光嶽

黃山

黃山道中和光嶽

登鷄籠寺

與東川雪潭諸友遊定山真珠泉

登西峰和光嶽韻

西峯定山傍一小峯
大兒會取以為號

定山和東川

鳶飛魚躍亭晚坐和光嶽

和東川定山庄

泛霽月溪用韻

曹城和東川

仙踪和光嶽

溪上和東川

作春風亭以處光嶽

作東風亭和東川

溪上與東川雪潭石泉橘潭諸友釣飲

川上和光嶽

和光嶽津字

和光嶽再遊霽月溪

和光嶽

題雪潭

送東川雪潭至摩尼峯

送東川雪潭至真州有作

和韻贈東川別東川至先與余遊黃山

與王汝昌魏仲瞻雨夜小酌

送吉水張蕪岳宿守蕪素弟一峰先生戚也

上元道中有作明道先生曾為上元主簿

遊茆山

秦用中過江贄以詩奉答

出港

中村書屋為貴溪葉以貞賦

清溪

送張博秀才還永豐博求一峰墓銘

承宿州守張蕪素不遠數百里過訪坐我

草亭數日於其別也詩以送之

送張蕪素至東葛 遊香泉陪蕪素

重過莊嚴寺觀大樹

送司寇張先生 二首

和懷玉先生定山枉顧

輓任員外父母 施公節枉顧

寄題六江橋 和呂太僕見寄

送馮進士之京

送郁先生以國子助教陞長史

寄宜春張大尹 泉上和司馬

遊定山和韻 和再遊定山解嘲

送昌期侍御出守撫州 二首

送江淮陳經歷謫官廣西宜山

跋文司訓贈行卷

資正書院和趙太守韻

讀白沙先生詩集 四首

壽夏地官用韻 接樹

答巴山王叔毅

贈孤鶴翁僕者咸永安

孤鶴翁過江阻風還釣霽月溪次韻

送白馬僧如景往沂洲

送晏弟鄉試

送張揮使并其子宗還遼陽

送施公節

齊壽堂

送馮養正進士出宰江陵

廣信婁懌領應天府鄉薦

送陳孔章會試

愛石洞老師南山花也北山花之句有千

萬古瀟灑之趣亦效少參數語

二首

五十三初度太虛以詩見壽且有見促從

仕之意

二首

公既去雨止風順更有是作

公去予送至老人巷是夜宿于舟中明日

言別而儀真之興尚勃然也更有數語

公已舟往儀真予追送之六合道中有作

予送公儀真不免更別仍賦一詩

明日儀真與公既別以不盡之意更作一

詩相贈以解嘲也

儀真與公別後至西浦橋有懷

題梅和韻

題翎毛和韻

與相士和韻

寄凌秋官時謫官岳州

除夜和黃子明員外 三首

和白沙先生封何孝子詩卷之作

孤鶴翁過訪出韻命詩以其涵監險也易

以函械二韻余喜東坡不為險韻所拘

遂併前韻通一賦之世有蘇子瞻者見

之當復以為何如哉 二首

往年寄無錫秦方伯有定山泉亦龍山好

却愛香茶兩寺僧之句因與慈溪孤鶴

翁誦之不勝有懷更作一詩奉寄非敢

與謝汝申登定山 與謝汝申遊石洞

與謝汝申飲北山周紀山堂石洞老師在焉

寄休寧程詹事時先生家居

送婁武庫贊理白亞卿治水黃河

送俞樞夫子錫 和孫地官喜雨

和盛文元答儲吏部

和愛暉真外定山觀紫薇花之作

愛暉題孫守禦扇偶及賤名用韻奉答

孫地官以詩賜會兒且有第三句之說及

韋齋扛鼎子之句遂和以自解

盛文元留活水亭數日將去暑中涼雨為
我更留一宿作此

寄晏運使

送任地官參議福建

冬至和石翁

四首

滕地官枉顧定山

謝醫姚昌裔求

和韻

送張伯顯貳教長清

承黃地官枉顧公予里人先世徙居南海

寄沈提學先生

三首

雨中奉通政張先生過訪賜詩用韻奉答

留宿天峯草閣數日告別奉贈以詩

望其見和前作也

田戶侯病愈求詩以謝何醫余諾之既去

田致何語無作譏語康節謂自從刪後

更無詩詩何道哉乃為我輩所壞如此

直可疑也然余之不能取信於人於此

亦可考矣遂作拙詩一章以志愧一以

謝何

答王提學先生

曾蒙薦剡

和提學王先生吊梅花宛陵

和王提學先生雪後遊玉山

和王提學先生遊茅山

用韻答提學沈先生 二首

承劉祠部先生在顧定山作此詩謝之

送劉祠部子回江西鄉試

贈廖司訓

賞臧有原西窓牡丹和韻

留別靜學

訥齋為林大參題

天全亭為秦方伯作

留別王湖州

留別湖州沈秀才

寄臧靜學

送陳掌教

寄黃州劉太守同年

和羅黃門先生梅花

雨宿羅漢寺和盡鄉負外 二首

天峯閣堆石山成

定山廿雨彌日懸想松屋諸田亦皆沾足

秋夜 中飲 明日桑柘影中斜陽社

酒社屋與我傾倒令叔酒中名仙亦不

得高坐無分此書以志喜錄上一笑

聞縣中初雨連日未有得而密雲北來定

山已如注矣明日懸候謝雨初無藉之

人天... 不以管... 不當顧... 此

寄任生之來議用送行韻四首

施公節在顧定山詩以贈之

寄東昌謝通府

種唐迷子樹於大峰閣前周景和加隱集

馬詩以贈之

送施工部出守新州

贈丁侍御印馬還京和昌少卿

書馬氏母誥其婿金戶侯作松崖求

廣信二周生在顧定山贈之詩

用韻寄黃提學先生

寄沈方伯 用韻寄黃提學

歐陽侍御乃尊挽 答嘉上人 二首

定山和老痴韻 江上偶作

白雲為吾掌教作 答李西涯

送南海范規 送廬陵陳先生

張戶部彥質過訪有作和之

和李白鳳凰臺 陳九疇過訪

別徐光岳宿靜海寺

寄蜀中徐山甫

卷之五 一百四十五首

七言律詩

送親友弓大方會試用大司寇張老先生
韻 無逸子 二首

生挽史孟哲

和老痴

與懷玉三宿官舍和韻

懷玉送至龍江舟中而別用韻

吊易羽士姜守 二首 皇都盛覽

林泉詩卷

唐莊別業

挽容彥昭

寄白沙

東園為胥江范能用乃翁作

答周天慶用韻

蜀山草堂為沈月作東坡舊堂址也元為

獨山東坡去犬為蜀今從之

丁大尹枉顧定山夜話

休寧汪進士枉顧定山有詩和之

送張司寇老先生

修縣誌新江書院作

壽素庵母

一葦為蘭雪翁作

滄江吏隱

挽侶處士

與太虛覺天二禪僧

霜崖洞天追和羅一峰

白沙先生至定山和韻

病眼 二首

寄吳憲之侍御 二首

駉馬朝天為戴元吉侍御作

壽陳天益乃翁

送劉參政之陝西

和蔣侍御中秋賞月

挽人

梅溪草亭為新昌胡處士賦東川舅也

登定山和光嶽

二首

閑叟為梅溪胡處士賦和光嶽

送郭子昇同年和韻

寄奉宗伯一夔謝先生

雪晴

養思堂

為南海何孝子作

文太僕之京過定山言別詩以贈之 二首

與孤鶴翁夜坐活水草亭

南山為滁陽傅翁作

周禮過江為余作假山成謝之詩

焚黃卷

九日同吳獻臣登定山高

送衡州龐檢校之官
袁州都事

方景瞻還南城借松
尾韻

送高大用進士放回

送王提學之大理寺丞
二首

獻臣明府在顧定山
去年自嶺海至今年

自京師至此意此情何可當也於其別

去詩以送之

蕪美堂為劉祠部作

書吳親十詠卷後

徽州方純吉在顧定山
有詩和

壽董太守乃翁

寄元敬性夫

茲節堂為方節婦作
答番易丘太守

南海梁宗烈在顧定山
有詩和之 二首

答志學員外

送介卿主事

送冒地官出守武昌

浴香泉和韻 二首

敷山書院

寄姜惟貞太守

答主敬少叅

雪中和允崇 五首

雪中和趙地官

答允崇

東坡雪詩善用險韻
王介甫趙昌谷諸老和

之皆以為不可及余因其言遂戲和之 四首

和石洞僧

送廷貴通政侍親

與李敬熙七首

強通致仕

題馬秋官謫判廬州卷

廬墓卷為惟則軒賦

雙挽卷為李都憲題

一樂堂為何都憲作

吳宗道醫已入神品張旭草書宜僚弄丸

非誑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又在宗道

詩以謝之

六合別俞邦誠

高郵王母挽詩

過淮

房村將至呂梁用韻

過徐

和叔毅

柘源寄家書

兗州逢白顯

曲阜道中

謁孔廟

許季升都憲父母挽

挽許舉人季升子也

濟寧舟中二首

東昌舟中二首

舟中二首

陳憲副乃兄哀挽

直沽二首

客中九日

蔡村

宿白家川

送昌廷和主事

送黃文敷之青州司訓

壽奚侍郎

送楊明府

上西涯先塚和程學士

登元故城和程學士

靜庵為文輔乃翁作

送夏黃門參議湖南

壽祁侍御母

送景武主事奉使湖南

寄時暘都憲二首

寄東昌謝通府

送楊地官之邊

壽徐太守

壽孔母

永思堂

和韻

送別

榮壽

挽良貴郎中乃翁

挽林黃門父王府官

送張黃門出使便道拜母

送程大尹之官鄒縣都長史在義烏時門人也

喬節婦宗大希大祖母也二首

與王先生其識其人於西涯處

與儲靜夫

挽人

拱北優為劉憲副作

王湖州父母挽

紫誥褒封為王湖州作

靜觀亭和南川

齋宿和韻

和面涯韻

挽沈秋官乃翁

石翁見寄次韻 二首

寄沈仲律先生 五首

沈公見寄次韻奉答 五首

衡州鄧貳守示寄石翁詩次韻奉答 三首

隨州守士脩見寄諸作次韻 二首

送勅姪奉母之官所

奉沈都憲和韻

寄馬侍御思進

黃公山釣臺浸水答陳貳教先生 二首

贈蕭恒實

送許夏卿還上虞 二首

聞華容劉東山先生致仕

謝天與改官汴臬慕東嶠兄有詩次韻 二首

太守馬公墓誌成詩寄其子侍御

寄會卿弟 有叙

贈通山葉秀才相

寄雷敏

下庄栽禾 諸兄弟能

任仲謀仲祿萬鈞諸弟載酒訪田所

和升卿弟

寄谷會卿弟示詩

林待用擢方伯不赴

用前韻寄雷鳳卿

寄雷震東讀書塾湖井寄震陽諸昆弟 三首

贈吳別駕獻臣復之成都

送成都謝外郎

岳陽樓

岳陽樓留別張公

石翁又有書至詩寄兄東嶠

邑貳教陳先生以詩贈行用韻奉答

用前韻寄東嶠兄三首寄兄教與

長沙王守話舟中問還期曰明春用餞一詩

書東山草堂扁二首東山謂華容

喜諸生夜讀三首疊前韻四首

次韻王良鄉次韻余秀才二首

演武亭為衡陽王都闈

用前韻寄歐陽汝魁

寄汝賢乃兄用韻寄于廷玉

耒陽吊工部祠墓次韻郴州博韓先生

用韻簡孔貢士郴州留別高揮使

用前韻再寄韓州博

與致政九千兵答王朝儀貢士

郴州葛別駕兩過寓舍見訪

木昌道中二首五羊寄鄧先生二首

寄答廣州黃別駕寄答朱推府

贈方文奉親之官京師

次韻沈都憲二首
用韻寄常邦靖

贈文二

卷第六

序 一十七篇

滁州志序

近思錄序

送潘應昌提學山東序

壽六合鄭闇菴六十序

送戴侍御提學陝西序

贈鄉進士陳孔章序

壽蔣母序

贈禪老清上人授僧錄左覺義序

友山詩序

送陳直夫先生序

羅鶴子應字序

湖上青山詩序

壽開化汪處士七十序

貞菴詩序

為余生謝程醫序

壽謝母序

別駕獻臣奉母夫人就養成都序

卷第七

序 二十四篇

壽大司馬王公介菴七十序

壽張處士序

送掌教歸養序

迎養詩序

安遠陳大尹挽詩序

陳重器挽詩序

六合縣志序

壽陳掌教序

壽艾叔明母八十序

嘉興府志序

長興縣志序

壽李母九十序

壽尚公七十序

遇惡傳序

壽施翁八十序

壽李君懷玉海屋添籌圖序

月軒序

韋氏族譜序

贈訓洪先生秩滿序

恩榮為馬主事廼翁序

贈妣廷儀序

贈張君良彌愈憲福建序

壽鮑翁六十序

送許生還上虞序

卷第八

記 二十五篇

宿州儒學會講亭記

吉水張氏義田記

六合縣科第題名碑記

一樂堂記

發源三賢祠堂記

壽州脩學記

汝嘉堂記

鳳陽府脩學記

記

工部主事

公育才儀真德政碑記

大梁書院

竹雪軒記

卷第九

記九篇

籌河臺記

徽州府脩學記

涵月軒記

儀真東關閣記

儀真井記

潛菴記

貞齋記

恩江清隱記

義塚記

墓表 二道

宜春張處士墓表 唐貳守墓表

封工部主事施公景榮墓表

墓銘 五道

封戶部主事石公墓銘

明故吳母倪氏墓誌銘

高一龍母墓銘

番陽俞潤夫墓誌銘

高景賢墓誌銘

明故朱君本德墓誌銘

寧波太守馬公世誌銘

卷第十

雜著

說一篇

子黎氏二子說

傳一篇

魏鄭公傳

題 一十篇

題忠愍公事蹟

題陶雲湖畫吳次翁像後

書朴菴挽詩卷後

鄭氏家藏古畫圖卷引

題王應韶立馬稿 書南征錄後

題吳以魁族譜 書李筠傳後

題使節清風卷為劉侍御作

書富塗碑陰答黃司訓

跋 四篇

跋羅一峯先生書宋文丞相答劉教授啓
醉月跋
跋夕惕齋詩稿

小學圖跋

詞二篇

王氏母哀詞 并序

贈賈君惟善之新昌典史 有序

祭文 四道

祭松江青龍先世祖文

祭封戶部主事石公文

祭吳侍御母文 祭陳漚文 代兄作

書 十四通

與司馬提學書 奉啓沈都憲書

寄魯成都書 寄馬征史思進書

寄孔蓋臣書 與孫生訓書

答喻祁陽子乾書 復張岳州書

與曾復初書 答石翁書

與容一之書 與丘侍御書

寄蕭恒實書 奉沈都憲書

贊 二篇

吳孺人真贊

竹山汪先生贊

貢郡博先生贊

奏議一通

定山先生集目錄終

定山先生集卷之一



南京戶部主事雲南陳常編輯



南京戶部主事四川周滿校正

應天府江浦縣知縣桂林劉縉

儒學署教諭陳應奎訓導龍壽同刊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金谿黃希憲重訂

南京戶部郎中太康何維同校

應天府江浦縣知縣廬陵蕭鑾校刊

江西道監察御史邑人朱賢類次

五言古詩

○柳塘春意

萬物吾一身。著眼無不是。大程方少年。曾點亦狂士。
真樂本忘言。一笑乃深契。還知萬柳中。春塘雨方霽。

○梅花卷

老矣孤山中。那復他料理。惟茲太極心。點綴寒梅幾。
暗香疎影詩。戲劇乃如此。安得無極翁。共此無極旨。

江湖勝覽卷

滄溟水一漚。天地一芥子。我問具眼人。此眼何處使。
從今打撲破。此眼吾眼耶。

雪梅

太極圖偶封天地。若混沌不知。滕六誰乃打無極。溷
安得邵堯夫。閑與一究竟。

題竹

獨行湘江。得見此鼓篁。幽風雨日。暝晦萬雀聲。啁啾
垂垂正結實。恐爲鷓鴣謀。豈無九苞羽。飛下十二樓。
逖矣久不見。此意良悠悠。我因王者瑞。極意垂鴻猷。
採之欲往。食道路阻。且脩問之在何所。乃古西康州。
西康有西伯。已矣三千秋。至尊應昌運。致此能無由。
清時一再覩。咄哉何所求。

送白沙先生門人容彥昭陳秉常回南海

次韻

君子久不見一書凡幾月
開門見高徒儀形宛相接
可久亦可大自抱賢人業
束書不可羈含情送歸楫

橘潭和杜韻

櫻寧何處所天地此溪堂
世物如洞瘵醫門有棟梁
寒泉真自冽老橘故須香
水晚留蒼翠花深到淼茫
淨回真本色定有碧圓光
實好垂垂大根靈故故長
綠非懸宿雨黃豈弄秋霜
沆瀣僊漿裏方書聖道傍
野夫長老病白首幾低昂
多謝扶持力殘生豈敢
忘

沃洲山為新昌石乘殷賦

元忠臣余廷心韻

我聞沃洲山渺絕如仙洲
仙洲不可到夢想空
自適清風為我御白雲為我軌
欲憑萬古心窮
此天地幽何時沃洲仙
與我相綢繆振衣鰲峯
岡濯足津溪流把畫庖
羲圖開卷大禹疇六經
不得志萬古重刪脩
悠悠天壤間邈矣吾何求

養菴為永興馬貞夫元題

北嶽霜雪餘王漢強千尋
南溟珊瑚枝玄宮極
幽深應誰見毫末積效踰山岑
撫卷得玩頤隱
几亦觀心辭琢豈金玉受厲須黃金
無寐月自

生無覺。日自沉。回首人間世。坐鷺復行吟。楊然
舍予琴。誰哉賞此音。

七言古詩

題蒙泉葡萄卷

古今萬妙真無窮。飛走動植皆化工。葡萄楊柳
幾千卉。堯夫老眼觀物中。蒙泉學士燕山傑。平
生邵學王天悅。白頭一覩甘州英。老癯欲搔搔
未得濡毫大。叫掃不停墨花一放三千城。須臾
萬紙各飛動。纍纍總是皇極精。相馬無將九方
處。不向驪黃論形似。要知花柳過前川。閒弄程

家真意思

和石翁贈鄭通政雲山吟

雲蒼蒼。水悠悠。青山萬古人白頭。華山老子一
渴睡。天地枕席今未收。塵纓自濯已堪喜。敝屣
既脫何足留。河圖鳳鳥至不至。仲尼已沒無人
愁。嗟乎仲尼已沒無人愁。乾坤誰解生民憂。義
文堯禹正今印。千年治道還西周。

與竹泉道士

燕城道士馮竹泉。定山風雨來。相過向人兩眼
如。兩星頭上笠子五尺大。開門握手延入坐。須

家詩卷携一箇自言仙道亦頗佳老死人間已
除破古今詞翰豈易得吾子高名吾所慕盧老
神丹我解傳老杜長篇子須作嗚呼道士吾與
汝黑髮紅顏何用那痛惟老父雙膝奉日夜高
床五年卧倉公俞附竟何人仰首蒼天淚交墮
刀圭相乞倘不辭嘔出吾心吾亦可道士道士
何須再拜苦索我

雪蓬為盛行之作

雪蓬老人瘦且清前身想只梅花精墨梅一寫
幾千萬鷄林交趾知其名南京小兒不曉事相

逢盡與梅先生一蓬本屋鳳城裏土脊茅簷竹
椽子蝸牛半角抵藏頭我為量之剛丈許不題
偃月書錦堂扁作雪蓬聊爾耳北風大雪五尺
深無眼傍人愁壓死老人高坐方掀髯大呼狂
歌對兒女大兒捧筆婦捧觴一醉梅花三百紙
籬邊竹樹往往佳萬個弓稍千鼠尾忽然幾處
鼎石根便是懸崖活梅樹此時天趣不可當誰
人肯許同清狂花光補之已非敵當時空有王
元章定山先生無一好雪蓬老人當笑倒只有
區區觀物亭半庭茂叔窻前草

定山歌用杜韻

定山不與靈山白萬古江淮一峯碧青天作蓋
擁層巔北斗當空掛巖石我今借此一榻雲欲
與希夷華山敵豪來得句不肯眠醉筆一揮千
丈碧

定山泉歌和杜韻

此泉門外不可斷日日來過如相依小扶藜杖
看清濁老人雨後鋤園歸遊人一見詎敢唾白
鷺偶來何忍飛耳聾眼暗與世惡此泉磊落人
間稀

木石圖爲許志完作

定山破袖無尺大東歸袖取蓬萊峯峯頭老禿
幾千樹槎牙萬古撐長空箕山老人不曉事問
余欲向青天住醉中見許不作難袖中滾滾傾
天地老人觀此造化權返却而走心茫然忽然
江海一平地千仞萬仞飛蒼煙錦樹蒼峯不須
買草閣秋崖明月在白頭得此當有知還我東
坡袖中海

蒼松爲許志完作

箕山老人松樹圖開卷凌亂千人呼畢宏已老

更誰手。南京老盛天下無。此松畫本得何處。元
是公家掛瓢樹。虬髯偃蹇老鐵璫。雷雨蒼龍未
騰去。嗚呼此樹百鍊鋼。數千萬變冰與霜。忠臣
義士我所拜。山中萬古文天祥。

和司馬提學倡和詩韻

來教和王尚文司諫見懷之作奉和一章
兼呈司諫

江山契合膠漆凝。君子小人炭與冰。兩公投分
忽京國。一洗世間極。李色同心契合真。金老
眼乾坤誰並得。一公海月照木難。一公天馬辭

塵鞍。青大英爽總真興。白日坐收千古暎。與人
同善真。或思古今四海皆相知。

來教謂尚文也。和只有梅花知之句甚動
野夫尋梅之暇復和一章。景亦奉和請教。

凍雪。明創天地。凝一口嚼碎萬里冰。借天欲賞
梅花國。天許先生無吝色。白頭中坐太極圈。醉
點萬花歸未得。天心子半知者難。一枝笑撚隨
歸鞞。乾坤萬古有真興。夢中說夢空痴瞋。定山
老我徒爾思。此樂惟許先生知。

來教謂尋梅之約。訂然不知此中梅易

得否李貞伯和章詩有相尋不難之句然亦約莫之言耳故更和一章問尚文士人云果為貞伯解圍遂亦不揣和奉一章然亦不知更為約莫之言否也

江山雪冷凍欲凝梅花萬壑藏深冰數枝何處更江國淡影無香亦無色看花須看花未開公欲尋梅尋便得徒然約莫尋本難白頭爛醉空吟鞍李君平生亦清興未始歸途日空曠公才自出人所思那得李君真不知

來教謂從者云此地似少梅追念舊樂悵

然興懷復和一章果亦奉和一章以答從

者

人間一理萬物凝夏蟲底用多疑冰我曾爛賞萬花國每謂乾坤總形色梅花肯欲為公尋江北江南皆可指燈為火諒不難不然枉跨城東鞍萬紫千紅總佳興影響前頭路空曠高齋獨坐幾深思此意我知公亦知

來教謂尚文尋梅詩比類精絕思致深遠但微近相襲不可為訓更和一章為老梅寫懷請教亦不知老梅之懷果如此否也

草○牕○萬○物○生○意○疑○梅○花○豈○但○霜○與○冰○平○生○不○解○
作○傾○國○古○淡○只○隨○真○本○色○春○風○自○許○先○羣○芳○豈○
是○羣○芳○同○未○得○古○今○何○許○真○賞○難○風○花○蕩○滿○青○
驄○鞍○萬○紫○千○紅○總○佳○興○老○眼○梅○花○肯○孤○瞑○乾○坤○
此○意○君○且○思○物○各○付○物○誰○人○知○

來教謂陳師召太常父稽和章以此見促
杲亦以太常非久稽者以全取勝故耳故
揣太常之意亦奉和一章

詩壇四野凍雲凝重兵十萬屯堅冰梅花相遇
幾敵國戰酣落日天無色相持不勝不肯休不

是老梅禁不得太常先生豈和難手持巨槩橫
吟鞞養威自待有餘興一鼓坐收天地瞑詩家
老將須更思仁者無敵何人知

來教謂尋梅告勞且將移梅一章杲以移
梅尋梅難易何如亦以一章奉和

折膠萬里爭嚴凝瘦筇挂斷江南冰尋梅約到
羅浮國瘦馬疲童總難色先生乃謂尋頗勞豈
若移梅兩相得移梅恐比尋更難天幾吹到春
風鞞風光聊遣適吾興肯被梅花惱春曉有無
難易何足思乾坤禮樂先生知

承不鄙見賜諸作命和登卷敢逐一依韻
請教不勝愧感更和一章

深山破屋苔已凝敲門忽枉清玉冰問之何來
自京國清詩潤澈珊瑚色梅花句句太極圖合
是濂溪乃吟得老夫奉和不敢難詩有出聳驢
背鞍短才無學更無與信口風花醉初瞑無他
意義公莫思野老山歌吾自知

和愚庵先生定山石

乾坤何物非鴻造竒妙極爲千古好愚庵天挺
觀物豪老脚溪山無不造定山此石絕竒古地

秘天藏得深奧萬形吐露總天幾呈怪爭雄各
軒開迴身箇縮龍屈蟠仰首獐猱虎蹲嘯鴻濛
自判各付與高者巉空下深潦流形彼此固已
安誰復懼忻與悲悼世人劍首吹呖然渾沌那
知有真竅愚庵覽此萬丈竒撫掌陰陽叶真妙
笑拈水火土一揮天地精靈愈輝耀雨風雷靈
交相形日月星辰炫高照庵羲畫裏春熙熙皇
極眼中天浩浩縱觀萬古我何人也一掀髯與
公笑

○○○題通伯先生山水畫

乾坤萬里吾一體此意人間幾山水平生畫者
知未知一幅煙雲春萬里蒼然蔚然神莫涯動
者植者妙何擬平溪欲靜蒼天留白雲忽散青
山起世人看畫只是畫眼底誰能會斯理懸庵
天挺觀物豪天地斯人能有幾鳶飛魚躍忽滿
前正契吾心妙斯旨三十六宮徧掛之一日一
宮春煦照明月天心舞邵雍春草庭前夢周子
先生不鄙痴老蘇持向定山拈一語老翁高坐
溪雲亭春在千巖正紅紫笑將此畫聊捲之更
與先生看真此

龍眠馬老夫敢望張橫渠環滁太守温如玉古
人黃憲今張黻祈晴犬手西臺文千古為公剛
一讀空山破屋縣青燈天地至誠當果靈程氏
遺書蠹魚裏呼兒夜半尋金滕

馬遠畫刪去胡妹子題懸庵以余為俗

平生看畫真模糊一字不識之與無家藏古筆
雖馬遠兩行細字其誰乎懸庵先生畫中傑一
見心神便飛越憑陵大叫尋品題俗眼謂余那
認得九臯看馬將無同豈在牝牡玄黃中看畫
且須論畫外婦人軟語徒匆匆牝鷄晨鳴家國

醜老夫此眼真俗否

題王川畫

江西老丁天造深一樹一石皆有法忽然得此
奇人圖天下良工吾久瞻皴如馬遠翻老蒼勢
比董元還峭拔芾乎維乎空有名誰能寫此水
兩峽中間兀坐忽兩翁白髮溪風若飄颻一人
古貌而古裳一人不巾而不襪欣然欲問此老
誰老丁已死誰能答我聞古亦有至人非聖非
愚亦非達茫乎蒙乎無所取一兮混兮而不雜
婁卷羶行已笑虞非仁非義似嗤發世間萬事

泉山為新安吳以魁作

結吾廬兮山麓濯吾足兮泉

央邈斯人兮何為

隨吾道兮行藏知

聖人兮在上慕洗耳兮虞唐

泉有魚兮活活山

有水兮蒼蒼慨冀穎兮不見

聊自適兮徜徉如

有我兮夢卜胡斯世兮歎嗚

秋石歌為周禮作

元氣未溥揚東海來袖中之書

鴻蒙胎天蓬玄下

一黑纒歛然巖作三蓬來中

本筆披瀝天巧旁

有三峯黃青峭蘇家公了俱

下風尚幽三鼎猶

正綠望中隱隱官闕深萬片綵雲人
一笏人間萬事豈足榮進士出身良可錄
進士出身良可錄臺閣阿衡俱此卜從容
一代真明良萬古朝堂正都拂人臣爲報
當何如盛治豈容前史獨願言一拜各勉
旃稷契臯夔幸毋惑

夏太常畫貓

花竹蒙茸太湖畔細細東風春欲轉
老狸明月睡正酣玉漏無聲夜將半
乾坤萬物理不誣買魚底用深相呼
人間坐鎮自雅俗翻盆倒甕何請無君
不見一柴誰甘論藜藿猛虎在山非自

惡

鍾欽禮畫牛

東風渺渺平原綠幾鼻浮江春帶犢短
策耕罷一犁歸數畝山陂雨初足薄田
我亦耕定山六角未能終日閒一笑還
尋飲牛處夕陽踈柳前溪灣君不見江
山萬古驅牛樣用則耕田閒則放

題劉侍御

東之太古英老眼庖羲畫文字六經前
心了不須讀山川流峙鳶魚中看畫得
此將無同李成

馬夏何足數此心直欲窺鴻蒙乾坤此卷忽披
看數點青山正濃淡眼中何處俗與真一笑天
機俱爛熳世人見畫空茫然安知畫外無真傳
先生萬古有真趣白頭還我羲皇天古文篆籀
藏科斗我羨東之不容口尚書宅裏聞劇談天
地斯人世何有人間一默歸玄元老夫更欲觀
無言手持此卷已一月病回閣筆城東軒

溪雲水碓短歌行

山中水碓活水中老夫起坐觀無窮源頭活水
不用借活水自春無口

題畫鳳有序

余往來濟寧見姚江蔡公懋成其老練其洞
達其可人意至博河又復見其兄懋隣真可
謂翩翩兩鳳凰也懋成以呂邦振此畫素題
余以為聖人出則鳳凰麒麟皆在郊
以為

朝廷賀焉

鳳凰非聖世不生非竹實不食非梧桐不鳴比
之為太華為滄溟應之為文明得之為干戈息
為天下太平古今四海誰與盟姚江兩蔡當代

英乾坤到處有高名畫中呂紀稱兩京回頭天
地須此評翩翩兩鳳凰忽爾飛并青偶然見者
無不驚皆言摹擬真絕精嗚呼皆言摹擬
精吾於兩蔡心忽傾虞廷老鳳快一觀蕭韶天
地終九成岐山萬古更忽此文王一怒西周興
舜有二十八相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其瑞世
其數寧皆可以爲麒麟爲鳳凰爲慶雲爲景星
方今

堯舜正在上樂和禮備刑更清嗟夫姚江蔡氏
兩夫子慎勿負所學孤

朝廷

題海陽謝氏族譜後

海陽謝氏譜牒存萬古世系稱名門至今不絕
乃如綫祖武繩繩還子孫南雍上舍真文冑人
物元爲謝家秀不知苗裔果出誰想只東山謝
安後欲將孝悌油然興遠尋族譜蘇氏亭表章
且此求大作誰爲天下名公卿咀嚼鶯花老牙
痛天地一丸吾自弄人生萬事湏勉爲文字他
人空借重君不見仲尼譜系果亦直乾坤萬古
今一人

○誠齋卷

聖賢一脉傳無窮。誰家燈火西牕紅。帝編斷盡
蠹魚走。中庸豈在書板中。於穆此天吾一理。周
孔義文長不死。此齋一過一悚然。白髮披披已
垂耳。為堯為舜無古今。天人分數誰復深。莫怪
不知楊萬里。草廬文字子思心。

定山先生集卷一

終

定山先生集卷之二

南京戶部主事雲南陳當道編輯

南京戶部主事四川周滿校正

應天府江浦縣知縣桂林劉縉

儒學署教諭陳應奎訓導龍壽同刊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金谿黃希憲重訂

南京戶部郎中太康何維同校

應天府江浦縣知縣廬陵蕭懋校刊

江西道監察御史邑人朱賢類次

五言絕句

江遊

秋來乘艇子出浦更悠然鳥白江初闊天空月正圓

和杜韻 三首

山晚溪喧滅天秋月放多棹歌如未起其柰老夫何○
有詩俱月底無酒至松根問我今何處竟天擊壤村○
老翠山背洞深紅樹願花人誇仙世界我笑是貧家○

細雨 四首

細雨攤書卷風花坐晚軒開籠拜鸚鵡鷓鴣會
人言

知帽花能舞長歌袖亦軒閱墻詩最好不是聖

人言

嘿嘿閒思坐蕭然聞此軒田家荆樹好好亦不
須言

俯仰無窮樂春風一草軒此心還大舜不見有
流言

題畫 二首

道人一片心雲水活潑潑何處問天機天機此
秋閣

坐亦豈非行行亦豈非坐問我我不言笑舞溪
雲破

題蘭二首

幽蘭在南坡。愛之亦何趣。為愛幽蘭香。須識香
來處。此蘭我何愛。對之終日坐。萬物我一蘭。天地乃
一我。

活水亭雜詩三首

出門山水遊。小孫每相喜。放動捧鳩藤。請與老
翁拄。

讀書眼已花。半板未能過。只向小藤床。閉眼終
日坐。

布褐聊自温。豆粥長一飽。只此深山居。逍遙以
終老。

題孫痴春草

未了物何我。了了我一物。道人活潑心。一片西
廳綠。

題沈石田畫鵝為文元作二首

天機我不言。言之欲誰領。柳塘春水深。弄此白
鵝影。

老鵝秋菊中。我欲畫幾畫。萬古天地間。且讓庖
羲獨。

寄婁一齋 四首

烟烟平生心白日青天在深山南斗高無夜不
再拜

江門風月詩蓮塘水花趣安得二先生傾倒摠

湖寺朱學本不煩陸學亦非簡先生一笑中皓月千

峯晚斯文久寂寥所望未云絕一夜老顛頭添却千
莖白

江湖勝覽

江湖萬里船天地雙老脚笑我不出門一個天
峯閣

題畫 四首

一雪正如此乾坤何處看都將無極妙千古一
凭闌

千古關全畫江山意不窮老將無畫意今一關

關全

天地一驢子溪山坐晚烟古誰先有意畫我過
前川

太極吾焉妙圈來亦偶誇此翁江閣路騎雪六

梅花

靜觀亭為南川先生題二首

睡起湖亭坐乾坤意日深青天無一滓明月在波心

萬物無無裏斯亭亦泯然道人閒不過聊爾弄湖天

微月此波寂遠峯何處青我來閒與坐不記是誰亭

題夢白蓮池詩

賦詩白蓮池夢中聊爾寄謝無極翁此吾夢

中語

施孝子

天下本無孝人間曾閱多誰將施孝子一味老夫歌

改施公正執菴為程菴二首

天地無窮檐頭昏老病深我無衣與鉢聊寄百年心

明道雖人人君須愛明道莫笑莊定山徒能改君號

翎毛

何處乾坤妙天機各灑然相看今滿眼老子更何言

題畫

遠山青兩峯老樹秋幾葉我懷不可羈空江下明月

題蕭尹翎毛 四首

幽鳥啼自哀秋風竹枝怨哀怨情豈勝月明寒

影亂

佳木求幽鳥幽鳥求佳木佳木與幽鳥感嘆白

頭充

一見雪滿顱能不懷平生誰將單父臺畫此作

丙銘

感茲原上情相傾或相顧老我空此心愛亦莫

能助

送博羅何孝子 四首

贈別踈離下冬來菊又殘只惟三兩朵留着自

家看

白酒江門暖北來風已寒酒方君不錄明日寄

書難

萬事都難問相逢坐夜闌寒燈青的的莫照酒

孟乾

人間何孝子此日更求官何以江門老無詩送
子完

友泉

一體乾坤妙諸君且未知已將無限意分付友
山詩友山李茶園也余嘗為之一詩矣友泉非友山意乎諸君且將為我打作一片

玉溪為謝汝申作

何哉川上心欲語還自默安得玉溪翁問我溪
中月

梅花

梅花一太極老我一梅花點筆無言坐寒溪月
滿槎

騎驢浮海圖和韻

堂堂白日中鬼惟何用見誰乎江海遊不趁風
帆便

海棠雙喜

不有平生戚安能極稱時無邊此花鳥方是野
人詩

松風

何處清風裏長松古縣門海風吹不斷明月滿

乾坤

題畫

百年圖鳳心空江坐頭白只有古青天還我礮
溪月

題小畫四首

何處戲場中聞來舞獨速放下鬼臉兒俱是真
面目

數聲老瓦盆一曲古村遂熙熙歌舞中不知皆
帝力

輸贏每自如萬事亦何有君且莫揚拳輸還酌

吾酒

蛇麻失其性道眼真不花我當幻中見天地皆
蛇麻

謝氏八景

芙蓉卓筆

萬古寫不停玄天無一墨我欲往從之蒼蒼本
無色

華蓋仙踪

亭亭一華蓋仙踪長萬古萬古一六經六經一
尼父

南山拱秀

南山天地中千古一拔萃此秀真泰山當出尼
軻輦

北沼涵清

一泓北沼深涵泳在天地何自真不污孕茲龍
馬處

象嶺朝陽

何處觀朝陽日日天東極吾人孤鳳鳴長向朝
陽立

瀧岡夜月

吾心萬古天明月一池水以心觀吾心吾心是
如此

蒼松競秀

謝家芝蘭庭更着幾松蓋堂堂老翠圓撐住青
天在

丹桂秋香

秋香五株桂謝氏還幾株要識乾坤中魯國今
一儒

題菊

莽莽乾坤雨秋香豈未知秋風將短髮千古一

東籬

題畫 三首

浮雲籠晚照野樹亦輕陰莫道無人跡春山也
自深

昔日千年調而今兩禿翁都將無限意高坐釣
船中

靜坐方虛極開門江月深梅花今夜好天地亦
吾心

挽查姓民 三首

公恩在燕比更活江西命問余何以知冷菴印

公印衣

公在春在公公死春何處門前病鬼冤哭倒紅
杏樹

人生既已死生理那可得千古一孤墳空山落
寒月

浣靄卷為當塗李都憲作 三首

朝浣浣此靄莫浣浣此靄湯銘此誰後得見當

塗英

浣天天光明浣地地歷陸大哉吾一心浣浣聖

賢出

萬古天地中
北脉未應絕
拜讀浣霸詩
一夜頭
盡白

茆林八景

太山擁翠

雲木閣雲峰
斜通幽鳥逕
巨石莫相尋
龍葱看
隱映

曲港拖藍

九臯昨夜露
孤鶴散清響
驚馬起弄波
人長嘯星
河上

林溪漁釣

魚
白頭據盤石
長竿并烟水
為問夢中怨
孰與溪

禪寺晚鍾

暝翳寒城雨
明催古路人
中紛
亭斷我幾
黃昏

龍潭秋月

神物本天用
寒山深見底
不得抱珠眠
明年春
雨裏

牛隴春雲

野外如膏雨
天邊披絮雲
眼前春事急
公是耦

耕人

竹軒詩興

列國壇皆廢千年風未開洋洋蕪蕪風季子幾
時來

芝館書聲

平生用不盡古人一卷書持此爭愚聖今人萬
卷餘

七言絕句

九鷺圖

白雪數拳元自好老夫門外一江清滄洲倚杖

忽相近晚日青天吾眼明

食豇

一畦微雨淨無塵紫豆銀茄更可人觀物亭中
聊一飽先生真個是清貧

石翁見寄次韻二首

逍遙遊侶來尋萬仞烟霞一片心難向眼前
人說得眼前人只解鄉音

山盟投老會相尋無復人間不了心鐵笛試吹
峰頂月山靈依舊是知音

新歲寄雷德輿二首

西舍東隣笑接筵與君歌舞最留連風流一段
丹青興不動而今十五年

梅花當戶酒當筵花笑孤斟影不連不見及時
行樂伴獨將新句謝新年

題縣主山水畫

家具生涯且釣舟黃公臺影漾浮漚波心間有
鳴夷笑不把牙籌礙釣鈎
木斲山幢到眼真丹青筆手壓紅塵休衙午
千峰面江北江南一樣春

題松筠詩卷成化辛丑作

滿城二月花驚眼風雨尋常便打殘雪冷江空
何日是令人真憶二公難

讀謝疊山與劉忠齋書

儘把夷齊許後身薦賢當日果何人山中宋史
人希見元是忠齋也宋臣

寄新昌王樂用侍御二首

白頭放酒太平春君舞蓑衣我釣綸可是山人
能共爾山人元是老山人
落花聞道滿蒼苔可是東風文許開洞裏白雲
雖冷淡不教容易出山來

題江湖逸興卷

江波開弄打魚船酒醒狂歌酒醉眠分付蓑衣
休舞破他時留着補青天

平齋爲南昌劉司訓作

稱量萬事與均停君在南昌主六經莫笑老生
隨起倒我家秤却是無星

寄詹大尹

一縣春風萬縣同經綸試手歷城公白頭到我
思君處笑倚長鏡堦壠中

讀楊時秀詩集

江湖此卷三千首今古何年二百春明日會尋
留鶴老北山燈火拜劉因

姚御史畫竹石爲周景明作

洋州食畫惟兩竿米老見之湏一拜景明對此
真何如草閣秋江明月在

粘木竹石

萬里乾坤冰雪中百年心事幾人同二公只恐
徐劉是死惡佳山老禿翁

釣魚圖 三首

誰拈秃筆寫漁船我作漁翁又十年畫裏欲尋

誰是我白頭高帽頂青天
何處煙波滿釣翁桃花流水各溪紅而今合是
唐虞世都在堯天蕩蕩中
溪上春雲與浪飛溪頭春水煮魚肥閒人只是
閒無事日出船來月出歸

謝陳漢崇少參曆日

甲子書來問釣舟江邊草木領春秋野人不作
經綸夢笑撚花枝坐白頭

石衢二首

裁成白首全無用默坐高齋幾石衢肯笑老人

一闊甚買田爲井亦橫渠

一里徽人藉此翁車徒真免哭途窮病夫只有
閒中計萬古乾坤大道中

題吳山春景畫

風光曾記擁肩興花柳無窮一笑餘爲說驢鳴
公案在乾坤真個有橫渠

淵明二首

聖賢自古在知幾幡肉那知女樂非問我當年
陶靖節柴桑可是折腰歸

五柳清風一布袍百年風味也吾曹古人豈必

今人是且放先生酒處高

贈容一之別和白沙先生

江策許共白鷗羣萬里秋帆又水雲不是苦留
君不住老夫無地可留君

君忍爲白沙門人倪聖祥作

世事百年誰適意須君空洞一毫無白沙門地
皆滄海莫下長江問老夫

此語乃兄白沙作

送林秋官謫滇南和韻

一點浮雲眼已過滇南明日未蹉跎丈夫氣節
前頭路敢向先生拜說多

題淵明歸庄圖二首

眼中晉鼎晚誰頻五柳歸來別有春若把君臣
徒造次轍環天下是何人

萬古人心萬古看中原如此可能安先生醉倒
東籬意得恐驅馳老病難

送袁夫陳侍御二首

芙蓉秋水與詩清御史平生極有情若道此花
真個好老六還折贈先生

白頭驄馬與垂綸一曲梅花太古春高坐廬山
三萬丈誰知彈與不彈人

寄淮安鄭桐府

江雨黃鸝夢覺時
行藏告與世人知
秋來若見江門月
讀爛前年送別詩

贈溧陽費醫

帝伯皇王事不疑
湯醫又是小兒醫
而今肯作華胥夢
須遣江南扁鵲知

奉親堂爲古溪賦

孝子人間果是非
肯堂春酒白魚肥
程家二子平生計
只有吟風弄月歸

三江漁樵卷

水月山雲可認真
三江人醉古岡春
一雙我有平生眼
看盡人間幾樣人

題畫竹林七賢

放酒溪山此數翁
長拚潦倒醉春風
先生亦有踈狂意
只在隨花傍柳中

題林良畫史滄海亭

送老西家畫益奇
江門花鳥是誰詩
此亭得恐真風月
畫外無人別有知

題菜

物物乾坤一雨新
小園今日意全真
許誰說與

牕前草。不是人間別有春。

一承愚庵先生題定山溪雲亭和韻

笑只溪雲是我山。百年那愛此亭閒。匆匆但恐
霖難作飛去人間。不易還。

奉答司馬提學五首

行藏牛背把書行。老子能無後學情。木鐸肯教
天不管。羊裘也可累先生。

畫本煙霞迹已殊。且將行止問何如。後生誤恐
尋真樣也。墮深山鹿豕居。

出古經書萬古明聖賢言語聖賢情乾坤倘與

人描畫日月山川想更精。

風花舞弄江亭月。水石煙花共酒緣。老我醉中
都忘却。是誰吾道是誰禪。

正道妖風不兩能。是非千古自分明。與公且把
無窮意。分付江流月滿庭。

憶秉常

天北天南夢且君。一桮何此隔江雲。五更哦得
相思句。只有梅花月最聞。

陵陽山人

天地斯人術。此精白頭何限古。今情尼丘肯與

陵陽別萬古斯文只子平

贈黃池袁義官

西江一斗依違裏短褐高軒激否中我度與公
同一大許酣天地作春風

梅花 二首

天風何步此西湖偶把梅花醉一塗笑我十年
書卷廢也拈秃筆註河圖

此幾造化如真語混沌誰能更鑿之周子不知
天亦妙乃圈太極與人知

送董孟吉

三首以烏蒙通判為中渾源一
定而此出此定

真州聞已片帆東五馬何來草屋中萬里故人
還一見老夫當拜打頭風

今昔總無悲與喜浮雲出事諒能諳肯將萬里
烏蒙意來醉青山活水雨

日午來過到日昏短簑釣石坐能温不慚活水
貧家淡也勸山瓢帶月吞

讀文山別集 三首

感慨文山別集章白頭老淚幾淋浪若言君父
無情者除是當年趙子昂

與士周家亦可推大元此老殺何為我知世祖

終夷虜天授非人識者誰
神在知幾道亦行存亡進退古今情堂堂如此
文山輩要亦人間萬古英

題靜學卷四首

天機滿眼欲誰看到處逢人一語難此學平生
真箇我無絃琴自不須彈
妙極吾心果到時傍花隨柳也無詩五經若謂
真錯柏只恐人間未盡知
太極乾坤自古今許將圖說到誰深白頭萬古
公案惟有元公得我心

古今吾道本難精每與空虛佛老爭肯識一毫
千里意人間真拜李延平

挽吳呂山二首

古今生滅誰與言十二萬年天一元道人欲作
呂山哭一溪明月湖東軒

春風流蕩呂山歌野月肩輿到已多轉首煙花
雖易別老天留與太湖波

送小兒會鄉試四首

窻紙還塗丙子鴉人間裘冶未須誇明朝領取
君恩處莫畫青山舊樣花

堯天一屋儘容安萬丈湏還寸補看分付諸頑
湏汝是萊羹休顧老夫難

人間萬事可終閒更際明良拜舞間我病既深
扶不起吾兒何敢亦青山

桂花一樹幾人分喫著三塲應舉文富貴汝知
何物是浮雲之外且浮雲

○○○萃亭金藻休寧汪循上海張澡諸友枉顧

定山且索一言於其別詩以道意四首

庭草真傳到晦翁無端萬紫與千紅可知肝膽

朱門學不在經書傳註中

風月無邊問答時。青山活水滿吾詩。若除流動
天幾外。老子平生自不知。
斯道乾坤自古今。濂溪主靜獨吾心。孔顏樂處
真何事。願與諸賢更一尋。
舉業無書也。聖功人間道。眼費圓融夜。來時醒
羅浮夢。月滿秋江數十峯。

司訓廖先生家觀菊八首

睡起踈籬點物華。四三童冠幾黃花。浴沂此日
秋光裏。不屬管家爲廖家。

年年老菊費栽難。每到秋來借倚闌。老我白雲

紅樹子。如今都作此花看。

短籬黃菊滿秋暉。把酒相看醉不違。却道我家元自有帽簷。不與一枝歸。

秋光莽莽到東籬。要識陶家以外詩。倘把傲霜徒目看。此花天妙沒人知。

花到金相玉管精。直純和粹更幽清。憑誰笑與梅花說。且合推尊作大成。

聖池長共此花評。一句清深萬古靈。天味倘知真個好。欲和朝露喚先生。

太極人間物物新。龜書龍馬各精神。泮池我愛

三夫子。認得黃花綠葉真。

天意秋香未肯涯。遶籬黃白儘容誇。物中若道無凡聖。豈有人間不落花。

雪鴈

江山萬里雪如此。老鴈北風何處灘。欲識陰陽千古夢。乾坤聊在唾中看。

雪兔

人間物物天何礙。老兔泉聲亦妙知。笑我天幾無點處。白頭拈筆是鳶魚。

半山亭二首

一墩千古且閒爭拘鬼何知更此平蕉鹿也知
直夢夢此亭吾恐亦虛名

老眼蒼茫醉欲還數椽聊復半山間誰家亭子
青天上只屬虛空不屬山

思親樓

乾坤了盡了何如怪偉公然一大書明日肯君
叅欲破老拳槌碎此樓居

友山

一語乾坤更幾關白頭師友恐須閒友山若問
真何說萬古中間我一山

弘治三年秋七月喜雨有作四首

一拜甘霖一滴春山中念念幾斯民往年記得
填溝浹猶有僧堂粥外人

滿放天瓢浩蕩春一年飯碗儘吾民如今萬事
無高眼國慮天心到幾人

篆筆焚香祝

帝春任人嘲咲是何民深山若有爲霖者肯作
田頭拜雨人

早到雙泉出半春四方還有結樸民而今有飯
家家飽才清峯頭照水人

人間何處氣虛空
曾賦源頭路未窮
若把邵家樓閣看
士夫風味只流蘇

百可亭中雖自淺
千紅堆裏本非深
南園若與前川別
不是乾坤萬物心

客有妄解余笑恐
回頭錯應人之句
者用韻二首

一髮云何是一身
不和吾父是誰親
寒山莫把鐘敲破
或有姑蘇不識人

此人元本是天身
何物人間看不親
却笑南泉無人識
聊與青山綠水知

孫翁衣鉢祇中庸
馬僕牛醫奠酒同
我輩不知誰是似
松梢擘紙挂西風

遺編甫律也翔文
世難寥寥只此墳
不識我來誰與看
江風天擺萬秋雲

江篆水月老還披
許大乾坤一片碑
千古無船橫釣瀨
墓門能拜子陵誰

寄沈慎之二首

鴈蕩天台且未堪
春潮能許挂江帆
空山十丈丹崖裏
一個癡人一草菴

老拙元無半寸長逢君不語只空狂白頭靜裏
焚香坐長記移舟過溧陽

子陵釣魚圖

行止丘軻總未裁江波祇個釣魚臺誰知也有
漁舟畫不照巖光影子來

輓香巖和尚為僧寂菴作 三首

來來去去非真幻此理人間本妙哉公是寂菴
吾敢問師今何去昔何來

鍾聲誰打定中魂那有三才別立根我正問公
公已死豈勝哀淚灑乾坤

死却香巖未可談個中何者不香巖靜無動有
吾何說試著西菴老寂參

贈星命者和東白先生

人間幾許卧誰龍談命談星半醉中且莫相逢
開口易老夫富貴是苓通

梅花九首

元自真來妙亦深梅花何處見天心憑誰說與
堯夫老莫向乾坤子半尋

草閣半牀疎影月梅花今夜妙何如老夫自起
焚香坐周易誰知不在書

一花大極一九春何處林逋看未真自有暗香
疎影句相知千古是何人

一白已為天下絕千紅還許獨開先若將齒角
丘軻論野店山橋亦老矣

圖繪拙逢已大頻天誑傳說許前身白頭豈誤

和鹽夢只恐匆匆畫未真

菊花曾許是龜書豈有寒梅不共之周子通書

程子易孫翁須愛紫薇詩余嘗和愛聊地
官紫薇詩故云

羅浮真興許誰狂暗暗頻通萬古香昨夜酒醒

何處夢五更霜月滿溪堂

直香妙影舞溪園每共山人月一軒全體筆
俱露真言天地不能言

天妙相逢幾種情平生老菊尚淵明千年著放

蓮花眼莫遺南枝氣不平

題僧惠堂卷二首

此公元自一仁來根向二才肯別栽散得人間

三種子乾坤花滿萬靈臺

半頂闍浮手欲痛不知曾惠自家無明朝且把

杖歸杖康濟乾坤一丈夫

真惠過世問且真百年偶醉十窩春定知老禿

明朝頂候著陳綱太極中余嘗許陳綱為惠

落海

不從真處不看元。玉遂東風總浪言。明日中間
一一熟始知開落是同原。

梅花

儘道東風問化工。南枝何與北枝同。誰知無限
言消息都在寒煙一抹中。

竹梅

神翠真紅萬古妍。化機相與蕩何天。披圖多少
尼丘夢空有乾坤雪滿顛。

鷄冠花

古今物物疑似一體。乾坤到幾人笑把天峯
秋色看萬紅。何片不同直。

紅梅

萬物相形本各真。東風何意醉花神。相看道眼
休輕亂白白紅紅。總是春。

萱草 二首

何聞警教不羨牆。曾與忘憂樹北堂。留得孤兒
千古泪不知憂在幾時忘。

何處空堂夢欲殘。白頭亡夢偶相看。可勝精衛

無窮眼滄海填乾泪也乾

代弟孔高答大中時遊香泉

天納吾家古樸城
祇將頑鈍學知兄
知君不誤真衣鉢
付與溪山執履行

題徐端本畫

雲水草亭閑自蕩
風花老子動相隨
如今我問徐端本
一體乾坤却畫誰

題畫朱永隆吳大宜求

兩眼堪盲病老窮
橫雲當面鴨青公
大風可怪悲歌雨
卷我山茆屋幾重

寄司馬先生四首

溪雲曾見弄公來
共我漁釣意
不知皇極子誰家
今天點漆來

書來無語不言還
出處誰能竹等閒
公有雲飛魚躍意
武夷山亦會稽山

糟粕將無此學看
三年一語聽終難
白頭日許相忘地
更與濂溪拜肺肝

別無書寄去無詩
形跡俱忘老病時
昨夜朱絃彈絕意
只惟溪月洞雲知

題畫二首

一獵何心更許馳。此中天妙只天知。誰知滿眼
溪雲趣不在庖羲畫卦時。
若此煙雲若此山。豈無版築個人闌。不知畫者
今何意。只畫天。松屋數間。

完節堂

玉鏡空臺一片秋。古風高月也全收。兔園何自
鬚眉地。籬落遮闌補未周。

釣臺圖

領得堯夫七尺綸。白頭終蕩五湖春。千疊空也
魚難得。斷不移舟下孟津。

紅梅

春雨東風色未寒。杏花曾笑北人看。若除牝牡
驪黃論。只恐南人認亦難。

題畫

溪雲十畝一瓜園。誰識山中此破軒。伊呂巢由
還認錯。老懷天地共誰言。

辛亥大寒梁塘道中作二首

春暝秋涼自不難。梅花何處雪邊看。自知不及
堯夫老。今日梁塘是大寒。
凍雲江路本知難。山是山。八分所看自裹木編。

粗破衲老夫何怕北風吹

樂道齋詩定山居士為彭世英書世英十

過定山所得止此世英東坡鬻馬方叔不為

更鬻然於此紙世英豈符一過宿哉世英

之戚必有此紙者世英亦知世英之不易得

也

此妙人間各自真天機流動靜中春誰知庭草

纔拈後猶有高談隔壁人

題沈天趣梅花禽魚卷

花鳥間尋雪半枝瘦節知到酒醒時莫言無極

乾坤妙只許濂溪一老知

琴鶴雙清卷

一笑乾坤道眼餘儘將琴鶴認鳶魚老夫雪水

昆山坐莫道舟中妙不知

松竹梅月為孤鶴翁作

雲影天光拈仲晦溪聲山色舞東坡八千四萬

今如此我問先生意若何

素菴為蕭貴贊作

平生本質今如此老去未能汗一毫俯仰仰危

磨不磷百年天地鬢蕭蕭騷

劉振之挽卷徐子仁題曰惜才
百年塗抹皆成學吳郡徐霖正惜才安得不虛
生死話夢中呼起振之來

題畫和韻

滾滾雲山盪此身不知何物更踈親年來我問
天峯閣笑恐回頭錯應人

僧一菴

雲在青山水在瓶古僧何處說今僧一菴若問
真何一昨夜菴中火是燈

蘭石

流水香風亂石中隨花傍柳與人同不知皇極
書成否莫問天津擊壤翁

和張子如尋樹詩

梅花一笑有無間消息徒將問定山是水是雲
皆是樹老夫驢背送君還

梅花二首

江亭自笑讀何書此意乾坤忽有餘四十四年
痴老病梅花纔見是鳶魚

天機誰與漏春痕獨寫梅花到石根老子欲收
元氣坐直從開闔看乾坤

題竹爲五叔父作

多少金相玉質温百年高節老乾坤憑誰欲把
栽培問個個清風是子孫

畫馬二首

首宿空山戀肯肥性龍骨馬本相違古今分定
庖羲眼伯樂雖看認恐非

野草寒風捲雪乾病軀斜閣瘦闌干相逢藟豆
人間者誰把行天步驟看

寄吳撫州三首

深山忝竊舊相知既別還勝未別時老夢秋來

如不到靜中閒看浴雲池

萬古人心萬古真續騷亭上續騷人閑來莫笑

山中坐不是前年活水春

縣樾臺榭已無休五馬金溪亦細侯知我尚多

狂妄意有人大刻在黃州王黃州行贈以文有

龔黃卓魯不足多也黃州不以爲鄙而大刻于石以自勵余於昌期又非黃州之比其於詩也安得無所援例焉

和盛文元二首

花鳥人間本自妍相爭出手肯徒然機心已與
狂夫盡不對棋枰二十年

人間萬事有淵源六籍誰聞是出言畫本不教
花樣亂後來人說盛文元

寄祭酒林先生 二首

狂謬無端似病風少年此處幾人同如今萬事
消磨盡甘做乾坤一病翁

問簡山林敢自迂豈知霄漢與樵漁果看忘世
真忘否又寫三山祭酒書

今年雨中盛文元又至

細雨踈籬晚菊邊茅齋又坐盛文元作詩寫字
閒無用相與山中一醉眠

題江村卷

溪山驢背不藏春花柳東風眼自真道得程家
新句子老夫今日拜何人

送王判簿歸蜀時蕭尹在邑 三首

世務閒閒到寂寥鷓鴣潦草得鷓鴣誰真笑我
長鑿柄斲斷山根狗菊苗

僻塢樵花已失公買刀何許更相逢餓夫半勺
秋來夢頂遶巫山十二峯

片語豐干偶覺違一年風雨幾柴扉可知老子
黃山月也送巴江萬里歸

上西華山先隴

八首

卅髻殷憂遠海涯松
吳來夢幾江花那知此道
千年拜我祖青天是
起家

漢老乾坤日月光一
亭千古幾綱常也誰知此
鷗波地更與頽風大
主張

萬古平章與後先
餘唐漢總垂涎可知花柳
乾坤裏我祖風流六
十年

針芥勞勞漫古今幾
徒魚水草廬心千年獨有
精尖槩不與青山
崇

怀士長埋蓋世愛
而
擊撼動小孫詩終身
諸葛

無大手不知還有熱漫人

一山為張子如作

乾坤萬物見非私
萬古誰言不子思
我却是山
山是我于今要與一山知

斗山雜詩

漁簑爛舞釣船中
誰遣先生此夢同
偶到南湖看月色
元來天地亦高風

禪者王福省號覺庵
余不知禪何以應福
省聊據已見塞白然
乎否哉太虛老僧千
眼觀音當一照我
二首

莽將覺悟了心傳坐透爲魚自在天我亦爲魚
中坐看此身元是碧圓圓
一坐蒲團幾百功渾淪打破作圓通庶儒只欲
泥君竅萬古仍收混沌中

挽

剛道生姜樹上生百年奄忽可須驚若知戊亥
天還老萬里秋空月自明

嚴陵釣臺

東漢雲臺迹已休萬年風節在羊裘西來定是
桐江水不與漳河一處流

傳俸

袖手功名二十收乾坤何處不公侯釣臺昨夜
因君舞舞破蓑衣未肯休

跋山谷墨迹

老涪一笑古風天宋雅堂堂二百年點盡白頭
山閣雨爲誰聊泊太湖船余與豫軒素庵二友
請觀山谷老人墨迹求數語歸至字門春意堂
用卷戲贈米元章韻作一詩以復成化壬寅夏
孟二十
四也

植松爲葉掌教作

欲效人間長養功霜根數寸了春風何時肯作

羲皇夢送與浮雲十八公

一松

英風偉格動高寒一蓋堂堂萬古看養得花
天味別我來丸作正心丹

挽人

世間白髮不容見善惡老天難與言未必張生
真天絕請從周易論貞元

南安張太守評白沙詩集有請予折中之
言

風花醉點個中春誰與痴人說夢頻問我折中

張太守而今我亦是痴人

瑞鵲爲周六合作

白髮青天一笑中龜書龍馬古人同憑誰說與
周夫子我亦人間賣兔翁

題竹

千溪鸞鳳舞蒼空虛直分明是此中玉振許誰
知萬古白頭天下領清風

友蘭爲林處士作

天伴真香空谷裏老人剛好結深期回看桃李
諸兒女莫怪平生夢不知

題畫

午鷓隨春得化工碧桃花綴牡丹紅乾坤又把
庖羲眼分付先生半醉中

緝熙子爲潘二教作

在我文王肯未如天光元本透真虛老生更與
提公案靜坐何須更讀書

方山道中

萬物此中元活脫眼前何處不流行去年記得
方山路甘雨和風說大程

題陳瑞山水畫

萬里江山陳瑞畫白頭開眼定山村誰人得與
清天闊猶有孤帆島樹痕

作小車成何子完諸友有詩和之 二首

康節車兒且共閒萬花扶得幾翁還定山也有
飛雲頂不是羅浮別有山

人間何處問忙閒黑髮天涯白髮還認得玉臺
巾樣好先生須愛玉臺山

種瓜

巧拙天心自不差人間分付各生涯白頭如此
深山裏我不種瓜誰種瓜

題畫

如此風雲際會辰丈夫誰肯負經綸我知茅屋
深山者多是人間老病人

題竹名曰石泉清節張司寇求

老鳳虞周萬古同霜稍能事儘蒼空誰知亦元
空山意也到金聲玉振中

遊定山寺和司馬提學

古邑天留衆壑幽小溪隨步領真秋源頭水到
相忘處也戀天光不肯流

泉上請司馬賦詩

如斯山水客如斯滿眼鳶魚活動時欲了相逢
千古意先生只索要吟詩

華亭張傅父子持司馬書來且有求教之

說於其別也詩以送之 二首

乾坤一割到何深兩夜梅花許卧林老我白頭
肝肺在此心之外更無心

古今父子蔡西山君在西山父子間千古路頭
休認錯海涯風月看君還

古愚卷爲白沙乃兄作

簞瓢許與靜中春萬古天留此味真若道老兄

甘起倒。石齋夫子是何人。

可亭

誰將無可仲尼心。來向人間可處尋。我亦欲憑無可。可古今天地共吾襟。

梅花仙子和韻

梅花幾點天心妙。太極濂溪認果真。莫只花神惟只汝。先生今也是花神。

月宮仙子和韻

山河影子無。還有玉兔嫦娥幻與真。我欲虛空都打碎。老夫拄杖捷如神。

遊平湖南寺

綠陰撐入傍湖州。水作清深樹作幽。是畫不知還是寺。晚峯斜日更登樓。

寄壽州廖同府

家雞到處不須爭。醉點風花亦有情。我見白頭張汝弼。今年又在壽春城。

答定山僧

山僧問我梅花妙。何事無詩只笑看。萬物本知梅一我。老夫今日對誰談。

梅花四首

古今世態本無窮，只在千紅萬紫中。他日肯將
調鼎意，白頭分付各春風。
看到梅花眼，莫狂梅花狂。豈易商量而今，莫把
林逋笑，猶有林逋識暗香。
梅花明月寫天幾，寫到無詩乃是詩。若說無詩
還錯否，邵堯夫也不能知。
笑把梅花醉一歌，九方臯柰簡齋何。溪雲老子
糊塗甚，儘說庖羲一畫多。

折桂圖

蟾宮何說到荒唐，和月連根句偶狂。識得吾心

真桂否，不勞扳折自天香。

蘭

猗蘭楚楚各溪春，亂葉香風本自真。莫道伏羲
難再見，出門何處不同人。

九老圖

或弄瑤琴或酒壺，一人林下已難呼。相逢莫問
知幾否，九老深山世亦無。

挽傅昆乃翁

末詩長儘過江頻，每向迂夫托老親。安得顯揚
成孝子，定山終且是他人。

桂軒

幾曲西闌月滿軒。桂花香本壓秋園。此香若問
來何處。分付詩人莫浪言。

跋李賓之詩卷

此卷題來墨未乾。詩才如此古今難。山翁肉眼
何勞見。請與人間道眼看。

病中

湛然長謂此心天。病裏何來念百千。不學老衰
還自譴。謹當鞭策領伊川。

和答許巡按枉顧定山韻六首

老病心隨去節高。百年雙鬢未應凋。閒來莫道
山中眼。不見銀河萬里橋。

多少風花濫此亭。白雲流水正泠泠。大觀肯把
蓬萊意。打作西山一片青。

千古真逢一豸冠。青山何恠萬人看。可知襟抱
明良地。元有乾坤一個寬。

妙句何來一小亭。古絃清廟自泠泠。老生欲和
無天趣。只有西山數點青。

何處朝冠與病冠。青山一笑荷同看。也知不與
行藏別。畫得丘軻樣子寬。

秋家元氣領誰高
霜裏春無半葉凋
笑把鷹鷂鸞鳳想
拜公千拜拜溪橋

與柳嘉興三首

山水湖州看未休
嘉興曾亦減湖州
有懷詩在天峯閣
都只嘉湖兩郡侯

魚在深淵鳥在天
平湖幾日對南川
嘉興老守真知我
說與離懷二十年

一濫春風北海樽
山麋遊走愧難論
若將魏野閒評我
魏野當年不出門

贈奚舉人

歸去雲霞貫幾藤
家山容有未曾登
一燈湏了相傳意
莫作人間應付僧

宜樂堂爲文鑑主事作

一家留眼是經綸
三代乾坤只此春
慚愧柁樓開卷子
西風閒送過淮人

送張地官且壽乃翁

皇極乾坤共此堂
人間何處看滄桑
白頭不誤人人是
千古堯夫一炷香

題周敬叔菊花孤鶴出韻四首

酒杯無語問江州
曾許淵明共唾劉
倘更白頭

成晉史老夫當拜數枝秋
大方海水一江湖天地那分越與吳莫笑幾枝
開眼錯分明畫畫是河圖
酒錢東籬欲領春陶家霜月幾精神眼前若把
天機認只恐先生亦未真
陰靜園分動與陽又將太極問周郎可知自是
公家物一本西風萬朶黃

送太學生冠帶還蜀二首

聖世誰將老釣臺傍人行止莫相猜太平欲盡
詩歌妙須到山中靜處來

孔子孟行藏只此心病來今日且山林先生若問
終身計作養

君恩正海深

敗荷鶴鴿爲文二作

萬古岐周治亦隆鳳凰千仞幾梧桐我知此日
文家意不在秋荷數鳥中

訪人不遇三首

問水尋山偶自行瘦筇聊復盡吾情山禽不識
賢東意儘向花前管送迎
徘徊屐齒久蒼苔漫把東君一笑猜老子但知

人是我看花明日又須來
小車兒自傍花行到處無人識姓名分付山童
休拜我先生不是邵先生

李黃門瓊林燕歸圖 二首

宮袍隨馬舞春羅柳色花香滿

御河欲了賡歌明日分春風還柰此恩何
老眼羞還此放開東塗西抹也曾來如今扶漢
輸公在只有桐江一釣臺

過六峯問買田黃山 二首

賣犢年年得幾錢移家不向處問安眠白頭笑恐

黃山尹他日催租更買田

雞肋尊拳豈足供一吐何惟此元戎問田亦是
痴人夢天欲窮吾處處窮

歌風臺

漢家猛將已成多故里歸來柰樂何安得賢臣
思更切大風千古一賡歌

張秋夜泊憶季升都憲時出巡兗州

孤舟旅泊果堪情明月黃河水亂傾兩夜老人
渾不睡別懷長戀兗州城

張秋 三首

神禹誰知自聖功人間大知本無窮分流儘却
漕夫伎萬古黃河水只東

經國能終瓠子甘轉漕萬里只東南屯田果得
京師計請爲

朝廷拜邵菴

本覺神龍欲可嗟人間水性豈容加往年記得
徐夫子用盡山東鐵萬家

揚青驛

揚柳青題舊驛亭人來楊柳半凋零可知自有
吾心柳萬古無窮一樣青

題菜

風月人間有正傳一花一葉意無邊數莖何自
狂夫地也夢濂溪太極圈

題竹

人間萬事本無窮都在金聲玉振中老我平生
空愛此鬢毛蕭颯滿秋風

碧溪卷爲張潤之作

滿鏡秋風鬢不知一囊天地一囊詩鬚眉莫把
東坡百了得人間一潤之

菊花

霜枝幾葉醉陶家秋色南山也自佳千古無窮
開老眼豈徒太極是梅花

過張秋行臺憶東山 二首

欲同何處許同論著眼雲泥老自昏留取行臺
高萬丈他年一笑醉龍門

天地芻蕘自古今訑訑千里豈公心可堪世路
無窮態搔盡行藏白髮深

送程郎中弟致仕 二首

來誰具眼識行藏歸去青山策頗良多少京師
誇不盡

聖君賢相在虞唐

小程天地是誰傳明道先生想更賢百尺竿頭
仍一步莫將風月負伊川

題畫 八首

清時許下釣魚臺猿鶴深知苦怨猜萬古行藏
天與定青山不久便歸來

移家自約沈都臺陽羨青山更不猜七十二峯
真可卧夢中夜夜太湖來

何處青山不是山天幾活活水雲間老夫高坐
天峯閣花裏柴門自不關

千古迂狂此定山更將何物老人間破瓢只也
蓬鹽意打透功名富貴關
萬行煙柳萬樵花拍塞東風滿意霞若論我家
還似否眼中不是是誰家
西泛東遊興欲狂邵家春暖與秋涼四時老子
俱堪出綠樹乾坤夏日長
千山木落眼全真到處乾坤到處新安得清秋
長萬里古今不見一毫塵
老眼江山處處新雪中天地更精神人間豈識
堯夫意未有深冬未有春

題扇

秋風篋笥有炎涼此道誰知白日光俯仰乾坤
吾與爾千年用舍一行藏

見賢堂見賢思齊之意也

客中一飽外何知仍把諸公卷裏詩老我不勝
驚坐起耳根華髮正披披

授南京吏部郎中 二首

六十年來老倔強也容白日篋笥行京邑體云
知生蒞先遣庭趨拜侍郎

一官老許向南京遜封同人萬古情

無一用祇能開眼看昇平

題畫

平生老筆鍾欽禮。細草奇花款款新。安得此心
吾再拜。靜中常見自家春。

黎雲四首

靜無動有只狂夫。龍馬乾坤各負圖。滿眼黎雲
今幾樹。老禪剛道有還無。

人間道眼許誰分。禪伯中間我與君。秋在蒲庭
黃葉子不知。都可是黎雲。

幾何處與人同。泡影風燈一夢中。如此白雲

如此樹。不知何物可言空。

一笑冠巾萬古同。莫將形跡到衰翁。定知肯把
黎雲誤。不負相留一月中。

萬柳庄

滿懷天地隱疎簾。卷盡人間萬柳簷。安得風花
無我處。江山隨地醉陶潛。

題邵國賢畫二首

瓜熟西園兔已窺。藤深葉暗了纍纍。乾坤豈少
宜瓜日。老子分明說與誰。

陰耦元歸太極中。一圍天地妙無窮。人人各有

庖羲眼莫向成都問老翁

寄羅洗馬二首

舊學相期祇自云一言羣議正紛紛白頭看盡
浮雲過明道先生果是君

青天萬事本無窮巢許夔龍柰不同一笑肯容
千古地他年端慶有溫公

答白沙

南海春風一古琴天涯回首幾知音野人未有
鍾期耳只有鍾期一寸心

題小仙畫付小兒乙全

道人何處領天綫都在吳仙手一揮千古乾坤
千古夢誰知魚躍與鳥飛

題畫

天地頽然此秃翁逢人何處托焦桐瘦筇短日
柴荆外萬一山人不耳聾

東風笑弄野棠春生意乾坤我亦人布鞵青鞋
春步遠小將詩句答芳辰

春日郊行

春滿江山樗李新芳菲洗眼是何春大賢為政
今如此不道今人少古人

黃僊洞

溪有清流木有顛朝來我飲夜來眠許由千古
將巢父信史無慚一路編

黃龍池

俯恨鶯宮乘羽氣仰攀龍馭奏新題光明何處
蒼生眼一角東南看白霓

上洪山頂

懶愛山僧不掃苔前身我是德雲來清虛看出
諸天外眼孔從今合大開

入洪山二首

翩翩皂蓋又青山住世人還出世間萬轍一途
歸去住不應非禹不非顏
青春作伴入山來花鳥平生不受猜割斷紅塵
雄劍在肯教腰下綉生苔

宿洪山寺

了了渾忘色與聲朝來誰夢復誰醒五根七竅
休疑我同向白牛車上行

白龍池

神龍妙用應天上十雨五風時一吟能潛能躍
公知否影對寒湫笑不禁

登山

千里桑麻壓畝低，恩風德雨逐輪蹄。
富民侯印如天上，雲是樓臺風是梯。

與報山靈太守來，山花山鳥亦遲回。
麻衣倘寄山中榻，肯對寒爐一畫灰。

息陰惠魚乾

筭蕨腰鎌委所窮，魚鹽分味忽煩公。
一毛不拔揚朱利，今古人情亦或同。

劉媪送酒 三首

康衢聲響罷陶陶，飢餓相尋到我曹。
美酒三升

殊可戀野人，何事笑東臯。

誰將白鶴與青趺，十五橋邊賣酒爐。
賴是東隣

劉老媪，一筒滿眼不須沽。

得旗何處不曾開，世短情多白髮催。
一曲高詞還自聽，青山笑覆白雲杯。

承嘉弟遣弟承規，挈舟送客武昌舟。
還金

磯適族弟承敬，會磯下許相晚而上舟。
覆

規與敬得拯規，遂捨舟而歸承嘉。
欲令規

求舟止以詩

兩弟磯頭真陸沉，茫茫不記此來心。
扁舟直得

曾多少天與平安抵萬金

承顏弟書來有眼底流涎搖尾之嘆詩以復之

商人門戶幾黃昏雲際疎星過雨痕赤脚大匡千丈雪婆娑短褐半生溫

畫龍

作醯相逢信不虛神靈應逐犬羊如普天霖雨當年寄不到寒湫祗卧餘

畫虎

短薄遠山葵藿知也教馮婦下車遲曉天一

長風起試問人間老畫師

松臺別意卷為巴陵方氏

瘦馬炎荒寄宦情烏紗巾外野雲青而今萬里高秋興猶在三洲與七星

謝惠魚

竹籬犯曉壓肩低枉辱鮮鱗色色齊冰雪有人烟浪重幾番昏曉不聞鷄

曉枕

風尋裏裂幾年衾樓外梅花月色深流動春光都滿眼自將功業問成心

寄嚴先生罷任

紗帽閒眠背夕陽幾年詞裏聽滄浪夜來風雨
宣城夢千里靡蕪滿地香

和沈大有國賓韻二首

人間難記定難忘眼底魚潛共鳥翔開戶一番
飛動意滿檐春雨墨花香

戚里春光未易逢朱門窳窳香難窮不多岐路
驄馬裏無限珠璣咳唾中

花園四時詞四首

殘山剩水也春光何謝園池舊洛陽秉燭
斷

天欲曉雨香檐外更花香

右春

藤床兀兀已拋書起倒無餘嬾有餘
北到菴薇好報道老頭今亦為渠梳

右夏

月亦停杯花亦停文生惜緯後來情
聲橫南檄千山馬勢破西天萬里鷹

右秋

短褐人間無紫鳳連村足清波氣含公鼎
花神笑影對寒崖十丈蘿

右冬

次韻升卿弟

拖犁蚤穗已成科拾穗有人行且譌
弋路自來還自去今人心契古人多

泯泯日長人獨坐，關關風靜鳥同譟。塵心生死
全消未。天損分明不愛多。
七尺自臨潭底影，一瓢不聒樹頭風。安心了了
無言說興味，都歸半醉中。
彼此衰榮併一空，夜來急雨戰驚風。午牕忽啓
初晴日，宇宙無端過眼中。

魯仲連

東海停波萬頃餘，天行物化卷還舒。一誣千載
憑誰說，曾射聊城一紙書。

畫梅

清波耳不聒，人間昨夜鈴。

感昔

拘鬼紛更智已疲，魚羨無復草根知。只今回首
金陵地，臭鳳烹龍去合遲。

寄喻祁陽子乾二首

十丈青霓落語溪，茆茨移采午天低。焚香閉閣
君侯夢千里，烟霞路更西。

謾說鴉山與建溪，九疑仙谷露叢低。輕黃脆綠
香凝坐醉中秋月，影西。

次韻喻祁陽子乾見贈六首

拂几彈絲風滿城此刀千載然驚千尋一進
竿頭步始信前賢畏後生

竹繞官衙水繞城簾前不到野人驚坐殘水竹
邊頭影十丈婆娑月又生

瀟湘雲霧鎖菴林玉色荷花許樣深只恐塵中
看花眼龍宮幽渺不知尋

樵歌落日風滿林漁唱前灣夜氣深此曲人間
元不解離鷺別鶴會相尋

度十溪深更百溪野雲茆屋打頭低雲香莫遣
聞猿鳥逼得青駕又西

鐵橋曾識春風面玉鉉終和上帝身散步江村
霜月午仙香萬斛引丹青

偶題二首

泉石清涼寄此身市廛喧聒不聞人玄同自得
今猶古分別應慚我到君

阿母棚中犬骨收仰眠對語小詹頭繇少將故
事留詩活不爲兒孫骨相謀

樵林書屋爲臨江方文亨

片霞香點萬書堆手倦拋書撥篆灰多少旁人
迷指顧是天台不是天台

嶽頂精舍爲巴陵柳汝瀾

坐久有人苔滿扉
頽然深處見天機
午帷風啓跣趺去
影在青天幾翠疑

寄沈大有二首

水月相磨勢兩忘
千尋水月有蛟藏
鄂城今夜思千里
一首書殘一炷香

枕竅孤眠夢已忘
人間兩手收藏
祝融風滿遊人袖
一片崖蘭萬斛香

夜聞隣舟鈴

闕足牀旁折脚鐺
全成人是我全成
洞庭湖池

破笠不眠雲在溪
兩肩詩竦竹蓬低
波喧厲氣風來北
山吐微光月出西

寄曾復初先生

草草當年啓一音
洞庭東下笑魚沉
瘦筇拄破榔山雪
興繞梅花獨不禁

宜章再寄高揮使

小隊貔貅影作雙
雲爲傘蓋柳爲幢
遙瞻萬里元戎氣
吞盡東南未肯降

陽溪圖

溪北溪南着樹遮
一溪風日一溪花
君王昔遣

丹青得留與柅源一樣誇

題棋

影落寒空月一痕烟霞剩馥倩誰聞和羹欲試
人間手商鼎秋塵爭幾分

墨牡丹

本看魏紫與姚黃開卷誰家澹墨光意思但知
花一我眼中色相已都忘

定山先生集卷之二終

定山先生集卷之三

南京戶部主事雲南陳道編

南京戶部主事四川周滿校正

應天府江浦縣知縣桂林劉縉

儒學署教諭陳應奎訓導龍壽同刊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金裕黃憲重訂

南京戶部郎中太康何維同校

應天府江浦縣知縣廬陵蕭馨校刊

江西道監察御史邑人朱賢類次

五言律詩

雨中陪沈仲律僉憲宿長蘆用韻

孤帆兼日下高樹與秋迎
天地真能大江山各自清
宦遊吾馬倦塵夢此鍾鳴
默默同跌坐誰知萬古情

秋行

老夫携一杖岸情向林臯
九月木將脫千峯秋更高
乾坤真寓舍世事直秋毫
我與巢由輩直為莫逆交

憶舍弟

大邊聞一鴈杳杳向南徂
今夜西風冷他鄉小弟孤
五人千里去九月一書無
欲作千行淚憑誰寄客途

沅江和壽鄉

放艇夫何意天幾忽遠林川
雲元浩蕩魚鳥白

高深萬里平生眼三人此日心
因思邵康節終日打乖吟

次孤鶴老人觀物亭坐雨二首

江山通一雨深似老夫清
稍稍花全吝沉沉鼓未晴
坐當新竹拜睡起早霞明
知我出門懶連陰故有情

小閣題詩坐高懷散遠秋風花
聊沈謝行止自軻丘野曠微孤樹
江清著數鷗與君真自厚不
是雨相留

送李德孚林緝熙還南海二首

細雨恍柳樹清泉苦竹根先生舊家業風日短
籬門歸計携諸友迎舟立兩孫能尋白沙子同
醉濁醪尊

契合乾坤大逢君勝白頭江山如會意天道此
停舟久大賢人業稀踈軟布裘千峯不可見明
月在高樓

和容彥昭

世人無限事南畝領農夫佳氣山長在秋江鶴
自孤風流還我老塵俗是君無明月孤舟夜能
來共五湖

芝軒為江陰王景悅題

萬古禎祥意如今付此吟

朝廷真極治芝草又江陰薄霧千莖紫微風衆
葉深商歌人共賞誰復會予心

聖像寺

聖像移舟入僧佳寺亦佳白雲何處所秋逕此
袈裟細雨憐棕葉香風問橘花野人幽僻甚隨
意宿煙霞

與孤鶴翁汎江

江晚真堪畫煙中樹樹清兩人携小槳萬里蕩

秋溟醉眼岐周鳳虛名楚國萍西山知我意個
個蠹銀屏

雨中招廷信

往來頻舊雨今雨可相辭留取一尊酒賞公千
古詩風流真塵尾跌蕩更花枝自掃門前立能
來莫遣遲

答廷信

花鳥三年句江樓坐不辭風騷直有此老子是
何詩印月深江水盤空老鐵枝君無憐俗眼我
已識君遲

送任生之

軒騰都治鳳淡寂祗冥鴻尊酒堪誰別人心自
古同行藏真此道天地各深衷相對秋江上笑
蓉正晚紅

寄奉吉水周先生四首

十載師生義千年父子恩接樾真可報沒齒豈
須論白首滄江遠青天泰嶽尊平生衣鉢夢長
繞鑑湖村

幾年仁水望別恨不蹉跎一老應誰侶諸郎過
我多春尋扶過子酒醉舞東坡不得親藜杖其

如感愧何

稽顙西江使今年又手書先生真會面弟子喜
何如坐問猶消息械開數起居自憐鞭策遠痴
鈍老難除

一仕開曾許當時本未能回頭非自愛多病果
相仍把釣渾孤艇攤書又幾燈冰兢他日地切
恐誤師承

重慶堂爲何侍御作

食報無涯地誰言我易論此心還日月老眼自
乾坤白髮垂諸老青雲蕩一門更知堯舜事四

海一

君恩

寄掌教吾先生

三年懷此老何處是衢州眼界真千里空中正
一樓人心周鳳鳥天道魯春秋此意今誰領空
江自白頭

藏書室

八景爲大司馬王公作

太上初寥寂人文只可悲汗牛千卷是註我六
經誰日月開尼父乾坤自伏羲病夫何所有嘿
坐定山痴

洗硯池
兩在真難測先生示此傳浮雲雖白日本色自
青天朱子方塘鏡濂溪太極圈此池吾亦有觀
物草亭前

蒼松軒

古今如此老蓋世幾英豪草閣三千尺蒼龍五
百條乾坤中獨坐冰雪氣難驕欲問平生業撐
天手正高

牡丹園

玩物非吾事聊觀造化功春深三月後公醉萬

花中蓓蕾先天妙衣冠太古風此園雖獨樂還
與衆人同

門外柳

萬物皆爲我開門柳忽深江湖閑坐處天地此
時心風月豪真在筆歌樂可尋元來程主簿今
古一閒吟

隴頭雲

陰偶爲陽得頽然只太虛偶觀神妙處一笑老
橫渠嘿嘿從升降無無自卷舒青天橫老眼吾
亦坐吾廬

繡衣記

六經元土苴天地只微塵蝸篆曾誰筆醯天偶
自春我非文字眼公殆屋烏人回也簞瓢樂無
言萬古貧

太史銘

造化俄千古文章便六經百年湏我在此石更
誰憑英爽軒河朔鳶魚蕩草亭乾坤留老手著
與太行青

得閒老人 三首

總總紅塵是匆匆白髮皆不知何處裏乃有此

翁來僧與看山得江從釣月該莫言忙絕少趁
雨菊尋栽

每將迂自哂此老似還迂世上千年調山中一
卷書病長無擾擾靜只有如如老我青天眼浮
雲看卷舒

何處龍江叟堪專水月盟衆人皆此坐天下與
誰平不有終南病能甘谷口耕題詩搔短髮老
子不無情

遺愛爲揚州劉同知作

揚州何處月老去更江湖赤子千年戴青天片

石孤乾坤亮舜事賢聖禹臯謨我問程夫子淨
雲是有無

謝景贍送蒲石

老子書齋可虛明小弟成已交庭草翠可少石
蒲清拜受吾儕感携擎此老情虛靈終藉服豈
但得長生

挽劉貞外母

感激三年戴悲傷萬古國長江如可斷此淚亦
湏無何忝真貞外無成送老夫哀歌雲水地病
眼血流枯

寄新安宋同知

把臂華亭縣匆匆一語間攬身頻要路回首獨
空山人與何年別書曾幾字還題詩無限意分
付菊花斑

承孫侍御枉顧失迓詩以謝之一首

山嶽真成動柴門乃肯過看山雖我病失接此
心何感激青天望留連白首歌可勝垂老意舞
破釣魚蓑

蛇鼠聞風竄豺狼破膽愁巡行皆此老
當宁更何憂春每隨流轉謳長管去留誰知定

山子詩畧似春秋

鳶飛魚躍亭與壽卿小酌 三首

釀熟麻姑酒携來就樹陰我狂能自恕杯小不
須斟溪水魚同活花叢鳥坐深此時如不飲不
是此時心

圖鳳蒼天有霜毛老髮垂相逢真可笑不飲欲
何爲拄杖公纔出壺觴僕屢隨醉來雖只我不
記姓名誰

萬事隨天作生涯半耳聾滿斟今日酒閒與壽
卿同潦倒三杯後氤氳半醉中夕陽花萬朵扶

下小西峯

題畫和沈豫軒

乾坤秋淡泊萬里見真空誰識此中趣我懷無
極翁江湖還野艇今古各光風安得神遊共青
天作主東

雨宿大潮寺

坐便山寺雨更愛宿山中此壁孤燈影何鄉老
病翁詩平容自考靜極與天通亦有蒲團債吾
儒但不空

浴香泉

老著天遊步江山不肯違春方玄酒淡人每太
初歸是妙何言樂無塵可振衣笑看曾點處似
或此狂非

臞菴

平生真面目分付幾峯煙病裏歌惟鳳人間孰
亦天坎離吾樂妙山水爾藤賢醉盃還誰我梧
桐月滿川

東原道中和大中

何處東涯路乾坤醉眼空溪山昔老腳日月此
虛籠白帽天將近世鞋踏半通梅花消息好還

與問東風

香泉道中和大中

江山同一枕何夢與神遊紫氣圍黃鶴青天坐
白牛古今雲汎汎天地水浮浮莫道雙鳥外王
喬不可求

香泉和大中

老信風花腳香泉又一來偶同賢輩浴爛醉野
人杯明月天無夜光風路不埃行藏天地在處
處有高臺

虹橋道中和大中

風光隨闊步處處眼俱新酒殘冬天趣梅花句
子春忘形幽壑幾把手白雲頻自笑閑瀟灑青
天一幅巾

謝尚同以胙城尹謫重慶衛幕 二首

人才丁未榜天地楚中英况有今巴蜀寧知且
胙城從吾惟子好玉女是天成短髮今渾白題
詩更幾莖

遠近遷難問安危病不知書來空父執老去見
何時川蜀天非遠行藏道可疑長江千萬里滾
滾是相思

贈豐城李士遠用韻

白髮今何去來過亦此天子能留幾日吾且慶
雙泉世事雲難定青山雨結緣好看溪上月還
與共衰年

謝醫士為謝汝申作

老向秋風幾長驚白髮根何身無禮樂此七亦
乾坤紅杏誰家洞山藤破屋門題詩從謝老倒
盡菊花樽

寄靈璧縣博陸先生 二首

蓋自云傾後人間病各痴生涯貧不定世故老

堪疑擾擾終何益堂堂肯自知好看相憶否料
盡小囊詩

往日梭山老三年夢欲猜交平千古定天送一
書來魚鳥真堪約溪雲只老懷梅花堪寄否惆
悵釣魚臺

無錫遊秦方伯池亭和韻

池亭天放手都付浴沂翁此樂真誰得狂夫亦
偶同春遊三月幾酒更萬花中敢向鳶魚眼乾
坤誤上東

客至

野磬閒投止寒山莫欲深醉留三日雨狂了百
年心雲水青黎杖乾坤老布衾崇頭閒不管何
處是晴陰

送白沙門人容彥昭陳秉常回南海次韻

君子久不見一書凡幾月開門見高徒儀形宛
相接可久亦可大自抱賢人業束書不可羈含
情送歸楫

梅隱

草閣方虛坐江空月色新乾坤還此夜今古是
何人稍稍寧辭晚茫茫忽見春平生打乖意今

夜任天真

送畢都憲致仕

南國來何晚龍門去未遲四方無事日一老是
閒時天地憑藜杖風花任酒卮大臣終體國去
就不嫌疑

送嚴中書用韻

君隨黃閣老我愛定山泉廊廟才無忝山林性
只偏飛揚誰過分行止豈無天肯作虛相愛春
江亂別絃

雪中和懷玉五首

我意留公厚蒼天知此無朔風三日雪清世兩
迂夫玄酒污樽禮梅花太極圖無言還對坐何
必論鵝湖

對坐無言處無中更有無聖賢公自是宇宙我
非夫人世開天境江村掛雪圖此中憑打過老
眼送江湖

陳叟題詩去江湖夢寐長主人惟老屋夫子更
匡牀東魯千年脉南豐一瓣香可堪知已恨殘
月管江方

天心何處問默坐正寒更古調今踈越天和此

大羨夜深羣動息。冬老一陽生。料得梅花月。乾坤只麼清。

未盡孤撐力。風波却少回。江湖今日好。天地此帆開。水靜天平閣。山蒼雪漫排。行藏應此老。真見仲尼來。

梅花用韻

草亭天正闊。老眼又河圖。靜坐千年後。誰知一畫無。鳶魚還此老。天地本真吾。不見庖犧氏。掀髯一笑孤。

白馬席間和白沙先生

萬里何鄉老。青天白帽來。神仙在。人世隨處是蓬萊。雲影千江月。天心數點梅。平生夫子意。又許鑄顏回。

龍洞和白沙

何年留此洞。想見太初來。風月誰張主。陰陽此盪開。地靈真孔竅。元氣古胚胎。悟得庖羲意。狂歌月滿臺。

浴香泉和白沙

我是白沙門。塊然一頑鐵。仰視林緝熙。天地自懸絕。感茲鑄顏功。紅爐一點雪。何處浴沂歸。吟

弄香泉月

和白沙秋夜述懷

此老真何意我來更憶家西風聊短髮細雨只
黃花慈母誰無老京師也自佳玉臺巾樣好戴
著有人誇

萬里行藏意先生不遣疎此心無繫著到處有
鳶魚白髮看雖滿青山不受呼前年荔枝熟童
子報

徵書

字門承沈慎之任以莊送至句曲詩以道

別

櫻筍江南路扁舟興不孤儀形吾豈敢風韻予
真無水月歌漣渚風花坐練湖烏頭何足慮老
力更能扶

挽李仁貴大理母

萬古坤寧意人間又委形平生交白髮兒輩與
滄溟南國人三代西江女一經百年堪幻境江
冷各山青

喜聞謝元吉子諮領鄉薦

萬里湖南信誰將到華門此翁真有後天道豈

難論伯雨生何忝元城死亦存何時堪慰藉騎
馬下江村

同年蔣侍御枉顧和韻

古洞斜陽外柴門得晚江
樵花迷處所驄馬問
何邦坐客茆亭幾歌詩
稚子雙鹿門雖愛我我
豈鹿門龐

中秋無月和廷信

乾坤今夜月本色共青天縱有三更雨能遮萬
古圓妖慕徒自絕顧兔豈誰憐老我浮雲眼尋
常北斗邊

十六夜晴月朗復用韻

此夜江邊月清光昨雨天自知雖小待曾不減
高圓以往復何悶今看豈足憐老夫觀否泰起
坐釣臺邊

徐光岳至

江寺留詩夜今年又八春溪山惟一我肝肺更
何人偶此來還否相看夢與真白頭無限意分
付月溪濱

江門千古地來往有南川夫我何爲者相過亦
此賢水花無別趣庭草有直傳活水亭前月能

留共老年

活水亭贈光岳

活水如斯活佳山更莽佳已留莊叟坐也直壽
卿來拄杖隨行老風花信口開百年尋樂處須
子得吾懷

月溪雨後同東川光岳二徐賢叔姪坐爲
飛魚躍草亭

此亭誰謂好最好夕陽時老我三人意黃鸝兩
個知花枝搖太極雲影蕩玻璃遂以天幾妙忽
忽著小詩

同東川諸友溪上晚釣二首

諸老斜陽外長竿共把時雨深花倒醮溪晚釣
頻移

聖代漁翁我人間此樂誰醉來溪上舞老鬚白
批批

潦倒青溪上閒隨放客綠請誰留白日任我釣
青天酒舞長簑爛花簪破笠圓醉歸扶不遠家
只小東煙

溪上和光岳

幾點庖羲畫風花數子尋茫茫人物我滾滾去

來今杖履平生事。溪雲此日心。更看扶老步雲
水幾峯深。

西峯和光岳

天下閒人幾青山。一短筇莫言知我少。還有白
沙同南海。五千里羅浮。四百峯白頭雲水地。飛
動意無窮。

活水亭和東川

莽莽蒼峯子。區區活水村。百年真眼孔。一個小
乾坤。幾榻諸公下。吾家萬古存。與君風月處。剛
對白沙樽。

宿伯顯家

平生安老睡。此夜獨何期。病枕風誰碍。踈櫺葉
放欺。山留人愈靜。月有句專奇。論更鼓因

知某亦知。劉因感興詩云若使此人時

將往平湖寄白沙

石翁何處是何處。石翁心南海。夢到平湖別
亦深。槩移花在盞。瓢飲月同斟。明日南川至。相
思各苦吟。

送吳明府獻臣

門前何處客。問是廣東船。行止雖殊路。江山共

一天閒隨花意思老結酒因緣未了
茆根念天峯望子旋

壽邊處士

野日蒼峯路青天一布巾鶯花真老計
天地此遺民海甕仙醅熟仙居帝畫真
白頭今太古公外更何人

王審理封贈卷二首

歲月青山在春風短髮前乾坤遺此老
兒子定吾天破衲存深計秋藤結老緣
封章天與在終亦到林泉

此日三遷教何慚
凡氏前築堙雖惡地賢孝果
青天萬事慈中分
封書意外緣我當賢母墓酌
以定山泉

德州

兩月京師路今來尚一千虛名非雅事
薄計祇蒼天夜泊隨孤驛鷄聲各放船
小詩留一雨又了德州緣

與國賢和西涯

人間文字眼千古得吾師
山館深留夜京師在見時虛名吾道在
垂老辦香遲靜坐忘言妙終

身是此期

榮慶堂

詔書新命下老子况直賢歲事匆匆日人間活
活天老無非分福生有聖賢緣萬古春秋在題
詩肯自偏

和白沙韻

一老真南海乾坤此定交花深長自愛根好不
湏澆雲水天無極江山月滿瓢可人今在眼何
意欲相招

挽人

浮雲亂慘戚天地動哀吟白鶴江山泪孤兒父
母心百年恩自切天意報還深萬古封章在窮
碑倚墓陰

挽人

人生莊叟癖死樂果誰傳此固雖虛誕何憑更
惘然乾坤都父母今古幾親賢一洒烏臺泪人
間肯自偏

宿寒山寺用韻寄文太僕

位此天何說才今道所然相逢渾舊雨此別更
青天周邵平生契江湖白髮綠不朦僧寺月惆

恨過江船

張明府惠傘

皇天迓不雨青蓋領初陰
猷澮枯遮看巖泉脉
引尋此時須大厦何處不流金
一卷蓑衣薄雲生楓樹林

病暑

暑無今歲劇病甚往年侵月瘦頻池曲風微空
樹陰飛情霄漢律潛意冰游深道暘人人是金
卮恐乏斟

用韻寄李公治

倚遍東樓柱孤吟暝色侵人情限一舍天道伏
群陰黍孰黃雞在人閑白屋深家慈愧吾子交
酒兩回斟

和周憲長時可留別

青青階下草生意又逢君
往古春餘幾而今始
屬人看看活宇宙兀兀斷知聞
不註圖書脚探
玄笑子雲

千古韶音歇一聲何處謳華堂人半醉紅燭影
交流象緯羅天闕雲霓護客舟楚江黃鶴唳清
夢亦高樓

身著紫藤蓑，門掩碧烟蘿。辟人甘鳥獸，行路愧
丘軻。長醉漁長舞，一丘還一窩。紫虛率道士，許
我日相過。

和廣西吳憲副

我本楚狂人，荊州此識君。雲山還昨夢，世路與
人分。短褐曾嫌醜，虛名自愧聞。兼金數字至，高
義激浮雲。

無民不清靜，有吏與歌謳。古調何人會，明公是
此流。長風破巨浪，孤影落虛舟。獨倚欄干月，幾
回明遠樓。

綉斧昭州路，并名透密蘿。陰符兼老子，劍術陋
荆軻。竹護新坭舍，烟消舊燎窩。倘餘經畧此，不
惜重經過。

定山先生集卷之四

南京戶部主事雲南陳道編輯

南京戶部主事四川周滿校正

應天府江浦縣知縣桂林劉縉

儒學署教諭陳應奎訓導龍壽同刊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金裕黃憲重訂

南京戶部郎中太康何維同校

應天府江浦縣知縣廬陵蕭懌校刊

江西道監察御史邑人朱賢類次

七言律詩

與南海陳秉常容彥昭宿新江書院

萬里高人萬里航，遲回今日更江鄉。
湖山幾處延佳賞，天地三人會此堂。
白鳥青天誰眼界，清風明月我藜床。
道人拜約重來此，留喚今朝一辦香。

清江別業

茆屋江村映白沙，百年此地是生涯。
雨香花氣渾三月

月煖日和風自一家，隣里相邀同社酒，門人候出，御牛車此中多少悠然意，開眼青山箇箇佳。

壽徐母

老去流年祇暗驚，一生心膽解誰傾。
青裙白髮終無恙，老眼皇天亦自明。
舊業此身真不阻，綱常萬古恐非輕。
風六月榴花酒，謝得鄰姬感

既情

陪南川浴香淋泉

下馬清泉坐兩翁，風光隨處與人同。
百年儘放三盃裏，萬象同歸一洗中。
土屋背墻烘野日，午溪隨步頷和風。
兒童拍手休相笑，此日狂夫興頗濃。

寄萬廷器

乾坤此日聊携卷，文字當年畧濫觴。
玉樹偶驚吾眼在，菊花相對酒盃長。
山林放手招明月，江海歸帆掛夕陽。
明日老癡如問訊，欲將秋思托

潘郎

遊靈巖山

百年未了青藜杖又向靈巖坐晚晴我與白雲
同自在月交秋夜極分明青天曠野真能大白
鳥滄江本自清俯仰崢嶸男子事肯將容易負
平生

汎江和徐壽卿

風光滿眼欲無邊老子心情亦浩然晚日行行
飛白鳥小舟個個泛青天誰能此地真無礙我
與青山似有緣幾欲奉身思乞退不知

明主肯哀憐

遊琅琊寺二首

宵然天地豈人寰紫翠無窮十里間閒看古松
尋坐石偶隨流水入深山四時花在巖巖好何
物僧來個個閒我有新詩三百首蒼巖題徧不
知還

偶上蓬萊第一重道人今夜宿芙蓉塵埋下界
三千丈月在西巖七十峯江海幾年留老眼乾
坤今日寄微踪酒醒無限題詩意起立層巖看
萬松

觀龍泉寺泉

一泓瀉此下煙蘿坐我幽深古澗阿樹露散分
千太極鏡光搖動百東坡雲天蕩漾看時蒲風
月招邀坐處多巖畔有人如會意數聲全是濯
纓歌

觀莊嚴寺大樹

杏壇風雨有桓魋此樹能容老翠微夢裏幾番
全是幻人間萬事果誰非繁陰蔽日三千界黛
色參天五十圍我欲南堂借斤斧不勝三匝繞
斜暉

承馬侍御過訪二首

清江大樹老大家只許衡門管歲華雲谷有詩
皆感寓柴桑無酒不黃花百年事業長鑱老萬
里風雲醉眼餘何處西臺賢御史也來垂眼釣

江天萬里一省家此老能來共物華到處小灘
橫釣艇我家明月照梅花山中野鹿元相伴江
上清風不用除拾得支機遺石否年年星漢望
仙槎白沙先生送胡提學有曰不知今夜梅花
月只照誰家釣瀨船侍御誦之余遂識其
意以贈

侍御

承楊侍御枉顧

江頭深樹草堂孤，故舊諸公過此無。
小吏忽來傳子到，老夫雖病遣兒扶。
繡衣御史青驄馬，田舍翁家濁酒壺。
肯爲交歡拚一醉，莫嫌禮貌老農麤。

送劉同府之柳州文介公裔也

天將明月與江村，許我狂歌閣酒尊。
人物已拚駭老眼，此髯誰使到吾門。
鄙人何敢當賢友，文介須應出此孫。
莫恠劇談留更住，瘴江回望合清魂。

送吾掌教子還開化

愛此娟娟玉樹柯，眼中今日更須多。
人才江浙堪吾氏，文字蘇家又小坡。
詩卷袖寒携海嶽，夜船江穩坐星河。
英年自古多難料，此後軒騰柰爾何。

瘡起偶作

幾隨藜杖起方床，肯信吾鄉似瘡鄉。
百計可誰驅瘡鬼，三年以命托棋榔。
山隨病起青逾峻，菊到秋深瘦亦香。
寬盡寒衣誰敢怨，詩書爲祟是尋常。

采石

落日孤舟進此村
北風浪浪打山根
忠臣萬古虞公廟
詩鬼千年太白魂
舊壘不知何世代
長江曾戰幾乾坤
風沙眯盡登臨眼
只有長安望不昏

靈巖山逢大虛僧

雲水秋江與別踪
三年不見意何窮
誰知小榻青燈裏
又是寒巖白髮中
坐久可忘今夜月
夢回誰喚此堂鍾
相逢更有梅花約
留取他年一笑同

香山九老圖

山林我極勞
千慮宦海誰能着
萬牛自古更無
陶靖節而今須盡白
江州尋常此日才多病
八十年更幾秋
俯仰乾坤無一語
道人乘月坐江樓

榮慶堂爲大理作

萬古明良分付定
早從堯禹到如今
小臣肝膽天堪照

聖世恩波海未深
紫極逶迤春蕩蕩
天風寥廓路駸駸
滄江回首多迂病
愧盡賢人用世心

送張廷玉司訓河南

自從尼父一傷麟斯道傳來恐未真更識老夫
當此日肯將木鐸與何人師門萬古真堪柱壇
杏千年也自春到此精神須會領莫教銅狄笑
人頻

泰山和通伯侍御二首

極爲東南鎮此寰巖巖氣象許誰攀九天日月
摩千古萬里華夷鎮一山培樓衆形從起伏乾
坤此老自安閒也知開闢從真宰領得中原正
氣還

萬象同歸造化門含弘光大總無痕中原有子
誰輕魯厚德何人不仰坤絕頂最高惟日見陰
巖極下有雷奔諸公肯作尋常看自古山存道
亦存

挽周景明父舊曾請余銘墓

中郎有道非吾汝石尾何由亦賤名大手誰家
無愧色善人此老或平生百年可考諸兒子千
古何窮一墓銘曾過蒼峯竹山路白雲真個滿
佳城

墓銘有曰竹山之東
白雲蒼峯墳乎此翁

雲潭爲周文都作

天地斯文元未老百年曾到嶺南無偶觀陳子
雲潭記便是濂溪太極圖龍馬龜書千古在青
天北斗幾星孤憑君着我西窓眼賣兔人間或
老夫

拾地耳

野老貧無分外求每將地耳作珍羞山晴老僕
還堪拾客到明朝更可留人世百年閒自樂山
齋一飯飽還休曲肱偶得同蔬食不是乾坤又
孔丘

重陽雜興二首

柴門兩月閉蒼苔老病何人得好懷短髮亂從
頭上白重陽偏是雨中來黃精瘦地鋤空把北
斗滄江首正回賴有黃花知老子東籬深傍酒
杯開

醉倒江頭枕石眠清風剛灑竹門邊蚤聞世計
皆春夢肯放江花送老年鳳鳥河圖皇極埋西
江南海釣魚船狂歌急起披衣坐今夜梧桐月
倍圓

卧林亭雜詩二首

雨裏青山真可愛此懷可許託張素誰教老竹

剛三箇獨與癡人共一軒蹇淺謾勞吾子愛迂
踈敢顧衆人言吾公滿壁淋漓墨何日來者獨
樂園吾早端為予大書獨
樂園記於卧林屏風
塵埃滿眼君東海明月高樓每見之幾載別離
今酒共兩人肝肺此燈知支離萬事何如我潦
倒十年却與誰伍月孤舟還問路老懷甘與水
東隨

和陳允崇登定山

萬里風光散遠林晚峯羸馬正千尋手中日月
九天地眼底風雲變古今幾筆化工山水趣五

經忍父聖賢心可堪自首猶多病老鳳西周意
自深

南川至白沙先生京中將回

老我天行雲卧處白沙消息又南川也知風月
無邊者合與鳶魚自在天世計東遊西泛酒天
心南去北來船卧林更有明朝興多少神仙一
處眠

魏爾瞻以濮陽璠之言請予寫碑

南安太守老東坡天下能書孰敢過萬里不能
携卷去人間將柰此碑何君圖茅紹名還久我

笑豐于舌最多明日肯隨陳太史墨花臺上墨
花歌

舍弟爲余作一軒以爲讀書之所既落成
諸友來賀作此詩歌以奉客 二首

千古風花弄酒卮乾坤許我一茆茨
吾齋灑落今如此老子心情自可知
小弟放歌兄亦舞主人能勸客休辭
去年有此今年好又得江門數
首詩

容膝今年辦小齋數椽高傍讀書臺
公看土屋休相笑我老農夫分只該
花爲客來還起舞燕

知人好亦飛來兄酬弟勸從今日一
日須傾一百杯

贈湘陰夏進士

何處湘陰是所思江籬剛有十年詩
忽然草閣寒江上飛下青天玉樹枝
故舊偶逢如未識病軀留坐不知疲
相看細數諸朋舊祇我山中白髮披

都隱爲包春官作

胸中皆馬未皆癡雪裏芭蕉始畫師
到處鳶魚真活動人間影響莫相疑
須還禹稷憂勤處便

是巢由放浪時此意老夫知萬一老夫今日想
君知

挽金川張公贊

將詩長與洞庭爭奇氣胸中老未平夢裏青山
空有債人間白髮苦無情百年萬事了不了四
十八年生未生我欲爲君歌一曲水寒江冷月
三更

挽南昌劉氏雙節

苦節收來烜古今百年當日爲誰深須還婦女
無窮計亦是人間本分心馮道胡爲千古垂劉

家却此兩真金我知東白文章浹鐵石人看亦
滿襟

栽樹三首

一逕梅花一逕桃東風移得滿山均肯愁明日
靈根萎自有貧家活水澆着眼風光皆此意醉
人春色自吾醪白頭笑爾青藜杖一日煩君更
幾遭

送得春光活水窪大梨紅杏更梅花和風甘雨
來何處萬紫千紅在我家好處天開花洞府老
來人作酒生涯眼前浩蕩真如此那得堯夫不

自誇

梳柳杖不妬春晴扶我南園自在行二月半多
春富貴萬花中一老先生百年何幸長康健自
古難逢是太平安得可人吳御史一壺春酒共
啼鶯

寄李少叅

往年余登采石蛾眉亭公乘小艇而至

風花水月滿江湄到處閒將拄杖隨何處老翁
携小艇也隨風漢醉蛾眉流行大塊天如此落
魄古今吾似誰何日更同長笛去曲欄橫倚大
江次

早禾為官馬食踐殆盡

山田幾月全無雨抱甕安能坐老夫粥食已安
今歲減馬群誰遣一禾無眼昏口燥真欺得天
遠山深可用呼且直區區餘事裏坐携書卷看
河圖

壽柳處士用美宣地官韻

年華不敢去堂堂老戀山光及水光塵夢幾看
浮世短白雲交付此杯長柳根惟石方牀枕眼
底秋燈細字行小院年年無限意長江分遣到
壺觴

城市山林

青山何賴點紅塵此語無稽更覺新夫子不須
頻說夢老生元本是癡人何誰不信魚非我道
眼分明俗是真我亦有家城郭裏閉門長坐定
山春

答孝感張都憲

靜坐一丸閒弄處都臺拜問有詩無百年此道
誰知己今日王公下匹夫元氣一時回宇宙虹
光千古照江湖下風欲作門前拜老病支筇不
可扶

送人出守姚安二首

五月山中憂旱主送人作郡言農夫寇恂黃霸
真公許桀溺長沮是我無行止此天元自定知
思吾道果安圖興中若總姚安政甘與元經道
五湖

乾坤劇許此肩擔五馬今年走瘴嵐此老
朝廷何可去南方民命亦瀕堪百年西蜀誰張
詠自古潭州也晦庵王道寬平君識否當時孔
孟豈迂談

留秦用中

世故驅人百未休江山何地可堪留乾坤此日
還重九風雨今年又一秋碧樹可驚游子夢黃
花偏愛老人頭且瀆急把東籬酒回首江天獨
倚樓

送別秦用中

欲來消息滿江湄果見堂堂小僕隨幾夜好詩
全壓我百年老眼更看誰宋唐大手諸公在日
月羣經自古垂回首梧桐孤鳳遠東南天闊海
西墮

題項羽廟

一從天命舍歌謳龍戰中原苦未休天地我能
悲楚漢古今誰敢罪商周英雄可廟人千古赤
子何辜血九州惟有長江知我意對人無語只
東流

奉和蔣侍御見憶之作

萬里乾坤任所之風花指點過江時百年何處
非沂水老脚今朝又武夷兩手正堪天靶柄一
家剛了聖藩籬憑誰喚起朱元晦把酒長歌感
寓詩

余生來自陝西求文謝其醫師程文進將

行詩以送之

蹇驢何處自關西藥裹新安手更攜天下果誰
知李杲眼中須子愛丹溪古今王道醫非緩文
字山林世頗低別去有丹憐老病白頭書禮候
封題

寄新安周朝美司訓

十年聾坐靜修龕傾耳江邊一夜談鞭策有情
君自厚駑駘無力我何堪菁莪夢裏兒童感雲
水天涯老病甘何日鳶魚攜手地天幾流動白
沙菴

夏汝明持留鶴翁送行詩求和

圈點江峯一語深十年分付幾登臨浮生日月
浮生夢太古乾坤太古音一枕煙霞聊我足滿
川花柳是誰心與公笑把明朝事共倚欄干酒
一斟

和雲東逸叟畫花

乾坤一畫本誰無看到羲父看禹謨何處梅花
非太極眼中龍馬又河圖有形萬物皆堪我無
水人間不可測多少天機言不盡花枝今夜鳥
頻呼

挽劉衢州

夢走滁峯若個深衢州何許到沾襟留連此道
千年付感激兒童片語心驚馬正須資控勒麒
麟猶愛鎖黃金白頭硬寨何時已落日悲歌下
晚岑

南川書來知領平湖教官六首

乾坤到處有知音河自千峯文古琴世外浮名
真腐鼠人間木鐸有天心百年道大吾何病自
古官卑職易任欲採芙蓉何處寄空江十月水
猶深

朝陽傾耳鳳凰音此日虞廷有舜琴賢聖一時
通治道先生萬古管人心浮沉在我先難斷花
柳隨時老更任且放平湖閒酒棧千紅萬紫看
春深

滿耳虞周治世音平湖分與杏壇琴好憑煙月
千年手彈出英雄萬古心歲月虛名雙鬢改乾
坤大擔老肩任白頭多少江門意海上青山個
個深

何許書來遺好音春風剛坐草堂琴青天白日
憑誰眼流水行雲得我心弄枕箕山真有許釣

鰲東海久無任先生自與行藏熟不悔深山入
未深

太古乾坤太古音不彈今日乃公琴病中我有
癡聾耳天下人無各自心軒冕雲山難錯料千
鈞一羽果誰任酒杯何日平湖共舞到梧桐月
影深

歸裝頻送棹歌音還把南川去日琴十載幾談
周易卦一官方是攬山心吉凶悔吝平生準用
舍行藏老力任每憶秋江臨別話一年惆悵釣

江深

乙巳元日

東風造次滿江涯花鳥無窮眼又開病痛百千
餘種在先生四十九年來古今到我真無謂賢
聖如天豈易階欲與春光共流轉一九間坐讀
書齋

梁都事焚黃卷

展轉平生罔極恩光榮何念不乾坤蠹魚白首
雖經笥黃紙青山果墓門富貴許人生死到孝
慈爲分古今存山齋可到題詩意大舜曾參欲
與論

花巖山

乾坤忽此是何方風景居然不可當鷄犬幾家
仙洞府煙雲一幅米元章平生眼界何容易老
去行藏費主張箕穎料知難過此巢由何敢負
虞唐

過仙踪和光嶽

潦倒煙雲任不羈乾坤隨我放顛痴每從問寺
尋僧處點出隨花傍柳詩拄杖每行真老僕青
山到處是相知白頭莽道無巴鼻只有吾心孔
孟師

黃山

幾度黃山見客談黃山此日果無慚春藏太古
三千洞天與遊人五百巖每覺晚晴猶壑雨纔
言好處輒僧菴千年豈敢論誰到老子題詩滿
石巖

黃山道中和光嶽

拄杖閒隨自在行八年今又共徐生扶持一老
閒尋樂起動諸峯出遠迎每處詩還遊寺好老
人眼卻看山明我曹分定該雲水每謂蒼天賦
極平

登鷄籠寺

一蹙盤空一蹙回白雲蒼樹打成堆題詩朗月
清風到招手千峯萬壑來今古此峯天棟柱煙
雲何處佛樓臺我來不肯題名姓莫笑堯夫是
打乖

與東川雪潭諸友遊定山真珠泉

黃山地主老詹隨此地如今地立誰諸子欲尋
深處去源頭先卻老夫知短藜水石閒湏可老
筆風花醉頗宜某樹某丘真了了歸來明日點
新詩

登西峯和光嶽韻

西峯定山傍一小峯也
大兒會取以爲號

定山峯下小西峯此日相携又一筇稍稍煙霞
聊傍我匆匆雲水莫勞公贅痲木假閒文字髻
鬢兒曹祇父風總愧明朝東海袖鰲峯天姥正
芙蓉

定山和東川

悠然萬古一同觀眼底天機果萬端天地風光
休少避老夫酒量頗能寬偶曾帝伯皇王孰肯
放風花雪月漫周邵後人如論我堯夫脚下任
誰安

鳶飛魚躍亭晚坐和光嶽

領畧無絃太古風。孤亭小坐意何窮。自知魚躍
鳶飛妙。都在雲閑水淡中。玄默不言天本靜。清
光無我月能公。細看太極當年說。老子而今意
偶同。

和東川定山庄

白雲多謝此山靈。識得先生杖履情。巨槌每勞
相見扣洪鍾。非是敢無鳴客留。知己貧何厭屋
傍秋山破也清。自枉群仙長過我。我家何敢冒
蓬瀛。

泛霽月溪用韻

一曲川雲一酒壺。武夷誰道定山無。杖藜偶自
隨花柳。老子分明在畫圖。滿眼風光剛活動。百
年老脚正糊塗。不知往日朱元晦。雲水風流有
是乎。

曹城和東川

雲水蒼天已付公。百年遊走意何窮。好山到處
雖真好。風漠如今却更風。到底此身閒自樂。與
人佳興老真同。白頭明日閒衣鉢。肯負徐家二
阮東。

仙踪和光嶽

大帽寬衫晚袖誰遠峯羸馬欲何追風光醉屬
先生管山水生來地主隨到處放懷皆可樂老
來得手莫言遲山人只愛山中走如此行藏斷
不疑

溪上和東川

醉點溪花看水流白雲留我此溪頭不知川上
無窮意數到濂溪是幾秋老興正狂花亦舞天
幾如此鳥頻謳釣臺正在無人處天送先生到
此遊

作春風亭以處光嶽

春風誰遣月溪濤我屋居然又我岑豈有一人
如子到可無半榻此雲深眼中豪傑誰徐孺天
下人家幾卧林每夜小跌明月坐傳衣或此是
傳心

作東風亭和東川

小亭活水澗之阿占我溪山景亦多何處偶看
春暝日我家湏辦子行窩卑微幸托高眠又褊
窄其如大舞何強說春風真錯許軟夫正有一
團和

溪上與東川雪潭石泉橘潭諸友釣飲
九曲風光主客分一人一曲弄溪雲浴沂每自
論前古此日相看似昔聞飲量且須容病叟老
狂何敢讓諸君醉扶童子歸來晚花柳前川漾
夕曛

川上和光嶽

潦倒前川鼓枻歌浮雲流水豈勝過也知
聖世千年裏未始羊裘一個多酒殘漫傾剛月
上釣絲纔颺恰風和誰將出處閒相比我與嚴
陵竟若何

和光嶽津字

何許乾坤活水濱風光邀得酒杯頻果誰風月
無邊處坐我神仙四五人醉裏此天真一幕眼
中萬物總吾春煙霞萬古天教管莫笑先生不
要津

和光嶽再遊霽月溪 光嶽會稽人

風光諸子屢相携又泛吾家霽月溪已醉酒還
能大酌漫遊詩不厭重題我惟活水聊江北客
有佳人是會稽萬古乾坤無彼此眼中觀物莫
相迷

和光嶽

草庭涼露未眠時。歌盡劉因一卷詩。何處客同
玄酒坐三更。月在碧梧枝。花兼醉影閒。相舞蛙
有天機。自不知。欲把朱絃彈一曲。白雲隨處有
鍾期。

和光嶽

人間萬事本難羈。酒殘花枝未許辭。山水自該
吾輩管。廟堂焉用野人爲。身於靜處真能樂。意
到悠然勿有詩。今夜老懷當不淺。青天明月莫
來遲。

題雪潭

川上何來偶坐時。天幾之妙乃如斯。乾坤此脉
那能斷。今古何人更許知。五六輩中吾與點。三
千年後我還誰。誰平湖邀我南川老。許到鰲峯和
此詩。

送東川雪潭至摩尼峯

懶散乾坤信步行。棕鞋布襪頗能輕。偶從老樹
孤雲頂。又盡南風半日情。何地暑堪留。酷吏此
涼天。乃贈先生堯夫十二行。窩處此是行窩第
一清。

送東川雪潭至真州有作

白頭揮汗未能乾。五月真州在馬鞍。盛暑爲誰
曾遠出病軀。今日可容難。江山幾處真風月。今
古何人此肺肝。明日短筇誰傍我。祇應清夢繞
漁竿。

和韻贈東川別東川至先與余遊黃山

白帽何來坐我齋。衣裳片片是雲裁。便同雲水
千峯去也。做神仙。兩月來世路可終無。活水鄉
山元舊傍天台。相逢眉宇居然別。莫恠山中伴

侶猜。

與王汝昌魏仲瞻雨夜小酌

我家玄酒無人共，忽此陶然弄瓦壺。贈我一杯
陶靖節，答君幾首邵堯夫。草堂今夜能來幾，我
輩人間此會無。醉倒莫孤江上月，明朝空伴釣
魚徒。

送吉水張蕪岳宿守蕪素弟一峯先生戚也

西山眉宇閣清秋，何處騎驢自宿州。小榻一年
三敝館，青燈十語九金牛。老懷天下惟張翥，吾
弟蘇家又子由。何日湖西尋宿草，春聲同上水

心樓

上元道中有作明道先生曾爲上元主簿
茂叔江亭草一窓四時佳趣果能降川雲浩蕩
真如我花柳青紅又過江明道先生能有幾上
元風物本難雙天遊偶到忘言處一笑乾坤正
滿腔

遊茆山

蒼莽空塵漫幾毫天風鵬輦豈知勞山教太極
圈中闊大放先生帽頂高萬里風光全個儼百
年人物且英豪茆家兄弟誰相報說我箕山太

古樵

秦用中過江贄以詩奉答

東南正氣撐天地此卷憑誰更一携吾子不
無杜甫老夫今豈是須溪長江直與青天比老
鳳孤鳴越水西每笑低頭拜東野白頭今更不
勝低

出港

老子江南自在行無端詩思繞湖生舟從小港
搖初出天與青山看半晴醒裏風花元脫灑眼
中魚鳥自分明化工多少悠然趣縱有王維畫

不成

中村書屋為肯溪葉以貞賦

誰將萬卷老顏回破屋三間紫翠隈萬古不花
文字眼先生元是活書堆自家朗月天無限到
處浮雲木一杯打得人間糟粕透庖羲畫畫是
秦灰

清溪

清溪綠樹繞東西處處逢詩不敢題無賴雨能
連甲子最佳山直到茗溪江湖有債閒遊老世
事無能白首低肯為思家長再拜孤舟半夜子

規啼

送張博秀才還永豐博求一峯墓銘

不見人龍蓋世英眼中今是老門生百年朋友
斯文泯萬古師徒骨肉情此老平生真不忝何
人死後敢辭銘樓雲有石撐天地先請君磨萬
丈平

承宿州守張燕素不遠數百里過訪坐我
草亭數日於其別也詩以送之

明月江沙到晚秋見君還似見金牛孤燈小榻
聊三宿白日青天又九州今古有懷傳酒棧乾

坤無語坐江樓明良又是君臣會鳳駕河圖莫
浪愁

又手東風紫水涯獨將雙耳沈黃埃八山中白酒
偶然熟此老青天何處來浮世百年教我坐老
懷今日見君開明朝匹馬休回首白舌雲臺即
釣臺

送張蕪素至東葛

君乘昨艦來何處賤子騎驢是送誰二老白頭
今酒夜萬峯明月此樓詩留連別館非無謂去
住青天想自知我正荆江扶漢鼎先生行矣莫

多疑

遊香泉陪蕪素

南川老子烏江別留鶴先生龍洞回此地天留
吾友到中秋月與老夫陪神遊一路逍遙國詩
在千峯紫翠堆如此風光如此輩百年何苦不
三杯

重過莊嚴寺觀大樹

定山居士老駭痴又作莊嚴大樹詩老去萬無
元宿在種時多只此山知不分孔墨依身世無
補興亡過漢隋斤斧欲尋吾手病力扶名教古

人誰

送司寇張先生 二首

一元自古君臣會又見明良到

聖朝

天子萬年真帝舜我公今日自臯陶憂勤社稷
頭顱白斟酌乾坤斗柄高天下得人吾所願敢
將

聖德頌唐堯

聞在

朝廷薦士公卑人何敢列豪雄公門固是人才

數野物何堪藥籠中病使逍遙扶白日老將行
止托蒼穹銓曹果說吾堪用請選滄江作釣翁

和懷王先生定山枉顧

蓬萊人每到蓬萊此老真堪此地來眼底風光
拈筆有空中樓閣放天開敢拚千古留公醉卻
有雙泉是我醅何處江門閒老子題詩到此亦
忘回

輓任員外父母

何處傷心寫肺肝桂林無樹不秋丹疑之墓木
今雖拱原父文章漢亦難萬事天容兒子定平

生人打墓碑看百年父母終誰在老子題詩淚
不乾

施公節在顧

水花雲石儘溪涯何許柴門到子開笑肯青山
甘我共遠携書卷過江來一瓢天與斟風月半
榻吾寧惜釣臺別去明朝須費眼洞門留取認
天台

寄題六江橋

禮樂乾坤已備任江山底處許孤襟六江老眼
言真到惠愛何人此最深欲濟無梁須爾是買

田爲井亦如今深山惟有區區在得盡裁成萬
古心

和呂大僕見寄

一瓢偷枕華山春閑與希夷作後塵老懶自惟
甘水石不才何敢廢君臣許知天地行藏了肯
惱江雲奉答頻但恐終南終捷徑白雲他負眼
中人

送馮進士之京

踴躍秋江送此舸深山衰老亦容過累朝治化
今逾盛海內才名子正多何路可階須進士有

君如此忍漁叢明年我病扶堪起倘許同賡舜
禹歌

送郁先生以國子助教陞長史

師道千年一語還要知天下此賢關偶然天遣
工齊瑟何處人還補雪山天地謾言變樂裏治
平有例漢廷間白頭許更青燈眼不放中庸大
學開

寄宜春張大尹

雪龍野鹿本誰親萬古英豪見畧真明府軒車
若無勢老夫茶果亦忘貧也知傍柳隨花伴不

作呼牛應馬人多少老懷無着莫閉門閑坐幾
年春

泉上和司馬

萬古乾坤萬古心一泓瀉此托孤吟天幾在我
真魚鳥逝者如斯自古今義卦畫來元有易朱
弦彈絕已無琴鏡光且莫輕相照老子驚看白
髮深

遊定山和韻

乾坤契合有吾山公馬來時便一攀老眼不隨
塵俗亂此心元共白雲閒石逢古色看何厭水

愛源頭坐不還。只我相留會草屋。洞雲溪月也
三間。

和再遊定山解嘲

杖履頻過活水灣。我山真果是何山。煙霞豈斷
千巖路。天地誰偷萬古閒。明月高梧無俗照。樵
花流水有仙寰。時人識否公休問。此樂予心自
孔顏。

送昌期待御出守撫州 二首

送老江簑已釣船。撫州還我更詩篇。平生知己
真承愛。老去青山敢自偏。一代功名逢

聖主百年衣鉢愧。真傳奮飛多少相。隨意笑恐
行藏是此天。

久與霜臺謂不空。皂囊容有補天功。更誰一視
同仁妙。又到朱幡繡斧中。風展巨鵬天自闊。古
存老馬意何窮。天空目短風帆遠。分付秋江更
幾鴻。

送江淮陳經歷謫官廣西宜山

天涯莽莽若行舸。得把離觴醉不歌。萬里瘴煙
那此送。兩京戎幕本誰過。斯民福總宜山厚。世
路堆何灩澦多。我有東籬黃菊贈。秋風欲採柰

愁何

跋文司訓贈行卷

萬事蒼天已作遲一壇白首更何辭為貧在我
從誰論飲水惟人只自知白酒醉來元有菊青
山老去得無詩百年總與行藏熟人世浮雲夢
豈痴

資正書院和趙太守韻

麻菽乾坤畫不如笑拈化筆古人餘龔黃卓魯
真何事稷契臯夔未有書學術有人憐寇準非
田無地老橫渠尚知萬古真文字閣束標題累

幾宵

讀白沙先生詩集 四首

飛雲一卷迹中來上有封題是石齋喜把炷香
焚展讀了無一字出安排為經為訓真誰識非
謝非陶亦浪猜何處想公堪此句絕無煙火往
蓬萊

天然無句是推敲詩到江門品絕高幾處風花
真有此古來周邵本人豪冥心水月誰堪會盪
手山泉我自抄讀到烏啼春在處江山垂老覺
神交

海上千峯閣病輿。傍花隨柳意何如。老誰靜裏
都無事。笑此山中亦著書。帝伯皇王鋪叙裏。乾
坤今古笑談餘。我看此意終誰領。畧與人間一
破除。

才力凡今我與翁。百年端許自知公。橫渠老筆
雖終勁。周子通書自不同。南海巨觥都水月。計
林狂句也溪風。酒杯許更何時約。爛睡羅浮四
百峯。

壽夏地官用韻

恐恐人間白日臨。片松何地肯容侵。百年動止

供非易。一我乾坤備亦深。夢裏蜉蝣人白首。眼
中塵土世兼金。無窮會與尼軻共。除有青天萬
古心。

接樹

白頭無語及行藏。偃仰乾坤一草堂。靜裏深山
真太古。農家萬事只耕桑。麥根雨後渠通急。水
日春分樹接忙。滿洞碧桃花自愛。豈圖人說是
仙鄉。

答巴山王叔毅

幾陣寒雲一我軒。白頭萬事已隨緣。但知潦倒

終丘壑豈有行藏得聖賢畫本定誰無巧匠金丹容別有神仙短筇莫笑千峯裏意者巴山肯秘傳

贈孤鶴翁僕者咸永安

十日泉頭執履行儼然孤鶴一門生西邊著語心如在竹底貪詩夢欲清自古何誰君實重幾人吾輩魚鱗情古今堯舜人人是况有回仙老樹精

孤鶴翁過江阻風還釣霽月溪次韻

白頭難了看山緣半日東風又此泉老句天知

還有興山靈吾恐亦垂涎風花肯攬千人柄蓬島猶堪幾日仙笑倒周黃詩與字醉呼煙艇釣溪邊

送白馬僧如景往沂洲

雲水沂洲幾日舟我看白馬亦沂洲人間九萬非難到心外絲毫即遠求江領白雲樵洞雨天誇红柿定山秋贈言不若無言好老子狂言活水頭

送晏弟鄉試

江風吹馬舞青衫老桂連根醉欲堪

聖世有才皆用此徵車無路豈須慚晦翁在古
曾何礙子靜時文自不凡俗債想知明日了笑
將風月與君參

送張揮使并其子宗還遼陽

六丈瓊花爛熳開揚州風月倦樓臺脚根幾處
誰能到此老何人子更來味若果真知爛賞眼
須無處不堪擡明朝又作遼陽看綠柳紅樵畫
滿齋

送施公節工部施勉仁子也

老屋溪雲病欲深幾年長許拜幽尋我誰白鹿

煙霞主君總西山父子心薄酒每堪留幾雨朱
絃聊許托孤琴別離肯遣他時夢失誤樵花古
洞潺

齊壽堂

天地殤彭各與之酒杯何更老夫詩乾坤此壽
真皇極琴瑟通家是浴沂舞爛萬花春躡躡醉
歸諸老夜歌歌酣熙各枕堯天夢安得人間不
許知

送馮養正進士出宰江陵

老眼賢豪許未窮乃將刀水得疲癯挨排我直

千年上磨勵天還百煉中古合乾坤猶叔茂扶
溝風月也純公欲知父大無窮業一縣經綸四
海同

廣信婁懌領應天鄉薦

懌一齋先生姪
蓮塘先生子也

秋榜群賢起各經哀然吾子得榮登科場夫豈
直婁學尺度聊存應世能千里計階須勸駕幾
年俗債了寒燈家庭此外饒誰語向上工夫更
幾層

送陳孔章會試

萬年天地幾賡歌機會明良柰此何

聖主求才猶夢卜有司拔俊豈蹉跎偶真天挺
無雙器更此龍飛第一科老野泥金堪一字江
風舞爛破漁簑

愛石洞老師南山花也北山花之句有千

萬古瀟灑之趣亦效少叅數語

二首

紅紫千般透洞斜溪雲花也洞雲花山河影裏
雖殊相太極圈中是一家泉水各溪都有丹青
天無處不同霞更須與佛閒分辯識得鳶魚意
便佳

看得乾坤睡是佳與公山簾各鋪霞飲乾玄酒

方高量吟到無詩始作家。夢裏功名雲過影。指
間富貴槿開花。東溪醉倒西溪醉。枕徧秋根老
樹斜。

五十三初度太虛以詩見壽且有見促從
仕之意二首

堂堂吾道且俱亨。五十二年已半生。天地此幾
容我病。古今直眼愛誰睛。山中每見諸公起。天
下何無一老耕。迂野一時惟覺此。敢言時止復
時行。

運到黃義已極亨。此生今日肯虛生。萬年期會
空誰負。老眼乾坤又一睜。自枉鷓鴣能鳳翥。本
無天馬代牛耕。儘拚花柳前川老。笑拄芙蓉杖
子行。

與謝汝申登定山

振衣千仞果真無。老睡溪雲病欲孤。拄杖偶同
登此頂。青天何夢到狂夫。道誰皇極千年眼。天
挂長江萬里圖。欲比泰山吾豈敢。醉中聊但小
東吳。

與謝汝申遊石洞

肩偶橫擔拄杖斜。一頭山月一溪霞。閒隨夢覺

人間者未醉天樵洞主家禪自西來多栢樹詩
非參透在梅花夜來堪笑廬陵米又向山翁酒
伴誇

與謝汝申飲北山周紀山堂石洞老師在
焉

千峯但只許平生方竹纜圓拄杖成禮到村翁
純傍古酒同僧飲亦忘形溪邊鳥共天幾語擔
上梅挑太極行安得可人徐與謝莫春來共浴
沂情

寄休寧程詹事時先生家居

海鷗何處可相疑歸是先生未病時老愛黃山
元我共此心白日祗天知雲來雲去人間故時
止時行靜裏詩誰許白頭情劇地處分江樹莫
離離

送婁武庫贊理白亞卿治水黃河

丈夫天地皆吾事迂野誰呼送別歌病裏我真
徒白首此中君自有黃河經綸雖許神功妙疏
鑿其如水性何肯許司空容及此禹功千丈倘
重磨

送俞潤夫子錫

敢憶尊翁片語知。別來生死本何期。豈聞雲水
閒停處。得見風花舊點詩。杯酒偶逢兼喜戚。父
風真認豈鬚眉。別懷更有無窮在。不敢輕添白
首悲。

和孫地官喜雨

聞語天心即此心。漢陰老甕抱吾霖。犁鋤自卹
真無暇。上帝平生若有臨。何物災祥非我召。辨
香天地感誰深。微臣蟻虱無他謝。詩也天峯草
閣深。

和盛文元答儲吏部

真渾天機自幾分。中興公已是元勳子。瞻談笑
皆成句。老杜憂虞亦在。

君巾幗每遺非辱我。病羸真本不能軍。可容百
尺竿頭路。二雅周南更許聞。

和愛暉員外定山觀紫薇花之作

舞爛真紅月滿池。老人誰道不相宜。偶同山閣
傳杯處。不記瑤臺作夢時。周子一圈天地易。堯
夫幾句牡丹詩。諸公也與天幾透。笑插烏紗各
幾枝。

愛暉地官題孫守禦翁偶及賤名用韻奉

答

樹宿何年拙老生乾坤隻語更誰情古今大雅
直容筆樽俎元戎豈在兵倒屣片時何偉觀度
遼雙耳誤虛名白頭終豈能傾蓋了得風花水
月盟

孫地官以詩賜會兒且有第三句之說及
韋齋扛鼎子之句遂和以自解

青山分付此桑麻笑祇甌窶欲滿車父子箕裘
雖筆未萌茨鷄犬自農家古賢斯道頻扛鼎天
飯煙樓但煮沙几杖不知誰北面得容笑遣問

槌花

盛文元留活水亭數日將去暑中涼雨為
我更留一宿作此

人間客暑卒難收袒裼吾齋可自由行李誰家
剛我送草堂涼雨是天留夢隨小簾還鋪月詩
到青山却領秋肯把天峯真謂好與君終坐水
西樓

寄晏運使

病野山眉愛打寬也無湖水也無官不知天竺
蒼峯月曾照崆峒老道冠騎鶴揚州真十萬啖

蓋天甕自寒酸肯知老癢何時脚公冕漁簑看
兩般

送任地官參議福建

圖書風雲已放看一言那且濫漁竿十年定坐
求心易萬古相逢屈指難歸我舞雩曾浴後送
誰風漢更江干武夷倘進孤舟夢九曲歌聲月
滿灘

冬至和石翁四首

江葉寒動釣魚臺陡覺陽隨至日回幾點梅花
新詞子一年節酒老山杯回書薊北鴻何去同

病江南客又來短髮無多還亂白不勝懷抱向
誰開

何處飛龍捧

御床年年朝北拜焚香深山豈有如臯傅

聖主直聞過禹湯天地幸容身每病風雲燦爛
眼俱狂春來滿圃參苓在誰謂衰翁授藥方

乾坤一枕破蒲堂圍斷溪墻五畝桑人事幾番

逢令節天心一畫是微陽病難拜客門還閉酒

爲尋梅醉不效贖起天峯三萬里欲將衰朽問

蒼茫

天風九萬未云搏欲向人間問一官病裏山林
閑處老眼前今古夢中看道纔消長論何節棋
又輸贏看幾盤花鳥無窮春漸到已拚扶醉上
吟鞍

滕地官枉顧定山

利名已透更無關那問還山與出山活水偶來
同此坐黃花不定愛誰閑忘形本自無賓主畫
影終該照孔顏向晚欲歸言不斷天峯月掛亂
松間

謝醫妣昌齋求

一語裁成漫古今幾回天夢欲沉沉疲癯偶拜
千年手天地終知一匕心活水我真茹屋老春
風人亦杏花深酒杯爛醉妣昌齋不苦深山抱
膝吟

和韻

老眼逢春病也佳閉門風雨活溪涯百年俯仰
閑無用天道乘除自不差送藥客來懷片腦求
詩人到問梅花不看飲汝長星在世事朦朧更
敢誇

送張伯顯貳教長清

爲貧千古一官同何更人間管化工夫子幾人
還木鐸杏花明日是春風世無先覺那成我天
且南川足見公努力步趨堪不忝也光源委到
山翁

承黃地官枉顧公予里人先世徙居南海
敝鄉人物果空論南海黃家更有孫老蓋一江
能故里風光三日此柴門白沙嶺表奚容獨朱
子徽州欲兩存我亦東西南北者不妨風月共
乾坤

寄沈提學先生三首

三年詩到楚江分張棹求詩更柰君老面平生
非故冷山歌廊廟本難聞貧交掃盡惟當日老
硬消磨亦世紛可得更辭門外客小樓春獨益
花薰

風江拈筆便詩還剛滿衡山又泰山天地放公
千古外烟霞老我一丘間鷓鴣可學鷓鴣大顏
子難教禹稷閑欲寫相思愁不答梅花香滿釣
臺灣

契合乾坤各有情雲臺那與釣臺生自覺
真難信我輩公知不好名水石無名非我誌風

雲人物是天生移官更近西涯老一月詩筒到
幾評

雨中承通政張先生過訪賜詩用韻奉答
一雨江帆許卸時溪雲五日拜公詩天知留客
應難齊馬到看山亦緩離河地斯文地此會十
年今日舉吾卮可今分付梅花月留與山中別
後思

公留宿天峯首由數日告別奉簡以詩
青山久不拜車塵忽平天峯草樹春十載別離
潭夢寐一言天地經綸平生意氣那杯酒明

日梅花是故人送上孤舟還又拜滿江煙浪欲
無津

公既去雨止風順更有是作

我愛公來連日雨公辭我去下江風誰知若此
交游際也有青天客主中詩在梅花還俗否憂
隨春舫亦西東平生所得几軻幾出處而今亦
與同

公去予送至老人港是夜宿于舟中明日
言別而儀真之興尚勃然也更有數語

青山幾夜語無休更與孤汀宿浪頭一片雲山

閑草閣滿江詩趣此扁舟交游以道夫何強行
止隨天且自由興在明朝還不盡許將鞍馬過
真州

公已舟往儀真予追送之六合道中有作
病眼真州兩日船白頭東坐馬鞍眠平生誰遣
山林脚老去天還鳳鳥緣夢寐尋常頻萬里心
交三百幾同年春江欲採香蘋去與共明朝別
酒傳

予送公儀真不免更別仍賦一詩
不盡溪雲興欲留相携那免又真州先生北去

登仙路野老南歸上釣舟魏闕肯將丘壑忘交
情愈到別離稠可堪二十餘年意分付春江一
點鷗

明日儀真與公既別以不盡之意更作一
詩相贈以解嘲也

吾道行藏亦偶聞斯人能謂不同群明良此去
真同會山野何心不送君彼知我愚那可問山
林朝市不須分時人莫訝輕遊走我豈瓠瓜繫
白雲

儀真與公別後至西浦橋有懷

東風一酌又離觴。欲別無言意更狂。西浦此鞭
仍我馬揚州。今夜是公航。孤鴻北向，心隨去江
水東來。夢與長回首，不知人近遠。幾行煙樹入
淮陽。

題梅和韻

舞寵真香草。閣風瘦筇水月放天蹤。有圈太極
真成借無畫。乾坤妙莫窮。此外可尋桃李聖眼
中。誰認古今雄。憑君莫說陳莊句。已費天機浪
語中。

題翎毛和韻

古今何此不胚胎。分付人間莫浪猜。動植飛潛
皆我與。馬龜壽畫是誰開。生成道總歸元化位。
育天難負老懷。認得眼中真一體。三才那把別
根栽。

與相士和韻

茶瓜活水共悠然。不問窮通不問年。富貴倘來
稱宰輔。清閑極處問神仙。我惟一卷山中坐。公
有千般相外傳。老眼明朝張主定也。將夔許到
青天。

寄凌秋官時謫官岳州

江花無語問南遊，偶憶先生在岳州。
動履幾年終去，鴈行藏何處。
是高樓事，隨天定人難勝道。
許心知病不休，手撚黃花堪寄否。
秋風渺渺送予愁。

除夜和黃子明員外 三首

老醉屠蘇今夜酒，一盃千古獨何思。
送窮文字真誰是，應節梅花畧小詩。
病痛百般羞此夕，乾坤萬事了何時。
明年又說明朝是，青鏡剛添雪幾絲。

久世經綸元自在，山中日子沒尋思。
乾坤病手

惟堪酒山野，樵符不寫詩。
萬事新挑明日菜，一行剛了曆頭時。
嚴光脚板無人夢，知可清風是釣絲。

何處江山真孟浪，狂拈一語一沉思。
古今恠事都儼鬼，老病悲歌是節詩。
四海風花年過日，一元天地午初時。
舜衣欲補深山卧，慙愧人間五色絲。

和白沙先生封何孝子詩卷之作

一丸點化有神功，盤木曾渠透幾冬。
何夢許真言下醒，先生剛爲此賢封。
百千病痛三年艾，九

萬扶搖一日風感歎不勝還捧讀焚香幾日拜
天峰

孤鶴翁過訪出韻命詩以其涵監險也易
以函械二韻余喜東坡不爲險韻所拘遂
併前韻通一賦之世有蘇子瞻者見之當
復以爲何如哉

天地何來此放談溪雲水月共涵涵老懷太極
一圈子醉影池亭兩破衫有夢聖賢隨即到無
州山水未愁監明朝相憶公何去幾點梅花個
石巖

萬古窮通付一談人間糟粕幾千函酒杯何處
堪明月草閣天峯坐白衫古瑟不知還此調孤
鴻且托寄誰械明年可到公尋處老子黃山四
百巖

往年寄無錫秦方伯有定山泉亦龍山好
却愛香茶兩寺僧之句因與慈溪孤鶴翁
誦之不勝有懷更作一詩奉寄非敢望其
見和前作也

公在龍山我定山尋僧兩寺一般閑短筇恠石
蒼峰頂清思香茶活水間自古山林該有此人

間富貴是何關三年記得詩曾去不見梅花一句還

田戶侯病愈求詩以謝何醫余諾之既去田致何語無作譏語康節謂自從刪後更無詩詩何道哉乃爲我輩所壞如此真可疑也然余之不能取信於人於此亦可考矣遂作拙詩一章以志愧一以謝何

乾坤已錯浪詩名此道寥寥更許評醫國且堪疑誹木定山真足考平生七中一念倉公術刪後千年大雅情從此無言真的當老夫分付與

齋銘

答王提學先生

曾蒙薦剡

行藏天地儘無疑分付明良各有時白首本誰堪此念不才真是累相知都俞朝廟元無我放宕溪雲尚有詩把酒隔江無限意蒼峰晴雪正離離

和提學王先生吊梅花宛陵

秋風無廟薦芳馨只有空山一破亭造物屢憎惟疫鬼精魂可化亦詩星曲中穎水千年綠門下眉山一點青大雅無言堪老我白頭何處仰

孤駟

和王提學先生雪後遊玉山

乾坤何處且詩名三十六峯剛雪晴病野我誰
堪鹿駕此山天本做仙城人徒瑤草拈相謔公
有儒丹自養成石室肯容分半榻靜焚香坐了
心兵

和王提學先生遊茅山

華陽今古未堪裁我亦曾携拄杖來禹貢無窮
姬孔路仙家此地老君臺江山各做人間夢天
地同分太極胎問訊茅盈無恙否洞門癡倚碧

桃猜

用韻答提學沈先生

三首

各人光霽各人分豈有濂溪不是君一派此傳
真自妙百年吾道本該聞有圈自古含無極一
靜人間息萬紛肯許香風同碧洞白頭終歲嚼
蘭薰

古今何處得留情腐鼠鷓鴣豈浪爭世事不醒
惟軒轅人間可惡最虛名朱絃弃我千年絕白
髮愁誰一夜生笑把此身從萬古與公他日細
推評

早出樵雲莫則還。山人行止亦青山。誰知俯仰無窮意。不在風花一點間。此處豈真忘帝力。故人當不笑吾閑。相思可許溪雲月。更在梅花活水灣。

承劉祠部先生在顧定山作此詩謝之

青天許我破柴門。十里花園一個村。何處風光隨老脚。也將醉枕問松根。病夫聊且尋吾樂。忠愍真還到此孫。但苦白雲留未切。貧家慙愧濁醪尊。

送劉祠部于回江西鄉試 忠愍先生孫

放浪雲山一此裘。豈勝眉宇閣清秋。屏山氣格今猶在。忠愍青天覺已收。科目果誰開具眼。古今如彼放登樓。何當與子飛雲頂。濯足滄江萬古流。

贈廖司訓

孔尼極處無今古。道眼人間更與能。但儘此途論未釋。不知影子亦廬陵。置郵早莫渾千傳。吾道乾坤却幾燈。放斷小橋飛步意。不勝明日爲君登。

廬陵謂孫先生也

賞臧有原西窓牡丹和韻

何處尋春得老遲江南還有牡丹期可知邵子
曾吟後也到而今坐看時無極分明容我眼太
湖傾倒放公卮人間且問花真妙千古能言更
幾詩

留別靜學

老脚江南本謬悠求田問舍亦何謀相逢橫玉
千年主豈但平湖兩月舟月到風來尋邵子水
承山管送湖州憑誰萬古溪雲閣斷好移來傍
白鷗

訥齋爲林大叅題

回軻此道本無殊一辯千年更一愚果欲照依
真樣子也須斟酌此吾廬挨排今古非輕事語
默乾坤有聖樞老我只將時字看欲題山閣問
何如

天全亭爲秦方伯作

天人此着豈空私可向龍山浪一詩肝肺自家
真許照古今何感不容知百年鼎鼎成今日造
化慙慙說小兒論到山亭仍及此莫從將聖得
癡疑

留別王湖州

老脚江南不厭頻百年真擾夢中身停雲欲往
知何處傾蓋相逢亦此人衆妙已窮蘇子論有
餘還共小坡春留詩只在湖東水明月相思意
更真

留別湖州沈秀才

南潯西雲此湖濱十日扁舟未肯嗔病裏老狂
隨處謬意中吾子十分真儘堪酒濫吳歌月不
放花隨我輩春那得污尊亭上坐等閑長記浴
沂人

寄藏靜學

老分偷閑活水邊東風忽泛過江船主人高興
杯傾海風漢狂歌月滿天橫玉不留待客債金
沙長記著鷗泉虛名潦倒湖州路愧盡雲卿賣
履年

送陳掌教

官到瓜期鬢已皤好隨諸少問巖坡一犀水恠
燃初盡白日青日照已多胡文悟來當易退馮
唐老去欲如何蘇庠但問蓬萊地公有仙風道
骨麼

寄黃州劉太守同年

天地長留萬古緣百年老脚是山川東坡自古
黃州地太守而今赤壁船萬事倘來真大夢人
間了處是浮烟相思豈浪無詩和草閣西風月
正圓

和羅黃門先生梅花

東風春管盡江城除有梅花更沒清何物陰陽
漫邵子儼然清苦畫延平絕直妙處無詩夜最
好看時是雪晴老我相期無限意一溪寒月半
窓明

雨宿羅漢寺和善鄉員外二首

萬壑無杯盞一莊白雲隨可借飛觴行歲夢有
平生路回禹家無各自墻局促轉駒終日短扶
搖鵬背此天長好知黃石山中伴畢又乾坤一
子房

天地那容也謬莊白頭還醉我公觴溪聲夢醒
偏隨枕山色樓高不碍墻定性無書天我泯思
雲有趣古今長可知漏洩西林意詩滿寒金月
一房

天峰閣堆石山成

周翁堆石巧於畫我遣會兒聊拙馬自笑偶來

扶病處豈知重見結繩前溪泉漫引聞流轉野
樹移栽老屈拳莫道野夫惟愛此深山面目本
枯偏

定山甘雨彌日懸想松厓諸田亦皆沾足
秋成碗中飯矣明日桑柘影中斜陽社酒
松厓與我傾倒令叔酒中名仙亦不得高
坐無分也書以志喜錄上一笑

江疇四顧總如焚一夜甘霖遂解紛活水我猶
堪飽飯松厓天况與斯文粲粲社鼓堪酬雨攘
攘秋田辦割雲酒米許同三百斛也招令叔共

醺醺

聞縣中祈雨連日未有得而密雲北來定
山已如注矣明日縣侯謝雨相無籍之人
天地久不收管縣官不當顧盼蒙此佳貺
盖出望外遂用前韻聊以志喜

何處心香與

帝焚人間祈禱亦紛紛蒼天自管仁民意下土
誰為謝雨文春毋不乾花縣樹帽真狂戴定山
雲催租不有蘆塘犢誰雨誰晴只醉醺

寄任生之叅議用送行韻

四首

秋爽曾携坐馬看是爲垂綫是垂竿留連萬古
知非淺老病深山見頗難鴻在雪泥留指爪天
來草閣了闌干行藏斷定公知我潦倒終焉七
里灘

醉把浮雲笑笑看黃紬被裡日三竿孩心未覺
相非是狂藥寧知痛飲難民物自公真可拜乾
坤何我不相干古今認得真相契不道無詩寄
釣灘

許將南北欲成看空有人間百尺竿但恐獨行
寒影亂不知進步白頭難匆匆描畫何勞顧了

了浮華漫不干問法沙門真護否小亭痴坐月
溪灘

忽忽那言信眼看巨鰲元不論長竿昔賢枉說
屠龍易此日真聞出手難洛下小卓知邵子國
清饒舌笑豐干相思敢只無多話月在千峯水
在灘

施公節在顧定山詩以贈之

堯夫窩裏正生涯何處能來客更佳九曲天幾
真活水兩人意思在梅花伯休偶自同雲谷仲
默那知又蔡家千古相留真委息本無文字向

人夸

寄東昌謝通府

賢聲川湧到柴簷本分人間可浪嫌別駕一官
方此去東昌老萊至今甜斯文天下真同與聖
學階梯未舍廉萬古北窓間醉處得無安穩睡
陶潛

種唐毬子樹於天峯閣前周景和加繫葉

馬詩以贈之

弄得唐毬綠樹柯畫雖馬夏亦難過天峯往日
三分看風景而今十倍多何處鳶魚還此妙自

家意思柰公何病夫不是文章手慚愧當年郭
橐駝

送施工部出守岳州

醉眼茫茫信欲有百年契合古人難誰知老病
扶犁手也得先生共肺肝聚散有天擡皂蓋行
藏無地了漁竿岳陽樓好湖天闊倘許相思一
倚闌

贈丁侍御印馬還京和呂少卿

一馬能教鬣冠兩淮要使見祥鸞休言袞職
真能補只此吾民亦自安天上使星還此老人

間廷評是何官歸臺若畫龍駒進一卷飢民一卷寒

壽馬氏母爲其婿金戶侯作松厓求

青山勞馬問風騷且與溪花放酒瓢舊業此誰
夸蔡琰貴人吾敢論韋臯天乎賢孝真佳婿詩
也幽間亦壽樾此意松厓吾敢拜古今開眼不
須高

廣信二周生枉顧定山贈之詩

千里敲門到白雲山深地遠亦勞君百年此學
真誰問二子人間自不群道豈尋常何敢負我

將六十且無聞斯文但囑丁通府又許西江一
派分

用韻寄黃提學先生

白雲反手亦青雲不把荷衣又蓋君萬物且知
皆可與斯人能謂不同群一絲九品難偏重伊
傳臯夔也共聞稽首故人知我意山林朝市不
須分

寄沈方伯

意到爲雲亦頗濃更誰東野化爲龍一言此老
平生外千古詩人五字中京國交深賢故舊太

湖天結主人翁斯文豈止論韓孟安得無詩七十峯

用韻寄黃提學

秋老青山色更濃年年此地問元龍狂搔短髮孤鴻外病卧高樓細雨中詩寄故人如見面年過五十敢稱翁何時許作西巖會一日一壺傾一峯

定山西巖奇特甚

歐陽侍御乃尊挽

是子人間有是翁烏臺不減釣臺風

朝廷但說今程灝此老誰知又火中塵臺本無

生死隔賢豪長見古今同可堪短世傷心淚送與斜陽沒斷鴻

答嘉上人二首

方麴往年聊障面曾無一語到平生偶承和尚垂慈念也及山翁賤姓名夢醒梅花憑草閣詩來星斗動江城老知詩句多隨口不敢吟壇濫結盟

老子平生何所有半軒蝸殼一乾坤病軀豈敢求他顧老馬聊知得自存屋後居山那計破溪當濯足不言渾高僧果許頻來往落盡巖花自

掃門

定山和老痴韻

斯文無地與狂瀾到處浮屠到處山世有異端
終自惑道無孟子托誰閑風光冉冉聊隨伴今
古寥寥只覩顏安得從人南海上太虛歸後便
東還

江上偶作

蕭蕭草閣管江烟已分從今到老年明月可人
垂釣坐北窓隨我枕書眠東坡老子門冬酒康
節先生擊壤篇到此無榮亦無辱老懷何以不

條然

白雲為吾掌教作

白雲紅樹擁江臯展轉衢山望已勞歸計可無
憐此老虛名終是累吾曹親知孔孟真難遇始
信巢由不是高明月滿天真自好老夫今亦買
魚舸

答李西涯

十年風雨別長安笑把無窮作夢看縱許浮雲
終日定誰知去轉此心難翫花採採江空遠湘
水茫茫道路艱讀罷離騷風偶急釣船吹上子

陵灘

送南海范規

每見江門說范雲花山日日遶吟魂小童忽報
來何客野鶴昂然立我門口中公甫詩無愁手
裏芙蓉杖一根一語未終還別去月明人白白
沙村

送廬陵陳先生

十年衣鉢笑人狂何許書來問異鄉世路誰知
今夜雨師生相見此茅堂聖門自古真傳妙吾
道中天白日光萬里巴丘離別夢定先舟楫到

門齋

張戶部彥質過訪有作和之

敢將知己定半生二十年來幾合并一驥天涯
還萬里兩人今夜自三更病夫江上漁樵計孝
子人間父母情把酒長歌無限意閉門風雪滿
江城

和李白鳳凰臺

千載荒臺鳳不遊青天江水各東流九疑有地
埋虞舜四海何人識孔丘歲月勞勞悲白髮古
今滾滾換滄洲憑誰放起登臨眼分付諸公莫

浪愁

陳九疇過訪

正作希夷睡一齋夢中有客打門開誰知陋巷
窮居處也有閑人爲我來吾子少年希聖解老
夫白首釣魚臺卧林一語真肝肺莫遣他時誤
不才

別徐光岳宿靜海寺

展轉松床睡未安可人何處此燈殘江湖到底
身堪老風雨今宵夜只寒天地行藏知我少師
生恩義似君難欲知孤節動拳否會把僧房此
夜看

寄蜀中徐山甫

秋江一去渺難尋白髮漁舟坐滿替天下鷓鴣
渾此世山中龍馬老何心聖賢自古嗟誰過此
老而今見亦深江北鄙夫真可笑也憑堯舜學
山林

定山先生集卷之四

定山先生集卷之五

南京戶部主事雲南陳道編輯

南京戶部主事四川周滿校正

應天府江浦縣知縣桂林劉縉

儒學署教諭陳應奎訓導龍壽同刊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金谿黃憲重訂

南京戶部郎中太康何維同校

應天府江浦縣知縣廬陵蕭鑾校刊

江西道監察御史邑人朱賢類次

七言律詩

送新友弓大方會試用大司寇張老先韻

數峯醜挖華山窓世事乾坤已乞降到我白雲麻屨
幾共君玄碧酒盃雙賢人道本芸香閣漁者天湏白
鷺江消息杏花春萬里殿元明日在吾邦

無逸子 二首

驅馳百聖無遺力此老平生亦健哉上古義圖今獨

玩世年周憂老還來百千萬古天流轉三十六宮春
蕩開肯信定山痴老子元如泥塑坐高齋

萬古能教白髮新聖賢何限此中頻心齋印得
顏真樂恭已何為舜亦人動盪風雷還日月閑
哉天地却星辰莫言此意誰知否輸與江門老

病身

生挽史孟哲

儵哉殤子真千歲遐矣彭篋只頃時太始未

吾有我乾坤却盡子無誰達隨螻蟻烏為食謬

許雞虱晚伏知識得邵家元會了也誰呼酒為

天痴

和老痴

乾坤從子聊相問看到梅花也妙哉此數却從

何處起老夫親見伏羲來有言已便妨談道無

物何由更惹埃獨有痴翁知我意閑隨殘雪其

西齋

與懷玉三宿官舍和韻

誰見霜威不可涯
麻衣也許就賓階
公如司馬今還有我豈堯夫也
一來明月梅花三夜坐
小窓書卷兩人開
或行或止皆吾道
說與傍人莫浪猜

懷玉送至龍江舟中而別用韻

三夜攤書共燭花
先生高興尚難拿
還騎烏府青驄馬來送
龍江老釣槎
水鳥野懷雖去雲
龍深望本無涯
何人更有相思意
不到長安御

史家

白沙答叔亨御史有此語
余借答懷玉亦有為也

吊易羽士姜守一二首

一鶴西來瘦有餘
每將生死問何如
幾回見我扶還拜
兩月來書病不除
枕上希夷千古夢
手
中莊子十年書
人間若果神仙有
願候新江舊
早廬

自雲丹室坐雲微
生計那知與夢非
鏡裏白頭

誰再黑
人間病鶴本難肥
題詩巖好書頻到
止

宿寮成願卻違世
道交情終一痛
秋山老泪許

誰揮

皇都盛覽

一個長叢樹木瓢山人也許看

天朝希夷在古雖辭宋巢父而今却拜堯此日

聖君賢相出京師十雨五風調明朝得見

朝廷治歸去山中睡益牢

林泉詩卷

誰能一日忘天下高枕青山白髮深鳳鳥河圖

終此夢白雲流水亦何心明良契合從天地孔

孟行藏自古今俯仰百年供抱膝不須關起計

龍吟

唐莊別業

買斷乾坤萬頃煙土床明月枕書眠天分皇極

三千運我領烟霞一百年流水空山圍草屋小

車白帽戴青天也應悞得程夫子堯舜浮雲過

眼前

挽容彥昭

墓中誰打彥昭碑一之來送彥昭墓詩白沙所作老泪西風可

盡垂敢向青天呼此友不知白髮長何誰彥昭詩止

四九京夜路書難到萬里江門我自遲請江門

會白沙彥昭多少交情言不盡長江留寫哭君詩

昭宿約也

寄白沙

一夜風雷喧海角先生方枕曲肱眠蟬蚩大樹
人徒撼太華中峯自不偏豈有醜人如叔子莫
將朋黨論伊川廬山絕頂真無有請看公來屋
數椽先生去歲除夕有日明年此夕公何處好在廬山最上層故促其來也

東園爲胥江范能用乃翁作

不墮人間醉夢中此身誰道是懸空何人敢唾
胥江水白首今看范老翁人物古今還幾個風
光天地本無窮我詩莫道無差別羸螺螾蛤舊
本同

答周天慶用韻

夢中換骨紫陽巔又是人間五百年江北人無
今孔子句容君是大茆仙武夷白首扶筇坐太
華青天枕石眠傍柳隨花通幾日可忘携手過
前川

蜀山草堂爲沈月作東坡舊堂址也元爲
獨山東坡去犬爲蜀今從之

誰許人龍萬古真草堂還作一番新東坡老黯
真何物太白如來又後身自古山雖曾有犬後
來秦亦豈無人公墩我屋休相較滄海看飛白

日塵

丁大尹在顧定山夜話

何許書來識姓名遊心樓在白沙城平生自信
陳夫子此日真逢尹彥明病眼一燈三鼓坐斯
文四海幾人情與君多少難言話一夜千莖白
髮生

休寧汪進士在顧定山有詩和之

留君五日溪雲坐共看溪雲且莫歸詩思兩人
秋澹澹老懷連夜雨霏霏菊還戀節移盆瘦蟬
略經霜送酒肥倘肯重來須記取槐花流水是

柴扉

送張司寇老先生

劍氣誰消颯颯疑逢人不恨十年遲名從天下
兒童識清有江門處士知烟水釣徒應我是
朝廷元老舍公誰奮飛無限相隨意祇是雲霄
羽翼垂

修縣誌新江書院作

老子頽然病一齋今年誰遣著書來史官天上
無名姓縣誌山中作總裁大筆總煩諸彥俊白
頭高坐老迂才逢人莫訝書成否萬古群經萬

古埃

壽素庵母

未信扶輿自有身三年此日報誰頻肯無天下
尋常計何止人間八十親朝箇南山惟此母陳
嬰虞舜豈他人題詩許刻堂前石萱草花開十
萬春

一葦為蘭雪翁作

如此江山如此翁一瓢無始亦無終偶忘南北
東西處自泊清虛一。大。中。老。鶴。夢。回。驚。白。日。片
帆天闊掛光風我家亦住逍遙國萬里虛舟月

浦蓬

滄江吏隱

巢許伊周無彼此江湖何處不堪居人雖世網
埋頭處天在先生放酒餘蕉鹿豈知身亦夢濠
梁吾恐子皆魚眼前識得無窮趣一點浮雲只
太虛

挽侶處士

老看身世等浮漚還與乾坤造化遊海岱白雲
聊自晚魯山明月為誰秋百年先友空碑記一
代高人只土丘索莫新莊何限恨開門紅葉浦

書樓

與太虛覺天二禪僧

覺公儀度人誰識昇也玄微我但知石上相逢
松寺晚天涯留別草亭詩青山作伴誰當主白
首同心想未遲我有冠巾俱在此魯齊何恨不
同時

霜嗟洞天追和羅一峯

萬古金牛老洞仙白頭黃鶴此青天羲皇風月
閒吟裏周易乾坤未畫前古石大書南岳叙虛
壑橫閣武夷船可堪一灑千秋泪山自空青水

自爰

白沙先生至定山和韻

湖西不了曹溪約江北扁舟未肯閒多謝先生
真好夢白沙詩云莫言但果然此會不人間泊
詩云何時到江間紫金丹好神仙過太極九空日
月還但得晦翁同老此定山須作武夷山

病眼二首

天噴白眼陳叅政我輩山中白眼誰世事相乘
難兩得先生內照恐無虧殘書漢楚燈前墨章
閣江山霧裏詩一點明通終可藉濂溪夫子是

神醫

病眼今年病欲枯
山中長弄藥壺蘆
誰爲龍腦空青主
我自丘明子夏徒
世事豈須求黑白
人間到處只模糊
故人莫恠程文炳
不遣醫方到老夫

寄吳憲之侍御二首

王節留詩老樹灘
可能還憶釣魚竿
相看雲水無三舍
不寄梅花又兩寒
醉枕柳根容我睡
諫書天下爲公看
相思欲採芙蓉寄
只恐江深水

冷難

老眼橋湖見使旌
東風吹滿過江城
人隨一路山花舞
春共前年御史行
此老自堪邦國俊
吳元與淞江清
腐儒不管人間事
飽食能無愧太平

驄馬朝天爲戴元吉侍御作

行色秋江萬里深
山中頻送馬蹄音
諫行言聽直誰事

主聖臣良是我心
肯許巢由甘自老
本知堯禹在於今
相逢莫恠題詩懶
兩月頭風痛不禁
落葉秋霜送馬寒
題詩迂蹇竟誰干

聖朝海內長無慮野老山中睡亦安御史祗今
爲寄重諫垣從古盡言難明朝或有垂衣論願
與山中拭目看

壽陳天益乃翁

輸贏不作人間夢老氣平生亦頗豪醉裏江山
憑酒棧眼前金紫付兒曹閑隨白日漁舟過老
放青天柱杖高我亦何時同草屋飛來峰頂看
江濤

送劉叅政之陝西

河山萬里陝西東此地曾分與召公

聖世祗今須此老天心自古托疲癯太平經濟
俱分付異代人才自不窮笑我生逢堯與舜却
將衰病作漁翁

和蔣侍御中秋賞月詩

廣寒何處渺層霄翹首無言思得寥仙兔有情
憐老病桂花無豔托誰嬌天心自古圓還缺世
事隨潮長復消欲把霓裳聽一曲人間天上不
勝遙

挽

蒼天水月許孤襟不遣青山白髮深障麴幾年

猶我眼折衡千古更誰心浮雲世事愁難昨流
水長江哭至今欲擬招魂歌竟短夕陽秋樹冷
空岑

梅溪草亭爲新昌胡處士賦東川舅也

夢中天姥鰲峰幾不到梅溪小小園徐氏外甥
今偶見舅家風槩頗能言萬峰明月長三瓊十
里梅花可一軒老我漁舟他日路不知可許進
柁源

登定山和光岳二首

萬事人間偶喚醒歎椽我屋傍秋藤醉眠老石

三千又知在青天第幾層望外虛名何我敢眼
前門戶是君撐十年面壁收心坐祇好平生去
一矜

我山只有我乾坤光嶽今看乃謂尊何更太山
何更華是誰祖父是誰孫源深豈覺人難到溪
晚聊知月可捫幾處只堪狂老子年年牛背舞
斜曛

閑叟爲梅溪胡處士賦和光嶽

聖主狂奴自古容溪山此意便無窮誰知宇宙
千年病我與先生一樣風越水以東惟刻曲子

陵而下幾漁翁閑忙莫問今誰是時止時行道
只同

送郭子昇同年和韻

姓名久接青雲後江海相逢白髮前
夢裏浮雲那自定眼中龍馬竟誰鮮
五千書卷吾甘老三
百英豪子最賢萬里江西臨別酒一杯何日更
同年

寄奉宗伯一夔謝先生

南京分手各西東一紙書來十載中
皂蓋與公憑

聖主青山老我任蒼穹
乾坤萬事人難定朋友
交情道與同
獨坐五湖無一語
滿灘明月伴漁翁

雪晴

老脚長河已斷冰
忻然簷日偶東升
陽和果得真相愛
殘雪支吾自不能
眼底梅花俱笑笑
馬頭山氣各騰騰
明朝便有扶筇計
何處西華第一層

養思堂

肝肺

君恩已四方此身天地可容忘百年存沒真吾事
萬古綱常只此堂涕泪總深收豈易班衣未
破舞酒長可知本分無窮意大舜曾參孝子常

爲南海何孝子作

誰將罔極報能深萬里尋詩到卧林滄海白頭
雖此老人間孝子是何心道須在我光前後人
有何言賴古今安得古人參與舜每憑天地共
吾襟

文太僕之京過定山言別詩以贈之 二首
下馬相辭坐釣簑

君恩極口又鸞坡蒼天臣子吾誰者白首溪林
病獨何自古行藏雖有道太平田野豈無歌高
才總萬區區輩簡拔如公更可多

一笑曾蒙舊雨知相留今果得吾師平生卻學
心徒切老去凡庸拜悔遲燈火定山聊我榻草
鞋天目更何時白頭但恐還相弃寫在溪雲贈

別詩

與孤鶴翁夜坐活水草亭

溪雲把手共幽清酒醒香茶罷復傾可了百千
餘柄話豈朦三十五年情月明草閣看橫榻風

在江樓送打更却憶白頭王處士幾時同此共
鷗盟

南山為滁陽傅翁作

雲水芒鞋不放勞半林秋占子綿袍肯誰眼孔
無窮在見此人間一個高西華有人徒費費此
征無句敢言豪可知萬古蒼峰頂更有青天屬
我曹

周禮過江為余作假山成謝之詩

秋山老癯欲誰搔又為西厓過晚潮活水源頭
容點綴天峰閣下見岩堯道心我豈朱元晦書

意公如盛子昭會把乾坤拳一石不將真假到

山樵

焚黃卷

風燈何自許堪憐容有人間萬古綠晝夜死生
真此夢乾坤竹帛果誰賢百年儘了觀真意兩
誥初收斷髮天老坐枯松板哭盡留詩吾獨愧
三遷

九日同吳獻臣登定山高

登高不把病中休笑插黃花各滿頭醉倒酒杯
還不放也知明府亦風流斯文幾處能今日山

寺他年說此遊但恨老衰詩力減絕無一句侶

羅浮時獻臣山亦白沙先生詩集

送衡州龐檢校之官袁州都事

浪蕩分宜眼又開題詩何許是蓬萊石鍾蘇李
雖天與南岳朱張已袖來天馬有空馮放馬鞭
楠無地莫悲材老狂也直無馮據吟爛沙頭月
一臺

方景瞻還南城借松厓韻

四海無家更說家且將行止問江霞知君脚力
嘗應遍老我頭風痛愈加萬事到頭終外物孤

舟何處不天涯故園到日重陽近莫向尊前負
菊花

送高大用進士放回

禮記餘姚世絕高君還禮記冠餘姚才名不忝
真如此鴈塔誰能久寂寥天地

聖恩吾不死臯夔相業子應豪明良正此磨歌
日莫向青山濫濁醪

送王提學之大理寺丞二首

黃紙東來

命亦新恩光流動滿秋旻萬年天地真逢

主一代明良實有人何處斯文能此際誰家樞
李偁公春白頭莫道終忘世夜夜山中夢
紫宸

薦剡群公一尺中也勞牘尾著漁翁淹留歲月
真非錯老病山林自合窮自古冠誰無貢禹近
來香只爲南豐別離欲寫無窮意都在青天幾
斷鴻

獻臣明府枉顧定山去年自嶺海至今年
自京師至此意此情何可當也於其別去
詩以送之

嶺海來過不作難一年一度問漁竿黃花病裏
雖真愛朽木山中豈足看今古短檠閑對酒江
山晴雪此憑闌殷勤欲了相酬意折盡梅花贈
馬鞍

兼美堂爲劉祠部作

人間報答可虛徐大扁高堂意有餘今古書香
誰父子乾坤盛事幾能魚百年

恩寵雖無比三代忠良更可書此境倘能真了
了天高海闊仲尼居

書吳親十詠卷後

罔深恩本昊天此心爲報亦何緣
膽肝欲儘無涯吐精衛那知不可填
何地挂塗無大記向來歌哭且伊川
倘看割割昌黎說稻錦人間更孰賢

徽州方純吉枉顧定山有詩和之

溪雲真愧此衫長老去山中百事荒
貧叟略無他敬客山中惟有一焚香
詩人本自方干後賢者還生仲晦鄉
明日碧梧陪坐處便將留鳳扁茆堂

壽章太守乃翁

人間萬事果蒼天既與

褒恩又與年自比錢鏗無別語老知茂叔本誰賢
民心冬日黃堂裏杖屨春風白髮前此壽此封那止
此千年東海一神仙

寄元敬性夫

性夫論別與詩辭元敬山中亦寄詩病老虛名何足齒
二公高誼可從知經書在古真糟粕義理人間自繭絲
撥盡寒鑪煨栗火不勝相憶弄殘卮

茲節堂爲方節婦作

人間節婦共稱賢一死當時肯自憐此念無窮
真白日遺孤何累不蒼天門衰祚薄家殘後海
闊江深晝哭前萬古綱常聊自許不知旌表減
何年節婦不肯以減
年而得旌表

答番陽丘太守

樾花池上果誰栽公有樾花遶屋開官是往年
還俗做仙從何處脫胎來風花老去何書卷烟
水間來祇釣臺莫恠寄書狂不答本無言說更
誰猜

南海梁宗烈枉顧定山有詩和之二首

何處芒鞋步欲穿幾錢還上過江船戴將笠影
江門上來照溪雲活水邊古器看來元自別新
詩拈出盡堪傳青山可到南川外更結斯人萬
古緣

穹蒼萬事豈難知閑與溪雲一笑之

聖世我慚非稷契華山天賣與希夷尊堯有頌
真容拜註易無言每過願活水遶家都是酒客
來閑共兩三卮

答志學員外

短札新詩每寄將廟堂何意也茹堂雖看此老

深相愛自覺樵夫不敢當流水行雲無固必青
山粉署有行藏山籬莫歎無緣到細雨年年老
菊香

送介卿主事

一歲柴門爲幾開老將何處答高懷每尋竹底
泉聲坐不喝松間道子來歲月堂堂吾病叟乾
坤的的子清才英年如此人如此萬古他時肯
易猜未作李卿滕子如相門籬底黃花只舊枝
蓋無簡滕李二公以公爲二公之代其不
敢忘情於
舊知也

送冒地官出守武昌

未把乾坤了鬢蒼十年京國漫爲郎

帝將赤子求賢我天派先生在武昌萬古不磨
真俊傑史中可愛獨循良定知明日湖湘路人
快青天祝鳳凰

浴香泉和韻二首

滂滂真源混一方孰知根底自陰陽閭纔擗髮
知非旦老却銘盤欲愧湯千古吾身誰疥癬一
杯此水漫疏黃月明浴罷歸來晚春已氤氳盞
八荒

流出青天月此方一泓滾滾一春陽人傳蘇子

門冬酒天作江門附子湯投足豈能忘浣濯置
身端未判玄黃也知地勝因人勝井滌何論到
寺荒

敷山書院

千年糟粕幾兒童燈火山堂夜夜紅世道不知
文字下心傳豈在蠹魚中難嗟此學全無術肯
後人間寸補功我問敷山今主者誰家庭草白
春風

寄姜惟貞太守

釣草乘老謂東風千雪鷗波更向東雨笑龜蒙

曾侶我便雖張翰不如公江聲海色留孤艇月
影湖光弄兩翁却憶西涯今學士廿年無信托
歸鴻

答主敬少叅

風漢痴人果是痴人間此謎豈無疑夢中說夢
元非夢詩外求詩自一詩周茂叔圈無極後邵
堯夫弄一丸時白頭豈有圓融妙深謝西邕少
伯知

雪中和允崇 五首

梅花香影正匆匆下馬勞君活水東雪片不愁

如席大主人惟怕酒杯空興非安道真能盡詩
豈微之所得王今此可堪成故事太丘翁又定
山翁

我有何能敢屈尊也勞雲水下柴門溪亭此樂
雖堪賞薄酒山瓶也自溫雪月滿前都若此乾
坤今果欲何言無端點盡天幾妙千古詩家一
字恩

滁陽殘日在歸驂更莽天
年問結菴吾子溪山
元有味老夫天地只迂談
年常有酒君須盡如
此無詩雪亦慙眼底梅花更何處不尋山
店過

溪南

溪山何必畫
羸驂活水痴人不出菴
雪月風花
間日弄陰陽
奇耦共誰談
無言自得玄
天妙有
畫還成
賣兔慚到此
北溪終可語
得朋真是在

東南

連陰不出果無驂
只也蒙頭破草庵
獨把一杯
看雪坐便知終日
與天談
擁殘敗絮貧忘累
和
每無詩老不慚天
我不留門戶在龜山
立處是
河南

雪中和趙地官三首

六出人間管去留自須尋樂不須愁許誰太極
圈中妙不向梅花雪裏求到處江山真樂土此
身天地只虛舟也知清透詩家被富貴都忘說

夢州

人間萬事是天留元本無愁可浪愁閉戶總非
顏氏懶執鞭真豈仲尼求對局兩陳敲凍子歸
簑一棗卧漁舟明朝有興還堪至莫問青州與
趙州青州酒趙州茶也
尊酒真勞半日留風花開眼欲誰愁人逢此雪
誰能厭詩到今朝豈用求君總觀梅如玩易我

歸騎馬侶乘舟年豐敢自山中拜直北遙看是
帝州

答允崇二首

江山隨處便堪留何物公眉肯上愁天地此杯
那可失古今同氣自相求晚峰殘雪詩都畫暖
日晴江客有舟開卷英風高格在二公元不數

蘇州

允崇欲待
雪渡江

霸橋驢子是誰駢不信詩成活水菴人有伏羲
還我否天將坤卦與公談一幾未泄梅先露萬
里交輝月不慚天地斷分南與北如何看北自

成南

東坡雪詩善用險韻王介甫趙昌谷諸老
和之皆以爲不可及余因其言遂戲和之
四首

萬物乾坤都自在莫將詩律關精嚴一陰有片
皆成六天味無窮不在鹽貧老但惟俚拙火比
風徒自撼茆簷新晴又與新詩約忽露西山十
二尖

人間道眼留真妙雪令相看一果巖萬里江山
無色界一團天地水晶鹽梅花野店藏詩句

馬西山閣帽簷往日獨思朱仲晦朗吟飛下祝
融尖

四時佳興皆堪出白帽光風映小車萬古乾坤
留卦畫一年消息到梅花門墻峻地伊川學雪
月高天邵子家開眼天幾無不是有人詩句只
魚義

讀書懶對西窓坐糟粕回看亦五車自古無言
知本靜人間有眼識空花天非個者難言妙詩
笑東坡也作家幾夜蒙頭漁艇子騰騰睡倒月
溪義

和石洞僧二首

花樣還真有別傳。一花開更一花鮮。大音本只無聲妙。老局能誰一著先。到處痴人堪說夢。人間痼子最能言。年來人我都忘却。不管誰為後與前。

何處圓融是。的傳本無奄。處本無鮮我。生太極纔分後。誰見乾坤未闢先。果老晦翁元不偶。定山石洞豈徒言。驚峰百尺竿頭上。又舞溪雲大雪前。

送廷貴通政侍親

何處鹽山此故林。青天開眼白雲深。有

君理固難言去。無母臣誰得至今。一代明良終我念。百年忠孝是公心。顯揚要識乾坤妙。萬古

皇夔萬古參。

與李敬熙七首

細月有與病坐遲。相逢連夜幾相思。欲將老眼

號天。泪痛灑秋江。教子詩秋江敬熙號敬夷狄

虎狼尼父嘆中華。男子邵雍痴。喜音日望簷前

報先有山家凍鵲知。

多承携拜令翁前。一尺長眉八十年。忽憶老親

埋土壤可勝血泪漲青天百年欲死成吾恨千
古何心累子賢每望聰明長不及此懷還莫老
夫偏

千言萬語在溪橋逆耳深知老舌饒自覺此天
無半寸欲將何處動分毫綱常父子誰甘滅斧
鉞春秋敢自逃以我舊從親黨後得忘天地幾
長號

五世堂前忍泪過誰知微泣變滂沱傷心萬古
明朝緩指眼三綱半月多縱不尋常吾輩改其
如天性自家何若將他日尋慈孝遺臭流芳耿

不磨

傷心泣涕否還真只把詭譎瀝膽頻鷹隼鸞皇
都在我曾參大舜亦何人但知天下難爲子豈
有人間不是親倘肯憐然慈報後拜公千拜拜
蒼旻

子道誰卑父道尊可將定位問乾坤人言莫謂
何須卹天鑒還知略未昏千古是非良自我人
間禍福恐無門老泉明論公曾讀但識雷霆亦
理存

百拜焚香不隔簾青天只尺罩茆簷老親念苦

慈還在

聖主恩寬律頗嚴得罪舉凡皆可禱
揅著除此欲何占千莖老髮垂添白
幾夜因君白更添

強通致仕

草閣傳詩還再拜一江其柰老懷何
先生此去真休早賤子平生是病多
天地幸逢今

聖主江山誰肯戀漁蓑老臣要儘深
山睡莫忘明良萬古歌

題馬秋官謫判廬州卷

朝躋

廊廟莫山州南國衣冠得壯遊郡郭
荒寒雖此

謫

天王明聖是臣尤禁香有閣終朝閉
失馬無心萬事休豈有賜環今尚早
乾坤何處不天留

廬墓卷為惟則軒賦

廬墓聖賢中道否而今廬墓却稱公
百年自盡親喪裏萬事還堪義起中
此論宰予言果謬當年子貢意何窮
平生大記成虛讀敢向人前說異同

雙挽卷為李都憲題

一與江亭坐月高
澆靈風氣盪吾曹
江山不管論何自
天地安能見此豪
磊磊教終程與丌
堂堂果稷還臯千
年留得傳家在
不但天恩老豸袍

一樂堂爲何都憲作

往年重慶拜詩遲
一樂而今更許詩
厚積何人真自管
皇天老眼更誰欺
平生讀易義親見
終日焚香邵亦知
俯仰不須呼孟子
本無愧怍是吾師

吳宗道醫已入神品
張旭草書宜僚弄丸

非誑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又在宗道詩以謝之

醫國堂堂到幾豪
向人說夢本徒勞
名家大手公真妙
此日天峯眼更高
草聖百年元醉旭
弄丸千古只宜僚
老懷天下都無恙
願與人人拜聖堯

六合別俞邦誠

孤舟一雨帶秋開
何處弓旌萬里來
已分深山甘朽木
豈知

優詔起非才
人間百事添霜鬢
老去虛名愧釣

臺把手欲將離別句不勝千古送秋懷

高郵王鴻漸母挽詩

一夢詩豪不自由短蓬疎雨問高郵
每將斷髮憑誰氏果見移家在少遊
萬里升堂空再拜百年開眼信浮漚
佳兒楓落吳江泪一灑西風萬古秋

過淮

渺渺秋風送客懷醉擅老眼看金臺
三千里路今猶在二十年來此度淮
天地豈勝容俯仰聖恩何處答涓埃
邳徐幾點飛鴻外又長秋帆

帶雨開

房村將至呂梁用前韻

漭泱無窮放此懷人間著處有高臺
病隨山水還欹枕老愧風花又過淮
幾句自家真意思滿船書用古塵埃
雲山圈出洪頭路一幅分明太極開

過徐

上洪亂石總煙汀滿為徐州欲小停
一代乾坤今險固千年楚漢舊襟形
問人燕子渾非昔遺墨東坡尚有亭
向晚移舟初入沛不勝回首亂

山青

和叔毅

北山一夢可忘君不道移文更有文到處河山
終與點人間富貴本浮雲

朝廷禮義真三代治世人才自幾分開倚柁樓
無限意白頭詩句滿秋曛

柁源寄家書

秋風莽莽問何如兩月長淮更望徐幾處客懷
憑酒殘不勝兒女又家書無程不急趨
君命有夢空歸到草廬安得

聖恩憐老病青山還我舊漁漁

兗州逢白顯

小繫湖

天萬里舟豈勝懷抱在西周老竹吾道逢知己
天送先生到兗州旅館添杯更短燭莫林隨興
寄深秋白頭又作明朝別多少行巖醉倚樓

曲阜道中

岐路周回午日光萬叢紅棗萬家桑自知白首
觀吾道何夢今朝入聖鄉天下幾家還孔廟眼
中數仞忽宮牆可能尋得源頭水沫泗無窮一

派長

謁孔廟

萬里乾坤萬水東。偶從廟貌得瞻崇。六經比學
千年外。萬古心香一瓣中。自有此天人。不夜。雖
無壇樹杏。長紅何人主。靜濂溪後。不到門墻自
聖功。

許季升都憲父母輓

江山何許問天開。生却能祭死却哀。河朔精英
終萬古。太行天地幾幽臺。眼中許把英豪論。天
下誰無父母來。我識偉人真。聞出韓公雅。且當

公才

挽許舉人季升子也

嗚乎何可論。爲蓋柱也。焉能夢作車。邢子秋風
雜。官場顏淵八十。豈乘除珊瑚水底。真成脫天
馬人。聞得父居哭爾。豈徒令折桂。千年老泪欲
橫裾。

濟寧舟中二首

長安渺渺送歸鴻。詰曲舟行樹靄中。能走豈如
閑睡穩。老年爭與壯年同。滿將海氣供詩興。難
把荷衣犯北風。安得

聖恩憐老病江湖滿地著漁翁
不管青天問去鴻百年都只此杯中千家小聚
村村暝萬里河流岼岼同遠樹入河留返照布
帆隨力飽西風南來北往奔波地留與兒童笑
老翁

東昌舟中 二首

萬里江湖數起居乾坤歷歷過青徐得風水遠
孤帆外牽月河長百丈餘俗債可容還醉筆老
魔猶與戰殘書可知酒興今多少自點秋灘問
買魚

何地江山不可居風光滿眼已非徐王程筭路
三千外老病趨

朝五十餘北闕到應還幾日南船來即問家書
子陵灘水蘆花月猶憶秋江舊釣魚

舟中 二首

莫靄千家望欲平風光著處有詩情秋燈小榻
將望驛問何程同行我亦朝

天客兩鬢羞看雪亂明

百年高興未全平在處風花在處情老夢到家

還萬里小詩歆枕欲三更詔承
君命羞吾駕驛送官船愧客程
曙色滿河船盡發隔波天映海霞明

憲副陳瑞卿乃兄哀挽

霜臺共雨醉臨清許爲難兄打墓銘
老泪遺碑空自灑蒼天豪傑偶虛生
諸公斗印皆懸肘此老何誰託請纓
他日我來尋八陣敢題諸葛與新塋

直沽二首

乾坤何地許孤襟夕雨霏霏島樹陰
時止時行

吾病在潮來潮去海門深魚鹽自足民居利
奔走全非老去心白首偶同劉憲副小樓春色醉

豪吟

謂西涯侍郎也

匆匆光景到香醪萬里天涯兩鬢毛
北海風回帆腹飽長河霜冷岬痕高
寒城歛霧山俱出老句橫秋氣亦豪
拱北樓高滄海近夕陽闌檻倚秋濤

客中九日

九日去年籬底醉今年九日是他鄉
深秋萬里孤舟遠心事無端白髮長
老鴈自隨洲渚去黃

花不減故園香
孟嘉雖老烏紗在
留舞東歸舊草堂

蔡村

孤舟遠水入潺湲
眼見河流又一灣
萬里小舟連夜發
幾灘秋水白鷗閑
淺深雨亂移篙地
西北秋連出塞山
問訊京塵還幾驛
不勝清夢五雲間

宿白家川

淺灘還離寸膠前
稍稍頻催上水牽
偶到人家多處夜
遠隨明月各灣船
客非逆旅愁難到
數

合隣燈醉不眠向
曉聽鷄還亂發
欲將行止問河烟

送冒廷和主事

年才十六已香名
可畏真當拜後生
活水幾年頻夢寐
揚州前日是豪英
秋官主事雖南部
聖世金陵共一京
短句殷勤還把酒
午門殘雪醉都城

送黃文敷之青州司訓

醉漁留艇白蘋秋
一笑京師更白頭
到處江山容物論
百年天地任虛舟
贈行極厚詩無句
處

世虛名酒在甌天與行藏終自定可須相憶在
青州

壽奚侍郎

布衣文字得交遲偶到深山豸繡時一笑人間
真此夢百年雙壽又公詩爲郎有子同曹念再
拜升堂兩鬢絲二十八年猶爾耳浮雲千古亦
堪知

送楊明府

高平渺渺隔燕關山路寒風在客顏何處花封
今此老兩年千古一崑山東南才力民初起西

北

朝廷意肯開明日疲殘安已竟中朝禮樂待君
還

上西涯先塚和程學士

肯將藜杖負康強採藥尋詩每日忙龐老儘容
吾拜晚瀧岡真托此碑長高名豈更垂今日厚
德何慚蓋一鄉墓木我來今漸拱可勝哀泪到
淋浪

登元故城和程學士

人間萬事只陰陽草樹空城果自荒夷夏君臣

天地老春秋正統古今長衣冠天沔腥膻穢胡虜人開傀儡場運到大明當

聖世九重宮闕正垂裳

靜庵為文輔乃翁作

花柳平生夢獨頻開軒終是廣東人悞來佛氏言相近看到濂溪派亦真無極乾坤心上肯古今文字眼中塵可知動靜俱堪定明道先生意更新

送夏黃門叅議湖南

蘭芷隨舟到楚都黃門風采動江湖行藏易卦千年定湘水離騷半字無憂

國此民終一念忠

君萬里只嘉謨要知此去今明

詔也到山中起病夫

壽祔侍御母

何處親賢是子賢老樵人拜廣西船江山不了

劉因句賢孝初開邵子天有念寄衣慈母切無

緣獻酒侍臣專可知忠孝無差別一日埋綸一

壽筵

送景武主事奉使湖南

虛名肝膽更無疑，下馬金臺便與詩。
絕學高山那此念，應魁敷五是吾師。
眼中人物公何去，病裏行藏我自知。
萬里輕舟真莫問，空江殘雪寄書遲。

寄時暘都憲二首

兩接東南使者音，不勝回首動孤吟。

朝廷大義臣何切，陽羨青山夢亦深。
雲水江湖東道主，乾坤禮樂萬年心。
莫言一曲無窮調，流水高山別有琴。

白頭夜夜是雲場，老夢春來每自狂。
分陝幾人終此老，邵公無樹不甘棠。
書隨老鴈聲隨北，心在天涯病在牀。
安得相逢同一笑，大江東海倒離觴。

寄東昌謝通府

曉來凍鵲每簷前，雖覺無書亦未嫌。
老子京師貧故態，先生郡閣意何甜。
三杯薄酒無窮計，幾載官居一味廉。
白首相思他日夢，潛夫何處不吾潛。

送楊地官之邊

回聞語策安邊也逐群公論子賢白首豈知
相識晚虛名先愧十年前此公國計三千萬邵
子文章二百年國賢先有叙贈公邊事為我亦
區區仁義外武侯克國更屯田

壽徐太守

南都里第許相連消息東西各杳然每恨相尋
無羽翼不能飛墮此翁前小詩京國逢諸子萬
里蒼天得老緣莫恠無書空遠壽一歌一字一
十年

壽孔母

憶昔留詩與壽鄉一年一度醉瓊漿偶從白首
還朝日又向高堂盡此觴幾萬古今都傳舍無
窮天地一滄桑平生更有鄉隣在略比諸公舞
意長



永思堂

半點元無分外千百年聊與鬢毛殘民彝在我
還誰泯精衛何時到海乾罔極恩深天地在人
間此念古今難白頭且與終身泪大舜曾參後
代看

和韻

白沙詩在卧愚亭萬古高人萬古馨何處有亭
長合在人間此夢豈該醒頽然白酒三杯盡只
麼西山數點青看到堯夫真意思無名公本是
無名

送別

城西寺裏一相逢痴倚門前別後松王氏我惟
尋子欲九江天與看芙蓉舟中人在三千路江
上詩成四百峰老子南還君正別幾聲離思送
朝鍾

策壽

既與遐齡更與

封白頭堂上坐春風平生教子籠酬盡此日青
天蓋已公萬古

恩隨黃紙下千年功在此杯中一官湏了無涯
分老母年光尚未窮

挽良貴郎中乃翁

何物人間不與同箕裘天地幾春風十年此夢
還誰覺一脉賢郎是老翁神禹伏羲今仲嘿老
泉孟子長蘇公誰知程珦功非小墓碣青天寫
未窮

挽林黃門父王府官

短簷踈雨晚成昏下馬何來正扣門哀挽一歌

尋老病麻衣雙泪灑乾坤恩還罔極他誰報詩

送江門愛亦存江門謂白沙也白沙嘗有詩贈黃門其冊尚在黃門欲求其詩

先以此鼓瑟可知空故迹顯揚何夢領

君恩

送張黃門出使使道拜母

喜承

君命下彤闈萬里親庭願不違進士

恩榮先拜母黃門官好况言歸乾坤楚越看涓

遠鄉井山川也共輝萬里可知吾分內成都負

弩是還非

送程大尹之官鄗縣郃長史在義烏時門

人也

一書吾友自天涯歷歷諸公盡可誇夢裏煙霞

真肺腑塵中顏面各京華杯深旅館相留月雨

送孤舟別後花萬里衡陽何處是欲將離思過

長沙

喬節婦宗大希大祖母也 二首

晝哭黃河泪未乾人間此道本難言冰霜歲月

平生定天地綱常後代看從一無人知大易青
天有鐵鑄心肝我詩知更諸喬在風節能無到
不刊

未亡人却與誰同垢面如灰兩鬢蓬老泪吞聲
空白日落花已死在泥中此心百折終難改世
事浮雲總一空萬古綱常交婦女不勝搔首更
東風

與王先生某識其人於西涯處

何處相逢一語同李雁門下又知公京華客騎
紅塵裏蔬菜僧齋白飯中易數有傳聞邵學王

關生入論邊功何時掃地門墻下白首休憊病
老翁

與儲靜夫

一派瀛溪自聖賢肯教庭草失直傳也誰此老
無窮意分付人心一個天明鏡非臺那拂拭空
中有月本虛圓可知作聖明朝了萬古還看是
自然

輓

儘却名公下士心秋官難第更言深偶誰如此
看吾輩可見先生教子箴鴈塔慈恩前進士浙

江民瘼舊宗陰薤歌欲補傷心泪哀血能無下
滿襟

岳伯老妻貞淑配侍郎賢母太夫人下機斷髮
言雖切

贈典封恩報亦頻史傳古人收列女路碑賢行
點麒麟落花亦任斜陽裏不管東風片片春

拱北樓爲劉憲副作

北門鎖鑰在燕東一鎮江山萬古雄臣子義惟
知本分此樓天或鑒吾忠衆星在斗隨天左萬
歲朝宗到海同白首向公留一語曲闌天闕晚

潮風

王湖州父母挽

萬里艱危病不扶肯將老泪灑窮途欲行千古
平生獨管有人間叛去無

贈死封生他歲月天經地義此師徒堂堂様子
成今古豈但曹南一丈夫

坤承此道且無窮筭珥誰家欲與同辛苦斷機
人刀氏艱危舉按女高恭平生心膽應須竭死

後青天也自公移孝湖州推第一恭人豈止王
函中

紫誥褒封爲王湖州作

都嘒明良本自開東南父母更誰才淮陽汲黯
寧終薄

天上褒書果自來萬里烟霄何俯仰此心天地
只消埃使君可把行當次畧與桑麻小屋猜

靜觀亭和南川二首

人間安樂果誰窩小占當湖十頃莎亭子青天
真自在道人言句亦平和儘堪今古無窮否老
柰鳶魚一笑何再拜我來還許竟滿湖明月到
深坡

池亭一坐一成詩頗覺風光與醉宜小弄烟霞
雖此興儘會花鳥亦吾私將誰點也直堪與前
我濂溪笑亦知多謝風花同與醉老狂何敢望

林沂

沂工部主事莆田人嘗有詩靜觀亭

齋宿和韻二首

老隔垂簾病亦侵夢回西閣漏沉沉報酬

主上平生分對越青天此寸心布絮不温麤被
冷朝衣端坐燭花深相應郊祀寒仍在昨夜園
丘雪尚陰

青燈耿耿火逾紅數起披衣滴漏中寒雪小臣

聊此夜

至尊今晚尚齋宮尋常一敬吾心在自古南郊
大禮同每記他曹同寓宿白頭何夢更諸公

和西涯韻

二程夫子舊家風烏帽長髯大袖中畫格豈徒
今日似白頭元只此心同孤亭野竹叢叢瘦老
筆西涯字字工許可無邊他日意隨花傍柳各
溪東

挽沈秋官乃翁

人間罔極報能窮姪舜勞勞幾念中一語小堂

空白髮百年老酒各秋風

封書贈典恩誰別紫閣青山夢果同痴把大中
風月計許能千古欲隨公

石翁見寄次韻二首

花下一杯還一歌梅雲細路隱垂蘿春來紅紫
花無數此外東西路更多影子青天從放誕頭
顛明鏡笑蹉跎悠揚乘興前溪曲戲撥流澌漱
碧波

萬里長風擊楫歌了無此夢挂煙蘿溪山到脚
長嫌少車馬臨門不愛多飄挂樹梢風浙歷鶴

巢松蓋夢蹉跎一聲引
家傲兩兩三三唱

隔波

寄沈仲律先生 五首

掉頭自愛逢人少賣卜何疑趨市喧風日西山
還有蕨蒿菜金谷已無園頗知公議定千載肯
信頭銜光九原甫里幾季間老子扶搖一羽入
雲掀

桃李無言定有言采花食實信人喧先公天上
何能兆後裔人間愧漆園門戶群鴉歸返照杖
藜獨樹倚高原懶回浦口經年首幾度長鬢付

一掀

標榜何曾敢浪言不應耳目厭聾聵抽頭卧看
千山雨送老窮甘五畝園殘夜茶甌供短咏巖
風竹壁露寒原孤惟不爲梅花發不放跏趺不
一掀

山林形影復何言言有桑麻野老喧
爲食貧歌帝力不妨抱甕向人園行無愧影
終然好罪或欺天不可原種樹書常留枕畔
把鋤手倦把書掀

祇有東風竟不言吹開萬化不曾喧光陰放我

還收我花柳南園又比園紫氣何來逢尹喜采
絲無計綉平原狂飈莫送長江目浩浩東流勢
共掀

沈公見寄次韻奉答

婆娑獨對皇天影談笑都來俗子喧芥子須彌
還我闌干紅萬紫亦春園心無牛口干秦穆跡
繼龍頭愧郗原江上神龜尾方曳放情泥淖不
須掀

一回人物如公少三楚姓名從古喧滄海會同
都活水芳菲次第各名園藜藿莫道無萊婦蘭

斲應誰負屈原自古是非看汗簡一番披抹一
番掀

階前驚犬虎頰過門外催租吏更喧歌枕月橫
千丈石種芝雲裏四時園崇高楓陛今惟聖貧
病桑樞舊姓原苦雨閉門如坐井一簾垂地未
教掀

閑來一坐都忘却為有東風入耳喧春意宜人
何獨我花光著處不皆園鷺泥軟趁高高履鶯
谷斜連短短原回首江門去年道兩三聯袂任
風掀

攻心真樂濃如酒避俗高人寂不喧接羽雲霄
千仞鳳交陰椿桂一家園趨庭舞罷星臨戶倚
竹詩成風滿原更愛紫荊花意動花根活水手
隨掀

衡州鄧貳守示寄石翁詩次韻奉答 三首

隱几青山疑有約展才皓首笑無功白牛車子
終居洛金口人家莫薦雄衡嶽主人開洞府湘
江烟月狎鳧翁憲臺東老書頻到鴻鵠遙連萬
里風

花柳音非曲徑通尋幽莫道我無功天和得處

人方樂地主豪時客亦雄榮願已教都絕夢頭
顛不恨半成翁從君欲飯諸峰蕨只恐香飄口
角風

湯蕩乾坤無異境熙熙造化有同功雲霞繚繞
孤眠穩霄漢飛騰一羽雄文綉蚤知非趙孟鹿
裘老去是榮翁衡山笑與箕山較瓢挂林梢不
斷風

隨州守士脩見寄諸作次韻

宦遊隨國吾何薄夢入華胥書亦酣有限光陰
真自惜無端世事不交談公門却掃雲生席流

殍歸來月滿菴收拾江山間調笑清風萬壑卷晴嵐

朱戶垂楊迷畫轂玉河流水漾春襟普天子劍
莓苔卧萬國簫韶龍鳳吟領郡有人生色少握
犴無地托交深吾宗不取當年美衣振青天萬
仞岑

送勅姪奉母之官所

鶯花三月揚州路傍母東征覲父官作伴青表
供色咲如雲綠髮襯襖爛後生滿眼應誰畏門
素當時亦不寒官署日長閑展卷中郎有眼在

毫端

奉沈都憲和韻二首

豈無魏野忘情得只有萊公着眼直卑賤不知
誰是我謙光自信福膺神焚香詩讀兩三卷沈
手磨開十一春不盡長歌還短舞典衣沽酒共
北潏

兩脚東南萬萬峰悠然雲水一行踪地爐撥火
常煨栗岩谷鋤雲只種松睡過茄檐餘丈日衝
來風雪只蓑翁閑拈周易從頭讀能躍能潛道
是龍

寄馬侍仰思進

一迴白簡

朝廷近萬里青雲屬望遙我老升沈須異地公
觀南北自同條人間榮顯非英與天上經綸到
理料須聽朝陽鳴鳳鳥却教次第第感蕭韶

黃公山釣臺浸水谷陳二教先生二首

浩蕩烟波笑此臺悠然雲水不安排
相留去鱉有江魚自入來大放絲綸看月上小
將舴艋認風開相看歌子還相戲誰做前人舊
體裁

山色水光相上下酒瓢詩卷日挨排
早知長日不虛過肯道吾生是倘來
一點青天南極眇全臺日眼老夫開
荷花菱葉無人管留取襟裾次第裁

贈蕭恒實

千秋鳳鳥來空舞湖北湖南不斷飛
文彩我驚千仞表交情君重一年違
知無秋卷呈親恨喜有江魚入饌肥
赤壁磯將黃鶴景月明收拾一囊歸

送友卿還上虞二首

袖滿烟霞屢滿風會稽面目許誰同此功天地
本無外行跡水雲都自空冷煖一年蔬飯裏往
來千變不言中臨風插羽仍霄漢約我重來五
嶺東

丘壑生涯甘自適路岐迂僻問相尋為人機恐
除根晚非聖書曾著意深刻曲雪來空有興鴛
鴦繡出已無針因君獨起孤山夢坐弄梅花月
底陰

聞華容劉東山先生致仕

蒼生何處共東山善自爲謀去不難塵外有人

瞻紫氣鏡中疑我尚朱顏一官自笑三年住百
歲長非頃刻閑三十六灣風月好魚龍昨夜舞

灣灣

謝天與改官沐臬幕東嶠兄有詩次韻并

寄二首

梁國何曾還味我今人情或古人同電懸隻眼
欺秋水髻擁三花御野風柱史官來頭已白醉
鄉逃去頰初紅吹臺獨上高回首各各溪河落
照中

活動天機切太空四方上下本玄同坐臨梁苑

梅花月行倚汴堤楊柳風醉掉頭顧紗帽側倦
遊車馬軟塵紅詩成愧我空相憶都付蘇門一
笑中

太守馬公墓誌成詩寄其子侍御

翰墨非徒此著勛欲從地下起斯人文章老去
還須悔語默元來只自真罔象幾迴悲夜雨雪
山終古共秋旻還吾第二碑今日零替高才一
愴神

寄會鄉弟有叙

蔡公既種下秧吾宗已得其價豈可使弟獨

出田補之只今年了得則可亦時鄉弟言也
小詩爲我讀而和之

丘原老樹半交陰取次栽培正賴今井漑收來
同是福淵魚眼底可曾深相應事許齊齊好正
謂人無各各心果欠狐裘三十載長刀短笠只
孤吟

贈通山葉秀才相時相館鄉約堂

日短日長憑大化人非人是信當時豈無湖水
甘神糞更有溪毛當紫芝步入塵埃遲亦得樂
非形器孰曾知泯然獨與溪堂坐畏壘千年或

在茲

寄雷敏

舊雨亦留今雨留而翁中表分相接山居老我
爲兄愧兒輩還君與道謀經筭破胃萬卷筆
鋒落手欠全牛青燈長夜相逢教分付而今愛
黑頭

下庄栽禾呈諸兄弟三首

樹綠陰底壓竹籬山青面好闕蒔茨隔花老眼
看人慢煮石山童報飯遲苗意懷新時雨效人
情依舊濁醪知逢蒿剪盡兄蕪弟賓祭年年合

有支

拈迷中路酒童子拜號村山亦具茨杖屨已空
天地闊頭顱聊得雪霜遲呼牛應馬誰能事運
水搬柴君得知世短意長無俗念青帘影裏酒
頻支

十畝山田都漸次數間野屋有塗茨施爲正處
勞神少租稅先時見吏遲容足江山如有待候
門童稚總能知不栽溪口樾花樹勾引來人恐
莫支

任仲謀仲祿萬鈞諸弟載酒訪田所

人好烏鳶同鳳鳥迹高黃閣亦茆茨荒村載酒
相尋少嘉種逢年豈患遲拾穗獨憐公不悔締
交曾許鶴先知五風十雨天終定弟勸兄酬樂
不支

和升卿弟

弟許長歌兄許和情須相愛法須排天光人耀
休同調城市山林不兩來眼底孤燈憑夜剔脚
頭荒徑到時開池塘草色如鋪錦刀尺今番看
巧裁

寄升會卿弟示詩

分付周遭不插離雲為簾幕霧為茨堂堂大路
容人去稍稍灰心得老遲元亮醉鄉同此醉叔
牙知已是誰知隨身官殿背堪適何許勞勞費
四支

林待用握方伯不赴

風滿南窓一枕宜懶將心跡較皇義高山大谷
看龍變流水行雲到我知今古英雄都百歲輪
蹄世路但千岐歸來老子揮金少咲共桑麻話
雨時

用前韻寄雷鳳卿

落景世情休暫留早知明月是輕投
瑤臺驕我雲霄勢吾道欺人歲月謀
野鶴不知官落羽波神無意辨來牛
清塵不別紅塵路看取東西在
覆頭

寄雷震東讀書塾湖并寄震場諸昆弟
一瓢蔬食非難受萬里毛雞亦易投
青眼今宜惟古是黑頭命未與仇謀
小將一杖扶岐路何許孤槎訪斗牛
柰可逝波頻洗眼等閒不漫過
橋頭

曰沙爲役兩年留杖履朝昏不暫投
膽內糞

無世味案頭螢火共書謀功名堪折
中郎屐鼎
爲終函上帝牛弟子爾家佳且衆
東頭住好接
西頭

手未攤書意已留兄知拈撥弟知
投門庭諸父
無遺蠱館教經師更善謀盤錯幾年
都利器福
轅前日有童牛儒生迴首吾家季弱
冠當年應
鵠頭

贈吳別駕獻臣復之成都

蒼梧飛檄蜀都臺病起經年別駕來
千古事功
人每後一回巖谷眼初開路經灩澦
波方定心

許乾坤老未灰相慶一冠逢太守黃堂元不着
塵埃

送成都謝外郎

隔歲益州來從事並舟別駕且衡山草蔬旅食
秋將盡鉛繫孤燈夜向闌浹落猿聲歸少應官
隨蜀道去何難芳菲收得盈箱篋碧杜紅蘅更
紫蘭

岳陽樓

九江有水來天地三楚茲樓冠古今日月宏開
雙照耀行藏偶此登臨霓裳無復君山奏蘭

直空悲屈子心了了世情歸泮溟巴陵小放酒
杯深

岳陽樓留別張公

千尺雲樓萬頃湖我公雄傑眼中無霜天幾度
入坐定縹渺長歌步到虛鷗畔野舟都蕩蕩簾
前香影共如如當年信有東山眼宇宙中間合
自孤

石翁又有書至詩寄兄東菴

又拜封書到石翁非商行我復非戎百季老只
門墻下幾樹花留欄檻中白髮庭闈兄早暮青

郊菽水子西東明年鸚鵡洲邊路活水和風百尺蓬

邑二教陳先生以詩贈行用韻奉荅

此志平生遂則宜回看顏魄與傾義幾詩秋砌
佳花領一雨春盤早非知江水無魚曾入釜昆
丘有鳳未歸岐青松夾路龍潭雪獨撫交柯屈
錢時

用前韻寄東菴兄 三首

舉足千尋欺凍壑抽頭三文看朝曦身遊物裏
卻何意事到人間了不知囊有流螢臨稌子行

無怒馬出他岐直衫圓帽東山老全楚風流見
此時

無心雲水一虛舟競注江河靜不流蛙鼓耳邊
三兩部橘奴眼底百千頭道非身外朝朝樂事
付人間種種秘幾夜月明無限酒逍遙只對洞
庭鷗

扣舷清唱影相隨卧有星房馭有羲天放青山
南面熟波催采鷁北風知籠中日月非高鳥屨
底烟霞是舊岐睡睡紫芝朝暮足敢將腸胃傲
當時

寄兒教與

常自激昂攤夜卷不將盥漱待晨羲侵雲鬢脚
能虛櫛抵頂天公合有知厨北編籬聊護笋樓
南築固紉開岐董生記得昌黎語蹙蹙咨咨不
動時

長沙王守話舟中間還期曰明春因識一

詩

三寒空把隴頭梅兩地心情未入灰客路三千
餘里在慈顏七十四回開師恩滄海汪洋見鄉
思青春作伴來莫結浮漠舟上伴長沙把酒話

徘徊

書東山草堂扁

二首東山謂華容
劉戶部時雍也

封題雲卧東山扁歌咏司空表聖詩天闕星辰
遺舊履橘洲歲月有殘棋石橫流潦潛蚪角梅
迸垂蘿屈鍊枝自笑野人閑袖手雲烟濃淡忽
交馳

黃落空山滿地知江湖殘線一襟詩是天榮瘁
元無意犯手輸贏不會棋沙苑草非騏驥秣蕭
湘竹是鳳凰枝紫虛有約千迴醉笑指僧趺亦
坐馳

喜諸生夜讀二首

短檠深夜一船虛，三尺藜牀幾卷書。
枕外坐聞心慰我，波中出聽喜知魚。
政求入處門墻是，豈乞人間富貴餘。
聞說天孫雲錦好，大看心眼看何如。

聲自何來谷本虛，敢將糟粕委諸書。
不求安飽思無益，頗賴朝昏食有魚。
巢鳳依梧輕萬里，奮燈承晷借三餘。
欲謁子建筵筵，引清響雲堦愧不如。

實逐花來實不虛，今來芳躅古來書。
頻將心手

翻細帙也替芝香，辟蠹魚戰勝此身無。
崔元琬堅人力不遺餘，請看三五天邊月。
後夜清圓尚昨如。

壘前韻四首

迂腐年華笑壑舟，曉波不住夕波流。
眼欺幾卷留燈燼，鐘散群鴉落樹頭。
短髮江湖天欲雪，長征土木路皆愁。
驚湍數畧相連續，未許天機到

白鷗

峽東蕪蔭帶客舟，江涵星月旁人流。
悲歌絕意關人世，縱飲無錢解杖頭。
海角往來都此興，心

端湮溟浪誰愁不眠猶抱間來膝山狎浮雲水
狎鷗

又向清湘弄一舟笑將雙脚問清流囊收風月
非窮相夢熟烟霞衡嶽峯名最上頭招隱誰甘同寂
寞著書獨不為窮愁稻梁滿地悲鴻舊馴得滄
波萬里鷗

蕩蕩白虹揚一舟乾坤孤影在中流風高物外
浮溟與天蓋人間岸幘頭歷岷嶽鹽車駢騷病委
霜人路菊花愁也知萬戶封侯樂一點真閑不
及鷗

次韻王良鄉

豈難插羽會高風亦易收名上景鍾族並河汾
源不淺門傳文武道初同酒杯照滅青燈影日
晷催成黑髮功七十二峰雲霧裏不知玄豹在
何峰

次韻余秀才 二首

門墻不外千樵李澗谷誰甘一蕨薇足底烟霞
宜我未竹間香采是梅非雲開萬里天無意海
放孤槎我有歸閣寄紫虛年五百錢筇扶路此
通微

到我連篇都月露疑人有策頌巖廊齒牙不薄
紅綾餅風月宜歸紫錦囊黃鶴高登知後念朱
陵今話記前忘儒家莫悔生涯薄舍下詩書墻
下桑

演武亭為衡陽王都閫

疆圉豈圖誇卧鼓孫吳不謾話陳編竒兵指顧
此堂下全楚山河都目前法外是人知長上心
來應手得戈鋌太平尊俎群公會記得今年十
二年

用前韻寄歐陽汝魁

燈燈夜續一清光寒卷深扉暑卷廊除却青蠅
皆長物待來紫荷看新囊青山白日文猶在弊
帚千金價亦忘此意君知高引領童童紫蓋影
離桑

寄汝賢乃兄

聯轡炎風笑語長愜謀舊雨嶽西廊蓬壺不讓
容潛息行止何方此括囊人自別來頻入夢路
從徑處不能忘托尋雲侶無烟火木葉為名不
種桑

用韻寄于廷玉

只看老屋臨流水不遣彤庭植紫微
早歲是君馳廣譽明年遲我到知非
怡怡中饋輕車馬豐豐元卽識止歸
問我陪隣來响屨豈專巖谷話幽微

耒陽吊工部祠墓

不遇龍蛇有屈伸悲秋可忍更傷春
唐虞迴首封比屋孔孟樂天非旅人
清世獨來真自笑黑頭何處不堪貧
靴洲五百年來水誰照逍遙七尺身

堊不堊等是休有生無生情肯留壽運
傷子

千年在詩與江河萬古流天借人心
都日月山藏廟貌自春秋拾遺苦被
蒼生累贏得乾坤不盡愁

次韻郴州博韓先生

儒衣寬博與懷開只此斑斕便老萊
自愛日長如歲在不知瓊冷有官來
奇觀具眼東溟是閒夢何心

北闕回右手承歡須捧檄何妨更舞
左持杯用韻簡孔貢士

梅放仙香滿意開郴州誰道不蓬萊
新杯幾共

殘杯續今雨還同舊雨來冠玉相逢顏色在凌
霄倘許脚跟回曲肱驚起先人枕又進乾坤水
一杯

郴州留別高揮使

昔歲潭州話孰君文韜還許此重論黃金帶重
新開府黑髮冠我舊將門王帳中宵刁斗靜天
河一洗甲兵存蠻■幾試巡遊馬桑柘陰陰日
色溫

用前韻再寄韓州博

相逢笑口幾回開落落長松帶草萊首簪有盤

誰合共乾坤無語客初來南驅竹几行偏穩北
轉雲山首重回樂音滿腔推不去教兒又進濁
醪杯

與致政孔千兵

紗帽閑眠心兀兀金戈不枕夜沉沉要知此老
無官府湏是昭文不鼓琴細字蠅頭雙眼在遠
塵鹿伴一丘深果留不盡遺孫子玉樹瓊枝總
出林

答王朝儀貢士

可是貞心世不磨珊瑚枝上看餘柯情傾一面

逢君晚酒載雙瓶過我多坐夕客檐聽夜雨路
長塵世隔秋波光芒未試衝星而十丈無前有
太阿

郴州葛別駕兩過寓舍見訪

楚國一壓上流曾中著此一監州開門君屢
春風面乘興吾方雪夜舟官府清虛身似寄
黎勞備髮添秋姜侯未到先聲喜雲影天光共
一樓

木昌道中二一首

瀧石橫流盡犬牙千林不見鳥為家沿山曲曲

無名水夾岸鮮鮮空好花赤脚舟人寒逆掉青
烟洞撩手燒畬眼前幾幾催詩酒歲暮無錢何
處賒

遠去江湖志不違今來未覺昔來非眼穿海月
籠沙白足倚熏籠貯火微行客自知無歲暮飛
鴻不記有家歸脚跟自有平生路未許緇塵點
素衣

五羊寄鄧先生俊

二首

追隨獨愧共江門今昔交承信有神一舉十觴
聽雨夜七年三遍度隴人好山我有朱陵洞空

谷君該鄭子真草色河邊春意動重逢肯負可
憐春

後時自許甘丘壑前席將無問鬼神浮世虛名
非得已出山小草却悲人別時笑語風吹斷會
處迷離夢寫真四十餘年一回首乾旋坤轉有
冬春

寄答廣州黃別駕

風流信自東山里咸會更同南楚情滄海方能
乘寶筏監州政爾得仙城臨岐盃酒歲將晏識
面芳菲春欲生半畝楚雲羣王我獨來弄月文

殘更

寄答朱推府

高才雅足當府政餘子自知無宦情海國風潮
催夕棹蠻方花柳被春城名香簾引清朝動病
草風醫昨夜生澤物洗冤兩無憾遺編殘燭有
深更

贈方文粹奉親之官京師

方駕前賢不超過相逢休要問如何喜承毛義
當年檄笑聽武城盈耳詞尊酒小傾真話盡江
湖誰爲宦情多長安十丈香塵馬滿眼何人淨

綠波

次韻沈都憲

王公作意下郊人，廊廟江湖夢亦真。
投老千山峯，聊自約初交一臂。
此何神青山兩坐，曾他雨白雪連歌。
別是春高逝鳳凰，九千仞清都只恐心絕無隣。

鶯花笑弄祝融峰，來往應誰認此蹤。
老子夢多山水癖，中丞情有歲寒松。
可無巢父安唐世，况得南軒待晦翁。
黃鶴樓前一回首，白雲鄉裏騎龍。

贈文二

一燈何處寫相知，對坐寒窓莫雨時。
詩本平生非杜甫，琴纔臨老遇鍾期。
儘堪出手名家早，但覺忘年得友遲。
肯許無言真妙處，欲將千古慰深思。

酒杯三十六天峯，爛醉溪雲草閣翁。
水木本源

江北魚飛躍白沙，風衆人耳目寧須別萬

古行藏豈必同，明日老懷何處寫。
幾叢寒菊遶

籬紅

用韻寄常邦靖

自古賢錫有舅風後先大呂倚黃鍾襄樊新徙
嚴君鎮耆舊應知叔子同萬里山河宜
聖世千年苗裔策元功

定山先生集卷之五

終

定山先生集卷之六



南京戶部主事雲南陳當道編



南京戶部主事四川周滿校正

應天府江浦縣知縣桂林劉縉

儒學署教諭陳應奎訓導龍壽同刊

巡按有隸監察御史金裕黃憲重訂

南京戶部郎中太康何維同校

應天府江浦縣知縣廬陵蕭馨校刊

江西道監察御史邑人朱賢類次

序

滁州志序

環滁江此一畫醉翁琅琊環滁一畫韋應物滿執中
之詩歐陽脩曾子固蘇東坡之文醉翁琅琊一畫言
醉翁琅琊而不言豐樂醒心龍蟠者以環滁之大言
也夫地因人勝天下之大豈無奇絕可畫如環滁者
哉無韋應物王元之歐陽脩者之為守無蘇東坡曾
子固滿執中者之為容是以無所題詠無所描畫而
山川形勝徒滅沒於荒煙白草而文獻不足徵也使
有其人則凡山水之可畫者當磊自勝而不落莫於
天地間矣嗟乎天下之物固有遇不遇者蓋亦數也

雖然數豈盡乎物哉而物豈執乎數哉以余觀之環
滁之遇不足以爲遇也韋應物滿執中者詩果何哉
詩人之詩也歐陽脩曾子固者文果何哉文人之文
也以詩文之人而當此環滁之遇其耶尼丘之孔泰
山之軻春陵之周龍門伊洛之二程紫陽雲谷之朱
子其所遇者當何如也一元十二會豈細事哉萬古
一大開闢天地一大幾會人固思境而境亦思人山
川與我固欲各無恙也而騷雅餘談文章小技者惡
足以當此哉吾聞梅花五百銅狄三千將必有爲環
滁增氣者矣天豈虛負乎我哉而環滁之勝豈徒爲

可畫哉天之生此山川自然有此人傑是惟在乎精
去取秉化筆者之何如也然畫筆以天而不以人其
所以陶鑄乎天下者此其所以造化乎今古者此使
修郡志而不知天地之有化筆則山川盛德固雖有
以包容乎我而天下萬世豈無具大隻眼者哉此又
可與知者道也今年夏太守曾公謂郡文獻不可無
志乃取陳侍郎之所修者而筆削褒貶不敢一苟此
何例哉蓋知韋蘇歐滿不足以晚化筆之一毫而拳
拳收領乎孔孟程朱者無非欲以天地聖賢為一大
畫軸也夫詩文之

人以畫而為畫工之畫化筆以書而為天地聖賢之畫山足觀之則

環滁一畫果何畫哉書成命滁兩生劉鍾嶽石
允高者過定山以序為請景亦嘗有詩琅琊而
又以公為滁賢守也遂不腆為公一序

近思錄序

聖人之道貴無言而不貴有言非不貴有言也
影響形迹而糟粕文字已落第二義矣而無言
則真靜圓融若憤也而真見若冥也而真趣若
虛寂也而真樂彼以天得而此以天與極其自
得之真而出乎意象之外是以聖人不貴有言
也聖人不貴有言然亦卒不能無言者聖人不

能已也郢人運斤成風斲終日而鼻不傷九方
臯相馬得其神而驪黃牝牡有不顧得於心而
應之手取乎內而忘乎外雖父不能以傳子而
臣不能以告君非不傳以告也九方臯不可以
常得而郢人不能以常有也有則可以心傳可
以神會如其無也聖人安得以忽然哉有所蔽
者通不能忘有所迷者指不能忘故義文周孔
不能無六經孔曾思孟不能無四書濂洛關閩
不能無太極圖不能無通書無西銘無近思錄
譬之天地欲明也不能無日月星辰欲潤也不

能無江淮河漢人之欲聞見也不能無耳目口
鼻是皆不得已也不得已而已為隱得已而不
已為聒聖人無隱無聒是以雖不貴有言亦不
能無言也懷王婁先生提學南畿以近思錄註
於建安葉采者不能無少魯魚乃命棠君周文
化以刻於棠將以教夫天下學者先生行視郡
邑每至定山必宿我卧林相與危坐三日而後
去先生之容與進退未嘗不鳶魚其間而凡所
以示臯者無非不言之教也臯雖不能默契萬
一然謂之無言則未始不知之矣先生以是教

之天下豈得已哉或曰先生非不得已者以無言之教果以有言教天下也果曰是可以槩以無言者非專於無言蓋以觀夫欲言以有言者非專於有言蓋以待夫將欲無言孔子欲無言而子貢曰何述孔子言吾道一貫而曾子曰唯先生以曾子待天下學者而子貢夫果也於乎天下學者安得不思所以爲曾子哉書成棠君以序屬杲廼不敢自弃僭書於此固亦非得已者

送潘應昌提學山東序

河出龍馬洛出龜書天地之秘泄矣而伏羲神禹之後惟邵康節得之光風靈月魚躍鳶飛道之妙形矣而仲尼顏子之後惟濂溪二程朱晦庵得之國風雅頌刪自仲尼人之善惡著矣而三百篇之後惟杜甫李白陳后山黃山谷得之雲行雨施山峙川流天地之文著矣而典謨訓誥之後惟班固馬遷韓愈蘇軾得之夫楚人得弓楚人失弓得可失可然何用於得哉蓋天地吾也吾天地也圖書吾之陰陽性理吾之旨趣詩吾性情文吾威儀苟陰陽不知吾斯泊已性

理不明吾斯慳已情性不達吾斯滯已威儀不
肅吾斯鄙已於乎其可以不知得哉然古今完
器造物所忌而得亦有不可易者康節講易伊
川謂其好聽而朱子又有與聖門不同之說蓋
康節得易之數而易之理不得也朱子謂子美
夔州已後之詩自出規模橫逆已甚李杜陳黃
得詩之辭而詩之理不得也先儒文謂六經已
後無文蓋班馬韓蘇得文之法而文之理不得
也惟周程張朱之學可以無間然孔子自以爲
不試故藝而子貢又謂孔子天縱將聖又多能

也是則康節之數子美之詩太史公之文又豈
足爲吾道君子之累哉余嘗考夫數千百年之
間學程朱之學有康節之數有李杜陳黃之詩
又有班馬韓蘇之文吾友應昌先生不可辭也
先生與余爲同年進士釋褐之初余識其人於
衆人之中觀其風神聽其議論已有天馬行空
之想其後北轅南楫與先生不相見者十年而
先生倚霞結屋其着愈高其學愈富而今其官
大理也則充斥橫發欲遏難止而新詩健筆雄
文大手蓋已震蕩出沒於玄濛間矣余得而讀

之若示以杜權若示以杜德機者其反却而走
不知其幾也逮乎即而親之考其所存則居然
陳邵之所與徒而頽乎周程張朱之終與歸而
先生之器完矣夫先生之器豈獨自完而不完
於天地者哉莊子曰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至
矣蓋必有主張乎是而爲之者不偶然也何則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而人文則盛於
午未離明之時而今正午矣豈無一人以當其
時乎我 國家
列聖相承仁漸義洽涵養百年人才之出莫盛

於此豈無一人以當其盛乎然古之人非無以
當其盛者而容有不及其時非無及其時者而
容有不當其盛此所以不能無容議其間而先
生不可及矣先生今年用薦者擢山東按察提
學僉事先生之學有本有末而山東鄒魯之地
孔孟之鄉其餘波殘馥猶有存者先生以其道
教其人而又以是數者兼舉而並行則今日之
杏壇未必非古杏壇也今日之顏曾未必非古
顏曾也收南豐之辨香續仲尼之正脉余敢不
於先生今日有望哉先生行其門下士某求言

以贈然昔蘇子瞻謂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
衆人疑焉嗟乎余之於先生其言大矣安得有
如蘇子瞻者與之以論此哉

壽六合鄭闇菴六十序

天地以十二萬九千六百爲壽人以百爲壽此
定數也天地人之壽雖有一定之數然人則有
與天地同者又不可以數論也何歟天地有日
月星辰水火土石而人則有心膽脾腎肺肝膀
胱天地有雲雷霧雨而人則有吹噴噓呵天地
有陰陽五行而人則有健順五常天主用聖人

亦主乎用天主體聖人亦主乎體天地一人也
人一天地也天地何異於人哉人亦何異於天
地哉天地不異於人而衆人不知故不能養浩
然之氣以塞乎天地聖人知之故能上識天時
下盡地理中盡物情而通照乎人事是以太極
以之而九弄造化以之而出入古今以之而進
退人物以之而表裏心天心言天言行天行矣
聖人既與天地無異則其壽也豈異於天地哉
故上而堯舜禹湯文武下而周公孔子周程張
朱其壽雖各止於百歲其道之行於當時傳於

後世則亘古今而無窮歷萬世而無間天地之
壽十二萬九千六百聖人之壽亦十二萬九千
六百矣聖人之壽果十二萬九千六百哉邵子
曰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舍天地將奚之焉
是知天地之道即聖人之道天地之壽即聖人
之壽道之所在者壽之所在也世之人以俗眼
觀壽者以壽為壽以道眼觀壽者道其壽矣嗟
乎人可以不知道哉六合鄭聞菴先生壽六十
風流強健耳聰目明髮漆墨齒牙無一搖脫先
生以進士主事刑部養高林下二十年矣先生

殆亦知所養也使或不然二十年林下亦奚事
哉古之人以虛生為夢夢者易乎其所以養然
養亦未易其不易也先生於此果能道其所壽
若朱子所謂人雖八十亦當硬寨做去則道之
在我者亦無不盡而吾之上位乎天下位乎地
而中位乎兩間者亦將無所愧怍而夢夢者亦
可一噴而醒矣是其壽雖以百而其道不以萬
哉武德蔡揮使某者先生乘龍壻也一日以先
生初度之辰求言為壽某野人耕于定山此道
之外無可務者遂因其請也與之言道

送戴侍御提學陝西序

浮梁戴先生以侍御提學南畿既數年績用告成擢陝西提學副使江浦掌教吾先生送其行先生謂宜有詩吾先生曰吾詩豈足爲先生重請一言以重於予夫吾先生以迂屬者不足爲先生重迂者豈足爲先生重哉吾先生曰何謂予曰世方病迂見夫迂者不以爲狂輒以爲恠予知世之病此輒謹閉其口不敢苟出一言戴先生雖不予病然越雪蜀日不疑足矣尚敢望其九鼎予乎吾先生曰言之吾請致之

當有擇也予乃告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過於楊墨人皆知之科舉之學其害甚於楊墨佛老者人豈知哉夫何甚爲我兼愛寂滅虛無楊墨之學蓋足闕矣至於富貴利達患得患失謀之終身而不知反者則又佛老之所無也是故古之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恪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自近而遠自易而難施之有本進之有序科舉之學亦有是哉惟能斯能蓋夫必也屬聯比對而點綴紛華某題立某新說某題主某程文皮膚

口耳媚合有司五經四書擇題而出變風變雅
學詩者不知喪弔哭祭學禮者不知崩薨卒喪
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學哉富貴而已利達
而已覬覦剽竊而已明德新民果如是乎性分
之內果有此乎昔朱子謂廬山周宜幹有一言
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罷三十年科舉始
得科舉得士恢復中原計也周宜幹乃欲罷之
何哉豈以科舉爲媒利之階而其人不足以知
親上死長之道故欲罷也昔胡楚浚又謂科舉
之外自有義理曰外云者科舉自科舉義理自

義理科舉無義理也夫道不明豈道罪哉科舉
害道也凡人得所恃以爲人者道也所恃以參
天地者道也所恃以經邦國者道也科舉之學
害道人何學哉今之世科舉之學盛行求者曰
是取者曰是教者曰是學者曰是三尺童子皆
知科第爲榮人爵爲貴得第者輒曰登雲輒
曰折桂輒曰登天府懽忻踴躍鼓動一時自童
習以至白紛率皆求之殫竭心力必獲乃已至
於所謂義理所謂性分曾不知果何物也糜爛
橫流不可收拾把持斯道今果誰乎先覺後生

今果誰乎予則不能不有望於提學諸君子也
戴先生安能辭其責哉吾先生曰有是時王之
制要之不可盡廢予曰君子仕道必科舉哉如
慮廢也利達絕之義理開之教其涵養道德於
平時不得已而發為科舉亦無不善昔東萊得
一文卷便識為西江陸子靜時王之制廢乎否
乎吾先生曰似矣母重自迂請書以告戴先生
贈鄉進士陳孔章序

天之所為我者如此故周孔以聖顏曾思孟以
賢周程張朱以大儒名世以接千載不傳之統
蓋汲汲然也後世科舉之學行天下之人始不
知所謂豪傑矣故凡領薦一鄉登名一第率曰
此豪傑也而人皆以豪傑自負幸而出一頭地
得魁一省魁禮部又幸而得魁

廷對則又莫不以為豪傑中之豪傑也夫魁廷
對者謂之殿元而殿元又科第之至顯者以殿
元為豪傑則王曾殿元已而王拱辰非殿元者
乎陳文龍殿元已而劉夢炎非殿元者乎由是

觀之則科第未嘗無豪傑然不足以恃為豪傑也使得恃以為豪傑則凡抽青驪白而駢為四六者皆可以參夫兩間講承破結而工為時文者皆可以指為聖賢撥青拾紫而僭人圭爵者皆可以貫乎古今而萬物皆備於我之身皆可以視血氣之軀而周程孔孟所謂盡心知性之說為飛魚躍之妙皆可以目為老生迂闊之談夫天之所以待夫人者固不如是其小而吾之自待亦應不如是其薄予少也學夫科舉固嘗以豪傑自負既而竊登一第稍知所趨則俗學

卑陋悞我歲年蓋已過半雖欲改弦易轍而髮種種則已不可及矣每誦古人俗學已知回首晚之句未嘗不為之撫心大痛也予每告夫吾弟晏者使知所猛省庶幾不蹈吾老悖之故轍也鄉進士陳君孔章上計春官往來省其父江浦子每見之學宮英年白晢何所不至請予一言予忍不以告吾弟者告哉於其行也書以贈之陳君將亦知所以為豪傑也

壽蔣母序

金陵謝汝申過余活水請言以為其岳母壽余

辭汝申曰吾何敢以婦人辱先生教也得一言
歲之笈以爲蔣氏光足矣吾聞有善非婦人有
惡非婦人也吾岳母婦人也壽之有善矣吾豈
敢畏影而走乎日中哉當亦有所在也余曰道
不易言果若是則名重而實輕文字重而道輕
矣子亦知所謂道乎道不外乎太極太極一陰
陽也陰陽一五行也五行一萬物也太極動而
生陽靜而生陰太極判而陰陽分矣陰陽分而
五行布矣五行布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萬
物生矣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矣故伏羲以八

卦爲乾坤爲坎離爲艮巽爲震兌而文王以乾
爲父以坤爲母以震爲長男以巽爲長女坎爲
中男離爲中女艮爲少男兌爲少女而邵子以
無極之前爲陰而陽有象之後爲陽分陰陽爲
陰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而
洛書之合於先天八卦數圖又以乾坤生於老
陽之九四坎離生於少陰之三八巽震生於少
陽之二七艮乾生於老陽之一六是又未嘗生
於陰陽男女之外也周濂溪作太極圖說謂聖
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蓋一動一靜各臻

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而
寂然不動果何物乎所謂無極之前陰函陽者
在矣坤為母之妙存矣而坤為母不根於太極
之靜乎易風火家人曰男正乎外女正乎內男
女正天地之義也又曰父父子子兄弟第夫
夫婦婦夫婦正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
婦亦可以少乎婦不可少者非杜撰得出也易
太極也不然則男之為堯為舜為禹湯為文武
為孔孟為周程張邵為紫陽朱子者可以為聖
為賢而女之為媯汭二女為太任為太妙為丕

氏為紀叔姬為公父文伯母為衛共伯妻為曹
大家舉不足言矣而詩所謂文王嘉止大邦有
子舉不足信矣易太極果若是哉有善非婦人
也有惡非婦人也特以坤為至靜資生萬物乃
順承天婦人從夫不可以有為者豈言婦人不
足論哉母之善余不知而太極子則知也由是
觀之則坤為母者道之根也太極之妙也造化
之原也以文字求且為斯道之糟粕而况以重
乎文字者哉余言至此汝申不覺以首至手曰
先生之言易矣皇極經世矣箕子之疇矣某何

足以知此哉。廼以史癡壽圖諸大方家壽軸請予書其上。持以壽母而母庶幾其有言曰仁義中正而主靜者。雖吾婦人亦不能無分也。

贈禪老清上人授僧錄左覺義序

釋清上人以相術居京師。京師之人欲求知所謂富貴窮達者。未嘗不之上人相也。而上人之相亦輒應。以故上人之善相名滿天下。雖余之駭魯退處深山窮谷。無所事於此者。亦知上人之善相人也。和陽尚廷臣曰。上人豈特能相人哉。上人自祝髮居京師四十年。衣未嘗識華食。

未嘗識飽。顧嘗閉閣靜坐。脇不及席。足不及戶。外尋尺之地。以求佛之道。所謂明心見性者。亘五六十年。不倦寂寞。苦空無所不至。人皆謂上人與公貴人交。可以富貴自處。而乃如是何也。豈所謂惡逸而好煩者哉。上人曰。不然。農執耒耜出粟以供上。工作貨器以供國家。用兵執干戈以衛社稷。皆亦人耳。吾亦何以異於人哉。吾得世之所謂淡修者。去其勞而取其逸。益亦幸也。苟於吾業有未能精。吾道有未能勤。夫豈不愧於彼哉。上人以為道雖勤而其心則又甚公。

以恕非若他之學佛者膠固而不通也故每語其徒曰道一也天下之爲道者曰老曰釋曰儒儒者常非釋老而釋老二氏又常自以爲是不少屈每與之相抗相詆訾自不相容此不知何也吾嘗讀儒者之書有曰無極而太極與吾之所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者似矣讀書不如靜坐與吾之所謂不立文字直指明心見性成佛者似矣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與吾之所謂真空絕相事事無礙者似矣夫既似矣然又有所謂似是而非一毫千里者豈將儒者之說謬哉不

然必有所見也人之道惟其中以爲是而已吾之道果是也吾則以爲是而從吾之道吾之道果非也吾則以爲非而從儒之道非從吾與儒也從道也吾知從道而已夫庸知其吾與儒哉苟曰吾業專矣吾道勤矣而執之者非所以爲道也至於與王公貴人交也則亦不徒與之貧賤富貴其面目而已而若今之某廉某忠某貪某佞某君子某小人上人又未嘗不洞見其肺肝也上人豈特能相人哉余曰古之人謂靜能照物而上人所以能若是者有靜以爲之主也

使或不然而上人之相僧繇之畫也高閑懷素之草書也夫豈所謂道哉而今也謂上人爲僧繇高閑懷素者吾不信也上人今年以高行得領天下僧錄左覺義事廷臣與上人爲方外交偕其戚曹某者求言以贈夫一覺義豈足以輕重上人哉釋之道以爲天地萬物爲空而視吾身爲假借而吾亦不敢以是重煩上人聽也而乃述廷臣之語余者如此且質諸上人嘗有是言否哉遂爲之序

友山詩序

天地一我也萬物一體也天下古今知者誰哉子思知之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孟子知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周濂溪知之故曰窓前草不除與自家意思一般朱子知之故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是數聖賢者何以知哉見道真也見之真故心與道一自不知其天地萬物之爲我而我爲天地萬物也陶淵明不知固嘗曰采菊東籬下悠見南山矣夫可見者誰之山乎韓退之不知固嘗曰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矣夫可釣遊者誰之丘水乎嗟乎天下

耳目安可盡塗固自不能無具眼者也友山其亦知所以爲山者哉其亦知吾聖賢之所見者哉友山以吾聖賢之所見觀之尚隔一關矣天地萬物之中而曰無山亦不可是山者不可謂非吾一體之物也山可謂之友哉友山未必無所見也人但病夫見未真耳友山見果真見則萬紫千紅再來朱子溪聲山色又一東坡苟或不然而徒影響形似優孟叔敖亦奚以哉雖然人人有分箇箇圓成友山安得謂我獨無分也友山居南海茶園吾見南海有茂儒焉具子思

孟子之道濂溪晦翁之學友山歸而以是質之當必得以吾子奉之上下以求吾道之真以求不愧於古聖賢者殆亦可矣子毋徒以爲東家丘也友山詩成帙委其引於余余固嘗爲友山拈一詩也人皆以爲宋頭巾不可甚解遂敢申其說以爲之引

送陳直夫先生序

余在京師時見天下之賢者多矣得與十人者交焉如陳白沙之大羅一峰之廓陳直夫之直李賓之之斂婁克讓之公潘應昌之偉章德懋

之浩沈仲律之溫黃仲昭之暢林緝熙之雅皆
余所不敢望而及者余皆取以爲友是十人者
不以余爲不肖亦皆有願納交之想而直夫與
余又有婚媾之雅視他人尤厚善未嘗不責過
未嘗不規凡所以教誨余者無一不盡而余亦
不敢負直夫也其後余以憂歸病不能出是十
人者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與余聚散不常而
直夫亦十年不一見今年直夫起復御史余喜
得侍時或聽其議論以助不及未幾直夫又與
應昌出而僉憲大藩矣余之喜者又不能不爲

之懼也余終於何所歸哉直夫將行過江與余
言別余留之三宿不能舍去直夫亦以遠別於
是極論古今上下人物題品略盡凡所箴箴余
者亦無不至直夫視前日蓋加直矣直夫因自
謂去其官居於鄉者十年鄉之人皆以直夫之
直爲好奇雖直夫亦不能與之以自辯者於乎
直夫果好奇哉世俗之人軟美圓熟上下雷同
不以爲怪偶見吾直夫之直抗不容物譬之夏
雪冬雷見者必駭不謂直夫之好奇吾不信也
直夫學聖賢之學以孔孟爲法直夫之奇其殆

孟子之英氣伊川之過剛者哉人以伊川孟子
為非聖賢不可雖然聖賢以純粹為質寬恕為
心攻其惡不攻人之惡見其短不見人之短坦
坦乎寬平廣大之地廓落乎天包海納之中而
泯然渣滓之渾融形迹之俱化也若夫英氣過
剛者不能無少殺疵圭角一世而凌厲萬古自
攻之旗累什累陪而攻人之陣則雷動鼓行於
鴻門井陘之間為之不少貸矣嗟乎嚴霜烈日
果如和風甘雨之可親乎龍蛇熊虎果如鳳凰
麒麟之可愛乎孟子之與伊川吾固知其非顏

淵明道之比也直夫於此當何如哉賓之贈直
夫之詩曰病來緘口坐今日為誰開事息於名
近身寧與世猜鸞凰終瑞物鷹隼亦雄才畢竟
將安作煩君次第裁蓋將進直夫於聖賢廣大
之中而望其剗削乎崎嶇稜層之地故耳故余
於直夫之行亦以是為言非以孟子伊川為非
聖賢也吾聞白沙以東白先生之請將主白鹿
洞直夫出此以求印正當知余與賓之為不敢
誑

羅鶴子應字序

江東羅鶴既冠求予字余字之曰子應鶴曰鶴
何以爲有應哉余曰雲從龍風從虎應也水就
濕火就燥應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亦應也故
君子居其家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
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夫其所以應與違者
其故何哉蓋亦氣類之相感者也夫其氣類之
相感者豈徒感哉以一人之心而通乎千萬人
之心也以一世之心而通乎千萬世之心也惟
其心之同也是以曰朱先生安在曰中國已相
司馬天地間之相應者豈止千里之外哉雖夷

狄之遠無不應矣曰禾盡偃大風拔木曰郊焉
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饗雖大而天地幽而鬼
神無不應矣曰鳳凰麒麟皆在郊數曰鳥獸魚
鱉罔不咸若雖微而草木鳥獸無不應矣夫君
子之道自微而至著自近而至遠自涓滴而至
於爲海自一言一行之微而至其極也乃至於
夷狄之應天地之應鬼神之應草木鳥獸之應
如此果何謂哉所謂修己以安百姓是已所謂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已所謂不顯惟
德百辟其刑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是已是其

應者聖賢之學問周公孔子之能事也嗚呼人非周孔何學鶴其可以不知其所以爲應哉鶴曰有是遂書以爲羅鶴子應字序

湖上青山詩序

湖上青山者何贈文林郎監察御史王公自題其墓也湖上青山詩者何公自題其墓諸大夫士爲公作也諸大夫士爲公作者何以公湖上青山之事爲奇而公之死不失其正也死不失其正者何夫死生晝夜然死亦人之大是以古之死亦固有不同焉者未易論也而惟不失其

正爲至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而子路於孔悝之難又必結纓而後死莊周列禦寇之死不然而以死爲决疣潰癰劉伶使人荷鍤隨曰死便埋我而荆軻聶政又皆以慷慨激烈而身死夫孔曾季路之死以道聖賢死也莊周劉伶之死以誕曠達死也荆軻聶政之死以憤豪俠死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古之死不一惟聖賢得其正也林和靖臨終詩曰湖上青山對結廬又曰茂陵

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其死雖未足以
語聖賢然觀其詩則於司馬相如之死已過萬
矣公愛和靖故其死也擇地鑑湖偃卧其上朗
吟和靖詩呼其子鑛之曰吾死葬於此以湖上
青山題吾墓明年公死葬焉其事類曠達而其
志和靖則亦可謂不失其正也夫聖賢者人之
成法公之死不失其正乃不於此而於和靖者
何公豈無所見哉和靖隱者也隱者之跡長晦
而聖賢之名常不可掩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
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其名而世誦其美不厭

予不識公與和靖不知同否今以其子提學公
考之知其父公以和靖自退托也孔明自比管
樂孔子自同丘明竊比於我老彭後世實則不
至而有侈心焉者非公謂也公廉於名太僕文
公以詩引見屬者何廉於名者公之心思公德
或泯而無所彰者提學人子事也人子不忍死
其親之心豈有窮已然汲汲以成人之善使有
規於後世者亦予分所不敢辭也而予者何定
山居士莊某也

壽開化汪處士七十序

古今一大旦暮也天地一大傳舍也人物一大浮漚也何爲壽何爲而不壽哉人有以爲壽者自觀者小而不知其大也不知其大十二萬九千六百惡乎其不以爲大乾開坤闔陽動陰靜惡乎其不以爲久盈天地間齒髮爪牙水火土石動植飛走惡乎其不以爲繁然人但知一元十二會以爲大而不知元會爲古今者亦有時而窮盡也人但知陰陽動靜乾坤開闔以爲久而不知造化往來爲天地者亦有時成壞也人又但知平生生長長摠摠林林以爲繁而不知

凡有所生者亦有時生死也嗟乎果真可以爲大爲久爲繁者哉知其不可以爲大爲久爲繁者故所觀者自不容於不大也邵子曰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萬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以爲萬物是其所以爲大者無有出乎道也而道則何所爲哉是故古今有先後而道則無先後也天地有成壞而道則無成壞也人物有生死而道則無生死也惟其無先後也故貞而元元而貞而古今無窮盡矣惟其無成壞也故成而壞壞而成

而天地無盡藏矣惟其無生死也故生而死死而生而人物無滯息矣是以知其大而所觀者大也故凡所以短古今爲一時小天地爲一粟薄人物爲微塵者非自夸大也亦無非以道爲天地之本有是道則有是天地有是天地則有是人物有是人物則有是古今也夫古今天地且然人物且然而况爲壽爲不壽哉今年夏鄉進士開化汪君金恩以其父處士壽七十走自成均過定山求予一言以爲壽且謂處士讀書好學汲汲於愛人之仁謂仁之施於人者惟醫

惟速故於醫學爲最精夫道雖以生乎天地萬物爲大然道亦未有過乎仁者而仁亦豈有過乎愛人者哉以天地萬物觀之先儒謂天地以生物爲仁人以愛人爲仁至於植物之微亦各以核所藏以生者爲仁而謂仁非道不可處士於道亦未必無少見也余蒙昧之人道雖未有所得然以其請也則又惡敢以已而負乎人哉故於處士之壽不以壽而以道

貞菴詩序

天地有大間架有大樞幹有大疑惑有大間架

有大樞幹可以至矣然亦有大疑惑者何哉夫
大之極者疑之極也疑之極也故舉天下之大
者皆可以而爲一大疑團子矣是故天地之間
架莫大於易而易之樞幹莫大於貞易始於元
而成乎貞成乎貞而又起乎元是易之元亨利
貞者時之春夏秋冬也經之易書詩禮也世之
皇帝王伯也人之耳目口鼻形體情性而物之
飛走動植也此豈細事也哉是貞者天地陰陽
之妙文周孔之傳周程陳邵之學天地之間
凡言大者豈有過於此哉天地之爲大者如此

大何大而筭簪鬢鬢之流謂之媻人乃得以貞
而名以貞而居而世之吟詠嘲笑者又得以因
花梧月其妙而牛鬼蛇神其恠疊疊焉惟恐有
一之或後此其爲疑也夫豈小哉疑不小也而
解之者亦可小哉易曰夫子制義婦人從一丈
夫有此易也而婦人無此易乎太極圖曰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丈夫有此太極也而婦人無此
太極乎易又曰男正乎外女正乎內男女正而
天地之義也丈夫有此天地之義也而婦人無
此天地之義乎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

謂之三綱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謂之五常無一不可婦人豈得
謂無分哉新塗周某爲其母求貞菴詩序周母
貞矣余於綱常之大得無解乎遂書以爲貞菴
詩序周某觀之乃驚起而謝曰疑團子今日打
破也

爲余生謝程醫序

蜀有余生者學醫於新安程文炳先生既三年
其尊甫僉憲公有今陝西之命生侍行明年乃
持幣帛走數千里謝先生於新安且詣定山求

一言予之言豈足爲先生謝哉予以先父母故
識先生於南京往來十五年如一日先生之醫
予知之予非徒知先生醫雖先生之心予亦深
知之矣先生之醫主李東垣朱彥修至於河間
戴人之論若不足以屑者豈河間戴人不可以
爲醫哉搴旗斬將之能雖足以快於一時終不
若補養元氣者之可以萬全而無失而先生之
醫王道之醫也先生之心長厚仁愛不問富貧
病有所急雖萬金良藥不以貧者而靳病有所
緩雖牛溲馬勃不以富者而遺而先生之心王

道之心也昔有生從風角於改醫者既歸醫爲
合膏封簡書曰有急發之生至改萌與吏破頭者以此
從者破頭乃開封曰到改萌與吏破頭者以此
膏封之其人乃還卒業夫以改醫觀之則先生
之醫若未可以盡得者醫且不可盡得而况可
以盡得其心哉古之人不爲良相則爲良醫先
生以良相不可易得而良醫可以易行於是擇
其易者而行之故先生之心與醫皆汲汲王道
者堯舜君民之心也良醫之具也生思所以自
立於天地之間者何事哉先生之心不可以盡

得也世之人有從師以學言下頓悟遽有所得
者皆是生之從先生非一日矣豈無所得哉然
知弟子者莫如師生果能有所得也先生必知
之果不能有所得也先生必知之知其無所得
也必當以改醫合膏之事警之以卒其業不可
聽其去也知其有所得也又當使之以致其謹
謂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苟有一毫不謹則
其費人也豈有窮哉是生之得與否者又皆在
乎先生也使生於此果真有所得而又能致其
謹焉先生之道可以南矣先生之衣鉢有所托

矣先生之心必無不樂而生之謝先生者亦無不至生苟不知出此而徒欲致區區於幣帛文字以爲謝者豈先生之心哉予與僉憲公爲同年於生爲父執誼不可辭遂書以告且致鄙意於先生者亦不敢負忠告於所知也

壽朱處士七十序

往年余讀杜子美人生七十古來稀之句未嘗不嘆浮生短世光景飄忽而謂長生術不可以不學及觀朱晦翁感寓詩有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秘竊當生死關以近所謂

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則又以爲人之所學不可一日不正而神仙家之說雖學無益也二者將安取衷哉一日余坐卧林偶得程伊川語錄讀至所謂節飲食寡嗜欲定心氣三者余乃大悟曰飲食不節則饑飽失宜而有內戕之患嗜欲不寡則邪僻日生而有自賊之虞心氣不定則靈臺以昏天光不發而吾之主人翁常不敢望其惺惺而百體無一從吾令矣是知三者豈特爲養生之要而人之爲學而凡所以爲聖爲賢思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者亦無以加於此

也故余每以自持每以告人未嘗舍是而他有所適但余以駉魯之質而又加以懶惰無疋不自鞭策言之未必能行行之未必無少間斷每自念及則又未嘗不爲之盡然內傷惕然汗出浹背也清江朱處士彥清年七十筋力強健耳聰目明若四五十人人有問者處士曰吾鄙人豈有他哉吾但能安於田里與人無鬪格無爭訟意外之虞不一擾於吾心朝夕食一蔬一飯寢處一室此外泊然無有也余聞之以爲有會子心有得於伊川氏所謂三者之說每欲往造

其廬而有請焉但予深山野人麋鹿踪跡乃與城市略相柄鑿而走未遑暇也今秋客有毛雲翰者詣予求言以壽處士余遂以雲翰故有及於此且有請焉處士倘不鄙余大帽長衫坐我活水有以話及余於處士亦不敢少恡何如何如

壽謝母序

石居子以書告於杲曰吾友昌母壽敢請一言以壽杲曰惡壽石居子曰壽其壽亦不罔其壽杲曰乃若茲壽彼可壽此亦可壽約途之人也

曰吾欲以是壽亦罔不壽而况乎請以子哉况乎出於其臬者哉石居子曰子有以壽敢請其壽臬曰天下之物無所終亦無所始有所始者自始不始其始有所終者自終不終其終是以聖人一始終齊壽夭等萬物同古今壽不壽其壽夭不夭其夭不醜其窮亦不榮其達不雄其成亦不毀其不成悅乎其相忘沛乎其不拘也澹乎其無悅也種種乎其無所與有爲也以天爲徒而訢不入不禦儵然而來忽然而去而已爾故其在太始也不以爲崇在魚躍之下不以

爲深先宇宙生不以久長是以古人亦有之挈天地得之以襲氣母得之以騎日月處玄宮得之以坐少廣莫知其先莫知其後得之以土及姚姒下逮五伯得之以乘東維騎箕尾而自比於列宿者壽不然而忘意乎壽吾見負山以蚊馭陸以舟而尚曰求其幾幾者不已艱哉石居子曰果若茲也殆可與之以入無極之門遊無何有之鄉與日月參與天地爲常人其盡矣而我獨存者乎壽之大者莫過於此請書以歸壽昌以壽其母

定山先生集卷之七



南京戶部李事雲南陳當道編輯



南京戶部主事四川周湍校正

應天府江浦縣知縣桂林劉縉

儒學署教諭陳應奎訓導龍壽山同刊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金谿黃希憲重訂

南京戶部郎中太康何維同校

應天府江浦縣知縣廬陵蕭馨校刊

江西道監察御史邑人朱賢類次

壽大司馬王公介庵七十序

有大付託之天必有大負荷之人有大負荷之人必
有大感通之天此自然之理有不可誣者在昔堯舜
禹湯文武之時天欲平治天下也謂天下之大可一
人有不可以一人治苟不得人以共理之天下不可
以平治也於是付之臯陶付之稷契付之伊傅之周
召厥後漢唐宋之時又付之內魏房杜付之司馬光
付之韓琦付之范仲淹富弼是時諸聖賢之臣知天
之所付託在是也又各能極其負荷之重而不負焉
有是天者未嘗無是人也天以其能不負所付託也

於是與之以桓圭衮冕高牙大纛無少吝惜使之出
入將相各極其榮盛而又享之以期頤耄耋雖至于
老而不衰有是人者又未嘗無是天也天人之所以
相感通者豈有他哉蓋以天下大器非有非常之才
力兼萬人者莫克舉之而非常之人又不可不以非
常待也今我

聖天子左右之臣有克大負荷天下大器相與感通
於天者若南京叅贊機務大司馬三原王公豈非其
人哉公以成辰進士出入侍從受知

列聖幾四十年朝廷繫其重輕天下以爲安危君子

賴之得以自安小人畏之而不敢肆天下之士無貴
賤無小大莫不熟公之德知公之名望之爲大山喬
岳仰之爲青天白日也始公之來南京也舊邦之人
各相自慶謂如東人之得周公西土之得司馬溫公
及其去也莫不咨嗟嘆息如赤子之失慈母而於再
至又皆懼所踴躍以爲天下棄我民而使我公之來
得以終其惠也至於鎮撫南詔撫巡南畿莫不皆然
而退休巖壑之人如張東白者至爲中流砥柱圖贊
以寄誇羨而景亦有和魏野上寇萊公有官居鼎鼐
無地起樓臺之詩以頌公

而景仰之無已公何以得此於天下哉是皆天以我

列聖爲堯舜爲禹湯爲文武而懋遺是老俾之
以輔成唐虞三代之治故也不然何以有此萬
人之英克大負荷天下大器而挺然不拔如公
者哉景嘗聞公之名觀公之大私竊念之以爲
天人之理雖至相合然亦不苟合也而公之於
天夫豈無有以爲之大哉往年公巡撫江北景
始拜公於江浦今又得拜公於南京公不以景
爲不肖每見必與之坐以論古今天下之事景
聽其論議叩其學術公之大者莫過於誠故公
於天下之大計無一言一事不出於誠也記曰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能盡人
之性能盡人之性能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
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又曰至誠無息無息
則久久則微微則悠久悠久則博厚博厚則高
明公之誠至於如此是宜德望愈老愈重功業
愈老愈大福祿壽考愈老愈尊而公所以有是
天者有以為之大也以公有以為之大也則為
稷契為臯陶為伊傅為周召以及司馬韓范之
得於天者夫豈徒然哉今年公上章求去
聖天子以公元老不可一日去

朝廷勉留如成王之留召公者公不可辭十一
月十八日公初度也公之子某求諸名公卿詩
以為捧觴之圖聯為大軸不可無引因駕部主
事某以命諸臬公之壽蓋天付之享之以期願
耄耄而命之以福我天下之民負薪偃僕之夫
何敢贅一辭哉然以其請也猶得以致夫天與
公之大於一言間者亦臬私竊景仰之意得以
因是而少見也

壽張處士序

張處士克正者予里中父執也與予父交予父

少處士十二年以兄呼處士凡里中歲時伏臘
秋報春祈未嘗不在或行坐或飲酒處士先而
予父後長衫巨袖揖遜雍容人見之莫不嘉賞
以爲一家兄弟不是過也頃予父患風癱不出
門者五年處士見予未嘗不問予見處士強健
踰昔亦未嘗不盡然內傷以思痛予父也予父
之齒少於處士而其衰老反在處士之前其故
何耶以爲天者夫天至公不私於人天不可誣
以爲自操之有不同而強衰視之處士人爾固
不知所謂神仙乂世之術而予老父亦非輕冒

寒暑之人而亦不可以厚誣於自操此果何哉
以予觀之祇自痛也處士生四子曰麟曰龍明
經爲儒者曰鳳曰夔居貨財爲商賈養志承顏
甘旨罔缺朝夕之間而處士之心固恬然而樂
熙然而處也而予老父則甚不然予苟升斗之
祿可

朝北馬南轅陟屺陟岵殆無虛歲而乃以垂白
之親屬之孱弟而甘旨之奉雖曰罔缺然視麟
輩之所以奉處士者終不如矣予父奚以不衰
而處士奚以不強耶予父之衰者予之罪也古

人以親在不仕予始未之思耳褰裳出門所爲
幾何徃昔之非悔不及矣今予老父雖在床席
猶幸未至于困予當上書

闕下懇血竭誠願乞終養

明天子倘不加罪而得所請焉而予老父藥石
之餘殆將平復得以復從處士之後一日二日
之間麟率麟弟吾率吾弟相與聚二老於一庭
稱觴戲綵拜舞踴躍以終百歲則予之願始畢
而予之罪始可以贖其萬一矣不知其何如也
處士初度友于麟者請文爲壽予敢一道其私

處士厚予父者亦固其願也遂書以獻

送掌教歸養序

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時而已矣時可仕也則
仕時不可仕則不仕惟其時也故仕非苟祿不
仕非忘世然亦有時可仕而不仕時不可仕而
仕者又不可執一論也夫時可仕矣吾病焉不
能仕有他故焉不得仕則又不可仕矣時不可
仕吾則貧無以爲養罷無所於歸則又不可不
仕矣世之論人者取其跡而或不知其心守夫
經而或不知夫權執於不仕或以苟祿加於仕

執於仕或以忘世加於不仕嗟夫傳說之版築
呂尚之釣渭果忘世哉孔子之嘗爲乘田嘗爲
委吏果苟祿哉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三
衢吾先生之在京師與今翰林編脩楊維立劉
景元齊名學者日望其大魁天下先生竟以親
屈來掌江浦教事旣五年復恐他日致有子路
風木之悔遽白所司具行李買舟卜日東歸江
浦學者又不能一日留也是先生之仕非苟祿
而不仕非忘世出處正大去就分明人孰加矣
先生之在江浦予方築草亭清江之上開門卧

病不與世接先生每不以予爲不肖朝至夕往
與予高坐危言談論終日病體忘倦予不知爲
主而先生不知爲賓也予所得於先生教者豈
可指計然予之不仕病也先生之不仕親也病
也自爲親也豈自爲哉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
其長而天下平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先
生出處去就人或可同而其爲親之故又非他
人之所能同矣先生將行予懼人無以知先生
而將謂其忘世也又以人之無以知先生爲親
之故而非人所能同也故發憤爲衆人一道然

子久處荒寂寡學無徒先生行過蘭溪見吾德
懋先生出此論之以示可否又一教我

迎養詩序

曹人徐君居仁以進士來尹句容既閱月慨然
嘆曰吾親居曹君祿不能逮其親吾何心哉遂
卜日走使迎養于曹其親樂畊翁亟思見其子
也亦慨然就道將及治居仁巡行阡陌忽心動
遂叱其馭還果迎翁境上翁乘車居仁御父子
懽動顏色邑之老稚聚觀道左莫不嘆賞稱頌
以居仁之能迎養其親爲孝子也其能詩者又

皆形諸詠歌以頌其孝一時父子之樂何如哉
定山居士莊某聞而嘆曰世之忘其親以趨君
祿者比比皆是居上食有邑而能惓惓不忘其
親可以爲孝子矣然孝有大有小譬之馬江河
淮海一水也海則水之大觀水於海而他固可
畧也居仁迎養其親孝已亦豈無大於是者哉
昔孔子以德爲聖人爲舜大孝又以善繼其志
善述其事爲武王周公之達孝夫舜爲聖人不
可加矣善繼善述果何事哉文王聖人也武王
周公之善繼者繼聖人之志善述者述聖人之

事是孔子以聖人爲孝子矣夫天下後世何信
信孔子也人之疑者又曰孝不過能養而已定
省色難而已過爲異行者又不過割股廬墓而
已孝子何取於聖人哉嗟夫是知其小而不知
其大者吾惑也且吾之有身受形父母既有此
形則有此理既有此理則吾之所以備萬物者
此參天地者亦此使吾身有一理不盡則仰愧
於天俯怍於人吾於父母之形爲徒受矣尚何
取爲孝子哉故爲孝子者惟恐其不能爲聖人
也能爲聖人則天下之理無一不盡而於父母

之所以與我者爲不徒受不求養而自無不養
不求孝而自無不孝已爲聖人而吾之父爲聖
人之父天下後世必曰某之父某之子聖人萬
世聖人之父亦萬世矣孝子之大孰有過於此
哉居仁之孝知夫大者當不止於能養而已也
詩旣聯爲大卷邑之諸生周天慶者求予叙予
將進居仁於孝之大者遂以聖人告之今之世
以聖賢爲諱久矣凡言聖人者不以爲迂輒以
爲怪然告人者不可不盡迂與怪何加損於我
哉敢書此卷末以爲知者道

安遠陳大尹挽詩序

天地有大付托既已交付世雖有大眼目大胸
次者亦可以厭而足謂之了了更復何事更復
何悲然世變何常春風桃李豈可常有仁人君
子不可多得故武城之弦歌未忘而泰山之猛
虎已躅一路之福星猶光而亘天之慧宇已燦
天意何在人心何在酬酢者誰交付者誰光明
之燭自謂徧滿天下而逃亡小屋畫本流移更
復誰照於乎其不可悲也哉莆田陳君尹安遠
其既沒也人悲之非悲陳也悲安遠之無陳也
安遠之無陳和而聽之者誰而照之者誰於乎
其不可悲也哉安遠之民天下之民也悲陳君
者有詩而定山居士爲詩序

陳重器挽詩序

予歲之己卯舉進士春官與今刑部郎中長沙
陳君宗器會予白下舟中時其父封君其兄公
器在焉封君則古老蒼勁公則精敏浩博而宗
器則又豪俊英爽可敬可畏自是與公器聯翩
北上相與日親乃得宗器家世之詳宗器謂其
兄弟七人皆有可觀稱其兄重器尤不置口且

曰於公噐不減而自謙其不能過余遂識之於
心亟欲見之不可得也丙戌余與宗噐同登甲
科其後北轅南楫奔走四方與之不相見者十
年每見傳記所載如高辛氏之七子周之八士
荀氏八龍馬氏五常眉山三蘇者未嘗不思念
陳氏父子兄弟也前年夏宗噐與廉州守劉君
用光偶自公暇過江訪予定山握手道故舊懽
甚竟一日夜乃去宗噐將行出一帙示余曰此
吾亡兄重噐挽詩也敢請一言以序諸首余曰
此豈余欲見之而不可得者哉宗噐遂獻歛不

自己子亦不能不爲重噐悲也予不識重噐奚
爲而悲世之賢者常少不賢者常不能無賢者
人之眼目國之著龜世道賴之以立人紀賴之
以正君子有所恃而不怠小人有所畏而不爲
不賢者常至貴壽賢者常至夭死如往年吾友
羅一峯者亦可悲矣重噐果如宗噐之所稱論
亦不可謂之不賢者余於重噐何爲而不悲哉
重噐挽詩皆今天下士大夫所爲哀者宗噐以
爲今士大夫皆文章俊傑之士而予山人文章
之人文綵絢爛而山人之言野朴絢爛之言美

浮於實而野朴者後將可信而傳也嗟乎此吾宗器之慮之過也周公孔子顏回孟軻其死也孰誅孰銘孰傳孰序天下後世稱為大聖人大賢人者亘萬古不衰名之傳與不傳者人之賢與不賢也使重器果賢也人將傳之不遑暇食使其不賢雖百子山人亦豈能有所傳哉矧夫至人無行至德無名以鴻濛渾噩於太古之天者又不係於傳與不傳而亦俟乎汲汲於是宗器曰固已諸士大夫之意其可孤哉余不能絕遂筆其言於尾簡以爲重器挽詩序

六合縣志序

郡邑之有志猶國有史也史書天下之政志書一邑之政二者雖有小大之殊其記事紀言則一而已曩者予以史職改官南京謁今大理卿夏公於太常時公與博士方公者方脩太常志書予得而讀之見其所載某少卿死節洪武末時其事甚備蓋某非公則將終於泯沒而已予遂以爲

國史之命予旣不足以辱然又不能卓然以退飽食終日豈予用心苟得從夏公後脩所謂行

人志及吾江浦邑志其或得載如太常某者亦於世道不爲無補而吾素殮之譏亦可以少道矣未幾予老父母俱病大故荐懼痛入心髓自卹不暇而况有及於是乎予時未嘗不羨夏公之得以從容支字而嘆予之迂拙也今年夏秋官主事六合鄭公過予請序所謂六合志者予辭以爲未暇公未信也旣而公之子時奈暨國子生孫國輔者以大尹唐君之命來請且持一帙示予蓋六合志已其間所書風俗人物善惡褒貶無不可觀蓋編集於教諭李先生校正於

周先生筆削於公而綜理提調以成於唐君者予於是又不能不爲諸公羨慕而益以迂拙自嘆也夫古之人不得以行於時者必有所著述以垂訓於後世如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是已豈獨孔子然哉下至於司馬遷劉向賈誼之徒亦各以其說與表見於時以垂於後不自汨沒也今之人何所希及惟古聖賢人而已予於一志之成且將羨慕今人之不暇而况能有以及於古之人哉予益重可嘆也唐君鉉梓是帙已告訖工而亟請予文夫子雖朽鈍

無補然亦豈不知所以自訟者乎遂敢僭書於此以識首簡

壽陳掌教序

邑主教陳先生壽燕諸生學宮諸生曰顧無所壽不可人於所愛願其貴富祝其壽考且罔不至而矧曰其師然壽吾師不吾定山不可乃相與詣活水亭曰先生其爲我壽哉是時予方與陳大中論靜虛動直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乃遽應曰是亦可爲先生壽也諸生曰何謂余曰先生師也儒也儒道所在師道所出壽先生以

壽不以道乎况先生言出於口洞見肺肝人有附耳語以私者初若有所納領旣而輒語人曰此某事某告我人有某先生以他故弗類者又輒曰此非我某主我雖家人父子告必以公亦不敢以私先生惟恐其耳一接而口遽吐而害成也先生胸次明白坦夷洞達無碍幽暗巖崖無鬼無魅清平郊野一鸞皇蔚如先生之質近於道矣先生質近於道今雖老矣吾告以敬以義以虛以直必將奮然曰吾何人孔孟何人周程張朱何人而於朱子所謂人雖八十亦當硬寨

做去爲不誤矣由是而敬而虛以養吾道之命
脉而直而義以固五道之幹質不違動靜父養
內外吾知百二千歲不足當抱和守一之萬一
台背兒齒不足以樂天知命之多寡也孟之
道萬古壽萬古矣和朱之學無窮壽無窮矣道
之所在壽之所在先生何慮乎壽哉伊川謂
不學則便老而衰惟先生力行之耳諸生曰是
可以壽明日以其子鄉進士孔章來授余簡也
不余悖皆可念也於乎西山父子風月師法異
代誰借但余衰謬不足重輕爲可愧也

謝

壽艾叔明母八十序

安仁艾叔明自江淮過余定山請曰熹老母八
十熹將歸仁安稱觴膝下願一言以爲老母壽
可乎余曰茲賢母也壽安可辭叔明喜不自任
踴躍而前曰吾老母生長深山不離閨壺以縫
衣裳慕酒漿精五飯爲職此外無他可稱也今
先生以爲賢母何哉余曰叔明知有善非婦人
有非非婦人爲母事然豈知三遷以教其子爲
孟母之大者乎叔明客江淮二十年矣抱青囊

秘術每在余門恒以蔡牧堂固子之能但不知
白鹿主人今有無於溪雲活水間也叔明笑曰
有白鹿然後有牧堂安知活水之無白鹿也哉
自是凡有所遊霜厓雪洞叔明未嘗不與予同
往蒼峰錦石叔明未嘗不與予同坐一有所遇
叔明輒忻然拊掌予雖於叔明未能盡知然浴
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鳶飛魚躍之真叔明外
亦不能無他有所得也每有所得輒危坐不去
叔明笑曰先生又一痴也夫定山天下僻地予
末小子天下之風漢痴人叔明負楊郭之資求

以售其奇不於通都大邑而乃於天下之僻地
不於貴富豪賢而乃於天下之風漢痴人辭繁
縟而就雅淡驅勢利而近迂闊自非真有所養
不能以至此也然以丁氏之事觀之叔明豈無
所自哉語已叔明乃再拜曰熹母未嘗無教然
不知以為賢也今以熹母為賢吾母似矣熹則
何以當之維自今熹不敢不自力於先生之言
也明日舟人告急叔明携卷來遂書以畀之使
歸以壽其賢母且使凡得以壽其母者要自賢
也

嘉興府志序

嘉興府志郡守儀真柳侯纂脩平湖縣博南川林先生校正江浦莊某爲之序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道不行於時蓋欲淑人心於後世是六經出於孔子爲萬世法也六經雖大而郡志所書則無不該一郡之志豈大於六經哉郡有民人則有政事有政事則書有山川則有題詠有題詠則詩有星槎則有陰陽有陰陽則易有上下則有和節有和節則禮有人物則有褒貶有褒貶則春秋是六經一志已一

志該乎六經而媿乎六經可哉書政事者必無媿書書陰陽者必無媿易書吟詠者必無媿詩書上下者必無媿禮書褒貶者必無媿春秋如是則嘉興府志非府志也嘉興之六經也侯與南川何以爲是地哉侯以名進士地官卿屬領郡六經此學禮樂一邦而吾南川又以無極主靜之派法印平湖皆可謂一世之豪願學孔子者也而是書之脩豈無見哉其必以書以易以詩以禮樂以春秋而必非無所張主者也是書一出天下之人必將爭先洗耳以聆六經之論

拭目以觀六經之作雖余深山頑鈍之人亦將
牽裳踴躍以求二公之出手如何矣苟或不然
於吾所論一有不類豈侯謂哉世嘗以六經爲
天上人語孔子爲萬古一聖故志自志而六經
自六經也嗟夫典謨何病乎芻蕘途人豈乖於
堯舜志自負侯而侯不負志矣雖然侯力亦大
吾所知其必將以運斤成風斲終日而鼻不傷
之手不容有所歎唾其側而吾南川又將危坐
竦觀以聽其英論而袖手於筆削間矣侯何人
南川何人而亦有是乎哉一忘其勢一忘人之

勢相與鳶魚流動於几格鉛槧之間而必將無
一抵牾者二公之學也吾於是知是書之不
不爲府志而爲六經矣吾聞侯以嘉興人物莫
大於陸贄名宦莫過於楊季琮脩志之餘皆欲
大其祠宇實錄其行以萬古其人於天下而文
以嘉興之學未知其大欲避嘉慶亭以舍南川
而尊禮之以求乎靜觀自得之妙相與以註我
乎六經求乎內而忘乎外也真天下之賢守矣
故於是序與之以言六經

長興志成邑士臧有原以慈溪周子詣定山求
其爲序某曰昔孟子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志不做乎春秋之例哉周子曰春秋不巳僭乎
某曰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史與志雖有小
大不同其示勸懲則一而已矣故春秋之法謹
華夷之辨嚴善惡之等別冠履之分撥亂世而
反之正者豈有他哉聖人以天自處故操縱予
奪皆出乎已如天之造化萬物有所發者有所
藏也有所生者有所斃也故中國而夷吾則夷
之夷狄猾夏吾則膺之天王冢宰而下賜諸侯

之妾則貶而稱名以天子諸侯而盟夷狄則譏
而書會以春秋盟主而伐謀不叶則貶而書人
至於篡弒之罪書法愈嚴從賊而寔非爲賊者
爲首惡非賊而不討賊者爲弒逆罪之所至推
見隱微無少假貸至於褒善則尤汲汲惟恐不
至衮鉞榮辱存乎一字故古人謂春秋爲傾否
之書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案夫
邑志懲勸既同乎史脩邑志者苟不做乎春秋
則善何所勸惡何所懲故書一賊也極其銅臭
書一賣城也極其婢膝則凡欲爲賊欲豎降者

其瞬一接則必竦然而毛髮豎矣必將省曰彼亦人也何為其汚若是哉何為其背若是哉陰以寢淮南之謀者未必非吾黠也以至書一忠臣書一孝子書一賢聖其使人勃勃莫不皆然邑志之脩豈止為山川道里建置沿革而已脩邑志者其可不以春秋自處哉古之人謂春秋成亂臣賊子懼予於邑志亦未嘗不曰亂臣賊子懼也蓋春秋之懼以天下邑志之懼以一邑邑志同乎史矣天下邑又豈有不同者乎周子曰果若是也天下之邑將無志矣某曰天下

無志非志病也不能以春秋自處病也孔子以天自處脩志者以春秋自處有原於是書也其果以春秋自處乎不以春秋自處乎其果以春秋自處也是以天自處矣吾於獲麟之賀又當拜有原於長興不然吾不知其所謂志矣周子曰是固一論也某遂書此以為志序不知有原以為何如

壽李母九十序

李氏母壽九十九之壽可易得哉故凡神完氣昌聰耳明目歲至百九十者人皆曰此異人

也此其有吐納導引之術也茹草木餌金石之能也不然而若人者亦奚以至於此夫以吐納脩餌為壽世之奇人僻士蓋或有已堂度閨闈之人以烹調絰織為務者乃亦有是能哉而母無是矣母之於此果何道乎古之壽也無事為神心安為泰而母之子某粗布菜根與世淡泊無一紛擾而其孫其文以奇偉之氣拔去流俗奮迅馳驟以自趨於賢人君子之黨而父子之間又能輕煥怡悅父以勤母子以順父各振其孝世之忘身辱親以貽親悔者莫可勝紀而李

氏父子之賢一家之間又皆怡然熙然以樂無事而母之心安矣而母惡得以無壽乎是母之九十者母有賢子孫也母有賢子孫而母之壽亦惡得止於九十乎嗟乎思尼父子與之德則必思顏之何賢伯魚伋也之賢則必思上官之所由泰山之上而李氏父子果知其有不屬者在而母之壽也尚可涯哉尚可涯哉今年十二月八日母初度世奇請予壽而某謂予有一日長而予以壽母庶幾李氏父子之知壽其母者富又不止九十也

壽尚公七十序

和陽麾帥尚公壽七十其厚橘潭請於余曰公可壽乎余未有以應也明年七十添一籌矣潭又曰公可以壽乎余戚於公善其子廷臣余不敢絕物於公也乃應之曰壽有三以道以天以脩養也以天稟命有生賤貧貴富不可移易老弗以矣而失少弗以德而畏以脩養吐精嚙華超生出死刀圭入口而白日羽翰以道則異於二者之撰矣天高海闊月到風來蕭蕭馬鳴無一而非天理鳶飛魚躍無一而非真妙千紅萬

紫可句可鶻楊柳梧桐可懷可挹苟非真虛真靜真有所得真無所礙其孰能有以與於此哉是以道脉千古而壽脉亦千古也道之天無窮而壽之天亦無窮也公孰居一於此哉潭曰以公七十而耳聰目明筋力強健謂公非資於二者不可然曰以道壽者乾開坤闢幾何人哉公苟妄意於是者非子苟妄意於公非子子不敢以是望於公也嗟夫孔孟周程非人則已使果人也公何不可望哉昔朱子謂人雖八十亦當硬寨做去公雖老矣使公果能一噴而醒硬寨

不已務求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何如吾之所以
得於天者何如於此而不自絕焉則凡人之所
以堂堂萬古而長存者尚何少於公哉使或不
然徒以七十而議夫千古吾見夸父逐日徒渴
而斃而公不可以爲壽也潭曰公不絕物予尚
敢絕於公哉果若茲也公之壽也得無日乎

遏惡傳序

靈璧縣博陸先生以遏惡傳一帙致書某曰此
紀善王君爲吾府推李公所大書者靈璧吳尹
謂有警於世欲鋟梓以傳乃借懇於某曰先生

傾蓋定山其將何以處乎是哉遏惡茲序敢惟
吾子是托其無辭其取而讀之觀其書公之審
克明允發德姦伏罔不精到雖古良史有弗過
者乃竊歎曰世之司刑安得皆若公哉爲史傳
書若公者又安得皆若此哉公與傳皆可謂無
媿序而傳之宜已然君子講學則又不可以不
審也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易曰君子以遏
惡揚善蓋善善所以勸君子惡惡所以戒小人
而遏惡揚善又可一日廢哉予嘗觀公治水黃
河拯民於魚雖胼胝手足有所不辭其一念之

仁蓋炳如也至凡佐理郡務陽噓春育旌孝表
賢亦無不至而公之可書豈止一過惡哉而過
惡之書今亦屢矣至所謂有善而勸邈乎其無
一語不知何也夫長於仁者未必或短於義專
於秋者未嘗不根於春而書獨於此蓋將以公
職在推讞據以耳目之所見聞者書也又或以
不有所殺曷有所生以過乎惡者爲扶乎善也
而或者又曰春秋爲傾否之書五經之有春秋
猶法律之有斷案而書公過惡者又將有以法
乎春秋也不然則是書也以鸞鳳之悠緩不若

鷹鷂之明快和風甘雨之溫粹不若迅雷風烈
之奮疾可快人意矣夫以安流伏槽之家而書
之者乃獨有取於此哉於乎四凶不有而流竄
放殛將何施姦慝不作而墨劓荆宮爲焉用明
刑固所以弼教而禮義人人媿睦比比而皆相
與流動於黃羲周旋於周孔者而刑又將何所
施也有刑豈若無刑之爲妙乎爲公過惡者固
不知聖賢之大所謂善善長而惡惡短者何如
也知聖賢之大夫又安得無所見哉紀善君以
撝謙自處不多上人其心必曰吾以過惡傳公

以吾濠梁一郡之大為公書儻公有揚善可書而紀善君遺之亦將以補其傳予雖迂鈍無狀犁鉏之暇尚當為公一序如今之序過惡不腆也陸先生以其高弟吳景來遂書以為過惡傳序可否請一教我

壽施翁八十序

天下之壽道而已矣以壽則壽以道則無所壽非無所壽也無所役於壽也豈無所壽哉邵子謂人以百為壽天地以十二萬九千六百為壽然以百視萬以人視天地何遼絕哉記曰博厚

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然曰配曰無疆者蓋萬其百天地其人矣豈人力能哉故曰道而已久何哉道同則其壽同也故如堯之壽百五十年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者雖歷萬世而無窮也堯何如壽哉文王之壽百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純亦不已者亦歷萬世而無窮也文王何如壽哉豈特堯與文王為然孔子之覆幬如天持載如地錯行如四時代明如日月無不然已豈特孔子為然若曾若孟若子思若周程張朱於道有聞者皆然已壽豈偏於聖賢哉以道

則無所往而不壽也由是則彭義非壽殤子非
天回何害其為不壽跖何害其為不天哉嗟乎
人固有挈天地襲氣毋騎日月出入於不生不
死為壽者嗟乎此何道哉此可與老氏謀不可
為吾儒道也朱子以偷生為昧天理吾儒之學
果如是哉黃岩施翁壽八十公嘗為民牧羅源
長官為賢令通府濠梁為賢倅且其子司訓和
州以嚴以勤又知翁教子為人賢父矣吾指而
屈之翁之賢當纒纒也翁由是以沉潛乎姬妣
孔孟之思咀嚼乎周程張朱之味而不以老為

勸翁之壽去百無幾也將特止於此哉雖與天
地始終可也荀曰吾老矣吾老矣古人謂人雖
八十亦當饒寒做去又謂衛武公行年九十猶
作抑詩自警者皆誑語也翁何如翁何如翁子
司訓之僚邵先生率諸弟子詣定山謁余文壽
疾風雨中命舟秋江一日百里意亦勤矣翁亦
可以想見其人矣因其請且偕吾行也遂相與
以壽其道

壽李君懷玉海屋添籌圖序

金陵李君懷玉壽其朋友鄉鄰繪海屋添籌圖

求諸大夫士詩壽之張秉忱持以挂余天峯草閣求序余觀之曰美哉圖乎其所以幻吾懷王者乎而曰壽懷玉不可也秉忱曰有是余曰海屋添籌幻也神仙以其所幻天下之人不知其幻遂各以其幻之幻之已幻之親幻之君幻之朋友幻之鄰里鄉鄙為所幻者人以為幻則曰是雖幻我以神仙幻也之以之視幻也豈厲也哉故莊周列御寇以蝴蝶蕉鹿夢幻其身而王母以瑤池幻穆天子以三偷桃幻東方朔韓湘以藍關雪詩幻昌黎林靈素以惟誕幻微廟無於

其有虛於其實相與枕藉於幻而不自知其不
至於毀滅仁義棄絕理道不止也海屋添籌謂
非幻乎皇極經世以元十二會十二萬九千六
百為天地數海屋一籌滄海一桑田雖十二萬
九千六百為幾籌哉海籌盈屋天地幾混沌海
屋之籌豈復別有一天地哉天開於子地闢於
丑海屋之人果安寓哉此海屋之籌不謂之幻
不可也而以壽懷玉哉秉忱曰果若是也懷玉
奚壽余曰易也去其怪去其幻而已矣去其怪
以還吾天理之正去其幻以正吾仁義之常老

氏毀絕仁義也而吾堯舜孔子則安夫仁義而
不去神仙滅棄理道也而吾堯舜孔子則守夫
理道而不戾堯舜孔子天下古今之所法也懷
玉何所從哉將以從夫幻乎抑以從夫仁義理
道之正乎從夫仁義吾不敢以非仁義者壽從
夫理道吾不敢以非理道者壽理道仁義懷玉
之所固有以其所固有者壽故曰易也曰老氏
曰神仙夫豈固有哉懷玉之質朴茂近道儻憤
然硬寨力謝其幻而曰堯舜孔子爾何人哉不
至不已由是而台者由是而毫釐從容於仁義
酣熙於天理壽愈高而道愈高年愈尊而德愈
尊也不然徒以幻得壽不可以入於堯舜孔子
其爲懷玉壽何如哉秉忱曰非子言幾誤懷玉
然諸大夫士詩必有同此以發者豈能無待於
先纒而深汲者乎余識高景陽識懷玉懷玉亦
余二十年前故人也於其幻也得無念哉遂抗
顏以書他日醜顏鶴髮盎然道氣而大趨闊步
有過於天地間者未必非懷玉也

月軒序

安仁艾君叔明號月軒夫月也有詩人之月有

文人之月有詩顛酒狂之月有自得性天之月
韓昌黎盛山十二詩序謂追逐雲月文人之月
也杜子美詩謂思家步月青霄立詩人之月也
李太白捉月采石而其詩又謂醉起步溪月詩
顛酒狂之月也黃山谷謂周茂叔人品甚高其
人如光風霽月自得於性天者之月也夫詩文
人之月無所真得無所真見口耳之月也詩顛
酒狂之月醉生夢死之月也惟周茂叔之月寂
乎其月之體感乎其月之用得夫性天之妙而
見夫性天之真自有不知其我之爲月而月之

爲我也所謂曾點之浴沂孔子之老安少懷二
程子之吟風弄月傍柳隨花朱紫陽之千葩萬
蕊爭紅紫者是已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
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所謂聖賢之月也叔明
之月果何月哉叔明深於地理學每以蔡牧堂
自負非得地理之性天者不能嗟夫人之性天
何往不在教堂之性天豈異於叔明之性天叔
明之性天豈異於茂叔之性天哉叔明於吾茂
叔之性天不知果真得否也叔明往來余溪山
雨閣最久要之當亦有得也人凡有叩叔明之

性天於青囊者不以曾楊廖賴之專而歸叔明
可已允厚叔明者有詩月軒而集於叔明允厚
遂爲之引

韋氏族譜序

世嘗以族譜爲譜一族表世系使宗族子姓無
所紊亂於一族此一家之史也然其書年書月
書邑書郡書里道必書曰此某姓也此某氏也
此某賢人君子之後也書姬姓者必曰周公公
旦之後書吳姓者必曰延陵季子之後書姚姓
者必曰虞舜之後書孔氏者必曰仲尼之後書

司馬者必曰程伯休父之後至於小邦僻郡卑
官陋邑無所闕於天下者又皆蔽而不書此何
故哉蓋操欲上人者人之同情也惟其有欲操
上入之心故以吾之郭而拜子儀之郭以吾之
狄而哭仁傑之狄何所不至也嗟夫堯舜孔子
之先豈皆堯舜孔子者哉有堯舜孔子然後其
族始大也顏孟程朱之先豈皆顏孟程朱者哉
有顏孟程朱然後其族始不可及也丈夫當磊
磊明明以自樹立而軒豁於天地之間不以第
一等事讓人也惟其能自樹立不以第一等事

讓入天下後世自曰某族某人周公孔子也某族某人子思孟軻也某族某人程子朱子也吾之族不求大而自大又豈待有慕於同姓之大者而後大哉或曰天下之事未可執一而論吾之族不出於周孔程朱固可以自力也使吾果出於是吾將亦何以哉余曰出於周孔程朱者幸也出於是而又能以之自勉是吾之族又能軒天轟地出一周孔程朱矣吾之族豈不益大以光而為幸中之又一大幸也哉慈溪孤鶴周惟坤先生携長興韋氏族譜詣定山求序余觀

其譜畧無有所扳緣依附者真一家之信史也韋君某以進士出宰某縣質直厚重觀其譜略亦可以知其人矣天下後世之譜凡有能自樹立而無所依藉者未必不自韋氏族譜始也

贈司訓洪先生秩滿序

甚矣天下之師不一也有心傳之師有講說之師有句讀之師有位號之師位號之師非弟子之所願學上有所命而下不得以不從者若今曹監與夫郡邑之師是已句讀之師操持鉛槧析句分章而鼓弄雌黃而於義理若罔聞知若

今之所謂村學究者是已講說之師坐擁臯比
明白義利毫分縷析無少差繆若朱子所謂已
落第二義者是已惟心傳之師則有不然真乘
法印以心傳心其不言之妙而自昭融於光風
霽月之天流動於鳶飛魚躍之境若周濂溪之
於二程李延平之於晦翁是已世之儒者不知
心傳之爲何物率然自號師曰某弟子也弟子
曰某師也上下恬然不以爲怪正心誠意之傳
果安在乎吾道一貫之旨果有此乎是以師道
率至不行天下率無善教教與治相須有關雖

麟趾之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無善教者所
以無善治也故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
道不著是以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仁義充塞則
率獸食人將相食程伊川之序其兄明道又
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
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傳諸後無真
儒則天下貿貿焉不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
矣故孟子之與伊川夫豈無所見而故爲是以
聾聵人哉蓋以師儒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
命爲萬世開太平之本苟師儒之教不行則人

心不正天理不明邪說橫流天下望治其可得哉故古之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謂明道爲孟子後一人而已者不我誣也莆田洪先生貴忠以鄉進士分教錢塘未幾以憂去三載服闋來補江浦教事旣滿諸生陳允崇求言以贈余定山鄙人聾瞽世務已十年矣先生之教之善否余豈得而知之以應吾允崇之求哉余辭之再允崇求之再不徒再也至於三至於四允崇猶有所不倦焉夫世之宦於四方者恒有推之不去之說使先生之教不善何以致諸生之倦

倦者如此哉是先生之爲師必非所謂句讀也必非所謂講說也必非所謂位號也其將有所得於心傳者哉不然其亦將有所見而未及於行者哉抑未能行於今日而又有待於它日者哉余雖至陋然果於忘世亦非所敢願者則又不能不爲一言以爲先生地也允崇退人有謂余者曰以心傳心之說恐未可以告洪先生也余曰不然胡安定之蘇湖陸子靜之九江夫豈非位號之師哉余遂書以爲洪先生行贈

恩榮爲馬主事廼翁序

皇帝二十有三年春上

太皇太后徽號詔若曰惟朕有親惟天下獨無親乎乃推其孝天下俾凡有親者咸得盡厥孝焉爰詔廷臣弗年以例咸賜誥勅封其父母肆兵部主事臣獻已官其父安人其母不寧是已老老之政天下靡不至焉大矣哉

皇帝恩也昔者禹舜天下謂之大孝武王謂之達孝夫孝曰大曰達可以至已然皆止其身孝未有推之天下如今日之盛者我

皇帝之孝何如哉臣獻既受厥封定山臣其告曰惟我

皇帝推恩其下匪有求厥臣也老吾老以及其老惟茲臣下蒙

恩其上非有能以自致也推茲老老故亦得以老其老夫老老及其老恩莫大已蒙其恩以老其老幸莫大已惟其幸故天下罔不以為榮父焉於子必曰不仕何顯子焉於父必曰不顯何孝故一命未霑其封勅已留涓滴未盡其顯揚已竭嗟乎茲豈常得者哉我

皇帝之孝曠古所無迺若茲典亦曠古之所無者故惟有復子明辟者然後有魯封有民德迺知者然後有陝議有施有報懋德懋官厥或所弛以惰冒昧以媮然欲藉茲以顯揚其親吾恐龍章鳳勅有弗可以多貸其下也臣獻何克以堪茲哉惟父以勸其子惟子以勸其父忠其忠以職已益圖報稱有弗計其得益茲感激有弗謀其功迺若茲誥迺若茲

制迺惟顯揚亦惟分也亦有弗過也於乎其式敬

哉臣瓚乃曰是用茲警請書于素遂不敢辭

贈姚廷偉序

予性迂不知時務每聞人有淳朴不矯飾者輒愛重之企慕之若父子昆弟然惟恐其不與予接人有浮薄躁妄者輒遠棄之疾惡之若寇讎然惟恐其與予接今之世君子固多而小人亦不能無予之性雖僻如此然不得以直遂其所願欲者十常八九也予欲與接常不可得予不與接者動輒滿目至有推之而不得去者古人謂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又曰書當快意讀

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逢每如此好懷
自歲幾回開古之人已有先我而為浩歎者不
獨予也去年予過鄉人高景賢求所謂淳朴者
與之游景賢舉廷偉告予亟欲見之而不可得
也未幾景賢之子備及儒士李天祿過予予問
廷偉天祿曰彼豈易得哉居浮華之中絡繹不
識夏統綺不識冬溫飽之外泊如也人有欺朴
而侮弄者輒不應至有叱其名出惡語以見侵
者輒走閉其門不出有問者又輒曰世豈無同
吾名者哉予曰真朴人彼豈不稔予而予之來

不與俱哉天祿曰彼但以冠組為柴柵宦達為
上苴固恒戒其子曰毋近勢毋逐利毋與貴人
達官者游自取敗辱子之宦况雖若此其能畏
影而不走於日中哉予曰是之謂麀矣麀之始
生未知鹿也見夫侈然其大巍然其角粲然其
班則駭然而走以為若吾類者固當專其豎一
其質今乃炫然自露如此何所與取朴哉彼蓋
得非以予為鹿哉天祿笑曰子果欲其來也吾
當致子之言買青山煮白石與子終老於莊泉
之上予不誑子也予曰子能為吾言之敢借此

以爲先容遂書

贈張君良弼念憲福建序

世有常談以爲迂闊然行之自我卓乎萬世以爲傑論而不容毫髮有所少間者豈衆人之所知哉仲尼之後歷千萬古而知乎此者惟子思孟子明道三人而已子思以至誠之業爲悠遠博厚孟子以霸者之民爲驩虞王者之民爲皞皞明道以理之是非爲御史論列而不主於攻擊聖賢豈有他哉天下之事有巨有細有緩有急各有所見也丘山可重而鴻毛可輕吾則舍

夫輕而即乎重取大而忘乎小也世之人以激烈爲職凌厲爲務苛察爲能率曰不如是不足以稱吾職嗟乎職固如是稱哉職苟稱矣其於

國家之大體何如

朝廷之元氣何如聖賢之所以如是悠緩者非自怯懦也蓋存大體而養元氣也聖賢之外人亦何所學乎彼以激烈我以吾厚彼以凌厲我以吾緩彼以苛察我以吾德處一事也發一論也必於國體果無所損元氣果無所虧吾則行

之如其不然則雖一日之間可以坐致太平吾
不為矣故如範我驅馳吾寧終日一禽不獲而
不詭遇一日而獲十也疑乎其太山喬嶽蔚乎
其鸞鳳郊野克乎其參苓芝朮而所謂孤峰絕
壁陣馬風檣而斬關奪將之能可以束之高閣
而不見其有餘用夫忠厚迂闊而以邵以畢老
成遲鈍而以傅以周吾之學聖賢者如是庸詎
知一國非之天下非之亘千萬古而非之者乎
昔國張君以地官員外郎僉憲閩越張君有事
江北嘗過我定山始與終日危坐雖未嘗一及
我

政事而氣嘗凝而固磊磊非俗吏也其同寅諸
公於其行也托五季君蓋卿求言以贈余惡敢
以他圖哉它日治者皆有以知重國體養元氣壽
國家之命脉於無疆而不規規於天下之末者
未必不自張君始也

壽鮑翁六十一序

天地果無數乎曰有數天地果有數乎曰無數
天地果何如有無數乎曰以數言則有數以理
言則無數一元十二會十二萬九千六百者天

地之數也夫天地有數而况於人乎而况於物乎此天地不能無數也以理言之顏子貧且夭也然知其貧且夭也而人可以不學夫顏盜跖富且壽也然知其富且壽也而人可以不學夫跖閔然禦人於國門之外蕩然自賊於淫亂之區而曰吾有命吾有命者道固如是乎哉此邵子之學而二程子之所以不屑為也往年浙友余中之過我溪雲山以皇極經世之學授余讀其書至王天悅所謂進甲以某甲之年月必得某甲之時日而後官某時必先以某甲之年月而後賤貧

以至水陸舟車之所產東西南北之所居精粗巨細之事無不皆然而至所謂福善禍淫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畧無一二授受之際余雖口唯其義而曰一事不知儒者所耻而心實不敢以為學也其故何哉蓋以仲尼顏子之樂為周程的派不敢以隔壁好聽之語以亂我吟風弄月之真花柳鳶魚為程家生意而不敢以雷從何起之贅以奪吾起處而起之妙天下之事固各有真理人固各有真見也新安鮑翁六十溪南吳以魁之戚蓋賢而得數之壽者

以魁父子萬古西山實深契我托以一言而理
肯綮正在我輩之所運斤而又不得有所以
惜於翁也昔人謂天下之事不離於數亦不執
於數翁之壽也其可執於數乎

送許生還上虞序

戊午之歲正月初吉有生白袍草履通予門謂
浙之上虞許璋生挾一衾風雨寒暑不顧言若
不出口而所言皆根據在昔可與共學者乎予
坐之大崖山中餘三時有問疑則復至門予嘗
語之曰拘拘陳編曰居敬窮理者予不然

虛跡曰傍花隨柳者予不然罔象無形求長生
不死之根者予不然生欲往白沙謁吾陳先生
夫自生之鄉去彼五千有餘里囊無粟衾裏裂
錢掛杖頭有幾生又有老親雙重白於堂隻子
不可再遠吾於此未嘗不嘉其志而又未嘗不
恨其窮也不然吾自有樂地夫何恨其將反而
求尋乎予贈詩二章予兄大理復和之生既歸
誦數詩上卮酒於堂上暇則靜坐以觀心且讀
聖賢書其樂何如也時弘治己未正月

定山先生集卷之七終

定山先生集卷之八



南京戶部主事雲南陳



南京戶部主事四川周滿校正

應天府江浦縣知縣桂林劉縉

儒學署教諭陳應奎訓導龍壽同刊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金谿黃希憲重訂

南京戶部郎中太康何維同校

應天府江浦縣知縣廬陵蕭鑾校刊

江西道監察御史邑人朱暨類次

定山集卷一
宿州儒學會講亭記

戊戌吉水張君兼素以進士來守宿州其始下車即慨然有興學之念會明年蓮塘婁先生奉

命提督南畿學政符移郡縣脩葺敝壞君曰是吾志也於是歷學宮至諸生退息之所日號房者廢靡不
右龙林鳩工作室三十有二自室牖戶乃俾諸生人
處其一星冠則附昔也隘陋而今室完好真可以居
學也又作亭數楹於諸號之中虛其四方以迓所受
且命諸生鼓篋之暇分別退息於號聚則講學於此
題曰會講亭成致書於某道其所以且日爲我記之

某定止鄙人閉門高坐不學不講已十年矣乃欲記
此不亦謬乎然書屢至有不可辭者而告之又不可
不盡其愚也夫學不可不講亦有不必講講雖至精
已落有言之境而若朱子所謂第二義也然有言者
夫豈無所言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又曰黑而識之學而不厭誨
人不倦黑而識之亦無言也豈獨孔子然哉堯舜之
精一執中亦無言者也顏子之終日不違如愚孟子
之求放心亦無言也以至周子明通公溥程朱二子
又以讀書不如靜坐亦豈有所言哉數聖賢者豈不

知學必講而後明以爲不得於心雖講無益也故聖
賢之學惟以存心爲本心存故一一故能通通則瑩
然澄徹廣大光明而群妄自然聽言動一循乎禮好
惡用舍各中乎節由是而參天地者此贊化育者此
爲聖爲賢者亦此苟心不存則身無統主而徒欲置
之類舌之間而謂有得也譬之摘地索塗執天以舌
而欲其至也不亦難哉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
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
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朱子又曰讀書不足以爲
學非讀書無以知爲學之方蓋讀書學問致知

之事致知本於存心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
也夫人之言各有攸當以君之賢夫豈規規於
講說者哉教人者貴乎有言爲學者欲其自得
自得之者其願學也學之不講是吾憂者君之
教宿人也萬物並育而豈相害道並行而豈相
悖哉君爲吾友羅一峯之友以一峯知君也君
可與言者遂書此以爲會講亭記

吉水張氏義田記

請錢公輔所爲范文正公義田記未嘗不嘆
文正公之賢仁於其族而又不能不慨先王之

道不能行於天下而使文正之得以私於一家也夫先王之道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耕則同力公田然後敢治其私田卿以下又各有圭田五十畝而餘夫亦二十五畝天下無無田之家而百姓亦無無田之人老者有養幼者有字鰥寡孤獨者又各有所賑貸而無一人不得其所蓋聖人以天下爲公而人自不得以私其家也自秦用商鞅變法之後廢井田開阡陌而天下始有富貧之分富者田連郡邑而貧者無立錫之地是以文正知

族人之不免寒饑乃以爵祿之入置爲義田以周其乏其心可謂仁矣然古之人有賜之衣者曰願賜一國人之衣有賜之食者曰願賜一國人之食以文正之賢其在宋也與韓琦富弼司馬光同稱可謂得君以行道者使能告其君曰井田之法不可以不復其君未必不聽聽之未必不行行之則天下俱被其澤而三族之間亦無田之人而文正義田之舉亦有所不暇爲使言之不聽聽之不行文正可以去也則村焉用彼相哉文正之爲執政以不知出此而

顧汲汲於族人之寒饑者不知何也蓋田井之
法爲是論者千數百年之間惟孟子橫渠二
人而已而文正之學識其小者而於此有所未
講耶抑或知時君世主之不能行故有所不言
耶是皆可以發一嘆也吉水處士某積德行義
隱而不售慕文正之義割田百畝收其每歲之
入以公於祠堂號曰義田命其子兼美擇族一
人長而賢者爲主其計凶年則散于族人之饑
者而豐則償之其不能者置之煢獨無告者周
之處士蓋嘗斟酌於吾友羅一峰以爲儲粟爲

義而盈虛不繼惟田爲久故其法爲最善也處
士之心不下於文正矣然文正仕也處士隱也
隱者欲爲而不得爲仕者得爲而不能爲不能
爲而不可爲小不得爲者不可以大故仕者常
任其責而隱者常任其義是以處士有文正之
義而無文正之責嗟乎君子之道窮則志之達
則行之達之所行即窮之所志也處士果無責
子雖然處士老矣不可仕矣處士之子兼素仕
於宿天下謂之賢守將用於

朝位通顯有文正之寄也他日苟有若予之有

喙三尺於仕進間者兼素其何以哉處士又嘗
對酌講明其大者以授兼素兼素之行處士之
行也兼素之弟兼岳過予求記予迂闊之人知
井田之法不特可行於古而不知不可以行於
今故與之極論如此處士其將以予爲迂闊否
哉

六合縣科第題名碑記

應天府之屬邑七其五邑皆江南而吾江浦暨
六合者則獨於江之北也人才之多往往稱五
邑而吾江浦自有

國迄於今登進士者才七人鄉貢士亦不過三
四十人六合亦然抑何少也世常以扶輿清淑
之氣鍾而爲人故靈而吾兩邑者山窮而地僻
故其人多鹵裂而不知學科第則視他邑爲獨
後嗟乎此果謂之何哉

國家三年一大比一省則合諸郡之人才其多
不下數千人而得與其名者百人而已禮部合
天下之人才其多不下數千人而得與其選者
不過二三百人而已斷石以求玉而疵瑕莫掩
而必盡其良士之得由是而出者亦難矣又吾

兩邑之大小其視江南之五邑曾不二十之一
一夫科目之嚴又如此而吾之兩邑者又如此
以雖家置一庠序而人人爲儒服亦不能以相
及矣以吾兩邑之人之少爲不知學而以其地
者或非也雖然人亦何病於少哉大路繁纓一
就次路繁纓七就珪璋特琥璜爵者此以少爲
貴也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
亂臣十人五人少矣天下後世凡稱堯舜
文武之治則莫有能及之者不貴於多也魯哀
公以馮號於國中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

於是無敢儒服獨一丈夫立于公門問以國事
千轉萬變而不窮是魯一儒耳世稱魯爲禮義
之國一儒何少於魯哉由是觀之人才不惟其
多惟其人而天下無不治已不如是雖多亦何
以哉是則凡爲吾兩邑之人者其少也不足憂
惟其不能如所謂十人五人如所謂魯一儒者
斯可憂也六合科第題名碑闕侍御陳公士賢
不督南畿學政乃命縣尹張公恒次第其名氏
于碑而求予記予未有以應明年陽信唐君詔
者繼厥尹事而復以是請予江浦進士七人之

一者遂書吾兩邑之人所以少者如此且以勵
同志毋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少吾兩邑之

一樂堂記

巡撫南畿都憲何公作堂於新昌里第題曰一
樂孟子所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意也父母俱
存兄弟無故一家樂耳公以

天子耳目朝廷風憲上有是君下有是民四方
萬國之所觀瞻天下後世之所儀則公不樂以
天下而乃為一家之樂何哉公之意曰人情莫

不欲其親之壽也莫不欲其兄弟之無故也然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豈易得哉父母存矣而兄
弟不能無故兄弟或無故矣而父母不能俱存
然父母兄弟俱得以遂其所願欲而無一之不
足焉此豈細事也哉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
慄舜未嘗無父母也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
我獨亡牛未嘗無兄弟也然舜雖有父母也而
瞽瞍未嘗一日安其父母之道牛雖有兄弟也
而桓魋未嘗一日安其兄弟之道瞽瞍桓魋如
此舜與牛之心果何心哉憂懼陳懼日日不暇

又安敢望其為可樂也今吾老父母俱以八十之年垂白在堂荷蒙

明天子之恩龍章紫誥霞帔烏紗照耀天地而吾之弟某又能躬耕自給用力於養以奉二親於天姥雲水之間而吾之得以盡心

國家敷歷中外以効尺寸於

朝廷之上者未必非吾父母兄弟之力也苟或不然又豈無所累於吾之心哉吾以一樂名吾堂者亦不為過也定山莊某曰孟子謂君子有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

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三樂一繫於天一繫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忤而已余嘗熟公之名而不公識今年公枉顧定山始得拜公於天峯草閣觀公之淵深和粹言動益然自非不愧不忤者何以至此是以知一樂者未必非公所致也然一家四海一世萬世以一家之樂而為天下之樂以一世之樂而為萬世之樂明公相逢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蔚然為一代名臣以熙無窮之樂而天下後世稱之曰此臯夔

也此稷契也此周召也豈非公哉公命作記予
乃道其實以復於公如此公其以為何如

婺源三賢祠堂記

婺源有三賢者有朱子也有朱子何以有三賢
之祠哉朱子之學出於三賢也天下之論皆曰
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猶孔子集群聖之大成謂
之諸儒則濂溪二程皆在其所集矣朱子之學
何以出於三賢哉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
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是孔子之所
集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大成非集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大成也朱子之集大成何以異於
是哉彼當孟子絕學不傳之後屈原長於騷董
賈長於策揚雄韓愈長於文李挺之穆伯長邵
堯夫長於數司馬遷班固歐陽脩司馬君實長
於史皆諸儒也朱子以聖賢之學有功於性命
道德至凡四書五經綱目通鑑以及天文地志
律呂曆數之學又皆與張敬夫呂東萊蔡季通
者講明訂正無一不至其所集者夫豈濂溪二
程子之大成哉濂溪接孟子千載不傳之緒其
太極圖說發千古前聖所未發之言二程受學

濂溪每令其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其後
竟得其傳吟風弄月以歸而朱子亦曰濂溪性
諸天誠諸已合前聖授受之統又得河南二程
子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是濂溪二程之與
朱子初不可以優劣論也譬之四德周程之謂
仁子而朱子之謂利貞譬之四時周程之謂春
夏而朱子之謂秋冬元亨之德未必過於利貞
而收藏之功要不可以為優於春夏也予每與
吾友蓮塘婁先生論及於此先生未嘗不首肯
而某亦未嘗不服蓮塘之為確論也天下

之論

子而小二賢哉雖朱子復起未必
以為且 二人之論豈小朱子而大三賢哉雖
朱子聞之不必以為非至聖賢之人大公至正理
而正言者無所忌也故
有為聖為賢為君子者其可不問
其學之所自乎問其學之所自則朱子可祀也
賢亦可祀也祀三賢則朱子之學之有源委
可知故三賢之有祠者朱子之學出於三賢
也或曰朱子學出於豫章延平而豫章延平果

誰出乎自夫吾道一南驚汗浹背而豫章出矣
羅學再傳果自得師而延平出矣考其源流程
一脈其可誣哉宋之大儒曰程曰朱而
已數子之外不多得也祀三賢則豫章延平在
其中矣三賢未舊有祠立於婺源大夫周侯王
而記之朱子廢祀久矣成化戊戌蓮塘婁先
生以循史奉

命提學南
至則披圖志謂是祠不可以不復
乃命邑侯亦掌教陳君某作堂若干楹於大成
殿之右序曰洪坐南嚮明道伊川東西嚮以依

食焉仍也陳君遣諸生某詣定山求子記
嗟乎是記於朱子乎何人其可以繼是作
於數百年之後哉婺源千數百里而陳君之請
不以屢至為倦而蓮塘復為之懇予懼婺源之
不無以知三賢之道而曰是祠之作為無謂
也遂為之記

壽州脩學記

孔子之道至大如天至厚如地至明如日月人
孰有如天地日月而不知所以尊者哉尊之何
如如孟子而已矣如周程張朱數子而已矣孟

子之學非孔子不學周程張朱數子之道非孔子不行孔子事君盡禮孟子之與數子事君亦盡其禮孔子為學不厭孟子之與數子學亦不厭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孟子之與數子亦進以禮退以義孔子關異端孟子之與數子亦關楊墨而排佛老孔子之步亦步孔子之言亦言孔子之趨亦趨其尊孔子也至矣若尊孔子者不此是求一 位隆之以位 號豐之以祀典而侈之以宮室 與孔子者哉夫孔子之道以內而不以外以實 而不以名彼有付其子以家而其父

賢也其責才於父也但溫之以輕暖而已歛之以甘旨而於父之善則置而不問而惟非僻之于前之心其可得而悅乎而子可得以為孝乎孟子之與數子者如此謂非孔子之孝子 其非孔子 孰有過於此哉成化己亥蓮 塘婁先生以御史奉

命提學南畿先生端已率人立法以嚴行法以克嚴則易行寬則易從不三年而學政大成壽 州學故不治知州陳君時良廼克脩葺肥污 剔穢易腐為新居數月而孔子有殿生徒有舍

扈廩有次百爾器備無不完好是雖先生之教
或如是哉先生之來南畿也行視郡邑不以予
不肖每至江浦未嘗不過予卧林草亭每與
予言未嘗不稱孔孟之道周程張朱之學其步
趨起坐未始不爲魚於容與而光風霽月之天
氣也予雖至愚不能引領先生之萬一然所
謂程邵月坡朱陸鵝湖而於吾二人者則不知
其詳也與否矣至所謂豐以宮室侈乎外
觀以尊
者先生無一言也先生豈無一言
於是哉
尊孔子者亦有真在也昔宋元君

將畫圖以背至而揖而立紙筆和墨在外者
半有也後至傳個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
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
者也陳君以是爲先生之教夫豈知先生不以
和墨爲畫者哉以紙筆和墨爲先生畫則
畫畫者君不知也嗚呼今之世
惟君不知哉記曰古之學者家有塾鄰有庠
序國有學又曰大學之教人也時教必有
序退息必有居學苟於庠廩不繼而居學無
所則先生之教陋矣而人之學孔子皆將以樹

居而裸走也陳君之政夫豈無所見哉學既成
學一陳君淑瑞輩以為無一言以書君之勤不
命諸生胡璉嚴軫詣予求記予鄙人不能
學孔氏而能言孔氏之道乃不辭而書之使刻
于石以告夫壽之學孔氏者固亦有在

汝嘉堂記

皇帝十有五年以右副都御史臣瓚克官外內
用底成維賜褒勅有曰則予一人汝嘉臣瓚
拜手稽首心戰慄受命惟謹迺作堂居第奉
汝嘉以詔祇受

帝令用圖報稱也夫

帝命以尊居第以私私以尊顏世謂為過為偏
不可於乎豈知祇受意哉臣之於上竭其所
忠其所職鞠躬盡瘁以效於上上之嘉不嘉
不如是臣之嘉且不敢以問而知於得哉故嘉
之得為望外而吾之報也亦豈稱是者哉職不
從忠分不徒竭所謂身不足以委首不足以隕
斃而後已不足以稱夢寐羨墻不足以忘紳不
足以書而盤盂不足以銘不但顏乎是堂而已

吾朝夕入吾堂而見焉必曰吾法有未執乎吾
矣而必吾執吾民有未安乎吾嘉愧矣而
安吾賢才有未進乎吾嘉愧矣而必吾進
肖有未退乎吾嘉愧矣而必吾退凡可以
凡吾嘉者無一忽焉是吾有望外之得無望外
之
以是
惴惴不已將不庶乎其萬一
者哉過與偏者不若是也堂既頽廼下俾為記
嗟乎山林樵槁之人豈可以作廟堂語哉然所
以次第其堂者又不可以迂病廢也遂書以復

鳳陽志 脩學記

鳳陽府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地也兩京為

天子之都陽為

其地視兩京 學視國子監雖有大

一已保是南公騰霄以冬官主事簡

邦其始至也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學

地人才放失非所以重我

子故鄉之意乃復侵地乃庀美材乃命經

治惟恐或後不數月孔子有殿師生有舍

凡廩有次百爾器備無不完好天下郡邑之學

未有過於此者嗟乎公之所以倦倦是學豈徒
鋪張彌文以爲太平盛觀計哉自古聖帝明王
治天下未有無其地者堯之興以唐舜之興
以歷山而成湯以亳周文武以岐函其間賢聖
之臣出而輔成一代之治若臯夔稷契伊傅周
召公北方之學者虞亳函岐之所產未聞其
爲荆揚南服之人出於避僻要荒之地也豈徒
堯舜三代然雖漢尚之蕭曹光武之馬鄧亦
莫不同產豐沛南陽之間蓋光嶽氣完豪傑
並出有一之君有一代之臣故耳我

聖祖篤於陽誕膺天命

聖子神孫繼萬世其帝王之業可以比隆堯
舜三代而視漢唐奚翅百倍其地可謂至靈
其所產可謂巨萬古而一見當時之臣攀龍鱗
附鳳翼以武功定天下者既已雲蒸霧起無愧
古人况夫學校聲序之彥俊出而輔翼

聖子神孫以成一代之盛治者豈無臯夔稷契
伊傅周召之人哉故公之意曰天之所產者賢
人之所養者學有聖賢之質未有不學而成者
是邦之人材欲有以養成其學以爲

國家用果誰之責乎故於學校之脩無不用其
極者公任其責也公於天下國家之大計至矣
公於是邦之人才厚矣是邦之人苟曰吾之學
文藝而已科舉而已聖賢之臣豈予所可學哉
於平功利刑名其視都兪吁咈之氣象何如學
爲干祿其視精一執中之奧旨何如孟子謂豪
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是邦之豪傑旣皆產於
精英之氣 聖賢之質固當知所自奮以求無
愧古人而 有公以爲之興起者也哉其間名
世之臣他 爲稷契爲臯陶爲伊傅周召以

成我

聖天子堯舜之治者又未可以爲非公之力也
學成掌其其乃命諸生王卿詣定山求予爲
記予與公同丙戌進士然同年之中爲良二千
石有能爲我 十理 國家作養人不如得無一言以爲吾道賀哉
且予與是邦之學者同爲南畿之人皆有不可
辭者遂書之便刻于石

工部主事真公晉并儀真德政碑記
尚書工部都水主事真公育才治儀真之明年

余訪醫至儀真之人相與稱公者不置口耕者
曰吾得夏公以食商者曰吾得夏公以利士者
曰吾得夏公以勸役者曰吾得夏公以俟徃來
京師者曰吾得夏公以不辦其行諸父老謂公
有德儀直詣余求一言以垂公於不朽公之言
曰是固可以告之杜預羊叔子著本尚更效氣此
哉天下其固徃而不浮雲也余於儀真雖無事
以急五壤之文丞相苗再成姜才以勵忠節若
五垣衢以利爾曹爲屋螺螄橋以抑權勢以厚農
政凡去菑咄利以不敢棄夫民者盡吾職耳然

獨不知程子所謂堯舜事業者乎夫堯舜何事
業也程子曰曰一點浮雲過目以余於儀真遽
曰有德而欲以垂於不朽則凡視夫魏平其有
成功與乎其有文章與夫所謂黎民於變時雍
之詩何以待之雖舉天下石不足以盡其大
特書者久歐陽子以杜預沉碑襄陽謂預知
陵谷有時變遷而不知石亦有時磨滅天下古
以爲極論然亦豈知事業之出於我者舉皆
浮雲也哉諸父老之愛我過也嗟夫浮雲一語
自孔子孟後千數百年誰復能道程子拈出他固

夢中語耳公亦何自而得哉自非脫洒通透流
動於鳶魚滅沒天幾於煙影者豈易及此非具
隻眼自得於驪黃牝牡之外者豈易知此公之
學當有所見而於所謂浴沂之妙吟風弄月之
真必有以瞠乎其後矣不然將以儀真之人其
在我者必川視而獄賭而堯舜事業况可以浮
雲者哉孟子謂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二程子後不可謂無人也爾諸父老惡可以易
夫公哉堯舜事業果浮雲也而羲畫禹疇亦浮
雲也典墳丘索亦浮雲也國風雅頌亦浮雲也

春秋筆削亦浮雲也百家子史亦浮雲也區區
文字曾不足以視土苴而及欲托之以求公心
畫以垂公不朽此墮淚流涎汲汲後世者之駭
也豈公志哉余不敢爲是嘵嘵以累公也諸父
老憫然而退曰有是又明年公以瓜期得代儀
真之人相與挽留遮道借寇一年公以例不可
留去而以是亦浮雲者諸父老復請予定山請
予力定乎有所固者無所爲魚也余敢爲是固
言遂次第公語與之諸父老當自得公於事功
文字外可也不然而果欲托是以垂不朽百姓

日用而不知者夫復何怪

大梁書院記

大梁書院者集天下書以咨學者遊學之處也
時書不一也有吾心之書有紙上之書吾心
之書者吾心之神也吾心之道也而紙上之書
考不於吾心之書而吾心之書著之於言語
也不吾心之道而吾心之道托之於文字也書
果何集乎心之書乎紙上之書乎吾心之書
無形也無見也無見而無所見則真見也紙上
之書有形也凡見也有見而有所見則無見也

書之所集雖三石童子必皆知有以集矣而人
復有曰紙上之書何書耶六經四書書已子史
百家書已子史百家不足言也而文至於四書
書至於六經而亦不可集乎嗟乎聖人貴無言
而不言有言有言則不以心契不以心傳而言
徒言矣如六經莫大於易而易言陰陽也方其
無言也易具於心渾然而無破及其有言則孰
為陰孰為陽而陰陽之授受皆得之紙上而易
始散矣易非散也紙上而易者散也四書莫精
於中庸中庸言性道教也方其無言也中庸具

於心靈然而無名及其有言則孰為性孰為道孰為教而性道教授受皆得之口耳而中庸始亂矣中庸非亂也口耳而中庸者亂也至於詩書禮樂春秋論孟無不皆然故善觀六經者不觀六經而觀吾心之六經善觀四書者不觀四書而觀吾心之四書果何書哉不楮墨而文也不文字而見也不誦讀講說而明也秦火雖烈而不可以焚漢儒雖陋而不可以鑿也不河圖不洛書而九疇八卦自形也不詩不禮而溫柔敦厚之妙自有也而節防軼之等自嚴也不春

秋而華衮鉉鉞之賞罰自當也極之而天地位推之而萬物育幽之而鬼神感微之而神化妙也克之為堯舜為孔孟為周程為張朱也用之為百姓安為禮樂和為人心正為異端息為臣不取以僭君為夷狄不敢以輕中國也吾心之書至於如此豈索之於玄冥求之於罔象哉此以心授而彼以心領也此以心得而彼以心見也郢人之運斤九方臯之相馬得之心而應之手也取乎內而忘乎外也神交默契於不言而圓融渾合於真靜也悟則具悟見則真見知則

真知也一理融而萬理融一境徹而萬境徹也
書不於是而集哉集之何如集之以主靜集之
以居敬集之以窮理而已矣蓋心非靜則無所
斂主乎靜者斂此心而不放也心非敬則無所
持居乎敬者持此心而不亂也理非窮則無所
考窮乎理者考此心而不失也往年陳白沙先
生過余定山論及心學余以是質之先生不以
余言為繆亦不以余言為是而謂余曰此吾緝
熙之在清湖者之所得也而子亦有是哉蓋先
生之學在是余竊其緒餘而乘之無有得也世

之好事以詆泯禪者見夫無言之說余與先
生之論如此必以為禪夫禪之所謂無者無而
無然無極而太極靜無而動有者吾儒亦不能
無無也但吾之所謂無者未嘗不有而不離於
有相似所謂無者未嘗有有而實滯於無禪與
吾相似而實不同矣嗟夫天下之人豈無真與
偽哉天下之事豈無是與非哉有以辨之耳然
吾不知大周行之大者惡知曲逕之為小不知
吾儒之真者安知他道之有偽遊學於是者其
亦以余言為禪否哉是役也始於憲副劉公欽

謨中於僉憲吳公伯通成於開封守張公九雲
而維持上下則都憲李公也既成提學僉憲石
公宗海謂不可無記於是張公九雲謀之僉憲
商佐以請於余余與商佐九雲為同年宗
海為同里為同學而又為同年皆余友也余所
敬慕而請益者也敢盡所稟以復亦未知其是
與否也諸公將亦教乎我哉

竹雪軒記

余在定山種天峯閣左右各千餘竿每大雪
竹益蒼翠清也牕牖余坐有閭觴咏嘯傲無不

相對意甚滿也雖牕草不凋花柳前川不過是
矣夫牕草不凋春意也前川花柳亦春意也雪
竹何春意哉至春意不過以道言耳道無不在
使其不以為何春何夏何冬何春草何花柳又
散在萬物散在萬物者俱
人則不知也牕草自牕草矣
柳無干花柳自花柳矣而與雪竹不與
呼亦水也火亦燈也吾之親亦吾父也苟
不知是而徒捉以趾徒飲以鼻而徒向天天者
扣鴈以為吾羨豈道也哉故余於是未嘗不以

吾竹為庭草而又未嘗不以庭草為花柳矣萬
翠千紅總是一般溪聲山色無非至道人豈盡
知之也亦至真州每下總戎蔣公之榻而公之
書者適與余同蓋無意於同而自同也
公豈知天之所到哉余以是告公公其勉之
而公無以天資自恃也

東洲記

衡東南名山也今多異人出入乎其間石翁陳
先生約其將於此焉居之衡山之陽有王君良
卿好有以我良卿世有勳閥師闡元器若

不

固聳然盟之其郊居有曰東洲

先

怨妙賞於予一言夫以飲其水不

重其

不唾其地古人之心抑何心哉

不

洲而觀其勝以衡嶽之神靈可以

不

東洲也以古今之多才可以信其

不

安敢有愛於一言而以謙讓

不

皆問之太史公曰海上有神仙曰瀛洲

不

久不老不死之藥皆在焉蓋嘗有至者

不

跡不載吏籍摘項黃髮吸風飲露神形

不

虛實相通死生相無雖四荒四海四極何

往而不暇况居枕席之間者而良卿將於我乎
與乎孔子棄桴浮海豈將友諸仙聖而求不老
不可知也翁主良卿有日矣當與良卿
東洲徜徉於祝融諸峰之顛尋孔子之
死者相與於無窮不特為東南流
良卿知之哉故先為之記

雲卧市記

雲卧者在理為靜為翁也庖丁解牛者也
其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刃甚微譟然已
解是刃而立勿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

以止之地誰乎古岡有叟名
中同姓叟也先生嘗宿叟家而
自然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孔子之
人隱几者皆是也自其變者而觀之
華胥若生之魚蝶者歟然而變化不
大豕則逐於形氣矣枷頭傀
也人啼其喜也人舞遠以或其遠宜以
經營焉以世為事者也偃息如此冥然
如彼之而近冥而真不有於我不有於人不有
於世不有於身斯可以語此矣叟自名軒得先

生而名也遣其子紹裘請予記之夫先生於中
山之濱處於東海之上漠然與世無聞兀然不
以
卷之外者幾年於此而信宿叟我叟何
予能無言也乎

海上記

遊南嶽自與心約遍七十二峯每峯
一峯不遍每歲不一日不還於時總

牛

值總憲石翁舅也翁言寄老南
憲慨然願為東道主總憲促予

十二峯不遍每峯不一日不
生老病根却乃有不得已而東下
也既而石翁以老病卒不來今
予還自曰石翁臨蒸南望諸峯魂
以矣時分治藩府豫章涂公憲
公許躋攀俱皆曰使前後
臨同一羽之輕乎佩冕有絲
嚴廊之風乎往來見生化之
特有同其舒卷者乎往此同襟袖乎其
亦公以足疾不果携予者兩公也自是月

禮神嶽祠祠南左爲雲開堂徐公居之
書齋堂鄭公居之雲開左爲光嶽道院
更衣會天宇新霽人人自覺神形快
水簾洞止壽寧宮半江曰此境絕
世烈心長吾不能明日極心醉而
別號也由西南歷諸峯即上封冰
樹如甲馬聲木片隨落葉下大石
無乃冰也天乎大石曰此所以
有背石 萊大石即解綿裕
鄭公別號大石也江祝融

暇羊裘下上鳴軒半江曰登
遠上上封上封南十里許爲
人業種掃者大石使召來葉黃
衣問之已獨居洞三十年又問汝
境界耶曰非釋非老不知爲善惡
將贈米帛曰夜床鞋脚公等
去清晨踏霜管觀初日上扶桑臺
至兩耳若著針鉞衡山史典史郝驛
泥金醴之酸不可醴焉者也西行奪篋
鳴巖鳥祖菴菴中有時大石示從遊諸

西天柱峯有僧巖居食生菜百結衣如
即膜拜默默而已南行數里兩公肩
予不可追獨觀南臺故址嘆曰此非
廬乎南臺之南有紫虛閣諸道士
跡曾幾何時寥寥無聞見使
醉卧其間又復誰識之耶為之一
衣童子十人馳報兩公少憇文
是夕各去為十二月之四日
輒留題字和之而謔於山中
崖題名厭也故凡峯巒出

民者悉畧之

人生之不遂古之
遊也轍迹遍天下以一
詞侯相攻伐為務古之人有
遊也茫乎忽乎乘雲御風與
之人有行之者矣周列禦寇之遊
沙還藩府公憲府鄭公撫治湖南
蒸謂予曰歲聿云莫境土無虞古人

故里舍丘隴馳驅宦途宣力之餘亦以
之情也於是歷衡嶽諸峯與日相競

潭州登嶽麓書院禮朱張像讀壁間

文詩憲副四明楊公使圖書者也

脩書院記山水人文寔相資

曲逕奪管崩篁竹入嶽麓招

無聲 妙香燈無紫焰鄭

廬其居乎招提占

此以易彼正將勝

鮮惟塵亦已

碑巋然土聚

巴陵將艤舟君

乃夏秋之交湖波

烹鷄溫酒調東坡骨

僧茲興而予不閑壺矢

兩公輕步而去予泯然不

赤壁近矣昔東坡以黃州

壁故址與烏林相望登

臨其行乎舟師又以水涸不可即舟

東下抵魚山兩公謂必訪草茆山中

目

夏游而來殊不作意拜

己

戊

之途中又歸也予

也始仲冬迄歲暮

味貞天遊而忘年與子儋

茲遊豈敢摸擬古先而偽

定山先生集卷之九



南京戶部主事雲南陳當道編



南京戶部主事四川周滿校正

應天府江浦縣知縣桂林劉縉

儒學署教諭陳應奎訓導龍壽同刊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金裕黃燾重訂

南京戶部郎中太康何維同校

應天府江浦縣知縣廬陵蕭維釐校刊

江西道監察御史邑人朱賢類次

天下有大裁制有大承受丈夫大事業也禹稷契臯陶夔龍伯夷周公敷教明形節禮和樂播百穀平水土分田制井爲學校封建以各盡其裁制各大其承受者知天下之責任在我也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記曰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古聖賢知其在我故凡有所裁制有所經綸豈冒焉自爲不經意哉必將以素定之學於其臨事爲之籌畫經理以上下其勢使出門合轍於閉戶不敢以易而處難以小而處大固自

有張主也然萬古天地萬古人心聖賢事業後世安得謂我無分哉弘治己酉秋河水爲患四大支流衍漫民多死溺有司以聞

聖天子命今刑部侍郎白公治之公曰是大責任余可獨往乃以舊屬兵部郎中婁君元善薦公意以爲成天下之大事者固不可不得人以輔相之也

詔曰可於時元善會公宿遷相視原隰至符籙謀曰天地間治水一大事水能濟人溺人治水者揀人於魚治之不以其道是人等耳水將魚我况能揀天下於魚哉然治天下有要固有不出戶庭而能坐了於

萬里之外者操其要也治水之要亦惟因其勢之通塞爲之上下耳鯀湮洪水無是要也且封丘金龍口其勢漸塞不因而隄之不可其中牟尉氏之決勢與河通不從而道之不可河溢梁宋之交雖洩未易然集義得小河口廢渠東與泗接可引汴而通不遡而西距歸德飲馬池受汴不可河經符籬橋峽水隘勢不可制不月河其旁不可河勢曲狹湍悍不攬其淤經其折而疏之不可飲馬池小壩諸決喧尅迅疾不驟築之以遏奔潰不可是河之費工役之長丁夫之需又皆極其籌畫纖芥毫髮罔或遺滲豈有七哉亦惟謀其要也舉其要

而操之何所不可於是而塞於是而疏於是而濬是以曾不數月河之爲月者一爲渠者二十爲閘者十有五爲隄者七百里爲塞者三十有七水皆復其故道由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而民不負矣符籬之謀無不效者誰之功哉孟子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知者亦行其所無事則知亦大矣今公與吾元善之治河也因其勢之通塞爲之順焉未嘗鑿以私智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公與元善其功跡禹雖有大小要亦非其徒哉方元善受公薦也余

贈以詩曰丈夫天地皆吾事迂野誰呼送別歌
病裏我真徒白首此中君自有黃河經綸雖許
神功妙跡鑿其如水性何肯許司空容及此禹
功千丈尚重磨余病雖不能隨公後仕於朝顧
嘗與公同鄉薦又嘗爲公治下老生又幸托交
元善父子叔姪皆熟知其經綸裁成之學胸中
之稷契自有素定故期望元善而見屬如此公
與元善果不余鄙而使深山迂野之談爲不覲
者亦其相知深也雖然成功易居功難出以掀
天之業猶不敢以矜伐自居而程子謂泰山頂

上不屬泰山堯舜事業浮雲一點性分之內於
我何加捐焉嗚呼丈夫事業豈止一治水哉學
校廢於科舉井田廢於阡陌封建廢於郡縣禮
樂廢於刑名有志於大裁成以堯舜其君唐虞
其天下者未嘗不爲之慨然撫髀也余之空言
既不足取信性分一談古今迂闊公與元善又
能以余爲病風狂惑也哉功旣成宿之耆老皆
以拯於墊溺雖其治河之功然符籙之謀而操
有其要者未易少也乃相與築臺其處命曰籌
河以不忘所自臺成萬守俾來持學正顏寔叙

事請記余敢以裁成輔相之六而加一言以求
教焉言似大而夸者嗟乎夏時殷輅周冕韶樂
事業何許孔顏一問答間遽爾拈出如此吾儒
家數固不敢以卑陋自處也是役也巡按御史
某實同其議鳳陽守某實董其役提調上下則
皆元善而公總之興事於庚戌夏四月辛丑告
成於秋八月甲辰籌河則先是春三月某日而
成也

徽州府修學記

徽州府學故不治蓮塘婁先生以御史奉

命提學南畿至則嘆曰此吾朱子之鄉也而是
鄉乃不治哉於是郡之守貳莫不鼓舞振作積
材鳩工以後爲戒而奔走執役之人亦皆晨夜
展力不以勸告越明年徽學大治且爲南畿諸
學之冠定山莊某諗于衆曰蓮塘所以汲汲是
學者豈止徽哉將以汲汲天下之學也夫以朱
子之鄉而止於徽則天下之學所當治者皆古
聖賢之地而必孔子之魯孟子之鄒濂溪之春
陵二程之河南以及是徽而以天下無古聖賢
者其學皆不治也蓮塘之意止於徽哉蓋曰自

堯舜禹湯文武之後惟一孔子自濂溪二程之
後惟一朱子有孔子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益
大有朱子則濂溪二程之道益明是孔子朱子
者天下斯文之主古今學者之師也世之爲學
者得似朱子可以無愧爲人者得如孔子亦可
以足而曰朱子之鄉則鄉之人學聖賢者庶幾
其可以不出其鄉而不至以爲東家丘矣嗟夫
鄉之人去其國千里見夫故鄉之人則必談笑
而喜其不然者必非吾故鄉之人也居於稠人
廣坐之中有笑夫聖賢人者其鄉之人必曰此

豈爾所知哉吾知其詳也吾里相同而居相接
也至於學也獨無然乎此微人所以學朱子者
吾蓮塘之意也雖然朱子亦可以槩學哉一朱
子也有吾之朱子有古之朱子蓮塘之所教微
人者古朱子乎吾朱子乎古朱子者影響糟粕
聖賢紙上而吾朱子者在我也吾心之本體吾
朱子也吾心之神明吾朱子也吾之朱子居吾
敬也以立其本窮吾理也以致其知精以察之
一以守之涵養操存以虛靜其神明之府而吾
之主人翁常固惺惺也如是而已如是則吾之

所以參天地者此吾之所以繼往聖而立人極者亦此吾謂朱子者豈有他哉在我而不乎朱子之後又一朱子矣蓮塘每與子論學未嘗不以是言而至所謂敬所謂靜者未嘗不爲之切切也夫以予之頑鈍而蓮塘且爲之不弃如此而况夫徽之豪傑出於聖賢之鄉者將無所處哉或曰朱子之與孔子終有聖賢分學朱子而不學孔子何也曰以徽人言也以徽人言故謂之朱子也朱子學孔子者學朱子乃所以學孔子也孔子者自然之朱子朱子者勉然之孔子

漏月軒記

學朱子者將止於朱子哉教授某命諸生某請定山請書于石遂書以畀之蓋將以告夫徽之學朱子者得以爲何如也

君子之道富以貧處貧不以富處君子豈惡富而甘心於貧哉蓋貧可恃以常富不可恃以常貧可恃以常故不見其不足富不可恃以常故不見其有餘是以君子不汲汲於富不戚戚於貧也孔子大聖人也其處富也亦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又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
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子貧也無四海之
富無九五之尊其處貧富也固已若堯若舜若
禹夫豈不極其富貴者哉極其富則何欲不遂
何求不得堯則土階三尺舜則漆器不作禹則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孟子曰如其道雖舜受
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如其非道一介不以取人
一介不以與人堯舜禹之富非以道耶堯舜禹
之道孔子之道富以貧處貧不以富處也世之

富貴者不然沾一命之榮則以自挾眩千金之
細則以自負嗟乎豕蠹天下人果誰乎泥塗軒
冕人果誰乎常人之於聖賢其分固不同也金
陵邵某年少強學廼於所居築軒以爲讀書之
所題曰漏月朝夕寢處其下夫居所以庇乎風
雨也軒以漏月則居之不庇風雨可知居之不
庇風雨則人之貧也可知吾聞其出有所代入
有所給其所居雖不甚贏蓋亦非真貧者也而
乃以貧自處如此是豈非知所向慕而不落乎
衆人之窠曰者乎不爲衆人則有希聖希賢之

志雖然聖賢豈易至哉人之學聖賢者貴得其
真而不貴其似優孟之學孫叔敖矣聖賢之學
仁義禮智根於中故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使
在我者無所得而徒取乎聖賢之似者而學之
是亦優孟之學孫叔敖者矣邵君之學聖賢其
亦取乎似者否乎軒既成求某一言以爲記某
棲遲定山衡門破屋其所居風味不減漏月遂
書以復思與邵君其勉

儀真東關閘記

儀真東關閘工部主事夏公育身所建也公以

上命來督儀真謂儀真

京師喉襟之地轉輸漕運之所必由朝覲商賈
之所必涉有京師不能無儀真也然儀真五壩
又非取給於東關不可五壩盈則蓄東關以待
其涸五壩涸則泄東關以濟其急有五壩又不
能無東關也是五壩者用於儀真東關者用於
五壩也公之汲汲於此豈爲儀真計哉

京師計也天下計也公之用心

朝廷可謂至矣公旣聞人有謂公於某者曰儀
真五壩之地一窪沼也以京師之大賴其力於

此尋丈之濟豈可深慮哉然欲爲京師計使儀
真五壩不費餘力而國用自充豈有難者昔虞
文靖公送詞天妃二使者謂國家之東莖蓄之
澤濱海而南者廣袤相乘淤沮可稻之地何啻
千數百里使若東南之人隄圩而田之給牛種
農具爲之屯種寬其賦之入可省江南漕運之
半而儀真五壩之力當亦不可費也今謂儀真
卑急水河之地高下不下數丈使塞瓜埠決六
合野漕橋之淤塞乃自急水河以達于儀真長
江大河風帆浪舶瞬息千里孰之能禦而儀真

五壩又將可以併省矣公之所以爲

朝廷計者乃不於此而於彼何哉某曰不然子
將以已之所涉者以料公也公豈不知乎此哉
某以病廢所謂

國家濱海而南之地足跡未嘗一至不知果可
以屯田否也又不知虞文靖公之說行於古者
而亦可以行於今也使其可行從前之說則屯
田之入但可以省夫江南漕運之半而其半又
果能不藉夫五壩之力哉從後之說其策雖無
可議然水之高下亦未可遽以口舌而爭使果

如是則江空水落之時而視夫夏潦瀰漫之日
又不知其能同否也苟有不同而五壩又可廢
哉而東關之閘不可廢也蓋公之學有本末故
其政有緩急緩者効大而用力常難急者効速
而用力常易公之三者皆善故先其易而後其
難而若所謂以急水河達於儀真公之友夏官
主事婁君元善已

上聞矣元善之論公有不知者乎知之公有不
爲之成乎以元善之論而公成之公之功也至
若文靖之說真不甚易非有回天倒海之力不
可以其觀之公可辭于使公不以爲難而又極
其力焉則國用尚何不充之有公殆將以是三
者次第行之而謂公不知出乎此者不知公也
不然則善與人同不悚不忤者又豈無一道乎
知急河水之論儀真之水未可遽達使併五壩
而遽廢之則往來京師者以掣於目前關東關
者急水河地也知屯田之說以天下之事能無
齟齬使急水河之舉苟有不善則爲迂談何以
取信于

上成急水河者屯田地也此裁成左右之精經

繪造化之妙人不及知而公獨知之而某竊窺
見之者公必居其一於此矣嗟乎天下之治使
皆結繩使皆野鹿則已如欲酬酢乎其他則計
之大者亦無以過於此也而若公者尚可爲之
嘗哉是役也巡撫都憲李公周公寔可其謀管
河御史姜公郎中曹公寔贊其成守蒲都指揮
馬公寔同其事而管理則有指揮張莊知縣陳
吉千戶郭真縣丞謝公俱主簿李俊劉興典史史
遂而奔走執事吏則丘紀老人則潘宣鍾鎮俞
陳公通則尤也 勳事者也公求記某於公

非汎愛者遂與公以商確天下事如此公其以
某爲迂闊否哉公名英世家吉水育才其字云

儀真井記

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用之汲王明並受其
福何也井之道以及王明豈易汲哉上焉者如
皐夔稷契之汲堯舜伯益之汲禹仲虺傅說之
汲殷湯周召榮畢之汲文武下焉者如諸葛孔
明之汲先主韓范歐富司馬光之汲宋仁宗是
也諸聖賢之臣何以有是王明之汲哉蓋其抱
經濟之學負財成輔相之能退而隱處岩穴豈

欲獨善其身而已必將得大有為之君後車之
載三聘之勤而其心亦未始不欲汲汲以行其
道於天下上以致其君下以福其民以成一代
之盛治然世豈無大有為之君哉其或不幸有
所沮而不遇有所遇而不合則寧甘心隱處耕
釣雲月以汲周孔以汲顏孟以汲周程張朱不
苟焉以出而使敵其甕而贏其瓶也何哉有非
常之才者必有非常之抱有非常之抱者必有
非常之施其所存者大故其所汲者亦大也儀
真縣整井於儀門非徒為其寒冽可食而已也

亦有汲王明之道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武
城華小且有滅明然以京師喉舌之大天下輳
輻之廣山川氣化之神豈無經邦濟世之才以
皇葵稷契自許者哉如其有也退處岩壑而不
自售則凡寄命茲土則必明告於
上曰吾邑某才非常之才也吾邑某德非常之
德也其可使之久處於野而不偶乎今
明天子在上以堯舜禹湯文武自負而其求賢
之心又常若有所不及則於是也必將竦然而
思有以處矣儀真之賢必將彈冠振衣幡然自

憂而思有以汲矣苟或不然素殮尸位而惟寒
烈可食之汲而又蔽焉不以

上告則是井也其與所謂檜之玉兔辨才之龍
井竊以辱之夷以法之者一矣嗚呼井何負於
彼哉而使人咳嗽於百千萬古之下不得以伸
一氣者何不幸也或謂井為家至人有之物汲
下明者恐非其所及也夫天下莫大乎道易謂
改邑不改井邑不大於井乎邑之道可改而井
之道不可改也古之人又謂道在塗土道在瓦
礫井不大於瓦礫糞土乎瓦礫糞土道無往而

不在也汲王明者不可以為井哉井既成式尹
張君請於予曰儀真之井東坡所謂以沮洳斥
鹵化為城邑聚落之區而得美泉蓋亦難者又
其與事於知縣陳某而助其役於主簿某典史
某不獨成於予也至凡歲月始末毫治無咎皆
不可無記願有以記之何如予以井之汲王明
出於易出於易者出於伏羲周孔也予於是井
又安敢自棄於伏羲周孔之大乎因其伴來遂
不腆而書以為記

君子以潛潛天下天下豈易潛哉潛之道有幾
君子見幾而作故潛天下以潛也伏羲以易初
九而潛孔子以齊人歸女樂而潛孟子以嬖人
臧倉而潛朱子以用韓侂胄而潛聖賢豈偏於
潛哉易初九爲潛龍勿用之幾女樂臧倉韓侂
胄爲聖賢道不可行之幾幾之所在潛之所在
幾之於潛如此是以聖賢於其潛也則潛其所
潛於所不當潛者無所潛也後之君子凡學爲
聖賢者無他亦惟潛聖賢之潛而已出處進退
非幾莫存故或潛或見或飛或亢則曰吾有易

也易有幾也孔子孟程朱知幾其神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吾敢舍孔孟程朱以學其幾哉學聖賢
不以爲難而學聖賢之幾者爲難也衆人夫豈
知其難哉故凡有所譏評匆匆註脚輒復一語
必曰某巢某光某沮某溺某矯激某好名某忘
世夫豈知聖賢以潛潛天下爲不易哉而潛春
以冬潛振以蟄潛天地萬物之紛以靜而夢中
說夢而果學聖賢之幾者爲何人也新安汪文
光以潛名菴乃以余戚倪某者問潛於某潛天
下久矣而潛之道則懵乎其未有聞也文光豈

無所潛者哉乃以聖賢之潛告之蓋亦夢中語耳吾聞南海之山名玉臺者有巨人焉靜而無欲若深知所謂潛之道者子能不勤萬里而往問焉當必有說子歸而叅以余之夢語使得以一噴而醒余亦不敢忘乎子也子亦溫故而知新矣何如何如

貞齋記

工部郎中施公勉仁以貞名齋蓋取諸易也定山某爲之記曰有天地則有易有易則有元亨利貞有春夏秋冬有仁義禮智有易書詩禮皇

帝王伯有水火土石日月星辰風雲雷露有形體性情耳目口鼻有飛走動植凡天地間可以動靜日用者無不以有易也天地未有豈無易哉有天地然後見元亨利貞是元亨利貞非有易而有有易而見有也易故所以爲元亨利貞易之道則始乎元而成乎貞感乎貞而又起乎元而貞又爲易之樞其義則正而固也故曰貞者易之幹貞固足以幹事又曰利永貞利艱貞含章可貞安貞之吉又曰利貞無咎嘉遯貞吉中孚以利貞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易以正爲吉

易豈爲小人謀哉堯舜以貞而讓湯武以貞而
代禹以貞而傳子周公孔孟以貞而爲窮達文
王箕子以貞而處明夷古之聖賢歷萬變而不
失其正者有貞以爲之主也非主於貞也易之
理要其於貞主乎貞者從乎易也易爲天地之
心從乎易者心乎天地之心易曰大人者與天
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
吉凶又曰其爲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
正者其惟聖人乎有志於聖賢者貞可一日而
無哉記謂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者能盡人物之

性者可以參贊乎天地天地何物也而吾參贊
之蓋天地爲一大我而我爲一小天地天地之
心在易聖賢之可以參贊天地者在易吾之學
爲聖賢者易其的也苟易有所未盡而一毫有
愧於天地則歉然而餒不足以參贊矣不足以
參贊者不足以爲吾學也公以貞名齋夫豈無
所見哉公使蜀治闡儀直督歲課南甸皆能處
人所難不苟回不立異非深於易者不能然其
講學又不以仕而廢每過江必枉顧敝廬不厭
其子公毅公節公正又皆以命而至而公節尤

若有所汲汲焉者何可當也公一日以是見託
其老病深山進退無據憊乎其易何以為公地
哉然公父子萬古西山雅懷高詛則有不可辭
者而相與言易又為講學中一事遂書以請教
不知果可以隔壁聽乎否哉

恩江清隱記

君子一身皆易也易其進為周周豈不樂於退
哉當可進則進而不必於退也易其退為孔孔
豈惡夫行哉當可退則退而不必於進也退而
可進而不固於退進而可退而不固於進是其

進也常活其退也常不死君子豈徒進退哉蓋
有易以為主也易何物聖人何心易萬古而不
死聖人之心體乎易亦萬古而不死也世不知
夫易者出其處退其進非乎隱者則恒當乎仕
疾乎仕者則恒高其隱是以老鳳饑烏羊裘草
屨而雌黃天下之口皆是也嗟夫易固如是乎
哉永豐程處士號恩江漁隱其既沒也厥子瓊
上舍成均過我溪雲請記處士隱於恩江終其
身不出觀瓊之述處士之隱槩知乎易者易豈
易言哉處士天資乎易故與易合也處士蓋棺

事定無可言已然世亦有如處士之隱權進退
存亡之機於我而處夫仕隱之間乃以嚴光魏
野自晦人將以爲仕乎余因處士是記申以問
瓊

義塚記

君子之於天下也莫大於仁莫要於監司而監
司莫易行於風憲孟子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又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是仁也衆人之所必
有天下之道莫大於此監司之在風憲何以爲
易行哉監司職尊位重上而去

天子左右之臣不遠下而視守令親民之職亦
頗爲近惟其尊也故上之情無不通惟其近於
民也故下之情亦無不通通上下之情雖在監
司而監司則亦有二一在薇省一在外臺使其
監司果外臺也而其心又能拳拳於聖賢之道
堯舜三代之治而一念之間無不在乎仁也借
彼之權行我之志則其勢也何令不行何禁不
止何弊不舉而天下之事又何慮其不濟也哉
仁道雖大故監司之在風憲其仁所以爲易行
也嗟乎仁政之說乃吾堯舜家法孔孟的傳齊

梁不知故以仁義為廷漢唐宋不知故其國止於小康仁豈衆人之所知哉言晉陳公瑞鄉余二十年前嘉興老成人也以待御擢任山東憲副總治臨清公至今行禁止臨清翁然以寧山東之人莫不倚以為重公養壯士三十人人一騎與以甲冑弓弩凡城狐社鼠鴞發於風塵草莽間者動徹勦絕而又易以余棺負地兩河各二十畝周以垣畫為井字凡高實無告客死臨清者輒收塋其骨有主者便其改藏無主者亦不使其有所暴露以傷吾仁也嗚呼公之來鎮

臨清也蓋以兵備蓋以總治而其義塚之說又至如此其一念之仁真足以流行於法治之外公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公之學蓋憂練乎堯舜而心印乎孔孟矣公可及哉余嘗靜而思夫公矣公職外臺其位雖近於上可以易行然其職猶在監司也義塚之說雖得以行夫臨清要害之處而其地猶在一方也外臺之與

天子左右何近一方之與天下四海何廣古者明王之於民也為之井田為之封建為之學校

為之醫藥為之葬埋為之賑貸而使幼者有字
老者有養鰥寡廢疾者有所矜卹而天下之大
無一人不被其仁者孟子所謂王道之大也公
監司一方其仁之所施猶且如此然使公居
天子左右當伊傅周召之柄必有伊傅周召之
舉而於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又
當流動於天下後世矣豈止一方也哉古者國
君有賜人衣者其臣曰願賜一國人之衣有賜
人以食者其臣曰願賜一國人之食余於公之
義塚亦曰願為天下之義塚可乎不特一義塚

也雖井田封建庠序學校醫藥賑貸之事凡有
以仁於民者有以行於天下萬世乎雖然公未
老矣余日有望於公也是意也蓋權輿於公而
成於知州事河陰張君去年予過臨清公以是
記為請而公同年吳撫州者余戚也又為公請
甚力公大議論大手筆人也予告以是公其以
為何哉

墓表

宜春張處士墓表

嗚呼此宜春張處士之墓也處士之墓予何為

而表哉予江浦賢大夫張侯鳳處士之子江浦
瀕大江居壤南甸要衝天下貢賦車舟乎是需
給公私乎是民命固已弗甚至或不幸加以邑
政之霍橫取奸竊民人憔悴困苦又忍言乎去
此而蒞吾土殆未可見去年冬侯以進士下車
知吾民肯縻於是乃曰是可以蹈乃爬汚剔穢
悉去敝政咸與維新一邑之間曾不踰月而懽
聲雷動農賀於野士賀於學行者賀於其途止
者賀於其家凡具齒髮爲人者莫不以侯爲賢
父母也吾侯何以得此於民哉蓋憔悴之民昔

固倒懸而今解昔固旱魃而今雨昔固執熱而
今以濯矣嗚呼吾侯其得已於民哉予鄙人生
長於斯四十有六年矣邑大夫之賢者雖多至
如一邑之人奔走稱頌以爲不可得者僅三見
也廬陵彭侯烈均州馬侯文麟及侯而已侯雖
在三人中然二公又各有說彭持正已或有安
于之緩馬偉拔已或有西門之急至有二公之
得無二公之失者其惟侯哉此侯所以賢也居
無何處士卒侯遂以憂去不敢以民故少緩一
邑之民挽留百計而侯轍不可止矣乃相與號

呼痛惜浹旬日不去嗚呼處士不能少待以惠
吾民哉天能不以民故少待處士哉蓋處士脩
短有數而吾民不得以及其賢大夫者亦不偶
也抑或天之於侯固將望其大有所施而不以
窮邑之民久相累也不然何得侯之難而見奪
之速哉侯將行乃衰經詣予求表處士之墓予
以爲有是父則有是子有點而後有參有太中
而後有程予有常齊而後有元晦有處士所以
有侯侯之賢處士之賢也處士墓予何爲而不
表哉處士予不識表處士者非爲處士也爲吾

侯也爲吾一邑之民也處士之子能爲吾一邑
以爲賢大夫吾獨不能爲吾一邑以表處士之
墓哉予以侯表處士親沐侯化者知之而徒信
乎耳者鮮不以侯未久而予爲侯也嗟乎七日
而誅少正卯三月而誅少師行別於途者心
未爲久而深山野鹿之人與世何所却顧乃不
佞侯於割鷄之日而顧佞於其去古人謂我觀
九京而與武子百世之下當識其何心而况乎
是哉然予是心要亦識與否也處士世系文行
尚有寒山一片石在予非溫子昇何敢贅

唐貳守墓表

予隱居清江時嘗聞六合有廉大尹焉予問之
皆曰山東唐公詔也既數年又聞姑孰有廉貳
小焉余問之又皆曰山東唐公詔也嗟乎士者
以廉猶女子之潔是廉爲士者常矣夫廉爲士
愛之常而人奚取於公哉是故今之廉者雖滿
天下然不其間如績如震如抃如拯而苞苴文
詞無一念之少加於行已間者連數城曾不
一二見也公之廉如此惡得無所取哉公惟其
廉也是以凡六無所於苟無所於不公無所於

不明故於歲課於折獄於採荒於榷木凡有以
加于民而無不得其當者皆其廉以爲之地也
不然則六合姑孰之間而其人之汲汲於公者
又安能有以邑庠生陸曾監授六合尹以御史
佶公薦陞太平府同知公字廷宣詔其諱號敬
軒曾祖諱某父諱某太興典史以公貴封文林
郎母下氏封孺人配某氏亦封孺人子二人長
愷戊戌進士歷戶刑二部主事員外郎中揚州
知府次忱女三人長某適某次某適某又次某
適某俱邑庠生孫男一某孫女一某愷篤厚廉

潔不失為公之子可敬也愷以其為山人定山東去六合不三四舍許而南去姑孰只參差一江之隔而已以其為知公之政甚詳故自公之沒遂拳拳於某欲得一言以表其墓意甚急故不自知其言之可以垂後與不遂不辭而書以畀焉蓋亦公父子間故人意也

封工部主事施公景榮墓表

嗚呼此封工部主事景榮施公墓也公墓何墓天台鴈蕩公之墓已天台鴈蕩越山之高無有過者公之墓同其高矣公墓一坯封三尺七耳

公得與之高哉世有原父凝之之墓則與廬山五老同秀也世有軾轍明允之墓則與可龍諸巘爭高也有是父有是子有是父而勉仁為公有矣勉仁公奚有也天下之人無少污哉勉仁處衆汚而獨清天下之人無少闇哉勉仁處衆闇而萎而獨立天下之人無少闇哉勉仁處衆闇而獨明勉仁舉進士仕于

朝使于蜀治于儀真天下皆曰公賢子也公以勉仁賢而進士許君銘公墓且以敦德履善稱公拯溺拯災稱公篤於義方稱公凡知可稱大

乎公者不一而足公之磊磊自足以盪乎天地
軒乎古今是其敬夫之賢且有以成於魏公而
松年之美有不待吾元晦而自彰矣越山之高
公墓之高也魄竒挺拔以千萬其仞者又豈能
以獨秀於越人之墟巨海之東也哉昔延陵季
子墓題者何人曾無數語而季子萬世公之墓
詞說費矣世無題季子之墓者故也嗟哉負公
者予愧此石者予

墓銘

封戶部主事石公墓碣銘

封戶部主事石公文華者今古醫也公諱金其
先溫人徙江浦曾祖廷圭祖思義父景岳公幼
從醫學于臯曾先生得長柴君之術其精
公早夜刻勵盡得其術業成而歸遂爲江浦間
善醫酉晚得靈證方西江史氏尤竒其法主消導
蕩滌謂誤下則虛其虛死誤補則實其實死惟
以意乘除攻補不執而方亦無不具也有病是
者輒惟公倚其所活甚衆而公亦以是自負每
曰古之醫者古之醫者而人亦莫不以古醫者
與公也夫醫豈易言哉醫以天地爲心聖人之

道爲用天地以生物爲心而醫以生人爲心天
地於人生而不養性而不復壽而不能保豈天
地不能盡天尊地卑聖人中處天地付物而聖
人成能故聖人於此裁成輔相耕織以養學校
以教而醫藥以壽故古醫者如黃帝岐伯如秦
越人如東垣河間戴人其疾病視人如已惟不
得其生懼是皆知醫聖人不廢而天地與我同
也世醫者豈盡知哉故余每見公醫輒欲爲公
傳且欲叙所從盡證方者傳之天下使人入得
以感其惠也又以謂世世成聖人然若河間戴

人攻溢於補東垣蕪補溢於攻仲景專外感而
失內傷是又不能無待斟酌者故予每欲反其
異而合其同俾天下後世歸死生虛實於一而
不使其有所偏倚余雖不知醫每與公言公亦
不予謬也予有是意未及於行而公不起矣嗟
乎斟酌裁成豈予事哉予自不知其量也公配
玉安人子男四長淮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拜地
官四川提學僉事文行所至有聞公以其貴封
次淳義官次浦又次澄邑庠生女五孫男四長
柱余壻他尚幼成化庚子冬十二月八日卒壽

六十有六公聰穎卜筮星曆無不通曉好老氏
伏氣說雖於生死無少助然自少壯至老死不
一日病也醫蓋其精者明年淮奔計回又明年
正月四日葬公于里之石山請予一言於墓然
如予者惡可辭哉乃叙而銘曰及其異而合其
同公醫之攻予何人斯乃欲蒐百氏而折其衷
井田橫渠禮樂夔龍或志或行其達其窮乃罔
不同公不少待予將誰從奈何乎公

明故吳母倪氏墓誌銘

余里中吳母倪氏卒其弟橘潭携其子獻表徑

詣請曰吾姊吾先府君之女江浦吳迪之妻是
兒獻之母是兒天秀之祖母邑庠生大儒之叔
母太學生毛鵬之妻母生永樂戊戌卒弘治庚
戌壽七十有三明年辛亥正月壬寅獻將合墓
葬吾姊于繆家山原吾姊歸吳吳宗人咸以爲
賢謂於舅姑克婦於迪克妻於獻克母其賢不
在吳諸婦人下凡婦於吳者其死也家介之墓
罔不銘吾姊何憊而弗銘乎予其爲我銘之余
性不憚銘墓而笄衽尤也然自憶吳節婦死吾
銘其歲十年炳如昨日乃不念乎儻茲或靳則

溪雲老脚已我芒背而洞吾履者必在王喬巢
父間矣世道以天余敢櫻其天哉乃按鄉進士
林君世美狀銘之觀塋于吳者當知深山老病
其於世何如也銘曰死生造化既付而還飄風
野馬孰操其關千年有道一片寒山孰籍以顏
世有扶搖一日九萬而覩若銘將或得以具眼
其間

高一龍母墓銘

孔子不生於氣化伊尹不生於空巢后稷之生
也豈真履夫巨人之迹哉要亦未嘗無父母也

惟其有也是以中也則中才也則才賢也則賢
水花庭草而識濂溪有千載不傳之妙斷髮三
遷而知亞聖大賢為百世可師之人父母賢而
子賢子賢而父母賢也行人正高君一龍之父
母不可謂之賢哉余於一龍僚也而一龍於余
有不僚者存科舉制也而一龍於科舉有不困
於制者存行人正職也而一龍於此職也有素
其位而行者存一龍之父以壬辰進士出守六
安將携其母徃便道省其舅懷遠而母以病竟
死一龍扶其柩歸塋於新興里某山之原今二

十年矣一龍請余銘曰饋之修者修於中也有
惠於高者有惠於翁也萬古於一龍者乃所以
萬古於其躬也然若銘者何人而乃敢永其封
於無窮也

番陽俞潤夫墓誌銘

番陽俞潤夫既葬之二十年其子錫始以其遺
命持姑蘇君丘先生書來曰願有銘予於潤夫
止相識成化丁亥予自翰林得罪黜為南京行
人司副潤夫以成均上舍來歷事潤夫儀觀舉
指偉然一儒予意其必蔚然有文者也亟詢之

潤夫中所業舉于文字壯于甘
子厚樊宗師家數者屢屢視今所謂時文殆在
陵年少而衣以深衣大帶其安於體者雖殊而
所以待夫人者則已厚矣既又出楓落稿詩一
帙其不得志者類郊島其理到之語不山谷后
山少減其鬯達而茂者又皆出入簡齋若所謂
鈍如茶山易如放翁亦曠乎其潤夫後也由是
姑蘇沈仲律紹興徐大華嘉興沈元節諸公莫
不與為文字交而潤夫之名隱然起京師間矣
居數月潤夫以代去謁選大官有自京師來者

皆曰潤夫死矣識潤夫者以其不得一第而死
莫不爲之痛惜爲之延訪以爲其真死否也方
未定潤夫以痴兒事了歸其鄉過南京別予予
見之驚曰君何自而至哉豈傳之者誤也君曰
非誤自非納言劉先生深於醫厚於戚番登鬼
錄又矣而今得先生見者幸也予與潤夫一時
相對如在夢寐言畢潤夫抗手去且顧曰天不
死我我當熟五經往拜白沙先生而學焉歸而
就正其是非於先生矣時潤夫去其志予不得
更以一言入蓋成化庚寅也潤夫去未三載潤

夫與某御史救張同知書傳至矣未幾病灼艾
答族兄某詩又傳至矣未幾屬纊之言乞墓銘
於予者又傳至矣方潤夫以書與御史爭張同
知事其氣何壯曾幾何時灼艾屬纊之言相繼
而出亦獨何耶嗚呼豈潤夫之死昔固非真而
今固亦非真耶抑誤潤夫者乃復誤耶臨決之
言一何琅琅乃若是耶而潤夫乃真死耶非耶
潤夫之可與言不特區區文字之間而已其寡
默其謹肅已可入於君子使其未死得舍所學
以周旋於白沙之門潤夫未可量也而江門品

第豈在陳秉常下哉雖上下林南川無惡已惜乎天不假年而爲聖賢糟粕也名之間與不聞第之得與不得直潤夫之浮雲者耳惡足爲潤夫惜哉潤夫之曾祖諱可載祖諱杭齋父諱思誠娶於徐氏男三人長男某次某次即錫邑庠生女一適劉生宣德庚戌七月十四日生成化壬辰十月十八日卒葬古城山予與潤夫非汎然朋友比而錫之來也抱其遺言又重以丘公之懇錫可無銘於潤夫於丘得無銘潤夫哉銘曰道以口者譟道以心者了其譟其了潤夫亦

下有拜潤夫墓者將亦知其千萬古之抱耶

高景賢墓誌銘

景賢姓高氏諱能景賢字也世宣城曾大父聰從戎伍南京武德父旺景賢商於上新河因定居焉配李氏子四長倫次价又次傑女一黃適享年六十有三卒以弘治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墓葬久矣備舊子容其可辭哉遂銘銘曰神無生死留此查滓元收會了天一爾萬古乾坤那用此老我曹騰無一語一天月色空江水

明故朱君本德墓碣銘

君諱永昌朱姓本德字也其先世家定遠階武
龍虎爲五十夫長乃定浦子口清江居焉曾祖
時輝祖瑛父彥清母吳繼張庶君亦張娶子
三俊傑信俊早卒姪二倫仁仁業舉子女一適
橫海周百戶珍孫男女七俱尚幼弘治巳酉六
月十有四日卒壽五十有三君天性孝友其卒
也君老父方以

息八十冠帶君將易簣召語其弟永隆曰君父
老且憊吾乃先吾父下地他日吾父子獨任之
愧吾弟矣吾不瞑目地下矣言訖而逝嗚呼君

亦可哀也已余幼不相識君成化辛卯余歸病
買田清江君屋之西余農屋之東也始與君父
子兄弟識每晨夕一瓢風月坐我觀物草亭君
之父不與君亦與君不與君之父與弟亦與也
居無何余以林木未深猿鳥少也結廬定山君
父兄弟往來余烟雲水石中視清江不少減世
之雅愛斯文者若若父子兄弟亦絕無僅有也
君既卒傑將以是年十有二月七日塋君滄波
之比嶼持鄉進士林君世美狀請余銘諸墓嗟
夫余得以無銘於君乎銘曰比嶼江峰滄波水

月萬古堂堂青天此碣

寧波太守馬公墓誌銘

寧波太守馬公西蜀內江人諱琴字廷宣以直道能聲無所於求合世既遺公而公亦遺世矣登丙戌進士拜主事刑部雲南司攝

京畿奏訟故多熾貴人所恨人平人所庇人是能枉直不依違人公用是有名轉廣東司員外郎廣東有副使為不法瓊州兵部奏檄公往鞫之公嫉其為人舉正以法還遷郎中用能差慮囚江西公親按諸州瑣煩不為憚屈鬱而得伸

者殆千五百餘人其生之非吾仁殺之非吾威理各當心不專主已庶民填路遮呼皆曰此制使哉尚書林公每誄已見託法與心自待不疑人亦無猜用大臣薦能擢守寧波公嘆曰今天下益奢靡而吳越尤甚示儉朴先地不能咸為政之道惟化與權化則屬我權則屬時吾何為衆皆以為緩郡內逋負久積數萬公與設方計完之而民不擾此夫故非才者而能之乎日本入時入貢勞來之費委均屬邑而民始便此夫故非平其政者而能之乎使臣私覲常以寶器

方物公一不納此夫故非廉以自飭者而能之乎饗祀鬼神而禮秩則豐化導士徒而廉耻是先交承賓使而儀物惟當爲橋梁四在江東者在門南者在定海者在東湖者此夫故非知所先後者而能之乎自邇及遠因民之利害而興罷者尤多在任蓋五年矣當是時廣東副使之鄉人爲冢宰仇副使之報公卒以此去其官公亦未嘗以此出毫髮語意告人而人知者亦少也公生於正統丙辰其卒也爲弘治甲寅五月十三日也以某年月日塋亭溪山公平生於人

厚施薄取去采如遺有村翁盲疾且貧者以子女二人來鬻公旣酬其直且曰予并養若歲久盲者告還公并以女子還之予嘗拜公吾賓館觀其容貌語默之間倜然長者也其先扶風人五世祖仕閩中元末避兵瀘州徙今內江老諱惟慶贈刑部主事妣盧氏贈太安人妻王氏封安人子三人長湛然次御史炳然次炯然女三人孫男女各三人御史嘗爲予邑大夫超拜御史御史旣除喪過予曰先公事行吾必托子旣叙之系以銘曰

厭厭九原急於求名竊竊萬變求急於榮求心
公急我否人能幽哉微哉文以寄明

定山先生集卷之九終

定山先生集卷之十



南京戶部主事雲南陳當編



南京戶部主事四川周滿校正

應天府江浦縣知縣桂林劉縉

儒學署教諭陳應奎訓導龍壽同刊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金谿黃鼐重訂

南京戶部郎中太康何維同校

應天府江浦縣知縣廬陵蕭馨校刊

江西道監察御史邑人朱賢類次

雜著

說

字黎氏二子說

瀾源

古今可以克擴天地可以幹運果謂誰哉果謂誰力量哉蓋有是人則有是本有是本則有是力量有是欽明文思之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何謂其非克擴平治告成之禹蕪夷狄驅猛獸之周公作春秋距楊墨之孔孟挽回既倒收拾廢壞何謂其非幹運世之具大眼目者不可謂無人也孟子曰聖人與我同類然聖人何人哉我何人哉聖人之能如此我何謂其獨不能也瀾其京乎瀾其回乎沈君洪濟真具大眼目者乎然世固有名留實去外然中否以自憂憂者具隻眼如沈君者又自有真見也駕部王公二生之戚託此告之然古今到我老而無謂其為後生地者亦至二生其亦知所領哉知所領哉

傳

魏節婦傳

魏節婦者江浦蘇翁之女也節婦幼慧淑善女紅翁且老子幼駢指節婦曰吾攸屬以終養者其茲女乎致里中魏氏子庭時婿尚幼未婚也既其婿疾經歲

月弗瘳殆為廢人人曰是淑女宜他配右族佳子弟
母固也節婦聞之曰禽獮之行弗茲若已世固有為
是者哉及筭卒婚壻壻竟以是卒卒十七日始得一
子節婦哀毀極至欲自絕乃更訟曰吾為老父屬且
有魏家一塊肉在是惡得無少忍哉肆以奉親撫遺
孤自任績紡絰織事旦暮不以勸告伏膺甚無憂也
翁雖以節婦然為節婦念亦每泣下不可已節婦見
之輒抱遺孤於其旁曰天若少貸吾兩家使是兒從
諸舅得成立吾何憾哉吾何憾哉大人母重煩也翁
之解節婦亦若是自其壻率至於今六十年翁之二子及節婦之子始幼駿而

孤今皆皓首蒼顏而諸子孫且各森然玉立也
使無節婦彼二家者其替興惡可知哉節婦不
可得也予與節婦同里聞每語其孫鏜曰吾當
為汝祖母傳以勵吾鄉人鏜再拜曰銘何幸也
未幾聞有為飛語中節婦者予曰果若是哉古
之立言者不若吾之易也乃徧於其鄉之長老
者詢之將三年焉蓋其弟通嘗欲奪節婦之志
而不從故為是以重傷之而節婦之行固炳然
若赫日之在天也遂次第其事以付鏜以為節
婦傳

題跋

題

題忠愍公事蹟

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說者謂冶雖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肝後以其在異姓則可潔身而去在同姓則可不食其祿夫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仁者當理而無私心使其果仁也或去或死皆當於理而同姓可不食其祿而比干之死非同姓乎異姓可潔身而法而微子之去果異姓乎春秋書

陳殺者咎其君不納諫而爲微舒楚子之端奮後戒書治無貶詞也顧以爲在子哀叔肝後何耶聖人天地也春秋化工也以聖人而爲春秋後世豈易窺哉正統中忠愍安成劉公以死事爲天下慟雖販夫孺子亦皆知公之爲烈也愛公者以洩冶事惜之謂其爲可去嗟乎世皆以去爲昔乎使其皆去國無其人誰與與理公以不去爲是而苟無所建明非公謂也况公與冶其忠雖同所以處夫忠者則有不同冶以犯顏極諫取戮知其君不可諫而諫之以成殺身之

仁而公則不然公職絲綸居講讀地謂權不可
下移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啓乃心沃朕心非
若治與史魚之忠侈然顛直而不顧以自嬰其
禍者比蓋天下事亦固有忽然出於不可測者
而公當之也昔漢谷永輩於其君直攻其過弗
怪至王氏則嫵然媚竈不遑暇食觀王章死出
於王鳳永之事公肯爲乎是以知殺公者非
上意也是公之死與治又有不同者矣或曰知
幾其神子哀叔肝近之夫三仁外子哀叔肝亦
可以強至於知幾其神聖賢之家數何等恐未

可以爲二子畫像也以二子言治無分矣公
此亦將磊磊以軒乎天地
有以處之而忽然不測以
公亦不可悲哉公之孫祠部主事鎮以天下之
悲公者各有述乃集而賦
題曰忠賢事蹟命
爲之引其遂以春秋書
苟然一評唱也後之作春秋者尚亦知有以大
書公哉

題陶雲湖畫吳次翁像後

吳次翁畫品高絕稱其人陶雲湖不打誑語然

次翁亦終有以爲之地也次翁學且求義文孔子之道方在白哲使其果有非所謂弄丸餘暇而自遊刃也哉

書朴菴挽詩卷後

此朴菴詩挽也余不識朴菴安知所以爲朴菴哉余老病無狀偃蹇林壑三十年矣天下之人莫不以余爲迂余清源盛暑長河孤舟老岸一泊三日王君廷璧再拜請余遊暑景樂堂祖孫父子聞余馳詩卷相之意久不止不以余爲

迂也抑何故哉古人謂稱人之善必本於公師友余聞廷璧爲朴菴冢器觀廷璧文可知菴也余於此卷安得不深有以嘆服諸公具服而凡知朴菴者未必若余之有所警惕而後省哉人之才識器宇相去之遠真若此也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鄭氏家藏古畫圖卷引

畫一也而有以心以畫之不同者何哉蓋以心則天地萬物總吾一體牕草不除皆吾生意元會運世皆吾古今伏羲周孔顏曾思孟皆吾人

物易書詩禮春秋皆吾六經帝力何有太平無象皆吾化育畫一吾也吾一畫也吾之與畫未嘗有二又豈可以差殊觀哉苟或不然而徒惟書是尚則雖輞川一畫不過描之精而已十白一水五日一石不過彷彿之似而已以至斧劈千仞雲山煙雨花鳥寫生不過優孟之學孫叔敖而已天幾之妙雖未嘗不曰爛熳而所以爛熳者果吾心之神品哉天幾之精雖未嘗不曰流動而所以流動者果吾心之神品哉昔張旭草書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遽有得朱子謂苟

移此於道何所不至然凡術藝之精者又惡可以不學夫道哉天曹主事所信鄭君行之下一帙過余求引南道御史式之行之凡也顧嘗以公過定山講學不厭式之好古信道江西以為二鄭此畫首顧元章次亦不減宋元名家其意蓋亦有在固非徒以畫者為燈火尚當與吾二鄭展卷之餘相視一慨何如何如

題王應韶立馬稿

魯靈光不歸然也而歸然也
龍戰滕王閣不千

古也而千古者誰哉年少心
如此立馬主人過數年方一
諸作可考矣雖然固自有
鳶魚化育以心印心之學
理會也百尺竿頭更須努
力一步其辱愛立馬
似有宿契然於此編妄敢
謂以不敏而不為主
人一拈出哉何如何如

書南征錄後

予家食毋聞鄉之長老
今都憲張公爲第一
不

運同乎廉則廉矣以公視之則有文又不見夫
史郎中乎能則能矣以公視之則有守又不見
夫魏檢討乎文亦雄矣以公視之則稍謙予與
公雖同里閭而宦途南北不相見者動以十年
又予不得與劉史同時不知二公之行事與公
何如每聞是言未嘗不竊疑也成化壬辰公以
廣東方伯陞都憲巡撫南閩道過其家既而即
訪予草亭出所自著南征錄及白沙陳公甫所
贈詩命予和之夫子後生又卑且陋而公乃忘
其自高過其虛而加禮焉且和悅之氣可探使

人遇之如飲醇酒不覺自醉公之謙德何如南
征之文拳拳有濟時行道之心憂民愛國之意
非嘲弄風月者之可比公之文章何如白沙先
生何如人哉其所贈詩有公德清南服之句公
在廣十三年使公所守有一毫之或渝白沙固
亦未得如是其孟浪也公之所守何如予益知
公之不可及而益信鄉人之不我欺而其言爲
至公矣夫吾邑人才爲江北第一而公爲吾邑
之第一此吾鄉人及吾輩之所論者如此公不
止於此也是故孔顏之道德雅頌之文章伊周

契之事功爲天下古今之第一萬世之下所
仰而稱頌者公未老矣予安得不有望於公
予以公之子伯暱持南征錄請予題乃敢并
其喙如此

題吳以魁族譜

新安吳君以魁以其先世譜過定山請予計其
可否予卽國文簡公後宋南渡子孫漫處閩越
先世自浦城徙松吾祖又以世變流寓茲土一
百餘年方言之訛轉章爲莊余每欲會譜諸賢
温州浦城以續先派以正其訛舛又以病卧林

壑願莫之遂四世而上不知爲誰自卹不暇尚
能爲以魁贊一辭哉以魁沉深雅博况其世譜
皆其手筆易簡明白圖系派續一覽可見余雖
欲贊以一辭亦莫能置寸尺於步武間也西牕
燈火但相與檢閱一再以增永嘆而已以魁別
去不惜此稿留我溪雲他日病暇會譜之願容
或少遂亦得以資矜式而以魁於我尚亦有益
哉何如

書李筠傳後

筠功雖不成其氣壯其理直千萬古綱常係
此一舉筠亦偉丈夫也哉其曰吾周朝宿將與
世宗義同昆弟禁衛皆舊人聞吾之來必倒戈
歸我是可謂視人猶已而以忠臣義士待夫石
守信高懷德也於平嘗謂舊人者友目以相視
返戈以相擊而天理不存人心已死有如是哉
雖然他人不足道也而筠之子守節方其起義
兵而沮其父於生存之時及其守上黨以城降
而忍背其父於肉未寒之日襲衣金帶銀鞍勒
馬設宴從官而亦預其賜食饗養狗彘之富貴而
甘心於叛臣逆子之列筠之不幸而乃有守節

如此又尚何責乎趙匡胤石守信高懷德也哉
題使節清風卷爲劉侍御作

以廉爲清風清風小也不以廉爲清風清風大也清風不可以爲大哉四方風動時乃之休禹臯之清風也何以爲禹臯之清風哉堯舜一禹臯也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周畢之清風也何以爲周畢之清風哉文武一周畢也記曰風乎舞雩詠而歸黃魯直曰周茂叔人品甚高其人如光風霽月又果何以爲曾點茂叔之清風哉孔孟一魯周也堯舜文武之清風以治孔子之清

風以教治莫大於堯舜文武教莫大於孔子曾周然其清風如此謂不以爲大哉人苟於此其出也不以禹臯不以周畢而其處也不以孔子不以曾周是其進不以道退不以禮又烏足以知其大乎侍御劉君東之爲行人時奉使遼國同道贈之以詩題曰使節清風其所以爲清風者夫豈規規於陸賈之橐萑苴之辨以自處於小廉曲謹之間哉今東之爲御史蓋御史中御史也其進殆未可涯然其自處其果小乎其果大乎其果無所於小大之間乎處之必有其道

也不然何以爲東之

書當塗碑陰文書詞訓

泰山高矣泰山頂上不屬泰山堯舜事業也只
一點浮雲過目浮雲過目堯舜事業可遽了哉
許大二程果真病語孟子以萬物皆備於我又
以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爲有分定則
在我爲重在外爲輕堯舜事業真有不見其魏
真有不見其煥者矣嗟夫堯舜事業何事業也
浮雲過目且可遽了世之瓊瓊更復何言而湖
西老子乃爲此設其故何哉夫豈溷利浮名塊

乎其有成功者有所不到泡緋幻紫煥乎其有
文章者有所不及然世之英雄豪傑顛倒乾坤
舞弄古今作爲戲劇以北城南者固有而其間
大鞭大策大斤大斧亦無不具而亦在人真自
猛省也湖西把臂一峰人龍道眼豈不勘破第
恐聰穎分多樂至顛蹶忽墮此境而夢爲蕉鹿
枕弄邯鄲有所彷彿以顛倒斯世至此而石上
諸公被其叫喚被其玩弄真未醒哉真未醒哉
如有所醒堯舜事業只也浮雲區區榮辱更爲
土苴而性分之内有一鞭地矣湖西果無益哉

雖然聖賢真境更無比擬不落商量不知何日
曳杖當塗不懼此石拔地倚天磨崖萬丈一趨
而倒使湖西熱謾手段無所措處不知容否不
知容否濮陽爲我問哉爲我問哉

跋

跋羅一峯先生書宋文丞相答劉教授啓
孤忠大節文文山者爲宋一人高風直氣羅一
峯者爲今一人有文山此啓故有一峯此書有
一峯此書故知文山此啓此啓此書蓋有不待
駢枝縣附而自會者亦自然也予讀前史每見

文山之烈未嘗不起千古凌厲之想但予晚生
不能接見文山眉宇徒切想望而已然越人去
國期年得見似越人者喜予雖不見文山得見
似文山者喜矣今之世豈無似文山者哉成化
丙戌附驥一峯之尾登第得理一峯泰山喬嶽
白日青天蓋真文山者矣不徒以似也嗚呼曾幾
何時而一峯謫矣及其再見一峯未數月而一峯
病矣又不數年而一峯卒矣嗚呼予於一峯當
何如哉一峯跋文山此啓自謂一字一涕張東
白跋一峯此書又謂一字一涕予於一峯吾道

之哭世道之哭朋友道之哭雖一字萬涕有不足
足以寫吾痛者夫豈止曰一字一涕也哉

醉月跋

觀吟風弄月之言而知霽月光風之有在讀傍
花隨柳之詩而知太極圖說之不亡觀文芳之
所以爲醉月者夫豈不知枕糟藉麴而沉酣於
酒不可以爲文芳者哉雖然人貴乎自得不貴
乎摹擬貴乎真見不貴乎彷彿優孟之學孫叔
敖人徒見其抵掌談笑無不相似以爲真叔敖
矣殊不知去冠解衣謝其華佗而故吾猶自凜
然而所謂真叔敖者終不可以爲固無恙也文
芳可不求所以爲真醉月者哉

跋夕惕齋詩

四

絕無人力而有天造絕境也此卷割所深愛
拈出茲語雖於絕心客畧少間豈易得哉滅沒
天幾於煙影之外自有知之自得於驪黃牝牡之
外者知之木假中山筆豈不登然爲益尊乎

小學圖跋

此畫朱子小學數語以皆明倫敬身之事無非欲
以所行炤此樣子不敢失其正者亦可敬也哉

或曰此皆小學所無若所謂大學之事則未有一二不知何也嗟夫小學之與大學但只大小精粗生熟之間而已小學此明倫也大學亦此明倫也小學此敬身也大學亦此敬身也豈有異哉趙子昂不知惟以畫手高下為論是其所知者惟以畫也惟其所知者畫故凡君臣父子中國夷狄親疎內外上下冠履之分俱有所不知故至貪富貴而事仇敵甘犬豕而拜醜虜無所不至其視此畫數段使人惕然有所警者豈上可為媿死也哉嚴汝學世寶此畫又笑過余哉

詞

王氏母哀詞并序

江淮車駕衛屬車駕之政江淮首也汝舟未至江淮不在車駕在江淮汝舟至江淮不在江淮在車駕在江淮奈以瀆在車駕治以理茲汝舟以憂去也繼汝舟者無一汝舟哉江

淮長屬若郭若余若田坐汝舟之天久矣不能乏汝舟念也朋走定山求哀詞哀汝舟之母謂太夫人假以數年汝舟得有是哉某遂援其意以爲詞某辱汝舟厚若某哀汝舟母又不止此也詞曰

彼端矢兮斯賢煦無告兮奉無權羞世事之靡定兮盛或遷不終我惠兮胡然豈元乎其邈斯世兮忽此外指轍可附而過兮楫可溯而前嗚呼斯世兮乃孰與之留連顧事有重輕兮弗可以全豈吾制母之公善兮偶得以終乎天年惟

聖世以孝爲理兮何可倒援將吾人之不淑兮孰敢以求乎天孫壁塵兮神可憐機杼空兮魂不旋樛方蕙兮背有萱仰雲霓兮何可言袂安得以返兮徐安得以留蹇流浦澤之洋衍兮將復以終乎此孺嗚呼涕有所殞兮而言亦終有所宣恐阻彼宰明兮又不得以憫余輩之多愆

贈賈君惟善之新昌典史詩并序

賈君惟善者吾同學老友也賈君今年得典史新昌將之官求余文以爲贈余有所懷其恐棄吾老友而不言乎作短歌一章與之夫

賈君所求者文也余所歌者詩也世之人以
文與詩爲二余豈未知文即無韻之詩詩即
有韻之文賈君其亦知余之詩非文者哉因
著於引以釋賈君之惑

有泉莫作盜泉水有官莫負貪官名盜泉之水
渴不飲貪官之名終不清貪官之名終不清崔
烈銅臭元載胡椒雖有孝子慈孫百世誰復更
城南節度屋萬楹城西刺史田百成輕裘肥馬
冠侈靡粉白黛綠誇輕盈問之乃是剝民肉歸
來大舸愈滿簑一家溫飽極富樂豈知填溝壑

壑俱蒼生蒼生兮蒼生

朝廷爲爾用民牧爾乃如此民牧榮白日悠悠
照下土人雖不監皇天明我無斗柄酌元氣無
可奈何心未平賈君賈君吾明英短歌激烈君
慎聽慎聽新昌典史官日看取多賢聲

祭文

祭松江青龍先世祖文

嗚呼我祖夙懼世難流落江浦瑩然獨立孰如
荼苦屢曰我先粵稽諸譜富滿江南貴亦與伍
禮樂文章煌煌簪組惟我三世松吳淮楚不遑

暇卹孰曰予土渺渺然予白雲江滸我車旣東
我舟斯櫓父老重詢喬木可數瞻望故丘平原
膺膺禾黍夕陽我心千苦我酒載斟侑以殽俎
嗚呼尚饗

祭封戶部主事石公文

嗚呼公其已乎公有倉公盧扁之能孰謂能起
人之死而不自起其死乎公有呼噓阻嚼之能
孰謂抱和守一而亦有所沮乎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公有不匱之子孰謂

龍章命服方且荐至而孰遽褫乎嗚呼豈死生
命也天定勝人而人定有不與乎將神鬼神帝
生天生地能與豨韋堪垓斟氣毋騎日月而出
入無始乎抑又承其所來順其所往而不橫受
而逆取乎嗚呼公其已乎天人渺莽果予闔塞
者之可語乎公其有知其可嘗乎矧茲祭也肉
其不馘酒其不玄公其來格此乎嗚呼尚饗

祭吳侍御母文

嗚呼學異而遷學惰而尤於惟母氏今則有言
曾不待夫告勸而自不惰初不用夫揉直而自
不遷不忌不爭不黨不偏彼佞我直彼取我廉

卑於我者而不以為可侮異夫我者而不以為
可嫌惡人善人類各醜妍不恣而長不覆而顛
究其所抱則正正堂堂磊磊明明揭日月而行
中天此奚故哉有是母有是子有幽貞靜一之
資而自產夫光明磊落之賢吾聞古有胎教夫
豈不然嗚呼文經一代億萬斯年彼軻彼郢孰
紹孰傳蓋天下之勢難以人而易以天勞者躋
而逸者前要其僞軌必有以知其孰後而孰先
余惟謬悠曾不以為可侮而既久益堅而母氏
之澤於我者亦有及焉臨輦一奠有涕泣連鳴

呼哀哉尚饗

祭程阿漣文代兄作

坤法而靜重以徐徐非此之宜嗟惟孺人夙有
闢則德門以歸姑章貴豐田不加闢居不厭卑
子廩賢宮綏示嚴戒穆穆如師惟哲惟一作法
古先豈富貴為懿範不同鄉隣則傳交往則儀
宗依我來壻孺人孫吾弟之兒夫先其歸十有
餘祀玄堂有基友誼在昔戚情匪私吾甚其悲
嗚呼尚饗

書

與司馬提學書

自古聖賢所爲甚活天下事未嘗不欲其行有不可行者亦不欲其必行如孔子隳三都至於不可隳處亦止朱子上封事門人諫亦中止先生看之極熟某何敢惜一辭於其間哉昨得來諭爲欲異端不兩立謂起頭沒了沒當恐非道理必欲緣此討箇歸計先生所學爲魚活動豈如是執著者哉但憤世之心極多故自不知其如此激切也聖賢於世不過爲人立箇標準使天下後世觀感而已天下事有不如意者皆欲

起而以力勝之吾恐不勝其僕僕矣惟先生熟察而裁審之幸不以某爲山林偏僻之論竟東之高閣而不顧也高作俱敢僭和一章但別後遊山少出而雨阻者十餘日聊此潦草奉復承寄示麾下之作更容遲遲謹當逐一奉和請教也不宜

奉啓沈都憲書

鄙野之詞輒瀆台聽乃辱寵和邇年書尊翰情澤並流曷勝感幸愧恐之至石翁茲何恙去曷嘗得語澁疾者旬餘衡名山貴賤相遇自昔多

異人嬾殘黜侯子庶王祐千載之下令人思之神思飛洒今則相左真同一概也以某之不肖心迹益孤事信有不可固必者而執事先生久要之情於是爲篤傾仰萬萬小詩奉和固知塵穢伏惟長者忘年王公屈貴情深義隆有不可虛辱焉耳

寄魯成都書

弛張鳴默尊已庇民仰惟明公已得要領蜀波澄澈東注於楚其源長其來易故其所推無間遠近家慈去歲得足疾伏承遠致杉枋默契陰虔非但憐予貧實公道導義者未嘗瞻拜輝光而乃致書豈野人宜榮感餘不能默默

寄馬御史思進書

今公墓文發付里人公務者去未示隻字如何今歲秋蝗盛葉節根實次第而災百年未之聞官既不肯民間民亦不敢聞官富兒已無可柰何況貧窘而拙於生理者如某者其迫促可知矣衡陽卽有之國民之勞瘁可勝言邪近者常德又有封建吉顛臨江非版圖內邪天下皆民也執事方當言路恐未能忘均平一視之心而

失勲名於千載之下也相知之深邃忘其言之罪也

寄孔蓋臣書

舊冬吳別駕來始聞困於詩案坎壈益甚靜居而冥思之古人之所以處此者何如理遣之久則澹然矣別駕卷中十詩似欠沈着妥貼力到自達明者自得於言語之外况乎文字之學非所以相望也聊及之耳

與孫生訓書

別久矣夫通隻字何如吳別駕來承起居夫人

萬福且領川扇不得書故不識久別之後做得甚工夫耳令弟尚居嬾翁二十四橋耶十九年轉瞬如昨日吾鬚髯白十數莖餘知深及之

喻祁陽子乾寄魯公石刻并九疑茶答書

面隔來去歲枉書問某山林放誕明公何取於斯顧其提挈大務綜理細密卜其政矣顏碑已拜嘉更求濃墨一本永州茶品不著於經惠者甚佳世之名者未必實實者未必名皆此類也白沙先生示書茲有此行徑由湘嶺取截也徒有爽靈西飛悠然高閣名香之間耳小詩閒令

吏人隔牆歌之而明公和焉亦曹參之遺意乎

復張岳州書

執事威而能容文而不泥通而得已介不失人大行遠到可以望而知之無似迂踈尺寸之資不益嚮德深峻之勢也明矣然而君子譽之而益勸小人非之而不沮既以此始亦必以此終古人名言也昨者邂逅傾蓋執事不失朝夕禮溢而事固精通於誠在心無間於大小又如足者方寸之私久而益醉相去遠矣愛之至而望之深不覺其言之盡也

與曾復初書

一住白沙十六越月搭船自廣西而下不恨不即相見以相見有日也某因石翁欲卜居衡山以經始為托今以衡陽余君廷玉王君良卿常君邦靖為媒策馬入山訪鄴侯之烟霞尋率牛之紫虛求致堂五峯之故蹟既有定即報翁秋冬再來專理之明年翁則來也去年夏間永興有兩生來白沙求講舉業伏審閣下侍高堂起居萬福為慰兩生自告困於盜禮服悉無某飯而退之不令翁見翁聞之追之不及一姓蕭居

化龍橋其一已忘之二生是曾見閣下否

答石翁書

五月望到衡山風景甚好百倍羅浮民俗尤淳雅得一故址於嶽廟東遠近正如小廬山去貞節堂耳田地賸有適巡撫沈公禱嶽偶爾相見一聞斯事欣然爲主夏少叅昂潘時用友也昔年因時用進謁翁矣尤有意然意翁未必直來如子畏言者蓋迂人之見耳胡文定書院在嶽廟西李鄴侯故居細觀之惟嶽廟東爲以美翁示書巡撫方知某所言不謬百凡有足信者此

一端也衡州同知鄧公淮克修同年周憲長時可姻家時可示之書心拳拳領土木工恐知

與容一之書

衡山風景已備達翁書渠懷墮地自有衣食分古人名言閣下能不孤負此與否衡陽秀才余漫王翰歐陽述常鎮能與翁作逍遙遊者便不煩巡撫亦了得此屋民澤新居沙堤伯倚諸公又有家務非吾一之決無可偕者幸知

與丘侍御書

某啓草茆賤士不敢繁頻叅次於公卿之間途

次踈慢執事恕之仰荷雅情實萬萬矣足疾不足畏南方人常有之石翁托卜居衡山某已得之巡撫沈公適禱嶽欣然爲主此皆執事崇山林先風有以聲動之耳小東寄石翁者幸即遣發仍有以示之恃雅愛不罪

寄蕭恒實書

恒實自前歲別去後不知嘗省尊府先生宦所否學業益進不落莫否明秋尚來省試相會亦有期石翁病以書召至白沙又相首四十日而翁卒既葬了始還茲於南嶽下卜書含明秋方來揖望也相知故及之

寄沈都憲書

某無似比者一拜執事祝融之下不惟信其言於俄頃之間而尤加之意於旣別之後玉公大人崇獎山野此風斷絕久矣伏承即日書并儀來曷勝榮感諸詩奚容贅美奉和二章前以可意執事後以寄意石翁意陋詞荒不勝竦息

贊

吳孺人真贊

白頭聖善子爲大夫室廬擇舊荆布維粗迹愛

苦空心亦如如命子備官而靡私圖我拜於堂
語實聞吾我述懿行坤德其謨

竹山汪先生贊

天下之事有不可常者無一挂目天下之書有
可觀者無一不讀輕衆人之所重不敢忽衆人
之所忽江海大觀雲山老足萬古青天烏巾一
幅噫此亦直可謂逍遙塵外而九天壤間可以
動吾心者不知其為何物

貢郡博先生贊

人其所居天其所施不墨不老而儒其軀不茅
不土而芹其池雍容進退風月乎南雄之俊遊
戲放宕飄洒乎東海之詩噫若斯人者其可謂
苓通萬故■蠶諸有而獨立自守他因有所不
暇知者歟

奏議

翰林院檢討臣莊某等謹

奏爲培養

聖德事 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內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於

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吳節等令各賦詩以爲上元賞玩之具

臣等各受一帖內開花果煙火等項面帖

詩讚題目仍令照依舊詩格式擬述進

呈及觀舊式俱是玩好之物鄙褻之詞甚非

所以養

聖心崇

聖德也臣等竊議以爲此事必非

陛下所爲

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游心經術邁迹堯舜凡所舉動必欲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即

位之初首下溫詔故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又開言路凡

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

天下訥然以

陛下應天心承

祖德而所以大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

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

宴樂每歲常例也一因大臣之疏而遂罷向

因災異

勅諭羣臣同加脩省凡此數事皆臣目擊耳聞未嘗不拜手稽首稱頌以爲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之有

也在彼者既皆

陛下所不爲則煙火之事臣等又决知
陛下之不樂於此也今日之舉或者
兩宮皇后在上

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權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
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
以爲養也臣等伏覩

兩宮后母恭儉慈仁之德著于天下

坤儀真靜舉天下之珍竒玩好皆不足以動
其心豈以煙火爲樂哉况兩廣弗靖四川

未寧遼東離亂然虜情難測尚費區處不
可置之度外北虜毛里孩包藏蛇豕之心
窺伺間隙所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
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
舉生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

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爲寒心
此正

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

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

陛下之不暇爲此也至於翰林之官以論思代

言為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
豈宜進於

君上若不取法聖賢而曲引宋郊蘇軾之方致
以為比是以三代而下之君望

陛下而不以三代而上之君望
陛下也臣等遭遇

聖明發身黃甲叨與庶吉士之選

陛下養之翰林教之誦習六經師法孔孟二年
於茲矣近又授以今職感冒

國恩至隆極厚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

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何敢以此鄙詞上
瀆

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恭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
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箴曰有啓沃之言惟義
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煙火之舉
恐非堯舜之道煙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

臣等知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於

陛下之前且知不可曲順而為之是不忠也知

其不可爲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
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杖有
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
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華靡麗之中獨
幽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
以致其精一執中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
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凡
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
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危道心
愈微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上元之樂

乃微事耳煙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爲
聖明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
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於此一事厭常
喜異之念興則他日之甚於此者將無不
至不可以爲微事細故而不知謹也且漆
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
何害於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爲
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
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
伏願

陛下寬斧鉞之誅操芻蕘之語將此煙火之事亦皆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爲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異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則

陛下之所以奉養

兩宮者其孝豈有大於此哉惟

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臣等爲沾矯不以臣

言爲迂闊使天下後世皆知聖人之凡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矣豈惟臣等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也臣等昧死以

聞

定山莊先生祠堂記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前國
子祭酒翰林侍讀兼脩

國史

經筵講官增城湛若水撰文

賜同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前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以浙江左布政使致仕姑蘇顧璣書
丹

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行太僕寺卿前翰林
院侍講

國史鄭陳沂篆額

夫祠堂者江浦劉尹之所建以祠定山先生之堂也或有問於甘泉子曰若定山先生誠可謂知道也矣乎曰然曷謂道曰夫道飲食言語取舍進退時焉而已耳昔者孔子庶聖之雄也孟軻氏稱之不過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時焉而已矣時也者道也道一而已矣定山先生初以成化丙戌進士改

翰林庶吉士授檢討不奉

詔作鰲山詩上疏責難杖之調判桂陽尋入爲南京行人副又之以二艱去不復起王巡撫公恕訪之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廬卻之居定山垂三十年累薦不起學士瓊臺丘公濬嫉之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自臬也始吾當國必不容之及丘入閣薦者又累至有

旨取用先生曰此其時矣况出

特旨非尋常部檄者比其可不行遂行大學士

徐公溥語邵二泉寶曰當復翰林乃愜
公論其語李學士東陽曰定山君之故人
君宜注意及赴吏部三揖不跪曰第今不
失已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副西涯
語吏部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當官此遂
遷南驗封郎中到任二月得中風疾遷延
野寺明年丙辰十月告即歸定山丘公亦
卒又明年遇考察例南冢宰青谿倪公岳
以老疾罷之乃先生告去已改歲矣或曰
定山公不奉

詔作鰲山詩而上疏以養君德茲非言語之道
乎落職判官尋改行人處之恬然及以親
喪而後去去而山居者三十年見幾而出
出而不屈已故其言曰進而當行道也吾
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
志所存亦不立異以求名白沙翁詩有曰
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託疾時茲非
進退久速之道乎以巡撫王公之賢捐金
飾廬卻之不受非取舍之道乎是故道一
而已矣知進退久速之道則知取舍之道

知取舍之道則知言語之道知言語之道則知飲食之道故寧畊田食力饑饉不能出門戶而不肯少求於人而天理之幾安矣夫道也者天理也夫理一也天豈有二乎哉然則定山先生可不謂知道矣乎其論學曰取乎內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事如相馬之神非牝非牡如斲輪之巧不疾不徐斯其至矣此定山先生之道也甘泉子曰予癸丑下第南歸訪先生於定山瀟然灑洛望之知為有德人也今觀先生

及諸公之言即先生之學宜與白沙先生同而白沙先生嘗語我曰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相與問學不知其後問林編名編編名編熙向以意此猶若有未盡然者何耶或曰以講習不足以入道也故忘言以默識終默不可以示訓也故因詩以立言懼詩言之召禍也故應

召以混世見世不可以久處也故在告以歸山歸山不能以自潔也故委物而辱身乃先生則超然而還大化矣或曰先生之出處

進退未易言也其始也懼之於瓊臺其中
也乘之於西涯其終也成之於青谿而又
悞於子弟門人之不力焉向使瓊臺而不
入相入相而先物故則先生退居三十年
矣未必出出而有知己故人調護之以累
薦之賢則必復內翰必不南及南而疾作
不知人矣使子弟門人而力焉則必知今
法不但一狀而可掛衣長揖以去而必知
自奏知自奏以祈允必不懼青谿之忍使
青谿而不忍則自十月告去至明年二月

如彼其父中間一念同鄉之義全其終
副天下之人望必有以處先生而不至從
考察以退也噫雖然昔者柳下惠為士師
三黜而不去猶曰直道而事人今尹子文
三仕三已而無喜愠色甯武子邦無道則
愚古之賢聖人立身遇世其遠意豈常情
所可測哉先生之卒江浦尹胡君昉請祀
于鄉賢祠後二十八年為嘉靖乙酉予既
為誌銘其墓又十年從予遊者今新尹桂
林劉君縉甫泣江浦吏治民安不勝景行

之思乃承前尹陳君文浩之志指俸闢地
治祠堂於江浦之涯且將請祀典於督學
聞人侍御巡按虞侍御歲時以祀先生以
淑人心治之首務也凡爲堂三楹其前堂
如之其爲大門亦如之爲左右廡各三楹
劉君又欲創樓三間於其後以爲來學者
之登眺遊息焉助其費奔走而先後之以
成其事者邑義官滕氏泰也故其成也易
然公之宗孫岸正莊貢爲予道之予善焉
遂爲記之予亦在焉後有同

重脩定山莊先生祠堂記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前
脩正庶尹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夷陵劉
一儒撰

定山莊先生祠於江浦三十餘年於茲矣
祠之建也先邑令憚於創造縣西梓潼祠
者舊爲先生讀書處乃即其祠肖先生像
祀之其祠則浦民許琰改已宅爲之者今
以祠先生梓潼神像竟無所棲先生之裔
庠生如同應試葦咸謂吾先子之存也競

競致嚴於取予即三原王端毅公巡撫江南時欲飾其廬而禮之且不欲以一金自累梓潼祠爲先子邁迹之地茲儼然居之而使神祠無所恐非先子素志用是歎然不寧者久之然未敢誦言於其上也隆慶元年

監察宋公以行部至拜先生祠下詢考建置之詳如罔等具以其故對且言不安狀宋公是之謂宜闢爲二區中復梓潼像改左旁新江爲先生祠院

別構於石

下其事於縣無何宋公代去邑令亦遷秩行逾年吾

師三楚王先生由中書左遷量移茲地比至觀風問俗銳然崇往哲興教化期以畢其學道愛人之心莊生告先生以祠事如其所以告宋公并以宋公之意爲請先生曰定山祠歷歲久矣惡容遽變無已將別建樓閣以處梓潼庶其兩得乎復與學博少韋陳君近泉張君及諸弟子員共相咨議咸謂建閣爲宜先生遂因衆志請於

監察馮公公報允且斥贖金以助乃貿樓
三楹移建祠後顏其上曰文昌閣祠前爲
柵欄者二并顏其上左曰新江書院右曰
文昌閣道祠之內外堂廡垣序率起其弊
而新之煥然秩然殊非習觀矣少韋諸君
與莊生輩詣愚謂王侯此舉一材不以煩
民梓潼之祀以復書院之舊不改而委曲
以全定山之尊幽以安神靈明以倡道化
是大有裨於風教子其記之愚惟古者敦
德礪行之士足以維風而範俗其存也人

稱之爲鄉先生沒則相率而祭之於社今
之制鄉賢有祠古之遺也專祠之必其人
所係者重也歲久而祠益飭祀益虔則其
人又可知也是以孟子之論取友也次第
其一鄉一國天下之異極之於論世尚友
至其碩學孔子則惓惓然幸其世之未遠
而居之甚近豈不以居近則澤之所漸濡
者深世之未遠則推衍有人而私淑之者
易爲力乎定山先生以直節闕才蚤官史
局慨然有志於聖人之道當其時海南白

沙陳先生倡明正學屹爲學者宗盟先生
與之合志切劘雅見推重要其精詣其所
自得於內者實多以故其律身也寧耳窮
約而不一介以自污其立朝也寧耳放棄
而不媵阿以求媚其發之爲文辭因時感
物陶詠性真殆與堯夫擊壤諸篇異調而
同趣即其所至將謂天下之善士非耶今
茲浦之人士尊信而俎豆之者是固一鄉
之所同心至諸監察與邑侯學博諸公以
四方來仕之人而合謀以成多士之志又

無非寄其論世尚友之心也夫以四方之
人官先生之鄉拜先生之祠考邈其學以
慰其尚友之心固四方之人之所大幸矧
浦之人士與先生生同里閑且距先生之
時未遠其耆儒故老必有能傳先生之學
與稱述先生之爲人者在不出其鄉而獲
友天下之士則儀刑仰止以求無愧於前
聞視四方之士其爲幸不既多乎若徂於
俗而匪程於先民與驚於遠而反遺於切
近均非所望於浦之人士之所以自待也

雖然古有之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
師舟不師其善心者師心不師聖浦人士
而善師心為則步趨陟降固動與先生遊
也不然即日侍先生承馨歆於几席之側
亦惟貌為已耳雖先生其如何此不肖所
夙聞於吾
師三楚先生之緒言也因述之以塞諸君
子委記之意

祠田記

嘉靖十有三年歲在甲午三月二十七日

定山莊先生祠田記

賜進士出身掌南京翰林院事右春坊右中
允前國子司業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檢
討

經筵

國史奉

勅同校經史諸書兼纂修會典後學末豐呂懷
撰文

賜進士第南京兵科給事中後學南昌萬虞
愷書冊并篆額

定山莊先生祠在江浦之涯先生出處進
退與祠建始末吾師甘泉先生記之詳矣
先是先生祠成定歲時春秋二祭其祭儀
修葺之費皆取諸里甲然不奉額設故公
私皆稱未便嘉靖乙巳秋侍御史午山馮
公奉

命提督南畿學政倡明正學殫精竭思迺謁先
生祠諏祀事顧張尹峯曰此有司責也其

蓋圖諸尹學道愛人志在興教聞命經度
維切爰諏孝義里民奚瀧有定山北麓田
若地凡八十八畝時將他售尹迺以俸資
二十三金貿之蓋不欲重煩民也田去先
生故居北三里而近酌肥硲豐歉之常歲
得租約凡五十石歲會所得料理二祭公
輸之外稍存羨餘以備荒歉修葺於是尊
崇先生始有成典矣典成白侍御侍御走
書幣以尹徵懷記諸石懷惟幼時嘗侍先
君爲言

憲宗朝羅公一峯抗疏論大學士李公起復之
非先生與章公楓山黃公未軒不賦賞燈
之詩抗疏陳言先後被謫時有翰林四君
子之稱稍長又聞陳公白沙與先生倡明
道學唯是日益傾慕比登進士讀書翰林
而先生已捐館也懷私淑先生非一日况
辱侍御惓惓之請義何以辭懷聞之也道
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也道者人心生生
之機天理流行之路也是故天地之大古
今之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

兄弟第天地萬物以位以育焉者皆斯道
流行之功用也是故古之聖賢達而在上
則行其道以經綸天下不幸窮而在下則
孝弟忠信明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皆
非自私已而已也昔有周盛時大司樂掌
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有道德者死則祭
於樂祖以爲睿宗所以振興道教其義至
矣先生負豪傑之才以斯道經濟自任始
爲翰林檢討二月奉閣帖賦詩以爲上元
玩賞之具先生不賦詩乃與二公上疏培

養

聖德尋被謫家食三十餘年甲寅之召先生翻
然復起此其心固欲行其道於天下也桂
陽之謫留都之遷展轉得咎動遭困踣而
先生之道之不行於天下又可知矣唯是
退居定山日事倡明斯道尤銳志以詩文
立言是故其爲言也不曰太極則曰爲魚
不曰乾坤則曰經綸曰位育揮霍古今吞
吐宇宙橫騁乎羲軒堯舜之上追蹤乎風
花雪月之豪是以當時海內名流佳士慕

先生之風者日造先生與之眺天峯之閣
臨溪雲涵水之亭消搖尋樂各足分願真
有使人蕭然洒然如濯清風弄明月洋洋
潏潏思存以振刷而自磨濯者先生之道
非後生末學所敢輕議而其能起人心如
此則又豈直後世以文字立言者所可能
哉昔先生嘗以橫渠老筆自况愚竊爲之
說曰先生之言高明廣大得於天質之美
爲多橫渠之言則精思力索之功所深造
也又曰橫渠廣大精微蓋顏魯閔冉之亞

先生七十子才高意廣之流也皆聖人之
徒也侍御督學南畿南畿先哲咸次第表
章崇教興道之心盛矣哉作祠田記以俟
諸開先生之風而興者

大明嘉靖丁未歲夏五月十有九日

時祭儀品

爵	爵	爵
稷	黍	
芹菹	菁菹	栗
鹽	鹿脯	鹿脯
東	鹿醢	鹿醢
兔醢	羊	羊
豕	燭	燭
帛香		

祭品取諸祭田
祭器借諸學庫

時祭告文

應天府江浦縣知縣前直

內閣理 制勅翰林院帶俸中書科試中書舍
人夷陵王之綱撰

維隆慶三年歲在己巳 月 朔祭日

應天府江浦縣知縣某等謹以牲醴
香紙之儀昭告于

定山莊老先生之神曰公之心止水澄波
公之行太山喬嶽公之文曼石鳴球公之
望鳳毛麟角故公之出也為當代名臣而

公之虔也為後學先覺某等忝牧茲土竊
沾餘濯既得聞休風于浦水之濱又幸瞻
神祠于定山之埗彷彿公儀參前立卓式
齋宿以陳虔假生芻之一握倘公不以為
不潔豈徒聽我于藐藐尚饗

過江祭菴定山先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六月丁酉朔越
二十二日戊午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後學
南海霍韜謹用香幣敬謁于

定山菴老先生之神曰先生豪傑也任翰
林不作樂人嫚語且為疏曰

天子不宜聽娼優詞曲防褻損

聖德氣正義直有補名教柰何同時翰林皆不
能先生與章公楓山黃公未軒獨抗顏為
是同僚所痛慚忌所由起也三公謫外

憲宗弗深罪

帝德天德也何所不容况於直臣哉旋

召復乃不復三公翰林改公行人司副同僚
忌嫉之致也公翔鳳千仞氣槩也豈齷齪
溷網所得繫拘哉先生歸居定山名益重
天下高節卓行有裨風教

敬皇帝起公公翻然就列豈忘世為遜謂教可
行道可達也不謂忌臣擠先生南京司屬
四十年高節即署數斗粟豈所以餌先生
卧病巽辭禮也竟聽先生辭歸已非

敬皇帝優崇高節意矣况明肆擠忌猥加老疾
名始也以聘禮起先生遽也以考察黜忍
人自謂得計有識負如賢之恥於先生何
損先生任翰林不為樂語道格君也高卧
定山節礪世也應薦而起共臣禮也不合
又歸雁世嫉也直道正氣不偶於時孔孟
且然於先生何損或謂先生再出懼丘瓊
臺忌禍出而黜為倪青溪忍心是未知先
生之大也先生於

憲皇時不為樂語不奉

天子詔

天子威柄能殺生人且不懼乃懼瓊臺四十年
高節隆重山岳養可知也豈禍害所能怵
者哉如曰不畏

天子乃畏大臣誣先生也矧先生起時瓊臺已
薨在閣下實劉晦菴比吏部實屠丹山南
吏部實倪青溪先生不懼生晦菴懼死瓊
臺耶是不惟誣先生併誣瓊臺也已時李
西涯與先生交不聞翊先生王守溪吳匏
菴與先生同鄉不聞譽先生倪青溪亦先

生系梓人居隔江水耳復同翰林反加老
疾名黜先生世情士習可占也論者惟咎
青溪黜先生不察西涯晦菴守溪匏菴致
先生黜故使忌夫逃罪已非火案也已乃
移罪瓊臺俾先生重負怵禍變節之辱瓊
臺蒙嫉賢之誣豈不感也豈不惜也謹伏
謁祠下中以鄙見或者得先生心也香幣
表誠尚饗

讀定山先生集

奉勅提督南畿學政山西道監察御史餘姚聞人詮著

聞人子曰定山先生真所謂
當時之豪傑也已道宗孔孟
而志不迂學紹程朱而業不
陂其所演繹洙泗之微言也
其所誅歌濂洛之遺響也詮

幼嘗從游舅氏海日翁因得見先生之作輒固之以為竒私之以為喜每恨所見之不多也已而宦入維揚地隣江浦恒冀一造其廬以訪遺蹟職事填委竟未能力及此心切切如怒懷舖殆亦有年比今

督學行部訪其存稿而盡讀之乃知其造詣淵泓植本深固故言出道存雖居常諷詠亦不徒溪禽野卉之娛上極廊廟之宏謨下盡民俗之庸行隨事精察無不可師恨不得同遊獅子峯親與上下其

論議以破宵臆之迷藏也邑
令劉氏縉既嘗有請於予而
專祀以祠甘泉湛公為紀其
詳矣今復梓公之集以廣其
傳呈覽而復讀之忽見海日
翁之叙于首簡欣然有所感
於昔者懷冀之念而筆其槩

時

嘉靖十有四年秋八月廿有
六日

後序終